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惊神关小刀

(F)

 **BOOK**  
网络资源 非商业

## 第二十一章 练邪功老妖转性

对于小刀种种反应，安盈盈总是含笑于心，自从上次受伤，小刀并不嫌弃，她整颗心交给他，只可惜年龄相差太大，她知道不会有结果，尽可能维持现状吧！否则越陷越深，对双方都不好。

潜行中，五人已躲入安盈盈前任丈夫住处，此亦是小刀租屋之地，方进门，竟然有了回家感觉。然而这感觉甚快被任务心给取代。

五人进入大厅，立即开始讨论对策，既知外头戒备颇严，看来只有等晚上再动手了。

安盈盈说道：“夫人的玉佩放在揽月楼，那是在东后院，咱从东后门进入较快吧！”

关小刀道：“炸了那条秘道实在可惜，否则一通即达……”

七绝剑手之一叫江平者说道：“或许可开挖，师爷不是已挖出圆洞？”

关小刀道：“那是往上挖，可惜秘道尽头及中间全垮了，挖它根本太慢，想点别的法子。”

叫石军的七绝剑手道：“或许可换成师爷手下混进去。”

关小刀眼睛一亮：“这倒是好方法，咱五个人正好一班，只是，衣服何处取？”

石军道：“侍卫队亦非只住在师爷府，只要四处转转，自能找着。”

关小刀颌首：“那就转吧！”

于是除了安盈盈留在家中之外，小刀和七绝剑手三人随又找着机会，潜向街巷，果然发现侍卫队人员亦有租屋现象，立即潜入窃取衣衫，一连潜了三家，已取得足够衣衫，遂返回，五人随即换上灰衣带黄边的侍卫装，除了安盈盈稍觉过大之外，一切还算合身。

数人相视解嘲一番之后，已静默等待。

是夜二更，五人立即往神宫东侧门潜去。

及至东侧门，虽有守卫，却是散兵两个，见及五人同行，还以为是查哨者，登时惊慌立正站妥，倒惹得五人暗笑于心。

关小刀故意问道：“有无状况？你们挺认真，守得很好。”

守卫连连承笑：“没状况，一切无异。”

小刀眼睛一瞄侧门，两人立即开启，配合得天衣无缝。

小刀再次道声“很好”，淡淡笑声中大概表现出将来有赏之意，守卫又自拱手，陪笑不断，方始把人送去。

待大门关闭后，五人暗自窃笑，原来神剑宫看来是守而未严，师爷虽下令，但侍卫队一向懒散惯了，若非真是亲信，谁又会尽心尽力？

发觉此点，五人更大步行去，或有另外队伍擦肩而过，只点个头打招呼，谁也不想理谁，如此守备，堪成一绝。

有人更发牢骚说道：“都已是空城，还守什么？”可听出一干守卫之心声。

五人心头笃定不少，待行过三哨守卫之后，揽月楼已在望，红瓦白墙依旧，只是人去楼空，显得几许沧凉。

此处并未派出守卫，只是仍有灯光，倒让五人感到疑惑，于是小心翼翼潜往里头，偶而传来女人声音，安盈盈已自嘘气：“是丫环，她们可能在等夫人回来……”

话声未落，猝见一道青光从楼梯暗处射来，七绝剑手轻喝，挑剑封去，锵然一响，剑光立即错开，安盈盈本叫不好，忽见那人，惊喜道：“是你？凌东鱼，住手，我是安盈盈啊！”

凌东鱼原是夫人贴身护卫，虽然夫人一去不返，他仍忠心耿耿守在此，且不让侍卫队入侵一步，或许师爷仍因迷恋夫人而未侵犯此楼，她方始无事至今。

忽闻声音，凌东鱼怔愕：“你们是……”

关小刀自也认得他，踏前一步说道：“我是关小刀，她是安盈盈，夫人派我们来取东西。”安盈盈把罩脸黑巾拿掉，虽仍带伤，凌东鱼仍认出，惊喜道：“果真是你们，夫人可好？”

安盈盈道：“她很好，待会儿一起走，时间不多，我得取一样东西，丫环可在凌波居？”

凌东鱼道：“她们在莲香阁，不会惊动她们。”

安盈盈颌首：“我这就去取。”说完，径自登楼而去。

凌东鱼则收剑，礼貌肃容：“坐吧！”

关小刀想坐，随又笑道：“算了，我们是偷溜进来，还是别坐的好，司徒昆仑呢？上次一战结果如何？”

凌东鱼道：“他和公孙白冰足足斗了一天，结果公孙白冰半招之差落败，师爷也累倒，没杀他，公孙白冰才能离开神剑门，是他手下四大护法把他架走的，两人同是不服，相约下次再战。”

关小刀道：“可惜没宰掉任何人……公孙白冰可中毒？”

凌东鱼摇头：“不清楚。”

关小刀道：“是了，中阴阳之毒，根本不可能立刻发现。”

若以常理，跟师爷打斗，该被下毒，但公孙白冰亦有刀枪不入之能，能否拒毒那就不得而知了。

凌东鱼道：“师爷败走公孙白冰后，突然发现你们不见了，大为光火，誓必杀你，随后发出金令，要抓你们回来，他倒是发现你们出现过三泉镇，是往北走，不过到现在仍无眉目，没想到你们倒自动回来了。”

关小刀笑道：“风水轮流转嘛，他对你们如何？”

凌东鱼道：“可能还没想到要整我们吧，最近他一直未再露面，似在养伤。”

关小刀目光一亮：“他受伤了？”

凌东鱼道：“至少曾脱力过。”

关小刀则邪邪笑起：“他是否变得不男不女？”

凌东鱼道：“我没看过，不过侍卫倒是不少人谈论此事，师爷当真会变成女的？”

关小刀讪笑道：“大概吧，他在哪？我很想念他。”

凌东鱼道：“一直守在秘牢。”

“秘牢？”关小刀一愣：“他怎会？”

凌东鱼道：“如若练功，秘牢正是最佳地点。”

关小刀颌首：“这倒是了，我还以为他一直念念不忘呢！”

说话间，只闻楼梯传来声响，安盈盈已自欣喜奔回，手抓一块玉佩，欣笑道：“玉佩在此，可退了。”

众人目光瞧去，关小刀特地接过头鉴定一番，始点头：“是真品。”

交还安盈盈，道：“你先把玉佩送回去，我去办点事。”

安盈盈一愣：“你娘不是特别交代只准办玉佩之事吗？”

关小刀笑道：“其实也没什么事，只是偷偷望一眼司徒昆仑是否真的变成女的，如此而已，只偷望一眼，根本不必现身，不碍事吧！”

安盈盈瞧他如此来劲，无奈一笑：“看一眼倒也罢了，别被他迷去才好。”

关小刀笑道：“不会，一定不会，你们到外头等，我马上回去。”

安盈盈道：“事情轻重，只有你定夺了，我们是拦不了你。”

瞧及关小刀老是笑出暧昧脸容，她无可奈何，转向凌东鱼：“一起走吧！”

凌东鱼摇头：“夫人既然安全，我便守在此，免得她回来，一切混乱，何况我若突然失踪，司徒昆仑未免起疑，说不定会大肆报复。”

安盈盈道：“既然如此，随你了，就此告退。”

她和三剑手拱手拜礼，准备潜退，复又回望小刀一眼，总是叮咛他小心为是，关小刀大打包票，安盈盈始和三剑手潜走。关小刀落个轻松，自动告别凌东鱼，倒是大胆天生，一路直取秘牢方向。

转过武天坪这昔日战区，已见及偌大且以石块堆高的练武坪，此时已被打得七零八落，直若沙石堆，其中散置不少断刃残棍，甚且见血痕，可见当时战况之凶猛。

凭吊中，轻轻一叹，遂又潜往秘牢，及至近处，忽见十名守卫密不透风守着出入口，瞧他们两眼炯炯有神，可非一般守卫，关小刀已不敢靠近。

他想守卫既然如此慎重，司徒老贼该在里头，只是该如何方能一睹其庐山真面目？

想来想去，只有引虎出山一招吧！

于是他又退至附近厢房，但觉四处无人，突地猛喘大门，喝着：“不好啦！公孙白冰又来了！”

此声一喝，简直风云变色，四处猛传来兵刃落地声——大概全在偷懒打盹，一时被吓醒所致，忽又喝来：“人在哪？”

“在西厢院！”

霎时脚步疾奔，甚且绘影绘形喝着：“公孙白冰在哪里！”一群人装模作样东追西赶，倒把神剑宫城哄得热闹滚滚。

关小刀则躲回秘牢附近，安安稳稳窥探一切。

喧闹声果然传至这头，十名守卫已紧张兮兮抽出长剑，四面警戒。

秘牢里头突地传出冷沉声：“发生何事？”

守卫回答：“有人喊公孙白冰又来了。”

“公孙白冰？他敢！”

话方说完，猝见秘门一开，一道橙黄快影闪出，果然是司徒昆仑。然而关小刀乍见他，不免失望。

司徒昆仑根本仍是灰发灰眉，甚至连胡子都长了出来，哪曾是脱胎换骨模样？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声音较尖锐罢了。

关小刀甚是不信，可是再怎么瞧都瞧不出明堂，实是失望透顶。

司徒昆仑狂笑一声，人影一闪，上了屋顶，再一闪身，直没杂声处。

关小刀却愣在那里百思不解，司徒昆仑明明已灰发脱尽，胡子掉光，怎会突然又长出来？那头发是怎么长的？相隔不到十天，就已满头灰发！

他不信，直觉是司徒昆仑为了掩饰突如其来变化，弄了顶假发假胡子，否则天底下岂有长得如此快速的毛发？

想通此点，兴趣不由又来，心头更形谑喜，忖道：“他既然想装饰，自必对自己变化感到恐慌，那他该真的变成女人了。”

他想，长相变化虽妙，若再长出胸脯，那岂非更妙？于是又满怀希望待在原地，准备再探究竟。

四处喧闹之声不断传来，然而司徒昆仑喝声更炽，他老叫着“人在哪？”，“公孙白冰有种出来！”，“谁说公孙白冰潜来？”喝声中，根本无人回答。

在师爷亲自出马之下，守卫如见煞星似地，见人立即噤声，不敢答话，不敢喝喊，未久，神剑宫复又恢复沉静，只有师爷不断喝叫：“人在哪？根本没人对不对？根本是你们看走眼，可恶、笨蛋！”

猛地一掌击毙两个倒楣鬼，吓得其他人面色铁青，师爷复喝：“散去，再乱喊，要你们狗命！”

守卫纷纷躲命去了，师爷为之得意狂笑：“你敢再来，我要你好看！”

狂笑越来越近，天马行空一掠，复又落于密室前头，他冷目四下搜寻，似想发现什么，关小刀立即掩身，以免被发觉。

师爷冷目扫后，邪邪一笑，道：“认真守着，不准鬼叫！”

说完径入秘牢，铁门一带，背影顿失。

关小刀二次瞧及，仍是同样面目，不禁失望，眼看司徒昆仑已躲回密室中，想引他出来恐怕没那么容易，难道此行就此无功而返？

他想再喊叫，可是那群被吓坏的守卫会跟着起哄吗？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看来这一趟得不到什么收获了，且等下次再说吧！

正待要抽身离去，忽闻北边传来叫声：“有刺客，失火了！”

关小刀一愣，莫非另有人马入侵，尚未想及，失火之声更形急切。

北方果然蹿起火苗，不算大，却甚是显眼，守卫霎时骚动，不敢喊刺客，若让刺客跑了，什么证据都没有，可能会遭罚，但火势已起，证据确凿，他们终于放声喊来，至于该不该救火，且看看反应再说。

关小刀心念一闪，司徒昆仑可能二度出关，于是复往秘牢瞧去，果然铁门再次开启，司徒昆仑哇哇大叫，凌空一掠，直射屋顶，嗔骂着何人如此大胆，追向燃火处。

那头霎时乱成一团，救火者，搬东西者，提水者混杂不堪，叫声更是急切。

关小刀心想待在这里根本瞧不出司徒昆仑庐山真面目，倒不如潜去那头看看，说不定老妖人因救火而烧掉假发，抑或用力过猛，胡子掉了，自能现形，若真的再看不到什么，只好找机会开溜便是。

想定之后，他始潜身复往北区摸去，转了两处厢房，几处庭院，已抵一处回廊，斜角望去，已见那似乎是厨房后边之柴房着了火，大堆人正在抢救。

他颇失望：“是柴房着火？”

总觉得烧得不过瘾，但想及此乃神剑门，未来仍是门主住处，不禁换来庆幸，但觉矮处瞧之不够，遂潜掠屋顶，藏于檐角处，如此一来，果然瞧个全貌。

正瞧几眼，突又觉得不安感觉上身，猛一回头，竟然见着十丈开外那最想见又最不愿见着的灰发老头司徒昆仑，吓得他唉呀叫糟，猛地冲往地面，想逃之夭夭。

司徒昆仑哈哈怪笑：“来了还想走吗？”

身形如电，猛切下来，刹然欲逮小刀后衣领。

关小刀直叫苦，猛地冲窗破穿里头，司徒昆仑如影随行穿追进去。

关小刀喝着：“看炸！”抓来里头毛笔当雷管轰来，司徒昆仑惊喝，倒射出窗，身上却被墨汁甩黑，气得他哇哇大叫，再射进去。

关小刀则已破窗而出，没命飞纵百丈屋顶，岂知司徒昆仑武功太高，方自追去，但一转折，照样掠追过来。

眼看猎物已近，司徒昆仑哈哈再笑：“你逃不了，既然来了，咱好好谈！”

关小刀岂肯认输，猛又拖展千斤坠，破瓦撞入厢房，想如法炮制，得以闪逃。

方自落地，但见左右皆窗，猛发掌打向左窗，身形则从右窗撞去，岂知铛地闷响，他唉呀一声滚跌地面，抱着脑袋叫疼。

后头却传来司徒昆仑讪笑声：“你逃不了，这房门全是铁铸的！”

“铁铸的？”

关小刀猛地往门框敲去，卡卡硬响，不是铁条是什么？复往左窗望去，窗纸已破，框条仍在，他苦笑不已：“这是什么房间？怎会是铁铸的？”

司徒昆仑慢慢飘身落下，笑道：“这是禁闭房，随时用来关顽劣门徒用的，你撞得好……”

“准”字尚未说出，关小刀猝又发难，碎瓦片猛往他眼脸打去，喝着：“我不信撞不开！”猛又往铁窗撞去。

司徒昆仑本可一掌打掉瓦片，但闻对方欲撞门，乐得哈哈谑笑，故意退闪远处，想看好戏，关小刀果然撞向铁门，然却以肩侧斜撞较高处，趁着反弹力道，猛又破瓦而出，并喝着“老乌龟你上当了！”

顾不得头疼，猛往火堆掠去，心想混入人群中，或能用脱这老狐狸。

司徒昆仑被耍，气得哇哇大叫，恼羞成怒喝道：“饶你自由，你倒耍起小流氓！”

气极一吼，人若冲天炮，轰破泰半屋顶，忽见小刀人影，竟如电闪，一闪连闪再闪，似若吸铁，猛吸向关小刀背面，伸手一探，硬是抓住对方衣领。关小刀唉呀惊叫，赶忙脱衣再逃，司徒昆仑运劲一抖，衣衫猎猎作响，撕化成一条长带，猛卷小刀腰际，再一抖抽，如鞭似地把小刀给卷了回来。关小刀闷疼苦叫要糟，想运劲破去长带，却抵不住对方罡劲，始终破之不去，硬被卷到老妖怪面前，他猛装笑脸：“师爷好功夫，实是天下无敌，小的甘拜下风。”司徒昆仑闻言，立即哈哈大笑：“亏你还记得我是谁！”关小刀笑道：“当然记得，属下早就以你为偶像，怎会忘记。”“既然以我为偶像，怎还想逃？”司徒昆仑讪笑斥道：“要不是我设计放把火，可又被你溜了。”关小刀一愣：“那火是你放的？”司徒昆仑哈哈再笑：“不然，你以为天下人都是呆子？”关小刀不禁苦笑，这斤斗实是栽得不轻：“你又怎知我来了？”司徒昆仑道：“公孙白冰已被我整得脱力不堪，哪还可能前来，你的喊叫，分明有诈，而且我一听声音，就怀疑是你，果然没错。”想及得意处，复又哈哈狂笑起来。关小刀栽得莫名其妙，只能苦笑于心，照此看来，司徒昆仑并未动杀机，他得好好找寻机会脱逃便是。为了逢迎，只有巴结直笑：“我猜的没错，师爷智慧是经得起考验的，方才正是小的设计测验师爷智慧的花招。”司徒昆仑皱眉：“我的智慧还要你的测验？”关小刀笑道：“当然，我是天才，师爷是大天才，属下甚满意。”

“少给我油嘴滑舌！”

司徒昆仑冷斥：“留你不死，是要从你口中逼出胡三江下落，你以为你

多幸运。”

关小刀一愣，原来性命仍在危急之中，赶忙解释道：“三爷也走了？我怎会不知！”

司徒昆仑讪笑：“少给我装迷糊，明明是你把人救走，还敢说出这种话？”

关小刀急道：“师爷误会了，当时我已受重伤，只想找地方静养，好不容易养得差不多，立即回来报到，岂知却被您误会……”

司徒昆仑笑道：“这番话，去向三岁小孩说去，走！”

拖着小刀，大摇大摆而去。

关小刀双手被缠，只能动脚行步，边行边急叫：“师爷要带属下去哪？”

“严刑拷打！”

“千万不要，师爷误会了。”

“那也得打过再说！”

“那就来不及了！”

关小刀一时心急，急道：“好好好，我什么都说，您快放我。”

“先还你铐我的债吧！”

拖人已太慢，司徒昆仑突然抄起关小刀，直掠屋顶，复见广场处，他未落地，凌空拔掠即纵，三数百丈，竟然一气呵成，功力之强，可想而知。

数纵下来，地牢已近，司徒昆仑喝着守卫看好四周，已带人掠入秘牢，径自走往那铁墙铁铐区，当时虽被司徒昆仑扯断三个，却仍六七副等着扣人。

关小刀忽见铁铐，苦笑不已，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打造的东西会用来铐自己？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司徒昆仑一把扯断布条，推他往铁铐位置，边把铁铐扣得叭叭响，边谑笑说道：“滋味如何？当时你打造它可想到留来自己用？”关小刀干笑：“是想到这样倒是闭关的好方式。”司徒昆仑讪笑道：“足够让你闭一辈子，还不快说，胡三江他们逃到哪里？”关小刀道：“早就要说啦，他们已经北上出了紫荆关，大概躲入大漠去啦！”“鬼扯什么！”司徒昆仑斥道：“你是不是随便说说？”“我说的句句实话！”“不信！”司徒昆仑突然伸手戳向小刀胸口，疼得他冷汗直冒，尖声大叫：“明明就是，我说真话你不听，难道要我说假话吗？快住手，疼啊！”

“既然如此，你为何又回来？”

“我还想活啊！”

关小刀急道：“我是回来要解药，你说要给的。”

“这倒是了，难道他们不怕死？”“他们不信毒药厉害，大约等发作就会回来了。”“到那时恐怕来不及！”“我也说过，可是他们不听，我也没办法。”“我看是你自告奋勇，想偷得解药，再分给他们吧！”“那也得偷得到手再说！”“嘿嘿，想偷我解药，谈何容易。”“快放手，疼啊！”司徒昆仑这才松手，冷笑道：“知道疼，下次还敢耍花招，我剥你皮。”

关小刀直叫不敢啦，暗暗嘘气，老狐狸似乎信了几分，暗呼好险。

司徒昆仑瞧着他，邪邪一笑，道：“好好的人不当，偏偏要跟我作对，实在不长眼睛，现在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可愿意跟我？”

说话间已稍露媚态。

关小刀暗叫恶心，他只能点头说道：“当然愿意，您的返老还童、刀枪不入神功，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武功，小的还期盼你教呢！”

司徒昆仑满意一笑：“只要你听话，一定教！”

伸手勾向小刀下巴，笑的更媚。

关小刀复叫恶心恶心，急惊说道：“唉呀，师爷武功失效了？怎会长出白发还有胡子？”

司徒昆仑一愣，随又得意媚笑起来：“你喜欢我这样子还是比较年轻模样？”

关小刀道：“废知，每个人都喜欢年轻，谁要老头子？可惜你变老了。”

司徒昆仑邪邪笑起：“我哪变老，这些全是假的，你想看我庐山真面目？”

关小刀稍愣，他当然想看，可是若对方真的变成女人之身，反过来非礼自己，那该如何是好？心绪浮乱中，还是说声：“想看。”

司徒昆仑似得到鼓励，当下软声一笑：“其实我也意外，自己会变得如此年轻，你看了之后，千万要保密，否则我会杀你灭口。”

关小刀一脸正义，说道：“属下必守口如瓶。”

“这才够意思！”

司徒昆仑终于轻轻把假胡子给撕下，露出一张嫩白脸容，如若涂上口红，倒是半老徐娘，风韵犹存。

他复又把假发卸下，长出三寸黑发已被压平，像黑草皮往后铺去，如此一来，他整个人有若长了短发，且故意卖弄风骚的半老尼姑。

关小刀瞧得哇然惊叫，不是惊诧他变年轻多少，而是他那脸容、举止，几乎已近娘娘腔，和方才冷目大喝判若两人。

他终于相信阴阳魔功的确有颠倒阴阳之能，竟然把一个糟老头变成如此妖娆媚态的阴阳人，实是叫人拍案叫绝。

司徒昆仑不再装出低沉声音，恢复较偏女人腔调，说道：“我也不知为何会有此转变，也许是返老还童的必然现象，以前一直羡慕美女，没想到自己也开始美了，奇怪吧？心想事成，连我都讶异！”

关小刀哭笑不得，眼前这人除了风骚作态之外，若说美，恐怕天下已无丑女了，然而他又想，阴阳邪功是否会越练越美？答案倒是未知可否。

司徒昆仑笑道：“其实偶而当当女人也无啥关系，能施胭脂抹白粉，一乐也，只是一般人恐怕不能接受罢了。还好，这是过渡期，只要时间一过，自然会再恢复过来，我倒乐得暂时当女人，挺过瘾呢！”

关小刀暗自斥笑，要是永远变不回来，岂非一辈子要穿裙子肚兜？

司徒昆仑突然逼近关小刀，媚邪笑起：“你是我看过最精明，资质好，人又长得俊俏的男人，想不想跟我一样？如果你变成女人，一定美绝天下，想来直叫人怦然心动呢！”

关小刀但觉他靠近，身上传来一股狐骚复加脂粉混合之酸味，让人闻之欲呕，赶忙说道：“属下想学，但也得你教才行啊！”

司徒昆仑笑道：“不错，我现在就想传你。”

靠得更近，开始伸手勾向小男孩下巴，似想媚力尽展。关小刀更恶心，更心急，干笑道：“这样铐着，不大方便吧！”“呃……”

司徒昆仑心念一闪，终于颌首笑道：“你说的没错，要学功夫，铐着是不行的。”

当下又把铁铐一一解开。

照他想法，凭小刀武功，根本逃不出他手掌，自是落落大方放行便是。

关小刀终于脱困，然而司徒昆仑立即纠缠过来，迫得他闷苦不已，心想若不想办法摆脱，情势自必不妙。



司徒昆仑媚态渐浓，笑声不断，道：“你也看过了，想学神功，可要脱去衣衫，你可愿意？”

关小刀窘声道：“愿意啊……可是我肚子饿了，能不能弄点东西？待我吃饱再说，你不方便出去，我去拿亦可。”

说完，快步想行往铁门。

司徒昆仑却拉着他，邪笑道：“等功夫练了，那什么饥饿也没啦！”

他竟然欺前，欲脱小刀衣服，吓得小刀直道不要，不行，仍阻止不了，干脆放声叫道：“来人啊，我饿了，送鸡腿来啊！”

直往铁门靠去，如若真的不行，看来今晚将失身矣。

司徒昆仑见他挣扎，越是兴奋，动作更快，刹然已脱去小刀上衣，吓得小刀脸色全变，尖急大叫：“来人，有刺客，师爷中箭了！”此语一喊，终见外头守卫惊惶开门，鱼贯而入。

司徒昆仑为之嗔怒：“没你们事……”

关小刀却把他压在地上，更大声喝叫：“快过来救人！”已压过师爷声音。

守卫似怕掉头，更是急切奔来，师爷已动杀机，关小刀猛运真劲，双拳猛打他眼睛，叭地暴响，任师爷刀枪不入，但突来眼睛被揍，仍感刺痛，一时暗黑不能视物，暴怒又起，双掌开打乱扫。

关小刀早就算着他会如此，猛地扑身往地上滑去，穿出第一道铁门，赶忙拔腿即奔。

师爷狂怒中挥掌竟然打中自己守卫，哇哇两响，一人重伤倒地，一人脑袋开花，当场毙命，他厉吼着：“关小刀你找死——”奋力追出。

关小刀使出吃奶力气，撞倒三数名守卫，抢着大门即逃。

忽见暗处传来声音：“小刀快过来！”

关小刀一愣，扫眼瞧去竟然是去而复返的安盈盈。

安盈盈本和三剑手躲在神剑宫外，一心想等小刀归队，岂知第一次闻及刺客公孙白冰，她已觉得不妙，不久复见北宫起火，她更是不安。

在等过一个更次之后，仍不见小刀回来，遂把玉佩交予三剑手，要他们找机会护送回去，三剑手自知她用意，表示一起行动，安盈盈却说门主夫人还等着玉佩救人，他们任务亦不轻，不必冒险，她只不过是去劝回小刀。

好不容易说动三剑手之后，她乃回到街道，找来大堆炸药，再次潜入神剑宫。却不见小刀踪影，打探之下，已知被擒，她则逼近秘牢，准备动手救人，没想到关小刀情急生智，复骗开铁门，撞了出来，安盈盈窃喜不已，立即现身招手。

关小刀乍见是她，又惊又喜：“你怎来了？”惊者，她来了，更添危机；喜者，有人相助，似乎多份机会。

安盈盈无暇回答，急叫快走，拉着小刀，直往暗处退去。

秘室那头突又喝声“哪里走！”司徒昆仑狂怒追出，眼睛还不太能视物，迷蒙见及人影，奇速无比掠扑过来，一掌即劈，足可开山裂石。

安盈盈喝地一声，手中雷管引燃丢去，一连三支，司徒昆仑目光仍花，不知厉害，顺手打去，正欲突围，轰轰轰，一连三响，炸得他倒跌十数丈，撞向墙头，气得七窍生烟，极怒又反攻。

关小刀忽见炸药，欣喜欲狂：“你搞对了，我来！”

抢着炸药欲报私仇，安盈盈却急叫：“快退，炸不死他的！”

关小刀道：“炸不死，也要炸得他脱层皮！”引燃两管，再次轰去。

如此炸药连两轰，炸得司徒昆仑东躲西藏，气得哇哇大叫，喝着手下弓箭侍候，猝见无数守卫闪动过来。

关小刀自知要糟，不敢再战，喝着守卫：“谁敢过来，炸死谁！”

守卫惧于炸药，未敢越雷池一步，安盈盈急叫快走，拖着小刀往高墙那头奔去。

一连数纵，好不容易奔至墙，眼看就要翻墙而出，猝见一道黑影穿墙而入，正是师爷第一护法黑青锋，他本在师爷府中，但闻爆炸声，自知不妙，立即赶来，果然逮住两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一招强剑即暗袭关小刀要害，欲置他于死地。

关小刀此次全为盗取玉佩，根本未带大刀在身，此时受袭，惊诧中，猛地想以雷管挡去，然那雷管乃是纸制，根本抵不了利剑，硬被砍成两断，关小刀叫糟，猛一扭身退滚，刷地一响，利剑已刺中他肩头。

黑青锋哈哈大笑，利剑再抖，欲取其性命。

安盈盈见状，怎肯让心上人受困，猛地抽出腰际长剑，飞刺过去，想逼黑青锋引剑自救。那剑刺来，果然逼得黑青锋回剑欲救自己。

然而她却忽略最可怕敌人司徒昆仑，在两人无法使用炸药之际，怒狂厉笑，人若闪电，奇速无比扑打过来：“贱人！又是你！”

他原对安盈盈有所染指之心，然而自从练了阴阳真经，脸面起了变化之后，已渐渐对女人起了争风吃醋似的反感，复又想及几次受安盈盈奚落，不禁杀心大起，一对上手，即是残忍无情。

安盈盈只顾救心上人，一剑刺去，复背空门全露，复见强影冲来，已无力回天，暗道一声完了，那强掌劈至，砰然暴响，在左腰背中掌，她暴吐狂血，身如弹丸撞向墙头，奄奄一息。

关小刀见状，吓得疯狂，厉吼安姐姐，突来神力，打得黑青锋倒跌撞退。

关小刀想扑抱安盈盈，司徒昆仑却快他一步，抢抓安盈盈于手中，一掌高举天空，哈哈谑笑：“你喜欢这贱人吗？下跪，舔我脚趾，我就放人！”

关小刀泪水溢流，愣在那里狂吼：“不要杀她！不关她的事

……”安盈盈回光返照似地，勉强挣扎逼出只字半语：“快走……”嘴角血丝仍流。

关小刀更急：“快放人，我跪便是！”

当真下跪，爬了过来，想要回安盈盈。

司徒昆仑瞧他下跪，更自哈哈狂谑大笑，复又厉吼：“你爱她吗？你爱吗？你爱的人，我就杀她！”

竟然狠抓安盈盈大腿，猛扯一块血淋淋肉片起来，捏在手中玩耍，安盈盈无力叫痛，只不过再闷哼一记，还是急叫小刀快走。

关小刀却已涕泪纵横，双目欲裂，厉吼着：“你这畜牲，恶魔——”扑身上来，争抢安盈盈。

司徒昆仑仍自厉笑：“抢什么？抢个死爱人回去何用？你要她贱身体，给你便是，脑袋留来当球踢！”

“你敢——”

关小刀没命攻击，司徒昆仑笑得更谑更狂。

安盈盈被扯疼，突然拚命尖叫“快走——”拚出一股劲道，张嘴即咬老妖耳朵，司徒昆仑厉叫，想甩她，却甩之不掉，急怒双拳猛打她胸腹，安盈

盈就是不放嘴，拚着齿缝叫“走”声音却是鸣音，她回光返照地双手并用，往腰际抓去，那似乎是所剩炸药。

司徒昆仑见状更急骇，争着想抢炸药，安盈盈就是不放手，怒牙再咬，任那司徒昆仑刀枪不入，如此仍抵不了拚命女郎牙关，或而该说被炸药吓得忘了运功抵挡，一只右耳竟被活生生咬下来。

司徒昆仑厉叫如猪，还是抢炸药，安盈盈吐掉耳朵，怒声再叫：“快走——”猛又往炸药吹去。

司徒昆仑欲甩开她，她却紧抱过来，死不放手，张嘴仍往炸药吹去，还是喝叫小刀快走。

关小刀哪听得进去，他伤心欲绝，拚命踢打老妖魔下裆、要害，可惜完全无功，但见安盈盈拚命，他更是心如针刺，没命抢救。

然而，突地安盈盈把束在炸药上的火摺子给吹燃，顿时引燃引信，安盈盈复吼：“快走！来生再结缘，我根本活不成了！”

眼看小刀还在痴呆拚命，奋力一脚把他踹开，同时推倒司徒昆仑，猛地滚向远方。关小刀骇绝想叫，轰地一响，司徒昆仑撞退倒地不醒，安盈盈却早被炸得肢离肉碎。

关小刀悲恸欲绝，泣叫着安盈盈，想去抓那飞散肉片，却哪能抓得了什么？

他已不知想逃，只想抱住安盈盈，可惜只能凭空想象，他几乎快崩溃得变成疯子，嘴中喃喃念着盈姐盈姐。

此时见着爱人如此惨烈牺牲，就连心性冷残的黑青锋都愣在一旁，一时不知此时出手杀人，正是最佳时机。

忽见三道黑影掠来，正是三剑手，他们早在附近等候，准备天亮才走人，然而不到两刻钟，已闻安盈盈叫声，遂急急赶来，谁知仍慢了一步，眼看现场情景，三人悲叹不已。

然而悲伤无用，江平要石军、陈元敬带走关小刀，自己趁此掠向司徒昆仑，猛地一剑刺向他心窝，利剑果然刺入，然欲刺第二剑之际，黑青锋斜处杀来，江平不得不回剑自救，复见四处涌来大批人马，迫得他不敢再战，急忙找机会抽身掠退，他只希望那一剑能杀得了司徒昆仑，以替安盈盈报仇便是。

身形一掠，他已蹿失高墙。

大批人马涌来，踩得安盈盈血肉散尽，尸骨无存。

血腥味随风扬起，似乎见得安盈盈魂魄飞扬，含带笑意地随着小刀飞逝而去矣……

## 第二十二章 灵凤玉佩解奇毒

七绝剑手带着关小刀连夜直往北方掠去。

关小刀伤心欲绝，一路上只字不语。

他没想到，自己一时好玩，为看老妖魔一面，而害得安盈盈牺牲性命，何等叫人心痛啊！

他已后悔未听母亲劝告，只取玉佩，不办任何事情，他更后悔不听安盈盈阻拦，为何偏要去惹老妖魔？就这样，只瞧一眼，即把安盈盈性命给瞧去了，天啊！为何对她那么残酷。

想及安盈盈的美、媚、多情、开朗，正是让人疼入心骨的女人，然而她却常说自己是克死丈夫的不祥女人，谁沾上她，谁准倒楣，可是现在，却被关小刀给克死，他难道是个更不祥之人？

为何如此任性，如此不能忍呢！只要忍住不闹着好玩又怎让心仪女人断送宝贵生命？而且死得连尸骨皆无存？

这可恶的司徒老妖，竟然狠毒到连一女子都不放过？他已不是人，是比禽兽更恶毒的妖魔，安盈盈就这样为他牺牲了，死得根本不值啊！

关小刀欲哭无泪，望着暗夜，总浮现安盈盈带情笑容，那曾经让自己献出初吻的女人，如今却捉摸不着，甚至连她的笑声都感觉到渐渐模糊了。

他自觉是自己杀了心仪女人，血淋淋的梦魇，使他想自绝谢罪……

七绝剑手不断安慰，人死不能复生，安盈盈将永生在人们心灵之中。

他们劝小刀进食，小刀仍憨然不知食睡，足足过了一天一夜，仍自发呆。

江平不得不把他点昏，然后灌他一点食物。

就此，让他昏睡着，三人连夜赶路。

直到次日清晨，终于抵达云中山区。三剑手始把他唤醒。

江平则说地头到了。

脸色苍白的关小刀先是一愣，随后泪水滚落下来，终于开口：“多谢相救……”

江平轻叹：“同是沦落人，少侠见外了。”

年已四旬的他，从小即守在门主身边，如今神剑门已散，他心情可想而知，忽又道：“我刺了司徒昆仑一剑，希望能刺死他，替安盈盈报仇。”

关小刀还是感伤一句多谢，泪水又渗：“她死得好惨……”

石军道：“她去的心安理得……”

“是吗？不是我，她怎会……”

小刀疼到心处，又自哽咽。

江平道：“人死不能复生，安盈盈若有灵，也不希望看到你如此。”

陈元敬道：“节哀顺变，我希望司徒昆仑没死，也好亲手再刺死他一百遍。”

关小刀悲怅一笑：“是该节哀顺变……”

勉强抹去泪痕，还是不断念着节哀顺变，瞧瞧山峦，打起精神道：“地头到了？”

江平道：“到了，少侠若还没准备好……”

“走吧！”

关小刀道：“我不想让盈姐看扁，哪天把老妖魔脑袋割下便是。”

江平颌首：“希望少侠成功。”于是，三人陪着小刀往山区行去，攀掠

中，小刀不断调适自己心情，他甚至狂命飞掠，把心头一口闷气给宣泄出来，及近帝王古坟，心情已较为好过些。

江平瞧他似乎已没事，始敢引他去见众人。

方近密室入口，阿祖已欢天喜地赶来直问找到玉佩没？但闻及安盈盈已牺牲，霎时坠入愁云，毕竟他不愿意看到有任何人牺牲啊！眼眶为之泛红。

进入密室，众人先是相迎，随又得之不幸消息，全皆感伤不已，尤其门主夫人更是泪流满面，自从嫁进神剑门，安盈盈几乎已成为她唯一知己，没想到却从此天人永别，她能不伤心吗？

还是姬恋红较坚强，轻叹过后，表示以她衣物，盖个衣冠冢，遥天祭拜便是。

阿祖遂和夫人清出她衣物，却发现她只留一件御寒披风，她原是随着姬恋红而来，根本所带东西并不多，众人协商，便把她那包袱全部埋了，里头有她喜爱发饰、胭脂等物为伴，免得让她走得空空荡荡。

衣冠冢设在山明水秀之处，关小刀亲自刻上“安盈盈姐之墓”石碑，其实他心里早把安盈盈当妻子，只是不知她愿不愿意，她老说爱情谈得自由自在，大概不愿受束缚的缘故吧！

墓冢立妥，且以山菜、溪鱼为餐，山泉代酒，众人开始祭拜、凭吊，甚至守坟至黄昏，方始退回住处。

一夜沉默寡言，直到次日清晨，众人情绪方自较为稳定。

姬恋红遂把江平交出的灵凤玉佩仔细端详一阵，知道正品没错，她要小刀一同进入密室，小刀却说没心情，姬恋红只好自行往密室行去，独自密炼玉佩，也好解去众人身上之毒。

胡三爷瞧及小刀仍闷闷不乐，便找他谈话，道：“安盈盈虽然死了，但活着的人总还要过活，你何妨看开些？”

关小刀叹息：“可是她却为我而死，而且死得很惨啊！”

胡三爷道：“话是不错，就像你可愿为你娘牺牲？”

关小刀道：“当然愿意，也愿意为三爷、门主，甚至神剑门所有弟兄。”

胡三爷道：“你想，在死的一刹那，你有何感想？”

关小刀道：“只有心甘情愿，甚至觉得光荣。”

胡三爷道：“就连尸骨无存也甘心？”

关小刀道：“既然想死，还顾得了那么多？”

胡三爷笑道：“这就是了，安盈盈和你的心完全一样，她当时心情一定充满满足与甘心，甚至为你牺牲感到快乐，至于尸骨无存，她根本不在乎，说不定安然埋在地上被虫咬，她还感到难受呢。这是你替自己制造的自责而已。”

关小刀一愣：“可是她真的死得很惨。”

“只要愿意，任何惨状都是活人的印象，安盈盈可希望你记着她的美丽模样，而且不忍看你愁眉苦脸。”

“她该如此，可是……”

“可是你仍逃脱不开。”

胡三爷道：“我为门主牺牲，只希望他能早日回到神剑宫如此而已，安盈盈为你牺牲，大概只希望你好好活着，若另有愿望，该是杀了司徒昆仑，你该打起精神，为她完成心愿，愁眉苦脸，根本无用！”

关小刀被他这么一说，心头开朗不少，尤其那死得凄惨，只是肉体；精

神，却是快乐的解释，终于化开那幕几近于让他疯狂的景象。

他终又想起安盈盈临死期盼式的会心笑容，还说了一句“来生再结缘”，她的确走得心甘情愿啊！

霎时地捕捉安盈盈最后笑容，小刀心情终有幻美回忆，也就自嘲笑了起来：“她的确很可爱……”

胡三爷笑道：“既然可爱，就去爱吧，反正此时再怎么爱，也没人管得着！”

关小刀忽觉秘密泄露，嫩脸稍红：“要是她还活着，三爷不反对我们……”

“若活着，三爷或而会劝上几句，却不会反对，”他笑道：“我只欣赏至性之爱，年龄并不重要，就像我，若有二八姑娘爱我，我不乐死才怪。”

关小刀终于笑了：“我还以为天底下没人会赞同呢！”

胡三爷道：“别理他们，我们男子汉大丈夫，敢爱敢恨，谁管得着！起来吧，去告诉你母亲，你要娶安盈盈，保证没人会反对！”

人死了，当然鲜有反对者。

关小刀干笑：“我娘啊……何必吓她呢，这是我们男人之事，不懂者，不要知道的好。”

胡三爷拍他肩头笑道：“好气魄，有勇有谋，这才是真男人，下次如果看到三爷惨死，只要灌口好酒即可，知道吗？”

关小刀悟通什么连连点头：“知道了，不过，我还是不希望看到三爷……”

“那只是比喻！”

胡三爷笑道：“没人会记得关老爷死得多惨，我们只记得关老爷义薄云天，威风凛凛，你要我倒在床上病恹恹叫苦而死，还是一刀两断干净俐落？”

关小刀呃地一声道：“病恹恹好像比较痛苦。”

胡三爷道：“这就是了，我中毒，觉得很痛苦，如果真的不行，一定找司徒昆仑拚命，不过现在有得救，得找更好机会决斗，你能帮你娘，何不去帮忙？”

关小刀一愣，干声道：“我真是愚昧……”干笑道：“多谢三爷开导！”拱手为礼，随即往密室行去。

临进门，又想到什么，忽而转头，道：“安盈盈咬下司徒昆仑耳朵，算是捞点本回来！”

胡三爷欣笑：“不错，她是女中豪杰，我钦佩她，打从心底佩服！”

关小刀这才满心开朗，进入密室，准备帮忙母亲解开玉佩之谜。

方进门，姬恋红疑惑问道：“你想通了？”

关小刀干窘道：“想通了，我不该为了安盈盈误了正事。”

姬恋红轻轻一叹：“想通即好，安盈盈的确不错，难怪你会喜欢她……”

关小刀乍惊：“娘您知道我喜欢她？”

姬恋红道：“否则你怎会托她去找娘，而且她也爱你，否则也不会帮你来找我。”

关小刀为之脸红：“孩儿跟她只是……”

姬恋红轻叹道：“人死了，也不必多说，埋在心里便是，娘只想看你日后仍能豁达，安盈盈也向娘说过，希望你永远能快乐，因为你还有许多日子要过，还有许多事情待办。”

关小刀感激颌首：“孩儿知道了。”

姬恋红又道：“你爹把你取名小刀，且年纪轻轻即把你送到神剑门，无

非想让你学得侠义精神。当然身在江湖，难免生离死别，但这都只是次要的了……”

关小刀颌首：“孩儿省得。”

姬恋红伸手挽住爱儿肩头，两眼为之含泪，天下父母心，谁又忍于宝贝儿子流浪江湖？但她只是稍泄情绪，随又恢复冷静，淡笑道：“过来，娘教你解玉佩之秘，免得失传。”

把小刀拉至一张石桌前面，它本是石床，但垫高即成石桌，那里摆了不少瓶瓶罐罐，灵凤玉佩则置于白绢布上。

关小刀目光已落于玉佩上，不知其奥妙来自何处。

姬恋红道：“其实，灵凤玉佩之所以能解毒，完全在于那两只彩凤身上。”

关小刀怔道：“彩凤不是藏在透明翡翠里头？怎能拿得出来？”

姬恋红道：“最直接方法是打破它，可是由于它过于珍贵，且无人知道此秘密，所以一般人不敢贸然行事罢了。”

关小刀自知这道理：“的确，打破了可惜，娘现在想用这方法？”

若真如此，他也不必学什么秘招了。

姬恋红笑道：“娘哪粗俗到这种地步，娘自有秘招。”

“喔？”关小刀道：“用细针刺去，挑出灵凤？”

姬恋红道：“要是那么简单，倒是低估灵凤仙子智慧了，你看，这彩凤的嘴，是不是接近最上方那颗夜明珠？好像啄它似的？”

关小刀点头：“我知道，前些日子，江南还有一师傅伪造过

它。”姬恋红笑道：“所以说，只要拿出这颗夜明珠，不就能接触到彩凤了。”

关小刀道：“是有道理，不过这玉佩嵌镶之法特别奇特，它们好似天生结合，根本无隙可寻，老师父镶的，用力挤，还是可以挤出来”

姬恋红道：“这就是技术地方了，其实也是很简单，冷缩热胀之理而已。”

关小刀道：“可是曾有人拿它烤过火，照样得不到效应。”

姬恋红笑道：“他们大概没把玉佩及夜明珠分开，或曾有过，却不知解毒秘密在彩凤，纵使解了，还以为掉落，再把它嵌回而已。”

关小刀点头：“倒是有可能，现在该如何？”

姬恋红道：“且把玉佩架于烛台上，我可没练什么冰魄神功，只有找来深冷冰泉，滴向夜明珠，或许有效，试试看！”

于是她找来破了底的陪葬酒坛，把玉佩置于坛口，然后把烛台置于坛下，燃起火花，让其热气往上烤，她随又找来一坛冰泉水，不断滴向正中那颗夜明珠。

就此，玉佩受此一烧、一冰镇，偶而发出吱吱咯咯声音，似能感觉出其伸缩。

关小刀目不转睛盯着玉佩，在火焰蹿掠烧烤之下那两只灵凤似能翻动，直若浴火凤凰似地翩翩飞翔而出，或许那是火焰晃动之假象，但瞧来的确生动不已。

也不知过了多久，那坛冰泉已倒去过半，还好，玉佩刚好罩住坛口，又有点斜，冰泉滴落之后，斜流至石桌上，并未浇熄烛火。

再烤一阵，猝闻叭地轻响，那夜明珠果然掉落下来，砸中烛台，滚落石桌，引得咔咔脆响，颇为悦耳。

关小刀欣喜道：“成啦！”

姬恋红淡声笑道：“倒是费事不少，当年你师公只用冷热两道劲流这么一按，叭地脆响，珠子即跳出，不过土法照样管用即可，咱开始解毒吧！”

说着，伸手抓向玉佩。

关小刀突然叫娘，姬恋红怔道：“有事？”

小刀却见她相安无事抓起玉佩，皱眉道：“玉佩被火烤，不怕像烙铁般发烫啊？”

姬恋红欣然一笑：“此玉佩能吸热，纵使烤久，也只是些许升温，只要一离开火面，温度立降，哪还能烫人？不碍事啦！”

说完将玉佩背面置于绢布上拭去些许烟灰，玉佩随即洁亮如初。

关小刀道：“怎么解毒？”

姬恋红道：“很简单，把手指伸出来。”

不等小刀回答，她伸手抓向小刀手指，拿出银针，刺了两针，鲜血涌出，姬恋红随即把玉佩套在他手指上，夜明珠如桂圆，正好合着手指尺寸，关小刀有若戴了大戒指，不禁想笑。

姬恋红道：“别笑岔气，开始运功，让血液流转，彩凤自能吸毒解毒。”

关小刀闻言，不敢再耍，立即坐下，开始运功，不久，只觉手指传来淡淡凉意，顺着经脉，传向胸口，渐渐裹向那股闷热，那似乎喝了凉冰水之感觉，霎时舒畅地罩住热毒，并快速化解殆尽。

不至半刻钟，关小刀已身心舒畅，再无不快之感，不禁张眼笑道：“成了，热毒已去，成啦！”

姬恋红惊道：“这么快？”

想想便点头：“是了，灵凤仙子为对抗阴魔女，当然要找些快速解毒之法，否则毒未解完，说不定已遭杀害呢！”

关小刀笑道：“可以取下玉佩了吧？”

准备收功，到外面报好消息。

姬恋红道：“多等等，让灵药渗入你体内更多些，我好收集，待会儿再送入大家身上，一次解毒，免得浪费时间。”

关小刀哦了一声，倒不急着把玉佩取下，让其凉劲再入体内，他好奇地瞧向玉佩那两只彩凤，忽见一只较淡，一只却变成较浓，怔诧道：“娘，彩凤变了。”

姬恋红立即凑来瞧瞧，果真有异，心念一闪，道：“可能此两只彩凤各有功能，一为解毒，一为吸毒，如此解吸相映，自能生生不息。”

不由觉得，灵凤仙子的确是绝世才女，竟能弄出如此神奥的解毒东西。

那灵凤渐淡处，忽见淡淡斑点，似是羽毛上的坠花，然而，在小刀好奇注视之下，竟然发现那是字迹，怔诧再瞧，念道：“阴灵阳凤……”

姬恋红乍闻，亦觉有异，凑了过来，凝眼再瞧，惊声道：“是灵凤、阴阳，左灵凤，右阴阳，你念反了！”

关小刀为之干笑：“我在这边看，当然反啦，好像还有字……”姬恋红仔细再瞧，喃喃念道：“灵凤山，阴阳天……今生无……”关小刀道：“无‘毒’吧？今生无毒，也就是能解天下毒之意。”

姬恋红道：“看似‘毒’字，但娘总觉得它该是‘悔’字，今生无悔念起来较顺口。”

关小刀道：“或许她临时后悔，才把‘悔’字改成‘毒’字，看起来都



差不多嘛。”

姬恋红道：“整句会是何含意？”

关小刀眼睛一亮：“莫非灵凤仙子留了绝世武功，只要找到灵凤山，阴阳天，自能今生无毒无悔！”

姬恋红道：“或许有可能，可是天下根本没有灵凤山啊！”

关小刀道：“当然是她自己发明的，谜语要是好猜，天下就没有天才了。”

姬恋红仍是想不透，但见彩凤似乎静止未再变化，她始说道：“有空慢慢猜，该收拾啦！”

她遂把彩凤从小刀手指上拿出，然而再拿利刀，割其手指，并挤血液，关小刀却不觉疼痛，老想着暗语是何意思？左手随又抓起彩凤，想瞧得更清楚，岂知彩凤离手之后，那较浓之彩凤似又把红色素吐向较淡彩凤，但见渲染流渗，较淡彩凤渐渐又红润起来，终把浮现字迹再掩去。

关小刀急道：“糟了，字迹不见，娘，再吸一次！”

姬恋红瞄眼：“吸什么？再吸也是那几字，何况你已无毒可吸，自己是慢想吧！”

关小刀为之干笑：“说的也是，字就是字，看久了总不会把‘毒’字变成‘悔’字吧！”

姬恋红未再理他，但见血液已半碗之多，该够用，遂替儿子止血，并要他服下灵药，始放开他，另自调配解药。

关小刀仍未动，想着秘语，愣头愣脑喃喃念个不停。

姬恋红不禁瞄眼：“越想越迷糊，这种东西，得灵机一点通，只要灵感一来，立即能悟通，死想无用。”

关小刀颌首：“倒是有理……我找他们帮忙想去。”

姬恋红立即制止，道：“不是咱自私，而是此秘语若关系武功绝学，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不是怕他们私心独吞，而是怕他们不小心泄了口风，若传到司徒昆仑那里，必定又引来一场杀戮，尤其让司徒昆仑得到此秘密或功夫的话，当然这包括治他毒功的方法，天下岂能安宁，你可以偷偷告诉谁，却得尽量少让人知道的好。”

关小刀恍然道：“有理，我倒差点犯下大错，该打，娘，该不该告诉门主、夫人？这本是他们之物。”

姬恋红道：“物有灵，会找有缘人，夫人具的是物缘，所以她能保存如此之久，你具的是灵缘，所以能看到字迹，这并不相干。本来，你倒可以告诉他们，但此时看来，门主个性无争，似乎对武功没兴趣，夫人更不必说，几乎无缚鸡之力，若告诉他们，说不定反而害了他们。你只要光明磊落，本着一切为神剑门着想，自该知道何时该说，何时不该说。”关小刀点头：“现在似乎不该说……等悟出真意再说不迟。”姬恋红拍拍他肩头，道：“把玉佩恢复原状吧！”

关小刀颌首，遂如法炮制，将玉佩置于烛火烤去，并把夜明珠丢入冰泉镇住，待玉佩发出咯咯脆响后，始把夜明珠塞回原处，叭然一响，恢复得天衣无缝。此时姬恋红亦把解药配妥，母子俩双双走出秘室，姬恋红把解药分给门主及胡三爷、七绝剑手服用，他们立即盘坐运功以祛毒。

关小刀想想，拿着玉佩找向夫人，敬欲交还。

夫人却说道：“你留着吧，只有你们能用它解毒……”

关小刀干笑：“解毒方法很简单，用火烤玉佩，用冰水镇夜明珠，把它

取出之后，再把手指伸进去，挤出血迹便行了。”

夫人道：“纵使我知道，却来得及用吗？”

关小刀复道：“这可是门主送给您的定情之物。”

夫人一愣，为此物，她差点让门主休掉，于是颌首：“那我和门主商量后再给你便是。”感激地收下玉佩。

若非小刀，她早就完了，也幸好如此，此玉佩才未落入公孙白冰之手，想及公孙白冰竟然变成暴虐之徒，不胜唏嘘。

关小刀瞧她叹气，以为是想起安盈盈始如此，他虽从痛苦中走出来，但想及惨剧，亦自轻叹，告别夫人，走出密室，硬逼着自己想想玉佩所浮现之秘言，可惜仍无结果。

晚餐则由阿祖料理，他几乎变成家庭主妇，而且乐此不疲。

晚餐后，三爷等人闷毒刚解，还得运功恢复元气，众人遂各自打理，或睡或聊天，悉听尊便，及至二更，或而连日疲累，已全部睡去。

次日醒来，用过早餐，姬恋红任务已完，遂向门主、众人告别，毕竟丈夫在外头等久了，于心过意不去，关小刀自知原因，并不强留，且伴着母亲送她一程。

行进中，关小刀仍问题多多，说道：“娘，我还是想不出玉佩的秘语何解，怎么办？”

姬恋红道：“想不通，日后再想便是，急什么！”

关小刀道：“当然急，若想不通，自无法对付司徒昆仑，门主何时才能回到神剑门，司徒昆仑多厉害，您又不是不知道。”

姬恋红一愣：“这倒是实话……”

关小刀道：“我的刀法虽然管用，可是内力不够，根本抵挡不了老妖魔，能不赔命已是万幸，可是接下来呢？总不能跟你们回老家吃闲饭吧！我该怎么办？”

姬恋红轻叹道：“内力靠修为，否则只有找到奇灵之药一途，可惜娘始终找不到……”

关小刀道：“难道我们要躲在这里一辈子？”

忽有声音传来：“倒不必躲那么久……”

声音未落，一道青影掠来，一位仙风道骨发发老人含笑行来。

关小刀见人欣笑：“爹，你倒现身了，你可想到法子了？”

关海天道：“没想到惊神刀法还罩不住，你得另求发展了。”

关小刀道：“都是爹没准备灵药，害我吃了大苦头。”

“该是意外！”

关海天干笑：“谁知司徒昆仑练了《阴阳毒经》上的武功，连我们老头子也不是对手，实是祸害遗千年！”

关小刀道：“爹想出办法了？”

关海天道：“公孙白冰不是练了金刚不坏之身？故而能跟司徒昆仑相抗衡。我想他练的是太乙神功，想当年灵刀堂门主水无涯和我私底下有所交情，他倒说过太乙神功乃是三百年前太乙真人所创，威力无穷，若能练得八九成，已具刀枪不入之能，若学得十成，几可达金刚不坏境界。

“我看公孙白冰可能练至八九成境界，方能如此嚣张，你与其盲目目标找寻其他灵丹妙药、武功秘笈，倒不如到灵刀堂，要水无涯传你太乙神功便是。”

关小刀目光恍然一亮：“有道理，可是，如此，不是背叛了神剑门？”

关海天道：“何来背叛，神剑门和灵刀堂已是盟友，相互切磋武功，何来背叛！”

关小刀道：“哪是切磋！我是去学武，若非拜在水无涯门下，他肯教吗？若拜入他门下，又对神剑门如何交代？”

关海天一愣：“这倒是问题。”

其实关小刀早和水自柔有婚姻之约，他只是摆平不了此事，且得看看父亲怎么说。

关海天脑筋转动不停，道：“其实你并未进入神剑门，照理来说，去学水无涯武功，谁也管不着，但以神剑门立场，你的确不好交代……”关小刀道：“是啊，就像武当派门徒去学少林派武功，岂非对武当派大讽刺？”

“除非两派合并……”

关海天忽而邪眼瞄向儿子，邪邪笑起：“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是你娶水无涯女儿，如此，女婿学武，天经地义。”

关小刀瞪眼：“爹要我出卖肉身吗？”

“一点也不！”

关海天笑道：“听说水无涯女儿美绝天下，自有武林第一美女之称，爹还怕你追不着呢！”

姬恋红瞄眼：“追不着，还叫儿子去丢人现眼？”

关海天笑道：“当年我追不着你，你后来还不是跟了我。”

姬恋红脸面泛红，斥道：“那是一时眼花，你少得意。”

关海天笑道：“谁敢保证水无涯她女儿会不会眼花？何况，儿子实在不赖！”

姬恋红骂声死相，呵呵笑起。

关小刀瞄眼说道：“纵使追到，又如何合并两派？爹倒教教我。”关海天道：“那还不简单，水无涯没儿子，你娶到他女儿，自然当上堂主，你随后向神剑门投降，不就合并了。”关小刀怔诧道：“什么，叫我投降？我不被灵刀堂弟子罢免才怪！”关海天道：“那得怪你平时外交太差，人缘不好。”关小刀道：“就算跟他们有交情，可是投降之下，岂非让他们觉得不如神剑门弟子？”关海天道：“投降只是假象，神剑门难道会派人镇压？只要你武功大成，收拾司徒昆仑，大家都知道你的能耐，你的投降，只不过是尊敬神剑门主，尊重爹我的传统，灵刀堂弟子不但能谅解，神剑门弟子更能谅解，说不定两派人马早就有意合并，相互交往，只不过是一些领导者顾忌太多而已，你何必中了世俗诡计。”关小刀道：“好象越说越有道理呢！”“本就有理！”关海天道：“水无涯曾多次跟我说过，两派若能合并，那该多好，逃兵也不会那么多。”

关小刀一愣：“逃兵跟合并有何干系？”

关海天道：“大有关系，江南出美女，神剑门弟子爱上江南妞可不少，一旦生了情，不逃行吗？门主还是娶了江南夫人，只差他是门主逃不了，否则我看啊……神剑门已找不到主人了。”

姬恋红斥笑道：“少说两句行不行，要是传话出去，不大好。”

关海天笑道：“只是举例，为了阻止逃兵，两派合并，利益多多。”

关小刀嗤嗤笑起：“爹倒是想像力丰富，为了学武功，竟能扯出这么多明堂。”

关海天笑道：“不是扯，是句句实言，你且努力去办，这是爹的命令。”

关小刀邪笑起来：“要是将来水无涯知道我追他女儿是您下的命令，不知作何感想？”

关少天道：“那是他的光荣，有人的女儿想嫁，还未必有人敢娶呢！”

关小刀笑道：“既然如此，我努力便是，倒是您也得找些灵药，免得我两头落空。”

关海天道：“当然帮你找，只是灵药可遇不可求，你还是专心练功为是。

关小刀自知道理，颌首应是。”

关海天随后又问及门主近况，得知意志消沉，他亦不胜唏嘘，交代儿子好好照顾，事不宜拖，已自和姬恋红道别儿子，径往山下行去。

关小刀目送双亲，直到背影逝于山林之后，始轻轻一叹，返回秘穴里头。

他首先找三爷告知此事，三爷自知情况，遂同意他前去灵刀堂学武，他并表示此事暂且瞒着门主，免得他升起神剑门武学无用之念头。

关小刀明白道理，自是尊重，他道：“我若走后，三爷将如何面对一切？”

胡三爷轻叹：“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我想，首先再替门主我个较舒服地点，也好边藏身边练武，其次则调回天龙骑，待整军之后，或而能跟司徒昆仑一拚吧！”

关小刀道：“要拚命，得通知我。”

胡三爷笑道：“没那么快，那只是计划，再说，支持你去练功，即是要用来对付司徒昆仑，我岂会轻举妄动？”

如此，关小刀始放心许多，他道：“哪天给门主一点信心，瞧他不言不语，实是叫人难过。”

胡三爷道：“这个我会想办法，你安心离去便是，日后有所变动，我会主动通知你。”

关小刀颌首应是。

随后他告别门主、夫人，以及七绝剑手、方子秋和天龙骑弟兄，表示奉母亲之命，前去取一味灵药，也好收拾司徒昆仑，既然有任务，众人自是叮咛注意小心而后放行。

关小刀遂带着阿祖，依依告别之后，始启程，直往山下行去。

行径中，阿祖老是追问要取什么药？如何治得了司徒昆仑？

关小刀则支支吾吾表示乃天下第一灵药，足可破去老妖魔金刚不坏之身，其实他目的只想把阿祖骗到江南，也好解开身世之谜。现在如若让他知道又要到灵刀堂，他死也不会跟来。

阿祖当然信以为真，遂不断追问天下第一灵药又是什么？关小刀一时说不上来，阿祖却逼问不止，他灵机一动，遂把灵凤玉佩上浮现的字迹说出，并道：“我们找的正是灵凤仙子留下来的灵药和秘笈，你说，能不能收拾司徒老妖？”

阿祖更是信以为真，当下自告奋勇帮忙，不断拆解秘语，而且甚至走火入魔似地，任何时刻，他都能想出奇异解法。

关小刀老说不对劲，却一路把他引带南方。

十天过后，终又赶抵长江畔，且上了一艘渡船，直放下游。

阿祖还是不明究理，复行一夜，忽见过往船只突然有人远远拱手叫声小公主，他始怔醒过来，瞪向关小刀，嗔道：“你骗人，你明明要到江南。”

关小刀暗自窃笑，却一脸正经：“没错啊！灵凤山就在江西，大惊小怪

什么！”

阿祖一愣：“你早猜出秘语含意？”

关小刀笑道：“否则我哪有心情从大老远赶来，你若不想被认出，最好贴上假胡子，免得一路惹麻烦！”

阿祖猛地醒悟，缩身船角，故意把关发弄乱，低声道：“方才被叫，他们会不会追过来？”

头小刀道：“事实上已离好远，你怕什么？”

阿祖偷往上头瞧去，那插着灵刀堂旗帜船只果然仍往上行去，自己这艘则往下行，水流速度不慢，眨眼已错开好远，她始安心不少，随又想起秘语一事，冷道：“你既知秘语，为何不早说！”

关小刀道：“我在考你智慧啊！”

“考你个头！”

阿祖斥叫，想揍人，但伸了手又缩回，道：“你说灵凤山在哪里？”关小刀道：“在庐山喽！”“怎解？”“因为灵凤如龙，无人见过，直若不识庐山真面目，何况庐山的确有个灵凤山崖，当然是那里没错！”“阴阳天呢？”“该是地形关系，到了再说。”“这么说，今生无毒也还没解了？”关小刀道：“能解出灵凤山已经厉害无比啦，你真要我像诸葛孔明，能知过去未来？”阿祖邪邪笑起：“最好如此，否则骗我来江南，叫你吃不完兜着走！”关小刀瞄眼道：“想不想再到水自柔的窝，那里可温柔舒服得很啊，老实说，我很想去。”阿祖道：“我也想，只是太危险了。”关小刀道：“哪来危险，他们还想拿你真公主呢！”阿祖轻笑：“明明不是，还当什么？何况，我是男的！”“那就当少堂主喽！”“少来！”阿祖斥笑。关小刀邪笑道：“真来如何？三游灵刀堂，必定传为佳话。”“少来，要去，你去，我死也不去。”“你若怕，改扮丫环好了。”“休想占我便宜！”阿祖斥道：“何况，当丫环进不了小公主住处，我还混什么！”关小刀笑道：“所以说，还是扮小公主恰当，这样好了，咱们先潜进去看看，若情势不对，再开溜不迟。”阿祖斥道：“我再也不会上当，你省省吧！”瞧他如此坚定模样，关小刀只好作罢，免得他起疑，为今之计，看来还是先至庐山再说，还好庐山离灵刀堂不远，只要跑个腿，照样可以把水无涯找来对证。想通此点遂邪邪笑起，但目光触及阿祖疑惑眼神，笑声不由一敛，反而担心起来，若他发现自己再次耍他，将会如何反应？或许很强烈吧！然而替他验明正身，认祖归宗，是好事一件，纵使暂时反应强烈，日后必定会感激吧！

想及此，关小刀仍决定照计划进行。

当下，他装作若无其事，陪着阿祖欣赏山光水色，累了即睡，饿了即食。不知不觉中，已过了一天一夜光景。

次日醒来。

庐山已近，两人遂纷纷下船，改走陆路，不到几时辰，已至庐山山脚下。由于此山乃名山之一，登山寻幽探奇者不在少数，故而山脚下早已聚集不少客栈、商家，大做游客生意。

关小刀遂找间佳宁小筑的清幽客栈，住了下来。

进食过后，他始提议：“我先到庐山探路，只要找到地头，立即带你回去，我看这里不少灵刀堂弟子，你还是少走动为妙，以免惹来麻烦。”

阿祖倒是乐意配合，笑道：“你去吧，待回来，我必定不让你失望。”

关小刀难得看他答应如此爽快，自是疑惑：“你待要何明堂？”

阿祖道：“易容啊！只要一变，再也不怕被拆穿啦！”

关小刀不禁想笑，道：“改天吧，免得我回来认不出人。”

阿祖道：“我认得你便好，快去快去，我没时间和你抬杠。”

关小刀干笑一声，只有由他了，反正他总不会不认自己吧，想定之后，始道别离去。

阿祖果然大动脑筋，想着该化成何种角色，方自出色多多？

至于关小刀则抢着时间，直往麒麟山灵刀堂那头奔去。

两地相差百里左右，关小刀抄着小径，不到黄昏，已抵灵刀堂正门。

想以前，从江南直放灵刀堂内腹之中，又有阿祖冒充小公主，得以轻而易举进入，现在见及偌大宫殿式门面，光是守卫即有十人之多，想进去，可得经过层层盘问，若身分不对，哪能见得小公主。

关小刀盘算过后，决定不硬闯。

他转向附近小市集，买了纸笔，准备写封密信，然而他斗大字不识几个，现在想写，可就头疼，若找人代笔，恐又秘密泄露，想来想去，终于想出方法，遂疾笔书写，然后套入信封封死，始满怀笑意，二度重返灵刀堂。

他方走近二十丈之内，两名守卫已迎上来，一名问道：“有事吗？这里可是灵刀堂重地。”

关小刀打哈哈笑道：“小的正是替人送信而来，是给小公主的。”

红信箴呈去，上头果然写了“小公主”三字，因小公主三个字简单，故而会写，只是字迹潦丑有若小孩，叫人瞧来直皱眉。

守卫接过信，半信半疑道：“该不会是小鬼写的吧？你若搞鬼，小心挨大板。”

关小刀干笑：“不敢不敢，外面是伪装，里面是正事，公主看了自会明白。”

另一名守卫冷道：“你先留在此，我们再送信，否则快滚。”

关小刀笑道：“当然留，我还等着回音呢！”

“还要回音……”

守卫瞄他几眼，小刀此时乃百姓装扮，又未扛大刀，实在不起眼，然他既然不怕挨揍，愿意留下，当守卫者自有职责替他送信，遂点头：“别乱跑，马上给你回音。”

关小刀连连道谢，守卫要他立在铜麒麟旁边，一名始赶去送信。

关小刀但觉小公主在家可谓来的正是时候，闲着没事，开始欣赏这依山而筑的大门，高及三层楼，果然气势不凡，若有一天，住进这里倒是乐事一件。

或许里头宽广，又需层层转送，足足待了半刻钟，终于有了回音。

忽见得那送信守卫右手掩脸，疾奔而出，尚未抵门即嗔声大叫：“把那小子抓起来！”

七八名守卫自知出事，长刀一抖，已把关小刀困住。

关小刀怔诧：“不会吧，我写的很清楚……”

原先盘问那守卫冷斥：“果然是你自己写的，还不束手就缚！”

掩脸守卫奔出，怒气冲冲喝道：“你写的什么，敢侮辱小公主？可恶，讨打！”

红纸一晃，里头只画了两个面对面相亲的女人，左边则写着“小公主”

三字，其左下角则题着“夫子”两字，简简单单，却影谢公主在亲某人之意。

难怪守卫右眼会被揍出紫眶，他正想把巴掌赏还小刀，捏了拳头，疾扑过来。

关小刀怔愕不已：“她难道看不懂吗？”

守卫怒斥：“就是看得太清楚，你准备断腿吧！”

他怒喝一声，欺扑过来，关小刀眼看局势不妙，猛地躲闪，想钻找缝隙开溜。

然而十名守卫训练有素，霎时封死通路，利刀逼人，刀鞘一扬，就要修理这浑家伙。

就在危急之际，猝闻一声住手，一道淡青人影闪身而至，劲道一推，已逼开守卫，守卫忽见是泼辣的小公主，噤若寒蝉，僵立当场。

小公主猛瞧狼狽想爬入铜麒麟腹中，准备从另一头开溜的关小刀，这一瞧，欣喜若狂：“小刀，真的是你！”

关小刀忽闻声音，转头过来，瘫靠铜麒麟，嘘声道：“要命，连我的信，你都看不懂吗？”

“那是信吗？后来想懂了。”

上公主想及信中图案，顿觉脸红，赶忙把守卫手中信抢回，为掩窘困，斥声道：“让一边去，不准看，不准听，把耳朵捂起来。”

守卫哪敢抗命，应是之后，登时面对大门，双手掩耳，小公主仍觉困窘，斥向小刀：“你在耍什么花招？走走走！”

拖着小刀往附近松林掠去。

守卫终于忍不住窃笑起来，一名指着那眼眶发紫者，笑声更谑，说道：“小张啊，送了封情书还不自知，该揍该揍！”

那紫眼眶守卫窘苦一笑：“我哪知它真的是情书，害得我……”

一名守卫说道：“两人相亲还看不出来？”

紫眼守卫道：“当时我若这么说，岂非爬着回来，真是，自认倒楣啦！”一名守卫道：“小公主怎会喜欢这白痴？实在猜不透！”

另一名道：“可别乱说，我看他相貌堂堂，胆子又大，一定有料，大概书念的不多，但必绝顶聪明，否则以公主眼光，怎会对她特别青睐呢！”

复有一名说道：“不错，凭小公主眼光，根本不会走眼，看来灵刀堂未来堂主后继有人了。”

紫眼守卫不禁焦切道：“那我岂非惨了，一开始就得罪他？”

众人之为之奚落，加油添醋，说得他后悔不已。

然而守卫头领却道：“你才走运，小公主揍了你，一定于心不忍，未来自必有赏，说不定还升官呢，到时别忘了多多提拔！”

此语一出，众人顿有所悟，霎时又争相奉承，也好分点羹吃，紫眼守卫自也懊恼尽扫，直道事情未定，到时再说，却笑意频传，大概认定差不多了。

众人此时唯一顾忌是，两口子可别闹分手，否则一切完蛋，他们亦知保密重要，故绝口不提此事。

至于小公主和关小刀两人则溜进松林之中。

小公主仍窘困不已：“你这是干什么？竟然还交给守卫，真是！”

很想敲他响头，复又觉得甜腻，嗔嗔笑笑中，不知如何是好。

关小刀干笑道：“是你交给守卫的，怎怪起我来？”

水自柔窘斥道：“谁叫你画这些什么明堂？我当然发火，还写‘夫子’，

分明是指我的老师在跟我……可恶！”

当真敲头过去。

关小刀赶忙闪开，急道：“哪是‘夫子’？我是写‘夫字’之意！”

水自柔嗔斥：“什么‘夫字’？你难道连‘子’差了一个宝盖都分不清？”  
抓着信笺，写了又画。

关小刀干笑道：“懂了，我以为音差不多，字也一样嘛！”

“真是！”

水自柔气笑逗趣，表情忒怪。

关小刀道：“我只是想写个‘夫’字，你大概会猜到是我写的，谁知……”

水自柔窘斥道：“谁是你妻子，别忘了，我还没嫁过门，何况也不一定  
要嫁，下次不准再用此字！”

关小刀干笑：“不用便是，不要生气啦！”

水自柔不想“气”字还好，这一想及，又有气，猛指信笺：“谁跟你亲  
嘴？画得这么恶心，你是不是色狼！”

“亲嘴？”

关小刀一愣：“我跟你亲嘴？”

水自柔更窘，猛指信笺：“你画的这是什么？可恶，色狼！”

关小刀乍见，邪邪一笑：“我是想亲你啊，就是想当色狼！”

猛地欺身想亲，迫得水自柔唉呀窘逃，摆出架势，准备收拾色狼。

关小刀则笑得甚挑邪：“什么相亲相爱，我画的是镜中的你，也就是两  
张一样的脸，也就是你跟阿祖，知道了没？真是太会幻想。”

水自柔一愣：“你画的是我跟阿祖？”

窘困再搜集信笺瞧瞧，此时看来，若说是镜中人，两张脸，一点也不为  
过。

关小刀弄笑道：“只不过墨多了点，把嘴粘上去，你就想入非非，真是！”

水自柔不由窘羞成怒，一掌劈来，嗔喝道：“只要看这图，谁都想到亲  
嘴，你分明是混蛋，不会表达就别乱画！”

关小刀被打中脑袋，唉呀一声，猛搔头，干笑道：“我是因字懂得少，  
才用画的，结果画得更差劲，你当作误会便是……”

水自柔斥道：“误会？连守卫都已猜出什么，你叫我如何再见他们？”

越想越窘，很想捏死这男人。

关小刀道：“那我找他们解释去。”

水自柔斥道：“不必了，越描越黑，下次再乱来，休怪我把你痛揍一顿！”

关小刀干笑道：“不会啦，下次你记得我字体便不会产生误会了……”

“什么字体，像三岁小鬼，以后怎能见人。”

“有空，我苦练便是。”

关小刀道：“你既然误会此信，后来为何会想通？”

水自柔不禁斥笑起来：“我是想到你这白字大王，天下再也没有比你更  
丑的字，所以才赶出来一瞧究竟，果然没猜错，说，到底何事找我？白字大  
王加大画家。”

关小刀干笑：“不能省略这称呼吗？”

水自柔斥笑：“省什么，等你才高八斗再说，你画这图，用意何在？”

关小刀道：“两张一样的脸，当然是有关阿祖之事，他上次开溜，我又  
把他骗回来了。”



水自柔急道：“当真？人在哪里？”

关小刀道：“在庐山山脚下。”

“快带我去找他！”

催着小刀即欲成行。

关小刀道：“找到了又何用？他照样会开溜。”

“呃……”

水自柔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道：“难道永远不能见？”

关小刀道：“也不是永不能相见，而是怎么见较恰当。你和你爹上次去查，可查出什么？”

水自柔道：“还在查，不过可能有眉目，照我爹说，温小萍是我娘身边的一个女婢，她很可能把阿祖偷抱走。”

关小刀道：“若真如此，倒是接近了，可惜温小萍已死，无法证实。”

水自柔道：“可是我爹还在雁归山查探。上次不是发现有人扫墓吗？爹想找到那个人。”

关小刀道：“他会是谁？难道会是你娘？抑或是温小萍没死？”

水自柔道：“谁明白，且看爹是否把人找着再说了。”轻轻一叹。

关小刀道：“说的也是，找到人，问题可能迎刃而解……”

他已盘算，自己此行，除了查明阿祖身世之外，还得学得太乙神功，看来仍需走一趟雁归山了。

水自柔又道：“阿祖呢？他说过什么？”

关小刀道：“他还是不肯承认一切，我知道他很怕承认了又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这对他打击很大。”

水自柔道：“纵使如此，我可以认他当姐妹啊，何况，他可能真的是我妹妹。”

关小刀眼睛一亮：“你当真想认他当妹妹？”

水自柔道：“你看到和你长一样的人，你会怎么想？”

关小刀频频点头：“说的也是……你认为他是女的？”

水自柔眯眼：“难道要变成男人，让大家又大吃一惊？他要是男人，他还会活得那么快乐吗？”

关小刀皱眉：“何解？”

水自柔道：“所有人都把他当成娘娘腔、女人身，他会不烦恼？”

关小刀颌首：“倒是有道理，不过，总得确认才行。”

水自柔道：“这事以后再说，我得先找他谈谈，说服他当我妹子，免得他东躲西藏，让人想来心疼又不安。”

关小刀颌首：“这倒是可行，先认他为干妹妹，然后再变成亲妹妹，大功将告成一半。”

水自柔道：“应该说大功告成，怎会一半？”

“呃，是极，是极！”

关小刀干笑着，若真如此，他麻烦才开始呢，想到要如何安抚这两只母老虎，他已够头疼。

在水自柔催促下，关小刀只好带她往庐山出发，准备去见阿祖。

虽已近黄昏，但两人仍是连夜赶路。穿过捷径之后，已近三更天，小刀则请水自柔在暗处稍候，这才往住处行去。

推开房门，灯火幽亮，床被整齐，桌上还摆了四菜一汤，却已冷去，阿

祖早不见踪影。

关小刀为之一愣：“难道他等太久，自行上山去了？抑或是被人掳走？”

焦切中，急忙喊来水自柔，说明一切，水自柔更紧张，提议找来掌柜、小二问话。不久两人惶惶中带着惊慌赶来，小刀追问同伴去了哪里。

掌柜、小二莫名其妙，指着水自柔。摆明指出同伴不在此？小刀急道不是，不一样，掌柜、小二冷眼直望，自觉遇到神经病家伙，水自柔知道问不出结果，遂遣两人回去。

关小刀急切道：“怎么办，三更半夜，何处去找人？”

水自柔道：“我看传令出去，要帮中弟兄帮忙找人吧！”

关小刀道：“可是如此，又怕他躲起来。”

水自柔道：“安全为是，顾不了那么多，先找到人再说！”

关小刀颌首：“好吧，你去传令，我四处转转看！”

水自柔二话不说，立即掠向屋顶，前去传令。

关小刀则转向四周，连厨房、茅舍都寻过，就是不见踪影，急得想往外寻，复又想及外头自有灵刀堂弟子寻人，凭他一人能找多广？遂回到客棧，等水自柔回来再做定夺。

才欲转回东厢房，突见一道青影闪了出来，喝地一声，偷袭出掌。

关小刀惊诧，旋身闪开，见及冷面短须家伙，自是嗔叫：“来者何人，莫非你们绑走阿祖？”

越想越有可能，猛地喝欺过来，绝招尽展，八路擒拿手极力扣去。

那人正得嚣张斥喝反击，岂知一对上手，手臂已被扣着，复被扭紧，疼得他尖叫：“放手啊，我是阿祖啦！”

“阿祖？”

关小刀怔愕，猛地往他胡子扯去，这一撕，果然露出俊美本相，惹得不刀呵呵笑起来：“什么嘛！骚胡子，敢耍我！”

猛又把假胡子贴在他鼻子上，阿祖唉呀惊叫，已挣脱闪向一旁，嗔叫：“好不容易才买来的假胡子，你想把它弄坏！”责言不断。

关小刀仍自斥笑：“易什么容嘛，小三八一个，还不快进来，让人发现，就算贴上十道胡子也没用。”

阿祖果真怕被发现，立即遁向屋里头，小刀随即跟进，并把门带上，瞧及阿祖仍在料理胡子，瞄眼即斥：“你躲到哪？害我以为你被绑架，真是！”

阿祖斥道：“你才莫名其妙，一去不回，害我晚餐都等不到人，无聊透顶，到街上溜一下，有什么了不起！”

关小刀道：“三更半夜还溜？”

阿祖斥笑：“去找师傅，拿订做的胡子，满意了吧！”

又把胡子贴上，耍得甚是逗人。

关小刀笑道：“你不怕那是死人身上扯下来的？”

“呸呸呸！”

阿祖斥道：“脏嘴巴，就不能说些好听的？告诉你，它是从我头上剪下来的亮丽发丝所做成，才没你想的那么恶心！”

关小刀捉笑道：“一个大男人还要用亮丽的头发当胡子，害不害臊？”

阿祖霎时带窘，恼羞成怒似地斥喝：“要你管，我高兴，你奈我何！”

胡子翘得好高，神气已极：“我还要戴它入睡呢！”

关小刀讪笑道：“戴吧，只怕明天起来，胡子变成眉毛，断成两截，到

时还可以挡汗水呢！”

阿祖瞄眼：“就是没好话，谁不知道假胡子不能戴着睡觉，我是怕你偷去，坏了我的心血。”

关小刀笑道：“放心，我有真的，干嘛偷你假的！”

阿祖这才把胡子给撕下来，小心翼翼放回小盒中，瞄眼道：“饿了没，要我热那饭菜吗？”

关小刀道：“吃了点，不饿，倒是想喝点酒，过来过来，咱谈谈。”

“有啥好谈？”

阿祖还是迎目过来，道：“你有什么阴谋？”

直觉小刀必有心计。

关小刀乃想告知水自柔将认他当妹妹一事，临时却又发现他根本不承认是女者，如何能谈，不禁叹息，倒着寒酒，啜它几口。

阿祖问道：“好像心事重重，你是怕找不着灵凤仙子洞窟？”

关小刀，道：“那倒在其次，只是你……”

话未说完，外头突然传来女人轻叫小刀小刀声音，阿祖顿觉疑惑，关小刀随即紧张，正想追出挡住水自柔，岂知房门被推开，水自柔欣喜溜进来，见人即道：“办好了，马上会有消息……”目光突见阿祖，霎时惊喜：“你在这里？”

关小刀急想拦人，却已不及，阿祖乍见小公主，惊叫跳起：“是你，你们，你们早串通好了，可恶，关小刀你敢骗我！”

满脸嗔怒，头一甩，撞向窗门，破窗而去。

关小刀、水自柔同时飞追出去，两人直叫阿祖留步。

阿祖嗔怒反斥：“没什么好说，这根本是骗局，关小刀，你太可恶了！”掠向屋顶，逃得甚快。

关小刀急道：“你听我说，小公主想认你当干……干弟弟……”

阿祖更斥：“不稀罕，我就是我，谁都改变不了我，不要跟来，否则我会恨你一辈子！”

“阿祖……”

“不准跟来，听到没有！”

水自柔轻叹：“阿祖你可能是我亲妹子……”

“不听不听，我没有姐姐！”

阿祖突然尖声厉叫：“你们难道真想逼死我不成——”

喝吼中，已见哭声，掩脸飞奔而去。

关小刀疼心再叫阿祖，他想追，水自柔却拦住他，叹声道：“让他去吧，或许我们手段太强了……”

关小刀轻叹，远声说道：“我没骗你意思……你自己要保重……”

眼看阿祖已奔失街尾，他满心愧疚。

他道：“怎么办，他这一走，不知会去哪里，也不知是否会碰上危险？”

水自柔道：“还好，方才我派出弟兄，要他们帮忙找人，现在倒可探他行踪了。”

关小刀道：“你怎么说？总不会说，找一个像小公主的人吧！”

水自柔道：“我是这样说啊！”

关小刀道：“要是他们把你当目标，岂非完了？”

水自柔道：“至少目前不会，至于以后……我们一直跟着线索走，也该

不会搞错吧！”

关小刀但觉有理，为顾及阿祖安危，他不肯再作停留，返回客栈，收拾一下，拿了大刀，丢下银子，已和水自柔连夜追向阿祖，也好有个支援。

阿祖的确嗔怒小刀竟然骗了他那么久，一路上不停狂奔且谩骂他不够意思，阴险家、大骗子，然而狂奔至黎明，在见及东方吐红之后，他已落身荒凉草原，举目望去，空空荡荡，寒风吹至，枯枝摇曳，草影索索，偶有野兽嗥声传来，如此寂寥萧索情景，不由让他想起已往孤零流浪日子，心头不禁悲怅感伤起来。

他极力想摆脱，然越是挣扎，越觉痛苦，终于抱头痛哭，然而哭泣过后，一切仍自未变，抹着泪痕，又想泣哭，他却强忍，直道：“阿祖啊，你已经没有朋友了，一切要靠自己，坚强点，不要被已往所迷惑，你本是流浪儿，只适合流浪各地，不适合躲在人家家中啊，坚强点！”

他信步走着，肚子渐渐饥饿，不禁幻起和小刀相处的日子，虽然不断争吵似的，但那是甜美的啊，尤其是围着火堆，边烤香肉边嬉戏，烤熟之后还可大饱口福一顿，然后天南地北彻夜聊个没完，这日子好美啊！

虽然小刀是主人，名义上付自己薪水，然而自己却不断揩油，到头来却换主人欠债，他总是愁眉苦脸苦笑，薪水却从未少过。

再有危险，他总是要自己避开，但自己任性跟去，他又百般照顾呵护，这种人能说他不好吗？

阿祖不禁茫然了，难道为了这么一次受骗，就这样把他看成十恶不赦之徒？他之所以如此，还不是想为自己认祖归宗，解开身世之谜，这世上又有谁不想知道自己身世啊？

阿祖，你又在怕什么？怕一切成真又变假？怕跟水自柔竞争？怕无法再留在小刀身边？可是小刀早就答应说，只要我是女的，他会娶我，我又怕什么呢？

阿祖全身哆嗦，且感到胃寒，他忽而悲怅一笑：“小刀的确太好了，我配不上他，真的，我配不上他！就是因为配不上，才会对他那么任性，可是让他受此惩罚，我不忍啊！”

他知道小刀完全对他真心，此时必定心疼感伤，可是他还能回去吗？

阿祖没这勇气，他只想逃避，他很想回头向小刀说声：“我并不怪你，只是我配不上你，让我安安静静地走吧……”

可是，他就是没勇气回头。

“也许时间会冲淡一切吧！”

阿祖深深吸气，已坚韧地做了决定，或许有缘，将来会再碰面，但不是现在，现在他极需要一个疗伤止痛地方，于是又收起心神，找了目标，直往该去的地方行去。

## 第二十三章 情心双恋

然而，孤伶于世的他，又能去哪里？唯一能让他栖息的，仍是童年生长之地方——雁归山。

他若疲累的野雁，终又想飞回旧巢，好好休息、疗伤。

然而，他并没想到，雁归山早就有个老人在看守，他更没想到关小刀和水自柔根本未放弃追逐，他的休息，只不过是问题延伸到另一个战场罢了。

他日夜不停避回家中。

关小刀和水自柔日夜不停追踪。在经过两天两夜追赶之后，小刀已断定阿祖准备返回雁归山，心头稍自安定。

水自柔却焦切起来：“可是我爹躲在那里，他俩若撞见，莫要引来再次误会才好。”

关小刀无奈摊摊手：“那又如何？我们根本无法阻止，除非你有飞鸽传信。”

水自柔道：“那里又非分舵，哪有飞鸽？”

关小刀道：“所以说，听天由命了，不过这样也好，误会一次闹开，将来就没得闹，说不定还因此解开难题呢！”

水自柔瞄眼：“你这人就是风凉话太多，两天前还愁眉苦脸，现在又变个人似的。”

关小刀干笑道：“我是在苦中作乐，反正日子都要过，能笑即笑吧，想到阿祖不知有多恨我，我是很苦的。”

水自柔轻叹：“真是，要是人真的没烦恼，那该多好！”

关小刀道：“别做梦啦，只有白痴大概才有可能如此，咱还是去解决烦恼吧！”

说完，兀自苦笑，直往雁归山寻去。

水自柔又能如何？轻轻一叹，还是跟了过去。

雁归山上。

野雁飞鸣，总带点悲情。

山风吹落叶，萧索依然。

孤墓前，一位素衣灰发者头沉默伫立，山风吹掠衣衫发丝，索索猎猎作响，他仍不动。他正是灵刀堂堂主水无涯，为了追查阿祖身世，他已守在此地月余，守得一脸胡子粗长，他却仍未觉，唯一的希望是找到那扫墓之人。

春寒料峭，再过五天即是清明日，正适合扫墓时节，不知那人是否会前来？

水无涯总怀希望，静静期盼下去。

虽然温小萍似乎和他谈不上关系，但看在孤墓落深山之孤伶之下，水无涯总弄点鲜花、山果，或而猎点野味加以祭拜，只是少了酒……

要是平时，凉风悲索之日，他可能饮酒，然而此时，他竟然一点饮酒欲望皆无，这不只是三两天，而是三数十天。

他不知为何如此，只是想及死去的夫人，他一点胃口都没有。

渐渐地，夕阳又已西下，一天就此将消逝，老人始返往古屋，静静地休息，不曾说过一句话，唱过一句歌，静得……像东山寒月爬上山头。

就连山风都静下来，一切沉静得，几乎叫人发慌，老人还是默不吭声，似老僧入定，再无任何事情能引起他兴趣。

冷月渐渐爬升，复往西落，一夜又将过去。

次日清晨，老人又往孤墓行去，日子似乎就此反反复复，老人始终不觉疲累。

他只在等待期盼的希望出现，日夜不停地期盼！

终于——

忽闻得山道传来脚步声。

水无涯心头乍喜，莫非等待之人来了？本想迎去，忽又觉得不妥，身形一闪，躲入附近山石后面。

脚步声渐近，来者并非那扫墓之人，而是受了创伤，倦鸟归林的阿祖。

好不容易攀到地头，他本是疲累、感伤，然而忽见儿时旧地，亦自升起一丝喜悦，步伐加快，奔往孤墓，正待叩头拜礼，复见孤墓前鲜花素果新鲜如生，当下更惊，转为欣悦：“莫非那人来了？”

情急四望，空山烟云，不见人踪。

他想到什么，立刻往住处奔去，想一探究竟。

躲在暗处的水无涯在他四目搜望之际，已瞧清并非扫墓者，而把阿祖当成爱女自柔，虽显失望，却也温馨：“她倒来了！”

瞧她奔往住处，也就跟追过去。

阿祖奔回幽静古屋，怕惊走那人似地，放慢脚步，东探西望，总想从木门缝中发现什么，可惜瞧不出明堂，却渐行渐近，推开木门，并无入踪，倒是东西整齐如昔，一尘不染。他喃喃说道：“当真有人来过？”

此屋虽被水无涯住过，但他仅止于借睡床铺，几乎未用过一物，始能保持不变。

阿祖四处转寻，直叫着：“姑姑吗？”老希望唯一亲人能复活，可惜传音飞处，不见踪影，他倚住门口，想再搜寻，但多半已抱着落空心态居多。

水无涯本以为是爱女，但闻及对方叫姑姑，心念一闪，莫非是阿祖回来？这下可好，踏破铁鞋无觅处，或而该跟他谈谈。

心念处，他正想暂时避隐，亦或当面谈谈？然而阿祖目光却已追及，他别无选择，只好落落大方从紫枫林走了出来，淡声笑道：“你好……”

阿祖竟然未认出水无涯，大概是他长了胡子，而且发乱衣旧，落魄许多，他怔声道：“您是……”

想到什么，惊喜道：“那鲜花是您放的？”

水无涯瞧他似乎不再想躲，当下含笑行来：“不错，好久不见，可好？”露出父亲关怀女儿口吻。

阿祖显得生涩：“您为何要扫我姑姑坟墓？”

水无涯道：“她或许孤独，即祭拜她了，近日可见着自柔他们？”

“自柔是谁？”

阿祖并未清楚小公主叫自柔。

水无涯欣笑：“小公主啊，也可能是你未来的姐姐。”

“您怎知她是我未来姐姐？”

阿祖道：“您又是……”

水无涯皱眉：“你不认得我了？”

“没印象。”

“我是水无涯。”

“水无涯？”

“小公主的父亲啊！”

“你？”

阿祖闻言怔诧不已，再仔细瞧瞧老人脸面，除去胡子，不就是印象中的水无涯，不由焦心转斥道：“你怎会在此？你一直守在这里没走？”

水无涯颌首：“正是，我想查明……”

“住口，我不要听！”

阿祖嗔喝道：“我根本不是你女儿，请你离开行不行？不要来打扰我！”

“阿祖……”

“住口，你不走，我走！”

阿祖银牙一咬，已往左侧小径奔去，本以为回家之后可以清静一阵，没想到还是避之不开，懊恼让他心神几乎失控，然而在对方可能是自己亲人之下他只有选择逃避一途。

水无涯怎忍心看他离去，急忙追掠过去：“阿祖，咱谈谈如何？”

“没什么好谈，请你不要来烦我行不行？”

阿祖闪过水无涯左侧，奔走便快。

水无涯想追，又怕太过刺激他，只好定在原地，叹声说道：“也许你不信，但你不愿见见扫墓之人？再过四天即清明节了……”

阿祖一愣，的确，他甚想查明谁来扫墓，可是他更怕见着水无涯，仍自冷道：“或许也是看我姑姑可怜才来祭拜的吧！”

说完，掠身更快。

水无涯但觉规劝无效，急道：“你留下，我走便是！打扰之处，请恕罪！”

说完，闪身林中，登崖而去。

阿祖身形一顿，的确想留下，可是心念一转，水无涯多半去而未走，总会反过头来监视，自己只想落个清静，还是避开吧！

他轻轻一叹，仍往山林行去。

他自幼住此山中，自知地形，转掠中，眨眼已消逝无踪。

阿祖猜的没错，水无涯果然去而未走，大约过了一时辰，复又偷偷潜回，毫不敢惊动地想探探阿祖是否留下，可惜窥查之下，已人去楼空，他不禁轻叹：“和自柔一样，就是倔脾气。”

人已走远，他只好默守林中，希望阿祖能去而复返。或而阿祖亦在暗处窥探吧？想及此，水无涯反而隐密藏身。

然而一天一夜过去，阿祖始终没返回，水无涯不禁自责，不该如此冒昧现身，逼得他无家可归再次流浪。

正自责中，忽又闻及林叶稍晃声，他心下一喜，如此晃叶声，分明是有人潜行之结果，莫非是阿祖偷偷返回，于是屏气凝神，静目窥去。

未久，果真见及漂亮女儿小心翼翼潜回。

他欣喜一笑：“终于回来了。”

然而再瞧下去，阿祖怎穿丝绸青缎装来？而且偷偷摸摸不断向后边招手，忽又见及关小刀贼头贼脑潜来，方知是自己真正女儿潜来此。

心想自己纵使未惊动，两人也必定惊动阿祖——或而他也躲在暗处的话。于是决定现身，飘了过去。

方近十余丈，关小刀但觉有状况，急急拉着水自柔，细声说道：“找到了，他回来啦……”

已把这动静看成是阿祖活动声。

水自柔亦觉欣喜，低声道：“在哪？”

她方想探头，水无涯已说道：“在这里！”

身形一闪，落于两人前面，吓得两人想躲、想斗，复又怔立当场。

水自柔怔叫：“是爹！”

关小刀亦愣：“是你爹，呃，是了，胡子怎变长，差点认不出！”

干笑直道堂主好。

水无涯叹笑道：“你们来晚一步，阿祖走了。”

关小刀怔愣：“走了？来了又走了？”

水无涯点头：“不错。”

水自柔急道：“为什么？”

水无涯道：“被我吓走的。”苦着脸。

水自柔怔愣中，不由嗔声道：“您为什么不躲？好不容易才追到这里，您又把他吓走，现在哪里去找人？”

水无涯苦叹：“爹以为他是你，所以……”

水自柔斥道：“难道你看不出我故意扮女装，男装的必定是他吗？”

水无涯苦笑道：“分开月余，倒忘了。”

水自柔嗔嗔责责，却哪能挽回什么？

关小刀叹道：“现在怎么办？这次开溜，可是在山上，想找人多难！”

水自柔道：“我派弟兄搜山。”

水无涯道：“免了吧，搜到又如何？”

水自柔道：“那怎么办？难道看他流落山林？”

水无涯轻叹：“或许他想通了，自然会回来……”

关小刀道：“要他想通？我看难喔，除非堂主演自杀上吊，或许可逼他出来。”

水无涯一愣：“你要我上吊？”

想斥又想笑。

关小刀悠哉点头：“对啊，这是改变他命运的方法。就像小公主，听到你上吊，哪还不哭着爬过来救人！”

水无涯闷苦想笑。

水自柔嗔斥道：“要上吊的是你，你跟他较熟！”

关小刀道：“熟有用吗？他现在恨不得吊死我，我想你现在也是一样。”

“没错！”

水自柔气势凌人：“你敢叫我爹上吊，我就吊死你！”

关小刀道：“是他把人逼走的，他当然得想办法把人逼回来，何况只是演戏。”

水自柔斥道：“演戏也不行！”

水无涯轻叹：“或许我真的该上吊……绳子在哪里？”

当真想演此剧，对于逼走阿祖，他于心不安。

水自柔登时嗔叫：“爹您发什么疯，现在就算吊死了，阿祖也不会回来！”

瞪向小刀：“全是你，出什么馊主意，我掐死你！”

她猛地伸手，掐住小刀脖子，当真用力掐去，迫得小刀吐舌翻眼，挣扎直叫不敢，水自柔始放手，关小刀打咳连连：“你玩真的！”

还以为玩玩而已，始被掐。

水自柔瞧他表情，不禁斥笑：“当然玩真的，竟敢出那什么馊主意！”



关小刀苦笑不断：“不出啦，爱怎么样，随便你，危险的动物。”

赶忙逃向远处，摸着被掐疼脖子，好生后悔。

水无涯瞧女儿发飙，皱眉一笑：“你真把他……”

水自柔想装怒，却又笑起来：“当然当真，提那什么馊主意！”

水无涯道：“爹不是这意思，爹是说，你真把他收伏了？”

水自柔闻言不禁窘困，却极力掩饰：“收什么伏？谁要乱言，我就掐谁。”

水无涯看在眼里，笑在心里，道：“其实关小刀也不差，只是思想太先进些。”

“爹在说什么？”

水自柔想避开，转了话题：“您还是想个办法，如何把阿祖找回来，他可能是你女儿啊！”

水无涯不禁又自轻叹起来，道：“要是有办法，爹还会待在这儿想上吊吗？”

水自柔道：“别再说上吊之事，阿祖迟早还会回来，咱等下去便是。”

“要等多久？”

水无涯轻叹不已。

水自柔正准备安慰之际，忽见关小刀急急潜奔回来，压低声音说道：“来了，来了，阿祖回来啦！”

闻及阿祖，水自柔父女心神一凛，惊目瞧来，关小刀低笑道：“在孤坟那里，我看见人影了。”

此处靠近木屋，离孤坟自有一段距离，水自柔父女闻言，直道在哪里，跟着关小刀掠往山林那头，斜往西南方望去，林崖之间，果然见及素青影子晃动，三人乍喜，不约而同潜掠过去。

纵数百丈，已躲入岩堆背后，远远望得孤坟前，果然有人准备祭拜。

三人六目瞧去，又是一愣。

那人并非阿祖，而是剃度的和尚亦或尼姑。

关小刀、水自柔同感失望，似乎看错人了。

水无涯却欣喜不已：“是扫墓者，尚未清明，他便来了。”

乍闻“扫墓者”，关小刀、水自柔两眼陡亮，此人似乎可解开一切秘密，自是让人惊心动魄。

关小刀再瞧几眼，低声道：“是尼姑！”水自柔道：“你怎知？”

关小刀道：“猜的！”

干声笑起来：“我觉得尼姑比较合乎搭配，所以猜尼姑。”

水自柔瞪斥道：“神经病，瞎猜什么？”不禁想笑。

关小刀道：“堂主不是想证实什么，您去看看啊！”

水无涯不禁犹豫，轻轻一叹：“还是阿柔去吧，免得又吓跑她了。”

水自柔一愣：“我去？”

水无涯颌首：“她或许把你当成阿祖，可能较不易受惊。”

关小刀道：“我看也不成，她既然避开阿祖那么久，当然也不想见，算来算去，我去好了，我以过客身分前去，他倒不易起疑，当然，你们若发现她逃了，再追人不迟，堂主该不会把人追丢了吧！”

水无涯道：“希望别发展到这种地步，你去试试也好……”

关小刀当下把大刀交给水自柔，想想，在附近采了朵小野花，径往孤坟行去。水自柔父女不由心神紧张，想瞧瞧情况发展。

关小刀方行近百丈，故意绊跌石块，唉地一声，直道好险，此声果然引得那人注意，转身过来，果真是一位中年女尼，稍惊地注视小刀，她似想帮忙，却又觉得太远，且人已爬起，似帮不了，远远露出关怀笑意。

关小刀自也干笑迎送过去，远声说道：“师太也来此山游玩？”行步过去。

那女尼合掌为礼：“来看老朋友，小施主呢？”

“我？……也是吧……”

关小刀已行近不及二十丈，终于见及女尼眉目清秀，脸形姣好，未剃度时，该是美女一位，或而多日修佛，忘了保养，鱼尾纹深了许多，然却添增几许智慧与成熟。直觉上，她是位慈祥女尼，关小刀心情笃定不少。

关小刀道：“不知师太来自何处？可有法号？”

先问清地头，到时要找人，也有个目标。

那女尼道：“贫尼法号清元，修行于九华山无悔庵，有缘再见，小施主可到无悔庵坐坐。”

关小刀合掌为礼，道：“一定一定，能相遇于此，就是有缘。”

清元女尼慈祥一笑，忽见小刀手中野花，若有所思，问道：“这些鲜花可是小施主放的？”

关小刀见及鲜花，想来不是阿祖所置，便是水无涯放置，便点头承认：“正是，没想到师太亦来扫墓……”颇有感伤。

清元目光更自凝聚：“小施主和温小萍有所交情？”

关小刀颌首：“是有一点，却不知您跟她……”

清元女尼道：“也是昔日友人，念及她孤伶于此，有空，贫尼便来陪伴，没想到此次却碰上你，却不知小施主怎会跟她有所交情？你年纪并不大……”

关小刀道：“我是认识阿祖，受托前来。”

清元目光稍惊：“阿祖，她？她无法前来？”

关小刀感伤颌首：“正是……”

“那她……”

清元更惊：“她如何了？”

关小刀欲言又止，随即反问：“我得了解你身分，否则说了，可能百害无利……”

清元女尼闻言，自知阿祖已出事，焦切道：“我和温小萍乃是姐妹交情，直把阿祖当自家人，你快说她如何了？或而我能帮忙。”

关小刀灵机一动，轻叹道：“她被灵刀堂抓去了！”

“灵刀堂？”

清元女尼乍惊：“他们怎会抓走阿祖？”

关小刀道：“听说阿祖假冒灵刀堂小公主，结果便被捉起来……已经好久了……”

清元女尼不由激动道：“水无涯难道手段那么凶残吗？”

关小刀但闻她说出“水无涯”之名，心头不由更加笃定，她必定和水家有所渊源，便又说道：“水无涯倒是没对阿祖如何，只是真的小公主却失踪，搞到后来，就连灵刀堂都弄不清阿祖是真是假，还以为她失去记忆呢！”

清元女尼仍自激动：“小公主为何会失踪？”

关小刀道：“有人说是阿祖为冒充小公主把她杀了，可是怎会？”

清元女尼更形激动：“不可能，阿祖根本不可能杀人，这其中必有误会，我得赶去说清楚，以免酿成大祸。”

说完，拜向温小萍墓碑之后，转向关小刀，道：“可愿帮我的忙？”

关小刀颌首：“我虽愿意，可是师太如何去抵抗灵刀堂？除非阿祖和小公主真的如传言，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清元女尼道：“没错，她们根本就是姐妹之亲，我得阻止水无涯迫害自己女儿，那是人间大悲剧啊！”

关小刀闻言，惊喜叫起：“她们当真是姐妹？哇！太好了。”

哪还是友人被捉之痛苦模样。

清元女尼见状，不禁迷惑：“小施主你这是……”

关小刀激动抓着女尼手中佛珠，说道：“只要能证明阿祖是小公主双胞胎姐妹，阿祖便有救了，我当然高兴。”

清元女尼恍然，道：“可是，这也得找到水无涯再说。”

“水无涯早来了。”

“他？”

“我是被他逼来的，他也不想证实阿祖身分，你等等！”

关小刀突然追向岩石堆，急叫着：“堂主快出来啊，女师父已证实阿祖是你女儿啦！”

挥手直叫，复又怕清元开溜，赶忙追回。

清元女尼瞧他举止，怔愕不解：“小施主这是……”

忽见山岩后面走出一老一女，更自紧张、不安。

关小刀笑道：“师太别急，他们只是为阿祖之事而来，您稍等便知。”

怕女尼听得水无涯，一时惊吓而开溜，临喊前，又把堂主名字隐去。

水无涯父女莫名小刀耍何明堂，但闻及他欣喜叫声，想来大概事情不差，反正藏不了身，便走出来，两人极力装出慈善笑容，以免吓走女尼。

关小刀见人走来，心情笃定，便欣笑说道：“师太便是温姑姑姐妹，她能证实阿祖身分，这下可好了。”

水自柔闻言大喜，拱手为礼：“多谢师太帮忙，否则我不知该如何跟妹妹说去。”

清元女尼忽见水自柔，心头一颤：“你们……”

已明白并非小刀所言，阿祖已被绑架囚困之事，复见水无涯，更是惊愕，愣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

水无涯亦自睁大眼珠，不停搜寻女尼静美脸容，似乎想找回什么，尤其女尼那双下巴，竟是如此突显而越瞧越惊，一张脸诧异不定，目光落于女尼左耳垂，不是有颗黑痣吗？水无涯终于开口：“可是倩灵吗？”清元女尼挣扎一阵，终于颌首：“我早已不用这名字了……”激情让她两眼含泪。

水无涯眼眶已红，激动得想拥过去，或而又觉得生疏，僵在那里，欲欣笑迎接还带感慨命运捉弄似地怅惘与无奈。

忽而想到什么，转和水自柔：“阿柔，你不是想娘吗？她便是你娘……”

“我娘？”

水自柔怔愣当场，十数年来，直以为母亲已魂升西天，对她形貌，只能从睡梦中幻想，谁知十数年后，母亲又活生生出现眼前，突如其来之转变，让她颇难以自处，一时不知该如何接受。

清元女尼两眼含泪，瞧着爱女，想伸臂摊抱，却又怕女儿惊慌，只能激

情痴痴期盼，欲笑还惧似地。

水无涯认真说道：“她就是你娘，过去吧，你们母女已十七年未见面了，该好好聊聊……”

水自柔越瞧越觉得女尼似曾相似，或而亲情连心，再瞧几眼，终于升起一股冲动，没命扑了过去：“娘啊！女儿好想您啊！”

扑了过去，恸哭不已。

清元女尼把爱女搂入怀中，不停抚拍，耳鬓不停厮摸，两人喜极而泣，如胶似漆拥在一起，十数年思慕之情，似乎想在一刹那间完全宣泄出来。

拥泣中，清元女尼不断自责：“娘苦了你，害你孤伶走过十余年岁月……”

水自柔总是回答：“不苦，不苦，只要娘回来了，孩儿说什么也不苦！”

一幕天伦激情，瞧得关小刀目瞪口呆，怎生突然又冒出一位重量级人物，实是让人应接不暇。

瞧及水家夫妇、爱女和成一堆，激情尽现，他先是惊讶，而后呵呵叫好，事情比预期地发展更形顺利，一切将可迎刃而解矣！

水自柔母女足足激情半刻钟，情绪始较为恢复，水自柔方自抹去泪痕，破涕为笑，道：“娘，您怎狠心不见女儿呢？而且一别就是十七年。”

清元女尼轻叹道：“娘因为和佛有缘，便出家了，自不便再打扰你们，不过娘仍无时无刻关心你们，并替你们祈福。”

水自柔总觉得不够，照她想法，母亲该是每天陪她度过童年才是，然而水无涯自知有因，便说道：“阿柔，你娘的确和佛祖有缘，能见面已是佛祖赐缘，你该感激才对。”

水自柔冰雪聪明，立即听出母亲或有难言之隐，已不便再追问什么，故意装作天真似地撒娇。

关小刀更知该怎么做，遂向水自柔招手，暧昧一笑，道：“今日你们水家团团，该吃团圆饭，咱们去弄点山菜山果，也好做顿餐饭，让你娘享用如何？”

“呃……”

水自柔一时尚未悟通。

关小刀又喝：“走啦，电灯泡！”

“呃呃呃，是是是！”

水自柔这才悟通，干笑说道：“娘，女儿这就替你烧顿饭啦，你可不能又不告而别了。”说完，这才和关小刀溜窜而去。

清元瞧及两小孩活泼举止，不禁叹笑：“他们好精灵，似乎甚是配对……”

水无涯陪笑道：“是啊，本来你我也是，怎生……”

“对不起……”

清元想及往事，不由轻叹：“是我的错。”

水无涯道：“可说一二吗？”

清元为之静默下来，轻轻一叹，随即整理思绪，佛珠转拨中，心绪果然渐渐平稳，始说道：“可记得当年我怀孕即将临盆之时？”

水无涯颌首，感伤道：“该道歉的是我，当时，我却在闭关，冷落你了。”

清元道：“我自能体谅这些，只是……唉……实是孽缘一段……”

水无涯静默等待妻子说出真正原因。

清元女尼宣了佛号，似想以出家人来化解这段孽缘。

不久，便继续说道：“或许你曾听过，我难产而死吧？这是我指使丫环

小萍如此做的，当时……当时我临盆前，小萍的确在我身边，她帮了我不少忙，帮我催生，帮我止痛，帮我止血……”

水无涯道：“这些，我都听说过，可是，为何你又会诈死避开我呢？”

清元女尼道：“全是在于女儿出世那一刹那，我在产下她们时，根本不知道是双胞胎，因为当时我已昏死过去，后来醒了，小萍便在我身边，我问她孩子可好？她一脸为难，我自惊急，再逼问，她忽而把小孩抱给我看，我本欣喜欲瞧，却突然见着血淋淋的胎儿竟然有四只脚，还长了毛，裂眼裂嘴，就像妖怪似地，吓得我胆裂失魂，如鬼上身似地把婴儿甩开，婴儿却掉落地面，我一急，想抢救，整个人也滚落床边，竟也昏迷不醒……那幕情景，好可怕啊！”

水无涯不禁皱眉，没想到夫人生产，还有如此离奇之事发生。

清元女尼随即又道：“我好不容易悠悠醒来，直问孩子如何？小萍说已死了，我便恸哭，不断自责亲手摔死儿子，纵使 he 丑如妖怪，然而哪有亲自摔死儿子的父母啊？小萍安慰我，小孩死了也好，因为它是妖胎，必是妖魔转世，如若成形，必成妖物，活在世上，不是伤人，即便被人所伤；我哭泣不断，直问为何会怀此胎？小萍说我可能业障太重，或许前世欠了妖债，今生必定偿还，否则将危及家人亲属。

她劝我出家念佛，以修善果，并指着她肚子说她已怀了你的骨肉，我一听之下，差点吐血，小萍却仍不断安慰我，我同情她处境，她又帮我接生，等于救我性命，所以我只恨你，又因我生了怪胎，死了儿子，更希望她替我生一个，在伤心疲累之余，终于接受她的劝告，决定离开灵刀堂出家去了，便把妖儿埋了，并诈死，连夜离开灵刀堂。”

水无涯从未想过，一场生产，会有如此曲折离奇故事，他嗔声道：“小萍怎可如此信口雌黄？我根本跟她毫无关系，她更不该骗你，把你逼得出家。”

清元怅然一笑：“或许她太爱你了吧！”

水无涯道：“就算是，也不能做出这种让人发指之事啊！”

他又问：“后来呢！她怎会隐居于此，又把阿柔交给我养？”

清元道：“当时我因恨而走，只剩下小萍留在家中，她说什么便算什么。于是她大概说我已难产而死，为取信，则把阿柔留下来，当然，当时除了她，谁也不晓得生了双胞胎，她倒把另一女儿给藏起来，根据我事后问她，为何如此做，原来她是想，在你痛失我之下，可能会娶她当偏房，亦可能不娶，若是不娶，她便拿阿祖当借口，说是你以前在一次喝醉酒时，和她发生关系而怀了双胞胎，当然那时我又变成生的胎儿已夭折，阿柔和阿祖，全是她所生。

谁知道你听得我死去，便自责多年，小萍或因计策行不通，或而良心难受，便辞职，抱着阿祖离开灵刀堂，她本想再过个几年，抱阿祖回去，说不定你可能会接纳她。然而事情却与愿违，阿祖越长越像我，她终无法冒认是她所生，只好放弃机会，甘心隐居于此山之中。”

水无涯能说什么？这一切他根本一无所知，但听来却惊人听闻。

他问道：“你又如何知道事情始末，是她告诉你的？她又如何甘心说出这些？”

清元女尼道：“也许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当年她离开灵刀堂，陆续也来找过我，刚开始，她还抱着阿祖哄我，说是跟你所生，我当然祝福她，

但到了四五岁，阿祖越长越像我，她再也不敢来找我，直到三四年前一个夜晚，她突然呕着鲜血来到九华山找我，我几乎不认得她为何变得如此苍老衰弱，她便说出自己是小萍，并哭泣不断，要我原谅她罪过，她说那是她的报应，她已得了肺癆绝症，我边替她治伤边劝她任何罪过都可赦免，要她慢慢说，她向佛祖拜了三拜，便泣声不断，把往昔悚人之事说出，我便吓呆当场，没想到这一切会是她一手所造成。

当时，我的确有点恨她，但望及佛祖，以及修佛多年，已悟出世事如云，到头来只是个空字，恨她又能弥补什么？便原谅她了，而且，我还谢她替我扶养阿祖，这是大恩大德啊，后来她感激佛祖，便皈依佛门，可惜尚未剃度便被佛祖接引西方去了。”

清元女尼说来两眼含泪，道：“小萍也是苦命女啊！她虽然拆了你我夫妻，这只能算你我无缘，若说她害死胎儿，那也不对，她只是找来一胎小羊尸顶替而已。现在她已离开人间，你能不能赦免她？毕竟没有她，可能早就没有阿祖了……”

水无涯感伤直叹不已，明明是一场天伦喜剧，到头来却差点变成悲剧，还好，妻女全在世上，而且又已重聚，或许老天真的有眼，已对水家特别眷顾矣。

他年事已大，对恩怨情仇看淡许多，何况温小萍已去世多年，恨她无用，倒是清元所说，她的确有养育女儿之恩情，不禁合掌拜向坟墓，说道：“恩怨已随风而逝，小萍你地下有知，该可安心，在此谢你养育女儿之恩，没齿难忘。”虔诚膜拜。

清元女尼见状，终露笑容：“老爷子修为果然不同于凡人矣！”

水无涯苦笑：“还不是因为失去你，不得不依靠佛祖解愁，久而久之，便看淡了。”

清元女尼笑道：“这么说，你也跟佛有缘了？”

水无涯道：“怎么，你也想引我剃度？”

“不可不可，你俗世未了！”

清元女尼笑道：“你别逼我还俗即可。”

水无涯道：“要是我真逼你呢？”

清元道：“若十年前，我或被你所诱，但现在，情关已破，都人老珠黄，有何好眷恋的。”

水无涯笑道：“真是绝情啊，难怪你吞忍十七年，竟然不肯前来通知一声我有两个女儿。”

清元淡笑道：“现在不是通知了！老实说，我的确想过，但见及你们都活得不错，也就随缘便是，所以才拖到今天。”

水无涯道：“谁活得好好的？阿祖被你害惨了！”

清元道：“若非她发现阿柔，还不是常年快乐？其实若早日让她回到你身边，事情可能不佳，因为她个性倔强，三年前正是叛逆期，何况那时有小萍，我也不可能让她回到你身边。”

水无涯道：“逝者已矣，现在你该想个办法，为此事，她已逃避任何人，而且还死不承认自己是女的。”

“不承认是女的，或许怕被人欺负吧！”

清元女尼道：“她现在在何处？”

水无涯道：“前日回来过，可惜被我吓走，可能还躲在此山某处吧，因

为我告诉她，扫墓之人，便是指你，可能在清明之前会来，她虽然走了，但相信她已听进去。”

清元女尼道：“既然如此，就等它几天，若不行，再想其他办法再说，倒是小萍这段往事，不必再提，你我知之便行，她们问及，便说我为还佛愿出了家，小萍喜欢阿祖，偷偷分一个去养，如此便可。”

水无涯道：“你怎么说，我怎么做，只是我倒想听听，你要如何让阿祖承认一切？”

清元神秘一笑：“母女亲情，何必多说，阿柔还不是一样。”

“恐怕阿祖没那么简单。”

“试了便知。”

水无涯自知问不出结果，不再追问，道：“走吧，你女儿可能替你弄一顿丰富大餐呢！”

清元笑道：“没想到十七年后还能享受天伦之乐，实是前世修来福气。”

“不不不，是今世修来之福！”

水无涯笑道：“是你我共同修来之福。”

清元宣个佛号：“阿弥陀佛，佛祖赐福了。”

两人遂拜别温小萍，取道往古屋行去。

躲在暗处窥瞧两人发展的小刀，忽见两人含笑并肩行来，霎时欣叫：“成了！”

立即往回奔，急叫道：“来啦，来啦，夫妇和谈，百年好合啦，阿柔你的饭菜弄好了没？”

古屋旁有个小厨房，终也传出水自柔声音：“差不多啦，你不是要炒一道蕃茄笋丝？”

关小刀喝着：“简单，马上来。”

自也撞往厨房去了。

清元女尼远远闻及两人对话，复见动作，暗暗颌首道：“会做菜的男人并不多啊！”

水无涯道：“你是在说我吗？”

清元女尼道：“是又如何？跟你那么久，你可做过何菜了？”

水无涯为之干笑：“下回必定奉上，你别太泄气。”清元笑道：“意义差多啦！”

两人为之视目而笑，少年轻狂美景，一一浮现。

然而他俩已超脱男女私情之外，毕竟一个向佛，一个年衰，已逾知天命之年，虽仍见谈笑风声，或有调情言语，亦只是回味往昔，增加豁达生活情趣，就像菩萨渡人，纵使佛身，又怎好一板一眼？这正是禅之修行清苦，幽默化众生的神妙境界。

清元忽而想到什么，说道：“可想到我跟小萍之悲剧？”

“呃……”

水无涯道：“都已过去了，还提它作啥？”

清元道：“眼前却可能重演。”

“怎会？”水无涯不解。

清元道：“看见那小子？他跟阿柔可能关系非比寻常。”

水无涯道：“我明白，他不错，我乐观其成。”

“就是不错，所以你该替阿祖想想。”

“阿祖？”

水无涯似想到什么：“她也喜欢？”

清元道：“八九不离十。”

“那怎么成？”

“怎么不成？”

清元着重道：“只要男欢女爱，自然行得通，硬是阻挡，悲剧即生。”

水无涯忽而想及小萍之事，频频颌首：“你说的没错，只是我怕阿祖和阿柔两人恐怕合不来。”

清元道：“试试再说，告诉你，是希望你多观察，当圆则圆，免得悲剧重生。”

水无涯颌首：“我省得，不过如此未免便宜了那小子。”

清元笑道：“错了，对他来说，可是大大的赎罪。”

水无涯会心一笑，他自能想象娶两个老婆的窘境，尤其又是两只母老虎，那更有得受。

穿出小径，小小庭园已现。

水自柔正把菜饭端至园中那石桌上，见及两人，遂招手唤人过来，准备共进午餐。

夫妇俩当然不客气围坐过来，闻及香味，赞不绝口。

关小刀终于把“蕃茄炒笋”炒妥，趁热把它端了过来，欣笑道：“来啦，关家名菜，关老爹最爱吃的‘青白分明’，青蕃茄、白笋子，清清楚楚，全不含糊。”

顿觉能把蕃茄炒白笋取名“青白分明”甚有学问，已呵呵笑起。

水无涯便要他一起坐下，享受美食。

其实小刀早就不客气坐了下来，笑声又道：“来来来，全是素菜素饭，呃，没饭，这里没米，改成山薯，顶甜地，大家多吃，呵呵，多吃。”

打开饭锅，果然见及条条香薯，熏得众人胃口大开。

然而小刀那怪异笑声，总让人想及多吃山薯多放屁，两老倒处之泰然，水自柔却瞪他一眼，本想骂他没卫生，但此刻正在进食，不说也罢，免得越想越恶心。

关小刀倒是落落大方，率先抓了山薯，置于两老面前，随又抓一条在手，张口便咬，虽然烫嘴，仍是大口吞食，大叫过瘾，两老瞧之淡然一笑，便也吃起香薯。

水自柔瞄眼道：“饿死鬼投胎不成？这种吃法！”

关小刀笑道：“我娘说，只要是女人煮的餐饭，都要抢着说好吃，以后才有得吃，所以我当然不客气了。”

水无涯闻言欣笑：“有道理！”

亦自大口啃食起来，直道女儿煮的不差。

水自柔被逗得笑不合口，瞄眼斥道：“虚伪！”

却甘心被哄似地乐在心里，开始进食矣。

清元女尼看在眼里，淡笑不断，见及三人笑笑逗逗，自知往后将能相处融洽，她自能安心出家向佛矣。

关小刀吃完一条山薯，便拿起筷子道：“老前辈、老师太来来来，这是阿柔炒的山芹，若不嫌弃，我先来，必定让你们回味无穷，真的，回味无穷，我先来，失敬失敬！”



当下他筷子一挟，三片笋子，一块蕃茄已挑入嘴中，就这么一嚼，猝然似啃着什么毒药，整张脸抽缩起来，想吐掉，复觉不妥，赶忙硬咬几口往肚子吞。

众人瞧他如此表情，亦自猜测这道菜必有特殊味道，冷眼瞧着表情丰富的某人。

关小刀窘困中吞了笋子，脸色一变欣笑道：“好吃极了，够劲，够味，三位尝一口便知。”

笑的有些勉强。

水无涯父女一副不愿上当似地瞄着他，清元女尼却挟向笋子，放入嘴中，嚼得津津有味，随又说道：“好吃，味道挺不错。”

关小刀不禁诧异她瞧着她，以为自己看错人呢。

清元女尼仍道好吃，又挟一片入口，嚼得津津有味。

水无涯终于忍不住，亦挟起笋子，往嘴中送去，方一嚼，似被砍利刀般欲抽颤，他猛又掩饰直嚼不停，欣叫好吃，和清元女尼视目而笑。

水自柔终于动摇信心，拿起筷子，说道：“真有那么好吃？”

却尝试看看地夹一片嚼入嘴中，这一嚼，直若舌头被毒蛇咬着，唉呀一声，猛把笋子吐掉，嫩脸惨样直叫：“好苦，什么嘛，你放了黄莲不成？”

原来这山笋长得忒异，竟然苦味甚浓，难怪小刀吃得嘴扭眉抽，假哈哈直打。

他见及水自柔中奖，亦自窃笑于心，却装出圣人模样：“苦吗？我觉得挺有味道地，挺让人回味无穷。”

清元女尼淡笑说道：“不错，苦亦是味，人们尽怕苦，却不懂得品尝苦味，不觉得愧对自己吗？”

说完，再夹笋片，嚼得津津有味，当真把苦当成甘味食用。

水无涯顿觉有理，频频点头说道：“不错，品尝苦味亦是味，这笋子好吃！”陪着清元，吃得不亦快哉。

关小刀自也附和说道：“所以说，我的菜也不是随便炒的，两位既然顺口，便尽量吃吧！”

再陪两老吃个三片，便偷偷放弃尝苦头。

水自柔则摆明地不吃，亦自说及顺口者尽量吃，自己则甘心吃其他菜肴，免得中了小刀诡计。

一餐下来，苦菜几乎两老吃去，他们似乎甘之如饴，关小刀也无话可说，暗道佩服。他则和水自柔负责其他较可口山菜，终把菜肴吃个精光，个个露出满意神采。

洗碟碗则落入水自柔手中，她虽稍怨，但想及和母亲初见面，自无怨言，甘心洗碗去了。

关小刀则找着机会即问向两老：“如果阿祖在就更好了，师父可曾想到要把阿祖找回？”不知两老是否谈论过，遂主动提及。

清元女尼笑道：“且等清明日再说，她可能会回来扫墓。”

关小刀颌首：“这倒是了，却不知，我们一起等，还是分开来？”

水无涯道：“还是让师父先向阿祖解释，咱躲到别处，免得阿祖顾忌太多。”

关小刀道：“一切悉听尊便，只要阿祖能回来，什么方法都行。”

当下水无涯和清元女尼商量后，决定立即行动，以免阿祖随时回来。

小刀复又提议，倒不如他们到别处喊人，若阿祖在山区，必定想到此处已空，回来可能性更高。

水无涯觉得有理，遂决定自己一路，搜向东南方，小刀和水自柔一路，搜向西北方，清明过后，再折回来。

计策已拟定，众人开始进行，收拾一些东西归定位，携带随身兵刃，便已出发。水自柔初见母亲，才吃顿饭又要分手，不免依依，清元便说来日方长，小刀亦说来日方长，拖着她表示她不去阿祖不来，她只好收起心神，千叮咛母亲不能突然消失，始告别而去。

清元自答应女儿要求，但再想及另一女儿阿祖，不禁轻叹不已，自己欠她更是多矣！

水无涯则安慰她，佛渡有缘人，纵使找不到，来日方长，清元女尼感激一笑，他始往东方掠去。

如此，古屋只剩清元女尼一人，她则静坐屋前，开始修心向佛，佛珠直捏。

远处淡淡传来小刀、阿柔两人叫唤声，声音渐淡，该是渐渐走远。

不知不觉中，天色已暗，清元便移身入内，继续诵经，或而饥肠辘辘，则到厨房，拿来山薯生啃食用，照样吃得津津有味。

就此，清元女尼白天留于温小萍墓前，夜间回到古屋，除了诵经还是诵经，直到清明节前夕傍晚，她正替温小萍诵经完毕，准备返回木屋之际，忽见一布衣素青男装打扮年轻人走来，她一眼即已认出是流浪多日，显得憔悴的阿祖，她心下暗喜，却以阿弥陀佛招呼。

阿祖果真被小刀所料中，在她发现小刀和水自柔父女搜向他处之后，始敢找机会返回，尽管她未敢渴望碰上扫墓之人，却在清明前夕对养育她的姑姑有股难舍之情，终究还是返回，想祭拜追思一阵。

然而她回到地头，却瞧及清元女尼静坐为姑姑诵经，那股虔诚，似乎非假装所能做出，这才决定现身，准备向她致谢。

见及清元慈祥脸容，阿祖颇觉好感，便合掌为十，说道：“多谢师太替我姑姑诵经。”

清元女尼仔细瞧她，果真和水自柔长得一模一样，若非衣衫有别，她简直分不出，她含笑说道：“你便是阿祖了？”

阿祖一愣：“师太怎么知道？”

“墓碑上刻着。”

“呃，我倒忘了。”

“你先给你姑姑祭拜，随后咱们聊聊如何？”

阿祖颌首，便自跪下，膜拜磕头，两眼含泪，尽说些感激养育之恩，以及空山孤伶，她有失守灵之责。

清元女尼静静让她追思，直到归雁掠过飞鸣，天色将晚，阿祖方才醒神，再次膜拜方起身，歉声说道：“让师太见笑了。”抹去泪痕。

清元淡笑：“人若无泪何当人？就连菩萨都会流泪，你是孝女。”

阿祖淡露笑意：“和师太谈话，总觉受益无穷，且有灵性顿开之感。”

清元笑道：“那是你慧根颇深的缘故。”

“多谢师太夸赞。”

“贫尼不打诳言。”

“却不知师太为何会来此？”

阿祖道：“您可是常来扫墓之人？”

“或而有空即来，离上次，约有两月光景了吧！”

“那即是您老人家没错了。”

阿祖显得兴奋：“不知师太和我姑姑是何关系？”

清元笑道：“好友，她时常谈到你。”

“真的？那师太早知我了，为何不吝现身相见，直到现在……”其实现在亦是阿祖自己撞来的。

清元道：“或说时机吧，现在也不迟啊！”

阿祖欣笑一声，道：“我想多知道姑姑一些事迹，师太可透露一二吗？”

老实说，和温小萍相处如此多年，她一直不了解这位既亲又似乎陌生的姑姑。

清元道：“只要我知道者，知无不答。”

心想，若她自己询问那最好不过。

阿祖乃因水自柔父女之出现，这才想到要多探些消息，否则在已往，她可能认命到底了。

她道：“师太既和我姑姑是旧友，该知道她从何处把我捡回来吧？我是人家弃婴吗？”

虽然如此问对姑姑似乎不敬，但为了解一切，她不得不问。

清元道：“你不是弃婴，她是从一个友人身上接过来扶养的，那人的确住在江南。”

阿祖闻言颇为激动：“那我父母是谁？师太可知？”

清元欲言又止。

阿祖自觉她知，不禁怦动又自追问：“我爹娘是谁？”

清元女尼本就想说，沉默只是让阿祖有缓冲余地，见她再三逼问，始道：“你爹在江南甚有名望……”

“他会是……”阿祖想说出水无涯名字，又怕岔开清元思绪，便又停顿：“他会是谁？”

“他是灵刀堂堂主水无涯。”

“当真是他！”

阿祖虽已事先被逼过，此时听来，仍自怦然心动。

清元道：“你早就知道了？”

“呃，不，我只是耳闻。”

“而且你还有个姐姐叫水自柔。”

“喔……”“你对水无涯印象如何？”

“他……”

阿祖茫然道：“很模糊，不过，我相信他会是个好父亲。”

清元听来，放心许多，道：“你跟水自柔是双胞胎，长得几乎一模一样，惊讶吧？”

“我是见过她……”阿祖忽而想到什么：“这些似乎都只是传言，需要的是证据。”

“你和水自柔长得一模一样还不够？”

“可是……或许天下真的有巧合，或许她易过容……”

“易过容？”“我自知强词夺理，可是事关重大，我不得不谨慎，尤其普天之下，我几乎已无亲人。”忽然想到什么，阿祖道：“抱歉，师太，我

想问您一些问题可好？”

她想，如若对方是水无涯安排的角色，那自己岂非早已掉入圈套之中。

清元女尼自知他想的是什么，立即颌首笑道：“你问吧，我早说过，我知无不答。”问得越多对她俩母女相认越容易。

阿祖稍窘：“这对师太身分可能有……，对不住，我必须问……”

“那自应该，我不希望说话让你感到不信任。”

“多谢大师宽宏大量。”

阿祖想想便道：“我姑姑得的是什么病死的？”

清元道：“肺癆，吐血而死。”

“她何时死的？”

“三年前，二月初五。”

## 第二十四章 太乙神功

当年，温小萍前去九华山告罪之后，已病危，她虽皈依佛门，却想再见阿祖一面再行剃度，遂要求清元送她回雁归山，清元自是照办，把她带回，然而她回来不到一天，见了阿祖最后一面，即已去世，阿祖悲泣不已，清元却说她得了肺病，得早日掩埋，以免传染，阿祖始和她并同把温小萍给埋了。

由于当时正值二月，天气仍冷，清元戴了帽子，她又有意避开阿祖，遂又以防止传染为由，以长巾罩脸，阿祖始未发现面前这位尼姑便是同葬姑姑之人。

然而此时乍闻清元说得那么清楚，不由暗暗心惊：“您会是……”

清元慈祥道：“当时是我跟你埋了你姑姑，我怕她的肺病会传染，遂要你围起巾子，且拿药让你服用，你倒忘了？”

阿祖霎时恍然：“对啊，您当时还替姑姑诵经超度，我却因悲伤过度，什么都忘了。真是，您果然是姑姑旧友，对不起，我怕水无涯又耍手段……”

如见亲人，笑颜顿展。

清元女尼淡笑道：“水无涯耍手段，目的也只是要和你相认，你大可不必那么责怪他。”

阿祖道：“我没有，只是，我一直找不到证据，师太，您能帮我吗？”

清元笑道：“我不帮你帮谁？天色已黑，山风又起，咱回到古屋再说如何？”

“好啊！”

阿祖遂拜别孤坟，随即转向清元，道声师太请，两人遂往住处行去。不到半晌，古屋已近。

天色已黑，阿祖遂引先进门，点了油灯，并坚持要下厨煮顿饭，清元表示不必麻烦，她说挖了山薯，或而煮熟即可，阿祖照办，煮了四条甘薯，一人两条，总算填饱肚子，待送上热茶，在微弱灯光下，两人面对倚桌而下，此时清元瞧来，又自亲切慈祥不少啊！

她不禁问道：“我娘还在人世吗？”

清元心灵一颤，颌首：“她还活着。”

阿祖道：“却不知我娘长得如何？”

“大概跟你差不多吧，只要你肯认水无涯，自能见到你娘了。”

“我不是不认，只是缺少证据，我是怕认了以后又发现不是，我受不了这个打击。”

清元终于知道女儿难处，便安慰道：“你跟水自柔长得太像，这已经够了。”

“我总觉得不够。”

阿祖道：“就是因为如此，他们才想认我，若哪天又发现另一个长得很像这人，岂非又乱了？”

“说的也是……不过，世上要找出如此相像之人，可说除了双胞胎，几乎不可能了。”

阿祖一脸希望道：“师太不是说能帮我找出证据吗？”

清元凝向女儿，心念闪着最后考虑，终于决定还是说了。

她道：“如果你姑姑遗言没错，你和水自柔出生时，肚脐带相连，她切开时，留了刀疤，你身上可有？”

阿祖为之一愣，虽只是淡淡一道，却是她一生之秘密，没想到却被清元说出，那她所讲的一切，该是正确了！心头不由窃喜而恐慌。

清元急于知道，又道：“你身上可有刀疤？”

阿祖这才颌首：“有一道……”

“那就对了。”

清元如获重释：“水自柔身上必也留下一道，那是你姑姑接生时，同时留下的。”

阿祖怦动中稍带茫然：“她真会是我姐姐吗？”

清元笑道：“找时间去证实，若有，即是，若没有，也毋需强求，其实如果你俩情投意合，认个干姐妹，亦无不可啊！”

阿祖拱手为礼：“多谢师太指点，我自会找她证实便是。”

清元满意一笑：“这才是成熟作法，一味逃避反而坏事。”

阿祖干笑着：“好突然啊，想来不由叫人惶恐……突然要接受另一个新家庭，我心灵根本还没调适过来。”

清元道：“得先接触，才能谈到调适。当然，你苦一时不能适应，先做准备再去接触，亦无不可。”

阿祖感激一笑：“我会的，多谢师太指点。”

清元含笑瞧着爱女，一切似乎已知足，纵使爱女未能认出她这个亲生母亲，她也不急，毕竟让女儿多点时间缓冲，更是有益，何况爱女此时心灵可能充塞水自柔影子，无暇再想到眼前这位母亲了，她怎好破坏目前气氛呢？

“你尽管陶醉地想，有了亲姐姐，有了不可一世家族，亦是人生一大乐事，你现在准备的是如何接受它，而非避开它，知道吗？”

清元女尼说完这段话，起身过去，摸抚阿祖披肩秀发，随又说道：“其实当女的也不错啊！”

阿祖感恩窘笑：“我明白，多谢师太指点。”

清元笑道：“那我就放心了，你好好享受突来喜悦，我到外头走走。”

阿祖急道：“师太要走了？”

清元含笑：“要走，也得明儿再说，我只是不想打扰你思考而已。”说完含笑而去。

阿祖不由感激，待偷偷探向屋外，师太仍在庭园赏月，这才安心，思绪转向水自柔身上，想了又想，决定既然知道有刀疤一事，当然要求证了。

想通后，她欣喜走出，告知清元，两人同是欣悦，再聊一阵，便自回房，在阿祖要求下，两人同睡一床。未久，阿祖便甜甜睡去，清元瞧着爱女，心满意足，暗自感激佛祖赐福。

次日醒来，阿祖特别料理早餐，两人津津食毕，清元自知该告退，阿祖想挽留，清元直道有缘自能相聚，在后会有期声中，飘然而去，至始至终，她皆未提母女亲情一事，倒让阿祖错失认亲机会。

清元一走，阿祖显得怅然所失，沉默许久，忽又想得刀疤一事，又该如何跟水自柔相认呢？

她开始后悔当初对水自柔等人恶脸相向，如今欲拉近双方，都觉尴尬。

尤其是自己从男变女，又将如何面对关小刀？

若真的相认了，将来还能留在小刀身边？自己会跟水自柔争风吃醋吗？

她极力叫着不要，不能，不可以，若真如此，她宁愿让开一边，毕竟姐妹情深，不能为此再次恶脸相向。

在展转情绪起伏不定之下，她突然抛开不想，心想今日便是清明，遂又准备山花素果，前去祭拜姑姑，并希望姑姑天上有灵，保佑事情一切顺利。

祭拜过后，她信步四处走着，心绪又回到水自柔等人身上。心想，要是他们再次返回，自己将如何面对？

心念未毕，忽见孤雁飞鸣，她住此已久，自知雁鸟习性，不由心惊：“莫非他们回来了！”

越想越有可能，不自觉中又想躲起。

她本想回到古屋中收拾干净再躲，可是来人似乎已近，吓得她赶忙掠向林中，躲得无影无踪。

半刻未到，忽见关小刀和水自柔潜奔回来，他们原本约定清明后一天返回，但小刀终究憋不住，便自动返回。

方至近处，两人且在林中躲探许久，竟然连清元师太都未见着。

水自柔急道：“我娘呢？”

关小刀道：“大概修炼去了。”

水自柔斥道：“少说风凉话。”

关小刀干笑：“对啊，我看她道行高深，连苦笋都能吃的津津有味。”

水自柔嗔道：“我是问她下落，你鬼扯什么？”

关小刀弄笑道：“多谢你把我当神，我跟你一样才刚来贵宝地，你竟然向我打探你娘下落。”“哼，可恶！”

水自柔问不出，一气之下奔了出来，决心自己查明。

关小刀赶忙急招手：“喂，别忘了，我们回来只能暗窥，不能现身，否则被阿祖发现岂非完了？”

眼看水自柔仍是不理，他只有苦笑：“罢了，跟女人说理，越说越不理！”便自掠身追去。

两人方现身，躲在暗处的阿祖已自怦动不已：“果然是他们……”

想及水自柔可能是自己姐妹，不由心绪更起伏，先前想好欲现身相认，此时完全做不出来，闷在那里直叫自己鼠胆一颗，这么小事都办不好。

水自柔则掠往孤坟，发现鲜花素果，稍缓情绪道：“全是新鲜的，我娘还在。”

关小刀道：“就是说嘛，紧张兮兮。”

水自柔道：“可是她人呢？”

关小刀道：“急什么？说不定她发现阿祖已现身，追了过去，说不定肚子饿，去挖山薯，反正她是个很有禅理的人，不会放着你不管便是。”

水自柔闻言，困窘一笑：“说的也是，那咱们现在该如何？”

“再躲回去啊，免得坏了大计。”

“呃，那躲吧！”

水自柔在困窘之下，不想再坏事，于是又跟着小刀潜回山林。

暗处阿祖见着，不禁疑惑，两人为何又躲开？想来想去，终于想出原因，暗自斥笑：“想必发现我回来，哼，我偏不现身！”

仰上小刀似地，准备斗智，或许斗耐性吧！

如此，双方在摸索、揣测，想现身又怕坏事之下，终于又熬过大白天。

眼看夕阳已临，归雁翔飞，终于泄气说道：“我娘可能追人追太远去了，

再躲无益，出去弄顿饭吃吧，我饿坏啦！”

“我也是。”

憋了一天，关小刀的确饥肠辘辘，再也管不了计划，遂又跟水自柔往古屋行去，他想，孤坟已扫，阿祖该回来，她若想通，自然会现身，否则就连清元师父都失踪之下，要她莫名现身，恐怕不容易，倒不如等水无涯回来，另想办法便是。

两人方至木屋，发现一些东西已被动过，水自柔不禁狐疑：“难道阿祖回来住过？油灯棉被都已动了位置，油灯的油亦少了。”

关小刀道：“还有师太住过啊，说不定是她移动的。”

水自柔总觉不对，却无证据，只好作罢，找向厨房，发现山薯少了许多，不由皱眉，娘有这么能吃吗？关小刀总笑个不停，吃多了甘薯，胃肠当然特别畅通，水自柔斥他没水准，便升火下厨。

不到半个时辰，菜肴已熟，两人便自填起肚子。

一条山薯方自下肚，忽见风声闪掠烛火，水无涯已然出现门口，轻声笑道：“倒舒服啊，躲在家中吃大餐。”

水自柔欣喜一笑，直叫父亲一起过来，共同享用。

关小刀笑道：“山薯几条，也算大餐？要不要我再炒蕃茄笋子？”

水无涯连忙摇头：“不了，我宁可多吃几条山薯。”说着，抓薯条即啃。

关小刀呵呵笑声不断，直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水自柔父女便叫他自行多吃，他没辄，只好多吃山薯便是。

水无涯才啃几口，立即说道：“阿祖来了。”

关小刀道：“我早知啦，早上即来了。”

水无涯道：“我是说，她现在正在外面林中。”

此语一出，吓得小刀、水自柔怔愣当场，山薯差点掉落。

关小刀怔愣：“她在外面？”

水无涯自得一笑：“我返回窥探之后，发现她躲在林中，本想唤她，又怕她惊走，只好由她，结果你们煮了饭菜，她似乎肚子饿得可以，猛吞口水似地想现身又不敢现身，瞧来让人好笑。”

水自柔道：“那快叫她过来，一起用餐啊！”

水无涯道：“她要是那么听话，我们也不必大费周章了。”

水自柔道：“可是，总不能瞧她挨饿……”

关小刀道：“我看，送点山薯到孤坟那头，虽是祭拜，但一走人，她可能会去盗食。”

水无涯道：“倒是好办法。”

关小刀说做便做，遂挑了三条山薯，径往孤坟那头行去，及至地头，故意膜拜说道：“温小萍姑姑，常吃水果也会腻，换换口味试试，不过，可别乱放屁啊！”

拜过之后，邪邪一笑，这才返回古屋。

然而快至古屋，他又潜探回去，黑夜中，仍见得阿祖偷偷潜去盗食山薯，她曾想过，若吃了山薯，可能会引人起疑，但山中鼠、狸甚多，让它们吃去亦大有理由，便自坦荡窃得山薯以填肚子。

关小刀看在眼里，笑在心里，直想着是否要跳出去喝喊小偷，吓吓她，但想想，还是作罢，免得她又溜了。于是不敢打扰，暗自返回木屋，水自柔



急急追问，那关小刀表示，的确见着阿祖。

关小刀道：“如此拖下去，也不知要拖多久，我看干脆把她捉起来，屈打成招，省事多多。”心想为了阿祖，已浪费不少学武时间，倒不如快刀斩乱麻来得干净俐落。

此语一出，水自柔父女四目瞪来。

水无涯斥道：“你敢打我女儿？”

水自柔斥道：“你敢动她一根汗毛，我跟你拚命。”

关小刀霎时干笑：“说着玩的，你们不觉得我这方法虽然不人道，不过的确有用？”

水无涯斥道：“什么有用，只有奸臣会屈打成招，结果害人害己。”

关小刀道：“那只是一种形容而已，照我的意思，是围着她，然后你们父女下跪求她，必定有效。”

水无涯一愣：“你要我下跪？”

关小刀道：“有何不好，跪一次，赚一个女儿，我想跪还不成呢！”

水自柔斥道：“少来，专出馊主意，上次要我爹上吊，这次要我们下跪，你是何居心？”想揍人。

关小刀赶忙跳开，干笑道：“我只是在解决问题，我敢保证，你一跪，阿祖必定会现身。”

水知柔嗔斥：“再说，揍扁你。”

她仍想揍，水无涯却拦住她，甚有兴趣说道：“此法似乎可行。”

水自柔一愣，叫道：“爹，你发什么神经病，哪有父亲跪女儿的？”

水无涯道：“就是这样阿祖才可能过意不去而现身，你不跪，我跪！”当真往外走。

关小刀亦自怔愣：“堂主您当真要跪？”

水无涯道：“不然，你以为我在干什么？”说完，走出庭园，果然跪于空地上。

水自柔追出来，想阻止，已是不及，见爹下跪，她哪还敢站立，亦跟着双膝落地，虽然满是不甘，瞪着小刀，然爹已祈祷，她也跟着默念。

关小刀没想到戏言成真，笑的尴尬，只好配合演戏，直叫堂主别跪，天寒地冻，会冷啊，水无涯父女却真的虔诚祈祷。

“皇天在上，但祈祝我们父女，全家早日团圆……”两人膜拜天地。

关小刀劝声不断，直叫会冷，便故意引燃草团，也好让暗处阿祖见着，他复突然大喝：“阿祖听着！”

这一喝，声震四林，山鸟惊飞，阿祖正在啃山薯，突被吓着，转身瞧来，火团亮处，似乎见着什么又自模糊，便往前潜行。

关小刀又喝：“阿祖你忍心看到亲人为你下跪吗？他们已无法可想，只有祈求上苍帮忙，你若有灵，便现身吧！”

阿祖乍闻此言，复见两人跪地，那可能是自己未来父亲和姐姐啊，一时惊急，哪顾得什么，已自冲出，急喊道：“不必跪，我在此便是……”

接下来不知该说什么，两眼为之一热，泪水暗含。

关小刀、水自柔父女乍见阿祖现身百丈之内，怔诧中亦自欣喜。关小刀惊笑道：“终于出来了。”

水无涯道：“谢天谢地！”

水自柔道：“阿祖真是你？”水无涯自知跪太久，未免虚伪，便拉着女

儿起身，想奔前，又怕惊走对方，只能定在原处。

阿祖勉强装出镇定，说道：“你们不必下跪，水自柔，我想跟你谈……”

“跟我？”水自柔一愣，关小刀伸手点她背脊，细声道：“快去啊！”

水自柔乍醒，立即满心欢喜点头直道：“我正等着啊，太让我高兴了，我马上过来！”快奔而去。

阿祖见她掠来，心绪又自起伏，再瞧水无涯一眼，轻叹一声，掠往暗处，水自柔赶紧跟去，追得更紧。

水无涯喜中带忧，怕谈判破裂。

关小刀却拱手连连：“恭喜堂主找回女儿，您现在唯一可做的是剃胡子，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变成小白脸，好迎接女儿回来。”

水无涯瞄眼斥道：“七老八老还当小白脸，你以为我在相亲？”

关小刀笑道：“对啊，你本就在相亲，相子女之亲！”

水无涯想来倒是有理，却哪肯承认，斥道：“你怎知一定成？”

关小刀道：“灵感，呵呵，我做事一向凭灵感。”

水无涯道：“那你现在觉得我会如何待你？”

关小刀道：“感激道谢不断。”

水无涯道：“灵感错误，我敲破你脑袋！”

猝然动手敲去，他武功甚高，猛一动手，关小刀竟然避之不及，被敲个正着，唉呀一声，抚头跳开，苦笑直叫：“你是故意违背灵感，这有违天理。”

水无涯邪声笑起来：“我就是天理，专制灵感者，你还要再试一遍吗？”

关小刀干笑：“算啦，说你女儿会回来，你偏不信，有胆打个赌。”

水无涯道：“赌什么？”

“赌你的太乙神功！”关小刀道：“只要她回来，你得教我，好让我收拾你。”

水无涯邪眼道：“连你爹都不敢说此话，你却敢讲？”

关小刀道：“这是打赌，不论辈分。”

水无涯瞄眼：“要是你输呢？”

关小刀道：“任你宰割。”

水无涯直摇头：“算啦，你值几两肉，这个赌注不值钱。”

关小刀道：“你可以叫我做牛做马。”

水无涯道：“叫牛做就行了，叫你？我看三天不到即开溜！”

“你可以链着我。”“算啦，你不是料！”

水无涯讪笑：“何况我的太乙神功只传自家人，怎可拿来赌呢！”

关小刀道：“我当你义子总行了吧！”

水无涯讪笑：“为了练武，你连祖宗都想出卖？”

关小刀暗道：“逼得太紧，可能引起反效果。”心念一转道：“出卖什么？我只是想引你加入赌注，因为我准赢。”

“呃？”

“若真如此，方才你不是白跪了？”

“阴险家伙，我怎么赌都输！”水无涯斥道：“不赌了，老计算我老人家。”

关小刀心想，纵使他不教太乙神功，水自柔且答应传自己，照样可以学到，遂落落大方笑道：“既然如此，便刮胡子、洗把脸，等着接人吧！”

水无涯冷道：“没刀，如何刮！”

关小刀笑道：“厨房有菜刀。”

水无涯斥道：“你敢叫我用菜刀？你以为在刮猪毛？”

关小刀嗤嗤笑起来：“那用我的惊神刀如何？它可是关老爷专用的。”

说完，往腰际一抓，大刀亮晃眼前。

水无涯瞧及此刀锈黄不堪，瞄眼道：“别闹，这刀如何能刮！”

关小刀道：“我可刮了不少人，你试试便知，免费替你刮如何？”

水无涯瞧他耍得有模有样，便存心想看他刀法，遂点头：“刮吧，若伤我一寸肌肤，换我剃你光头。”

关小刀喝笑：“放心，万无一失！”猛地利刀一挥，当真欲砍人头，吓得水无涯惊慌闪退，利刀斜切脖子而过，一把灰胡断飞而起。

水无涯怔叫：“你想整死我不成？”

关小刀如刽子手，吹着刀上毛屑，自得一笑：“死了没？再看我一刀蝴蝶双飞！”

大刀耍来，左右摇摆直若蝴蝶展翅翩飞，虽然动作颇大，刀光却粘着嘴边不散，唰唰数响，竟然剃得胡子散飞，任那水无涯怔愣晃动，始终不伤及肌肤。

喝叱一声，小刀收刀，吹着刀上毛屑，威风凛凛道：“鼻毛要不要剃？顺便服务。”

水无涯摸及脸上，果然光鲜无胡，便赞不绝口：“刮得好。”

关小刀笑道：“难得有人被刮胡子，还那么高兴？”

水无涯不以为意，道：“难得你那把刀刮得舒服，勉强接受便是。”

关小刀道：“鼻毛要剃吗？”

水无涯一愣：“鼻毛那么小，你刀尖那么大，怎么行？”

关小刀笑道：“试试看嘛！”

水无涯还是没把握，道：“算了算了，胡子一剃已潇洒许多，剩下的，我自己慢慢打理，你的刀法火候实在不错，难怪你爹敢让你行走江湖。”

关小刀道：“可惜碰上公孙白冰，根本无用武之地。”

水无涯道：“不会吧，你的刀法足可跟灵幻刀法抗衡。”

关小刀道：“公孙白冰已练到刀枪不入境界，我的刀根本伤不了他。”

“当真？”

“当然是真，上次他还独闯神剑门，打败无数敌手，我还差点死在他手中呢！”

“何时之事？”

“半月前，你正好躲在这里。”

“难怪我会不知……”水无涯甚焦切：“莫非他已练到九龙齐现地步？”

关小刀道：“这个我便不知，你得自己去问他。”

水无涯不禁疑惑：“可能吗？九龙齐现，听说只有太乙真人练成，数百年来已后继无人，公孙白冰还这么年轻，怎成？你没骗我？”

小刀道：“你自己去查便知。”

水无涯道：“是该查清，否则太对不起灵刀堂弟兄。”

关小刀道：“怎会对不起？他练会，是灵刀堂的光荣啊！”

水无涯轻叹：“是浩劫，他必定发动战争对抗神剑门，到时将死伤无数。”

关小刀道：“你是堂主，难道制不住他？”

水无涯道：“要是制得住，他何来如此狂妄？以前还可以跟他周旋，如果 he 已练到刀枪不入地步，我可能已不是对手，期盼他不反叛，夺篡堂主之位便要偷笑了。”

说完，稍带感伤。

关小刀道：“你觉得他会争夺堂主职位吗？”

水无涯道：“不清楚，他倒比较喜欢争夺神剑门。”

关小刀当然知道那是为了夫人缘故，他邪声笑道：“想夺我神剑门也非那么容易。”

水无涯道：“除非有人挡得了，否则……”关小刀道：“不必否则啦，他早就被打回来养伤啦！”

“真此事？”水无涯怔愣：“他练成刀枪不入，还被打回来？”

关小刀笑道：“神剑门师爷练了金刚不坏之身，照样把他打垮。”

“当真？”

“去问公孙白冰便知。”

“他又练何功夫？”

“阴阳神功，你听过吗？”

“似有所闻……”水无涯一时想不起。

关小刀道：“我看不久，师爷就会进犯灵刀堂，因为他已篡夺神剑门，把门主赶出神剑宫啦！”

水无涯又愣：“真此事？”

关小刀道：“你快落伍啦！”

“若真如此，我的确已落伍了……”水无涯喃喃自语：“办完此事，得赶快回去……时局实在变化太大了……”

关小刀道：“所以你也不必坚持太乙神功要传谁，得想办法传一百人，然后联合起来应付局面才是。”

水无涯道：“纵使传你，那又有何用，连公孙白冰浸淫三数十年都败北，你挡得了？除非你吃了什么仙丹妙药，或可起死回生。”

关小刀道：“仙丹妙药可以慢慢找，武功却得多学一刻，多进步一分。”

水无涯恍然一笑，道：“说的也是，我倒不忌讳传给你，只是还搞不清，你到底是冲着我女儿？还是冲着武功而来？”

关小刀灵机一动，笑道：“功夫爱教便教，你女儿却比武功实在多了。”

水无涯忽而哈哈狂笑：“好小子，竟然早就打了如意算盘，有种，不过，我得告诉你那未必是福啊！”

关小刀瞧这未来老丈人不反对，自也乐得哈哈陪笑，道：“其实，堂主该看得出，我似乎已被绑着，躲都躲不了啦！”

水无涯又自狂笑：“好，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是天缘啦！”

关小刀只能陪笑，又能说什么？若娶了两只母老虎，他这男人地位准一落千丈。

水无涯笑过之后，突然说道：“你说的没错，功夫越早学越好，本来我就有意跟你爹共同研究新武学，毕竟神刀乃走霸气，需要深厚内力，现在传你太乙神功也不迟。”

关小刀怔愣：“堂主当真要传？”

水无涯瞄眼道：“怎么，你怕了，方才还说越早越好，现在倒无胆接受？”

关小刀干笑道：“不不不，我是有胆，只是来的太突然，还以为堂主在

开玩笑……”

“谁和你开玩笑，注意听！”

水无涯当真把太乙神功口诀念了出来，他说道：“太乙、太极两相化，生生不息天地间，左来江河右出海，升天入地滚龙腾……”朗朗上口念个不停。

关小刀欣喜不已，连连道谢之中，也就开始学习运气之法。水无涯果真有心，每念一段，必定加以经验解释，好让小刀较易了解，小刀亦未让他失望，几乎乍闻及悟，记来甚是迅速

然而太乙神功博大精深，并非三两日即可悟通、学会，但小刀已抱定学习，自是尽心尽力，遇有不懂之处，立即询问，水无涯则想尽办法解释，一老一少不知不觉中已陶醉武学之中，当场比划起来，几乎忘了另有追认阿祖一事尚未办妥。

且说阿祖被逼出来之后，已领着水自柔往落雁崖方向奔去。

奔驰中，她心绪总起伏不定，想及下跪的父亲，想及当年曾经假冒小公主，更想及才刚见面，要如何叫她翻开肚脐眼以求证刀疤？

一路想来未见结果，落雁崖却已在望，冷月青光之下，落雁崖一边深不见底，一边青白如昼，复有奇雁哑哑飞鸣，缀出一幅美丽景致。

水自柔见她止步，方自嘘气，欣声笑道：“对不起，以前扰了你……”

阿祖带窘，急忙说道：“是我不好，不该冒充你……”

方一转身，两人终于面对面交视，虽是夜晚，但月光清亮，且相隔不及七尺，足可瞧清一切。

两人四目交错，竟皆诧异怦动，对方竟然如此像自己，那眼睛、眉毛、脸型、下巴……几乎一面镜子映出来似地，连自己都无法分辨真假。

两人愣了好一阵子，突又带窘，而后呵呵笑起，终于发现双胞胎之好玩。

就连举止笑态都差不多，更让两人开怀畅笑，笑得惊雁四飞，仍笑不停。

这一笑，比任何解释都有效，这一笑，已拉进双方距离，甚至升起亲情般亲切感，那种感觉，又岂是一般人所能体会！

不知笑了多久，两人忽见东西落来，阿祖唉呀，急推水自柔避开，叭然一响，原是天空飞雁不知是惊怒，亦或自然地落了粪便。阿祖常住此山，自知状况，急推水自柔避开，始免于中弹，两人不由惊叫好险，随又呵呵笑起。

水自柔道：“大概笑得太凶了，连野雁都要警告。”

阿祖笑道：“它们就是皮，是玩真的，雁中也有头领，发现不对，也会攻击，下弹只是第一步骤而已。”

水自柔瞄向野雁，道：“既然如此，还是少笑为妙。”

不过，她仍在笑。

阿祖道：“怕什么，我是这里头头，才不怕它们呢！”

喝地一声，野雁吓飞较远，果然颇见威风。

水自柔见时机已成熟，始说道：“这几天你去了哪？我们找得你好苦……”

阿祖闻言，心绪拉回正事，已较低沉，轻轻一叹：“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水自柔道：“我们并未怪你，只是觉得看你一人孤伶伶，实在过意不去，你难道不觉得我们长得一模一样，一定有关系吗？”

“想过，可是我怕……”

“怕什么？”

“怕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水自柔想抓她双手，阿祖总觉不敢，缩退一步，水自柔笑道：“你不必怕，我们早就证实，你就是我妹妹，这是无法否定的了。”

阿祖诧异道：“你也经过证实了？是谁告诉你的？”

水自柔道：“当然是娘说的。”

“娘？她说了什么？”

“她说我们本就是孪生姐妹。”

“就这样？”

“这样还不够吗？”

“她没说证明方法？”

“难道另有证明方法？”

阿祖稍脸红，终也狠下决定，说道：“有，即是你肚脐眼可有刀疤？”

“刀疤？”

水自柔倒没注意，尤其她又有灵泉可洗伤口。

“你没有？”阿祖不禁惶恐：“如果是双胞胎，肚脐就该有刀疤，这是我姑姑说的，你没有，就不是我姐妹啊！”急得快哭出来。

水自柔道：“你有？”

阿祖道：“当然有。”

“那我一定有了，待我仔细察看！”水自柔说着便想宽衣解带。

阿祖急急过来帮忙。

腰带方解，水自柔突然想到什么，抓紧衣衫，窘困道：“还不成，你得告诉我，你是男是女？”

阿祖一愣，窘热道：“女的啦，我要是男的，岂非吓死人？”

水自柔瞄眼：“可是你却对关小刀说是男的？”

阿祖道：“我若说女的，不被他欺负死了，到一边去，谁也别占谁便宜！”

拉着水自柔，不便在空旷地区宽衣解带，便往附近小山岩，找了岩缝，躲了进去。

阿祖带窘道：“一起脱吧，只要有刀疤，死也甘心。”解了腰带。

想及正事，两人窘意稍去，不过，仍够两人热得满脸通红。

水自柔终于解开外衣，露出淡红肚兜，不禁更窘，说道：“要是真的没刀疤呢？”

阿祖道：“恐怕要遗憾终生了……”

不知该如何是好，紧张得先解下衣衫，掀开淡白兜儿，露出肚脐眼，道：“看到没，淡淡的，大约半寸长。”

“看不到，太暗了……”

水自柔想到什么，亮起火折子，火光乍现，窘得阿祖想躲，却又硬撑下来。

水自柔这么一照，终于发现左脐处，一道淡淡疤痕，不由欣喜：“真的有咧！”

阿祖便叫：“换你换你！”

抓过火折子，蹲身下来，掀开水自柔肚兜，仔细探查。水自柔不由窘得嫩脸通红，直道有吗有吗？阿祖一时找之不着，不由心神欲碎：“没有……你真的没有……我们不是姐妹……”

“不可能，一定是，说不定是接生婆弄错了，我根本没有……”

“一定有，她说那是我们相认的唯一记号。”

“那再详细找找看！”

水自柔干脆低下头，帮忙找寻，若在平时，两个女人如此裸身往肚皮摸索，总会羞个半死，可是两人只系着刀疤，想不了那么多，更自认真找寻，结果，阿祖仍失望欲泣，真的没有啊！

水自柔仍不死心，摸索一阵，忽而想到什么：“对了，那口泉，我闺房那口泉有治疗伤痕效果，我想到方法了！”

当下运功，把血液往小腹逼去，说道：“如果小腹曾经受伤，留下疤痕，只要运功逼去，渐渐会浮现红痕，如果浮出位置一样，便算吻合啦！”

阿祖颌首表示同意，双目紧盯不放，水自柔加紧运功，不久，肚脐眼右侧果然渐渐浮出一道淡淡红痕，阿祖登时欣喜若狂：“有了，有了，是右边，跟我的左边可能吻合！”

当下她直立而起，抓起肚兜，露出脐眼，往水自柔身上靠去，果然那刀疤跟红痕之长短大小斜度完全一样。

她终于喜极而泣：“你真是我姐妹！”激情之余，两人相拥而泣，同声直叫“果然有刀疤”复又直叫感谢上苍，感谢师太，感谢母亲，突来喜悦，让两人几近疯狂。

两人泣了几声，忽又哈哈畅笑，相视、相互地为对方抹泪痕，那笑声带窘，窘声带笑，表情忒异。

为掩窘境，水自柔忽然摸向阿祖胸脯，谑笑道：“你好丰满啊！”

阿祖唉呀一声，窘缩一角，复又谑邪笑起来：“你还是一样，我看看！”

急扑过来，抓着水自柔想验明正身，惹得水自柔惊叫救命，极力护胸，却总被揩油不少。

闹到后来，两人干脆相互抢着脱对方衣服，相扯之间，总见及酥胸暗露，香艳已极。

拉扯之间，忽而火折子烧完落地，霎时变暗，两人顿觉有变，唉呀一声，紧抓衣衫于胸口，蓦又想起怎么回事，再次哗然笑开，不亦快哉。

阿祖忽道：“快穿衣服，太大胆了，光天化日，在这里宽衣解带，说不定早引来一大堆色狼！”赶忙穿衣。

水自柔道：“哪来光天化日？”

阿祖道：“点了火折子还不是一样？”

水自柔自觉有理，赶忙穿衣，瞄及阿祖又把那件内甲穿上，压得胸脯平平，不禁想笑：“何必呢？未免太辛苦了吧！”

阿祖干笑：“习惯啦，太多年了，免得便宜关小刀那小子。”

水自柔知道她一时更正不了，也未再劝言，只不过连声直道可惜可惜，惹得阿祖又自脸红，反驳说道：“你的也不比我差！”

两相消遣，雅性不浅。

好不容易，两人才把衣服穿妥，心绪亦较为正经，理着头发，两人又相视而笑。

阿祖道：“我们相认方式倒很奇特啊，第一次就裸裎相见。”

水自柔斥笑：“都是你，提议什么刀疤？害得大家春光外泄，不过这样也好，十七年前，裸着一起到人间，十七年后，又裸裎相遇，可好好重新开始啦！”

阿祖欣声道：“还亏有了刀疤，否则我可不敢想，你我怎会是对姐妹？”

水自柔道：“本来就是嘛，来来来，咱姐妹好好聊，十七年，够聊一辈子了。”

水自柔跟阿祖爬上岩面，赏着月儿，天南地北开始聊起，童年，水自柔生活多采多姿，阿祖却过得清清淡淡，除了打野雁，烤山薯，似乎不知世间另有他事可做。

随后水自柔倒被逼着练功，生活较为沉闷，反而阿祖变成山大王似的，四处乱转，自由自在，那该是她最快乐童年时光。

再聊下去，已至近况，水自柔长得婷婷玉立，开始接触帮中事，虽觉好玩，却因父亲将退休，担子渐重，生活在忽乐忽烦之中。

至于阿祖则因姑姑去世，到外地流浪，尝了不少人间悲苦，直到认识小刀，生活稍稍安定，以至于回到江南，冒充小公主，不亦快哉。

阿祖笑道：“当初我也莫名其妙，被人叫小公主，只好糊里糊涂到了麒麟山，当起小公主啦，前后两次，挺过瘾哩！”

水自柔斥笑：“都是你，害我……”

裸泳被小刀看光一事不敢说出，转了话题：“害我差点以为来了妖魔鬼怪呢！老被丫环说这说那，弄得一脸雾水，现在懂了，咱回去，再捉弄她们，必定好玩极了。”

阿祖笑道：“好哇，这次回去，不必再躲啦！”

水自柔道：“反正房间多的是，你挑着住便是。”

阿祖道声谢谢，随又想到什么，说道：“却不知爹娘近况如何？”

水自柔笑道：“不错啊，只是惦记着你，现在你回来了，必定乐死他们。”

阿祖道：“此次若非一位师太相助，我也没勇气这么快和你相认。”

“师太？”

水自柔一愣：“你是说一位中年慈祥师太？”

阿祖颌首：“是啊，昨夜多亏她告诉我刀疤之事，否则我哪敢认你。”

水自柔急道：“她没告诉你她是谁？”

“有啊，她法号清元，修身九华山。”

水自柔哭笑不得，急道：“她就是娘啊！”

“什么？”

“她就是生你我的亲娘啊！”

“她？她是娘？”

阿祖怔愕不已：“她是我娘？也是你娘？”

水自柔道：“不然，谁又知刀疤秘密，谁会那么细心告诉你所有事，你不觉得她长得很像我们姐妹吗？”

阿祖怔愣了，现在浮及清元笑容，竟是那么熟悉而亲切，自己昨夜却为身世欣喜得忘了母亲存在，难怪跟她睡觉总觉安全无比，甚至想倚扶过去，原是自己亲娘啊！

她苦叹：“娘为何不认我呢？她是不是不要我了？”

水自柔急道：“没那回事，娘最是随缘，她既然要你来认我们父女，即表示愿认你啦，或许她想让你一样一样来，免得激情太烈，反而受不了。”

阿祖轻叹：“我想娘大概怕亲口说出来，我未必相信的缘故吧！”

忽觉对待母亲如此，实是不孝。

水自柔安慰道：“娘不会在乎这些，或许她马上会回来，咱一家自可团



圆啦！”

阿祖道：“娘说她先回九华山了。”

“回去了？”

水自柔亦感意外，但想及阿祖，自己也得装出坚强，笑道：“其实九华山也不远，娘大概是想让你有缓冲时间再去见她，如此一来，大家心灵有个准备啦！不要自责，笑一个！”

阿祖仍不安，水自柔搔她痒处，终把她逗笑，这一笑，心情好些。

她道：“我想该先去见娘，因为爹是男的，较为坚强，何况方才看他下跪，不知该如何面对他……”

水自柔道：“这么近，不先见？”

阿祖窘声道：“让我再准备一阵如何？此时还有小刀这讨厌鬼，我……一定会很惨……”

“怕什么，他敢乱来，我们一起整死他。”

“那也得以后吧……总不能见了爹，又……”

水自柔自知她窘境，遂含笑道：“我明白像媳妇见公婆一样，第一次总害臊，到时候混熟了，头痛的是他们！”

阿祖窘笑：“多谢姐谅解，我看我这就到九华山了。”

水自柔道：“我陪你去，老实说，我也是第一次见着娘啊！”

“真的！”

“当然是真的。”水自柔道：“娘生了我们，即已出家，直到现在才回来，以前我还以为娘已去世了呢！”阿祖道：“不知娘为何要出家？”

水自柔笑道：“这问题，以后再慢慢研究吧，咱们先享受天伦之乐再说，来，咱到茅屋，你躲在暗处，我去向爹告别，然后一同到九华山找娘去。”

拉着阿祖，已往回奔。

阿祖忽又升起不忍之心，道：“如此是否会对爹太过残忍？”

水自柔笑道：“不会啦，他只要得知你已认祖归宗，必定乐坏，哪还会悲伤？”

阿祖这才放心跟着她后头奔掠回来。

相隔不及三里，两人眨眼即已奔至古屋，忽见庭园前小刀和水无涯正比手划脚切磋武功，甚且练得喝喝有声，十分投入。

水自柔见状怔然带喜道：“爹在传他太乙神功？可不简单啊！”

阿祖忽而想到什么，道：“太乙神功能练到刀枪不入？”

水自柔道：“当然，只要八九成，甚至练到九龙齐现，自能金刚不坏，刀枪不入。”

阿祖想及公孙白冰不也学此武功，已自恍然一笑：“我知道了，这小子好贼啊，竟然瞒了我那么久。”

水自柔不解：“他瞒你什么？”

阿祖一愣，此事可算偷学武功，让人知晓，未免不妥，但想及和她已是亲姐妹，不说，实有藏心机之嫌，挣扎之下，说道：“我告诉你，你可别再传给爹知道，否则可能不利。”

水自柔立即颌首：“你说便是，我只字不提。”

阿祖这才放心说道：“老实说，小刀这次到江南，本是要寻得绝世神功，用以对抗师爷和公孙白冰，我以为他要找的是灵凤仙子的奇功，但照此看来，他是希望学得太乙神功，因为公孙白冰已练到刀枪不入境界，且径自杀到神

剑门，几乎未逢敌手，可惜后来却败在师爷司徒昆仑手中，但他的神功的确已得到证实，我想小刀因而才往江南，至于我的事，可能是一并解决的吧！”

随后，她将师爷变得如何可怕，以及神剑门主败走，神剑门几乎已亡之事说了一遍，听得水自柔怔悚不已：“那是什么毒功？这么可怕！”

阿祖道：“听说是《阴阳真经》上的功夫，姐姐可要帮他练成神功，否则情况实在太糟。”

“自然会帮。”

水自柔望着小刀，竟然为了自家主人，练得如此辛苦，心中不由一疼，不禁对他又多喜欢几分，不帮他又要帮谁呢？

她道：“必要时，我找公孙白冰谈谈，看他如何练得八九成，小刀只要练及如此，再加上刀法，大概可以收拾司徒昆仑了吧！”

阿祖欣然一笑，直道多谢帮忙。

水自柔笑道：“何来谢意，都是自家人啦，你等等，我去去就来。”

说完，已往庭园行去。

阿祖急声道：“替我问候爹。”

“知道啦！”

水自柔含笑点头，已自奔去，阿祖望着父亲灰发，感触良多。

水自柔几乎已走近一老一少十丈之近，两人始发现她踪影，乍见是女儿，水无涯突然想及阿祖事，暂且把练功之事搁下，急问道：“可成了？”

水自柔笑道：“成啦，她已认我当姐姐了。”

水无涯霎时击掌：“那自好极，她人呢？”

东张西望，阿祖赶忙躲在树后，嫩脸为之窘红。

关小刀则哈哈弄笑：“我说嘛，堂主若押注，一定输，现在证实了吧！”

水无涯笑道：“还没押注即输了（指传授神功一事），不过赢回女儿值得了，她人呢？”水自柔笑道：“她不好意思见爹，她想先去九华山见娘，我也要去。”水无涯稍惊：“你娘已回九华山？”水自柔颌首：“正是。”

关小刀却讪笑起来：“哈哈，阿祖这小子也会害臊，真是天下奇闻！”忽然往林中大喊：“阿祖啊，你的脸有没有红得像猴子屁股一样啊？”阿祖听得窘困非常，恼羞成怒直咬牙，甚想掐死小刀。

或许心灵相通，水自柔猝然欺前，喝斥：“你敢鬼叫，掐死你！”

当真抢手过来，掐得关小刀哇哇闷叫，赶忙跳开。

阿祖见状大拍手掌，喝着“掐得好！”姐妹果然联合收拾这小子。

水自柔一招得手，插腰斥笑道：“看你还敢不敢？”

关小刀苦笑不已，赶忙转向水无涯道：“堂主快叫她走，我看她已兴奋得神经失常，非常危险。”

水无涯笑道：“把女人脸面比成猴屁股者，神经才有问题。”

水自柔斥道：“就是，武功不好好练，专扯些什么废话。”

关小刀干窘一笑，道：“我只是太觉得意外而已嘛！你们赶快上路吧，请早去早回如何？”

还是别惹为妙。

水自柔示威似地挑眉昂首，始转向父亲，道：“爹等我们几日便是。”

水无涯叹笑：“爹胡子都刮了，看不到女儿，有点可惜。”

“下次再刮嘛！”

水自柔道：“何况阿祖已交代向您问好。”

水无涯终于满足了，叹笑道：“那就快去快回，也传话爹祝福她。”

“知道了。”

水自柔欣喜拜礼，复又瞪向小刀，斥道：“不练功，再给我出馊主意，小心我回来剥你皮，再见！”

带着示威笑容，扬长而去。

关小刀一副小二模样，恭恭敬敬将人送走，临远处，水无涯总见两女儿感恩回头观望，他已心满意足，直道好哇，天生一对。

关小刀却苦叹道：“这才是梦魇的开始，两只母老虎混在一起，谁惹得起啊，不想它不想它，练功便是。”

水无涯笑道：“你是该练功，否则将来连吭声的机会都没啦！”

关小刀苦笑道：“到时候，天下最伟大的男人非我莫属了。”

水无涯不解：“怎么说？”

关小刀自嘲苦笑道：“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生儿育女，每天镇守厨房，这不够伟大吗？”

水无涯呃了一声，复又哈哈笑起：“正是正是，祝天下最伟大男人即将诞生，我看武功不必练了吧，让你愿望早日完成。”

关小刀急道：“那可不成，不学点本领，如何下厨房，您教来便是，阴阳化三脉，五气归七元，接下来是什么？”

不愿浪费时间，又自讨教起太乙神功口诀。

水无涯从女儿逼他练功语气中，亦或觉事情似乎不单纯，喜逗中亦不便误事，开始再传他口诀。

两人再次切磋，直到三更始转入房中，水无涯似已累倒，小刀则彻夜打坐，练起新神功。

就此，小刀日夜讨教，水无涯倾囊相授。

时日悠悠，流逝不断，眨眼七日已过。

水无涯讶异小刀智慧，竟然把博大精深，困难繁杂的太乙神功口诀全部学去，并且熟练运用方法，想当年，他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才弄懂啊！

原来太乙神功分为运气、运劲、运脉、调气、调劲、调脉六大篇，每篇又分阴阳倒转、虚实互动、左右相引、生死门相生相克，再加上五行八卦变位，足足有七十二变化之多。

常人只要学及第一篇第一变化，恐怕即将花上三数月不等，何况六篇七十二变化全部熟记且懂得运用，非得过人智慧不可。

老实说，水无涯背了如许之多，亦无把握全部背出来或无误，毕竟此神功太复杂矣，许多处，还是小刀觉得不通顺，提出来讨论，水无涯方恍然更正，可见其困难度。

不管如何，关小刀果真在七天七夜之间把此功完全背熟，且融会贯通，已能自行运用自如，赢得水无涯不少赞叹与欣赏。

此日清晨，微雨过后，山林一片清爽。

水无涯便叫来小刀，说道：“今日起，该传你外功啦！”

关小刀道：“太乙神功还有内外之分？”

水无涯道：“气运于外，即是掌劲，也就是太乙神掌之意，它并不难，只要懂得运气，学起来事半功倍。”

关小刀道：“可是我觉得先练内功要紧，只要护体神功练成，攻击用我刀法，可能更为有利。”

水无涯道：“要是你大刀不在手呢？”

“呃，说的也是！”

关小刀于是不再排斥，水无涯又自开始耍招，道：“太乙神掌共分九式九招，却招招变化多端，厉害无比，第一招‘太乙无相’，乃走虚实互换，有相还无，要点在于‘幻’字诀……”

他开始耍练，小刀亦跟着比划，凭他智慧及武功经验，不到半刻钟即已学会。

“第二招‘两仪化天’，虚中带实，两仪生力，一柱擎天，威力非比寻常。”

水无涯不断解说、演练，关小刀则不断细心学习。

眨眼一早晨已逝，他终学了四招，水无涯仍不止，再传下去，及至傍晚，另三招又练熟，再第八招“乾坤无极”，第九招‘九龙齐现’，水无涯则表示浩瀚博大，得花精神去学，关小刀表示既然学了，便一并学会吧！

水无涯遂又演练“乾坤无极”及“九龙齐现”两招，招式繁复得叫人头疼，关小刀仍强记在心。

然而在演练过后，小刀顿觉威力尽失，不觉问道：“堂主可有教错？这招式漏洞百出，运功不济，尤其九龙齐现，好像猴子抓山桃，什么威力都逼不出，是何明堂？”

水无涯不由干笑：“老实说，我也没练过。”

“没练过？”

“不错。”

水无涯道：“照秘笈上记载，此两招威力该如火山爆发，地毁天沉，不过得配合功力进展，用起来更添威力，也就是说，若练到八九级，已近刀枪不入之时再用，自能发挥，现在咱只不过划个样子而已。”

关小刀已有所悟：“难怪杂乱无章，漏洞百出，原来需要强功配合。看来现在是用不着，我看还是先练太乙神功吧，我急需护体神功啊！”

水无涯道：“其实欲斗赢对方，攻击也是相当重要。”

“话是没错，但此时我连自保能力都缺乏，哪还谈得上攻击，待我功力增强些再说不迟。”

水无涯颌首道：“说的有理，运气心法学会了吧，只要日夜勤练，凭你资质，不出三年必有成就。”

关小刀暗道哪有时间等上三年，得倚赖什么灵丹妙药才行。

水无涯继续说道：“太乙神功妙在上下四方，前后左右，阴阳颠倒皆可运气，也就是坐着可运气，站立或行动亦可运气，奥妙无穷，它之所以会刀枪不入，亦是护体罡气运行快速之关系，只要利剑一刺肩头，此四气立即运至以抵挡，故而刀剑不能伤之。

初练数成功力后，得运气挡刀，但练至八九成，也就是你所说公孙白冰那阶段，则罡气早就自行布满全身，当然形成刀枪不入之态，若晋级至九龙齐现阶段，则气温异华，心随意动，无坚不摧，乃至金刚不坏，无敌天下境界，可惜甚难突破。”

关小刀道：“那些以后再说，堂主指点一些较能收效之法，只要突破六七成，我就心满意足啦！”

水无涯道：“或许我只能帮你突破任督两脉，毕竟内功修为，丝毫偷懒不得，你练此功，越练越会觉得身上有九处穴道，分别似有真气撞击，那便

是晋级标准，任督两脉是基本突破，至于头顶、双肩、腹背、下涌泉等穴，得看你努力和造化了。”

关小刀颌首：“一步步来，你能帮多少便多少吧！”

于是他不再练掌，完全精攻内力修为，水无涯则在一旁协助。

如此日以继夜不断苦练，匆匆又过了半月。

今日清晨，水无涯忽见盘坐于庭园石桌上的小刀，头顶冒出淡淡青气，知道机会已临，便行过来，喝着：“阴阳交错往下冲逼任督两脉，我助你打通便是。”

关小刀闻言，便自运气下逼，但觉体内又如万蛇乱窜，往下冲去。

自从修得太乙心法，那内功行走，直若分崩离析，不再拘限于内脉之中，而是散于四面八方，甚至连血管皆能运行，难怪行来得以万蛇乱窜。

那似散还聚，冲灌下来，头顶青气顿失，反而腰背之间，气冲鼓鼓，水无涯见状，喝地一声，双手食指截向任督两脉，复又收回，双掌印向背脊命门要穴，这一推劲过去，关小刀内流增强，猛地全往任督两脉逼去。

他原以为逼来千辛万苦，岂知那强流灌来，直觉叭叭两声，任督两脉似已打通，复见青气灌腰背而出，嘶嘶叫响。

水无涯见状，立即喝道：“反冲天庭，运行三周天才收功！”

关小刀依言行事，内劲反运，万蛇同聚，反往上冲，猝见头顶再冒青气，嘶嘶窜响，足足比方才高出一倍之余。

水无涯见状，这才撤功收手，那青气并未减弱，始频频点头，满意一笑：“任督二脉已通，你功力增长一倍矣！”

关小刀虽喜悦，但遵照水无涯指示，仍得运行三周天，故不敢得意忘形笑出声音，继续练功。

水无涯则笑道：“练好后，请你吃山薯啦！”

话方说完，忽闻石桌叭然一响，似吃力不住，塌成两半，关小刀闷皱眉头，不敢撤功，身形往下陷去，水无涯唉呀一声，极力抓来，本想抓人，忽而闻及骚味，突又想到什么，呵呵笑起来：“我倒忘了此功随时可练，小毛头，你只要心志专一，可站起来移位啊！”

自己倒先移开两步。

关小刀不敢尝试，目光直打转，表示若出差错会如何？

水无涯道：“任何内功只要出差错，当然是走火入魔喽！”

关小刀闻言，哪还敢再动，尽以两腿力量支撑全身，落个悬空打坐局面。

水无涯暗笑于心，这太乙神功既然分动静两种练法，当然不会任意走火入魔，除非遭到重大袭击，或从屋顶掉落地面之较重冲击外，根本不必过于担心走火入魔。

他之所以不解说，原是方才小刀闻及山薯，始忍不住放屁，而那气泄之时，正值神功运转，如此一来，真劲反而随之共同泄出，而把石桌震裂，他本想扶人，但闻及臭味，始出此招矣。

关小刀暗自干笑，此屁来的不是时候，但放都放了，也只好甘心运动便是。

水无涯则消遣过后，便下厨料理去了。

关小刀运行三周天，收功起身，已日上三竿。

他喝喝两声，但觉内力充沛，突然瞄向石桌，顿时皱眉，要是把它复原，每每吃饭便想及这码事，有点恶心，便喝掌打去，砰地一响，偌大石桌已碎

成粉屑。

水无涯听声惊出，见及碎屑，呵呵讪笑：“怎么，不留着当纪念？”

关小刀干笑：“要我遗臭万年是吗？才不，我换个新的便是。”

抓起大刀，往附近山岩，硬是运起神功劈去，神刀本有断金之能，乍切之下，石块平切裂开，小刀但觉功力果然增进不少，欢欢喜喜扛着石块回来，置于原位，当桌子使用，并刻上姓名、日期以示纪念。

水无涯则把菜肴端来，见他以刀刻字，笑声又起：“孙悟空撒尿留念，你倒放屁刻字，有一套！”

关小刀道：“别提那事，我刻的是你名字。”

“我？”

“呵呵呵！”

“你想陷害我？不许！”

水无涯反手一掌切来，已把那留字石角切去，关小刀直道可惜，却也没法，偷偷把石角置于桌下掩埋，却露些许，若后人发现，顿成佳话。

两人各有消遣事，笑得开心。

待吃过早餐后，小刀开始再练功，虽然他已打通任督二脉，招式耍来更形犀利，运劲之间亦内力充沛源源不绝，然而他大约十余年修为，纵使再加一倍，也只不过近三十年修为，比起公孙白冰、司徒昆仑仍差上一大截，不禁泄气。

他问道：“我目前大概算得上第几层？”

水无涯道：“三成吧，不过以你进度，或许不出半年可追至六成，比阿柔还高啦！”

关小刀道：“说不定已等不了这么久，堂主可还有速成之方法？”

“没有。”

水无涯道：“内力修为，全靠苦练，否则只有服用灵药之类，其他的根本行不通，纵使我想帮忙也帮不上，你认命吧！”

关小刀道：“可是公孙白冰却能。”

水无涯道：“或许是他的造化吧！”

关小刀道：“既然是造化，必有原因……”

水无涯道：“说不定他得了灵丹妙药，如此而已。”

关小刀频频点头：“或许真的如此，我正缺这些，看来得去跟他讨教讨教。”

水无涯一愣：“你要求教他？”

“不错，只要能找到方法。”

“你不怕他宰了你？”

“怕。”

“那你还想去？”

关小刀反问：“你离开灵刀堂两月余，难道不想回去看看？”

“呃……当然想。”

水无涯道：“不过，这跟你去找他，完全无关。”

关小刀笑道：“我自知危险，不过，我也有盘算，公孙白冰既然败在司徒昆仑手上，他当然恼恨，我或许可利用此点套他，甚至可联合他斗司徒昆仑，顺便，我也打探他是否中毒，若真如此，我倒可跟他交换条件，有这么多理由，堂主难道还要阻止？”

水无涯道：“我哪要阻你？我只是警告你，若现在惹翻他，我根本帮不上忙，你自己小心便是。”

关小刀笑道：“谢啦，我会应会一切，现在你该头疼的是阿祖跟阿柔，怎生这么久没回来？”

水无涯道：“或许喜欢她娘，多住些时日而已，走吧，你既然急着学功夫，咱们这就回总舵。”

关小刀道：“不等她们？要是她们回来找不到人，岂非以为我们投崖自杀了。”

水无涯瞄眼：“要投你去投，留个字条不就解决一切，瞎扯什么？”

关小刀干笑：“这才曲折离奇嘛，我这便去留字。”

说完往木屋奔行几步，突又想及自己识字不多，上次还出了糗，只好转头，干笑道：“这里你大，还是你留吧！”

“我？”

水无涯但觉异样，斜眼道：“你耍何明堂？”

忽有所悟，捉笑道：“你写不出来？”

关小刀反斥：“谁说的，既然在考我，我便刻上你名字便是。”

邪笑地欲行而去。

那眼神让人觉得必有诈，水无涯怕他乱写，当下喝道：“不必多劳，我留便是。”

说完，抢在小刀前头，留字去也。

关小刀暗笑于心：“耍我，可没那么容易！”

大刀一耍，威风八面。

他却未想及，水无涯不知是否会如法炮制，写他一段大烂话？

只见得水无涯收拾东西走出，那笑脸亦黠逗挑人，准有明堂，他急急把木门关上，招向小刀：“走吧！”

关小刀来时只配一把刀，走时亦大刀一扛，走得甚是潇洒自在。

两人出了雁归山，已近黄昏，在小刀坚持赶路下，遂往前行，终又抵西梁山脉，长江岸口，见及灵刀堂船只，便上了船，彻夜直往上游行去。

一日已过，已近九华山脉，水无涯找来手下，传话九华山，若见小公主，便说直接回总舵即可，手下应声传令而去。

自此，两人心情较为轻松，始开始欣赏山光水色，闲来奕棋品茗，暂时解脱烦琐江湖事。

## 第二十五章 阴阳灵泉

如此，逆行五天五夜，终抵总舵麒麟山。

灵刀堂弟子但闻门主回来，自是热烈欢迎，水无涯招手相应处，暗道好险，看来公孙白冰并未篡夺权位，一切依旧如昔，颇让他感到欣慰。

列迎之后，水无涯则回到九龙居，准备听取手下所有回报。

关小刀则选择回到忆相思小公主住处，水无涯遂通知巧玲、巧凤丫环前来接人。

临行，水无涯特别交代，得小心对付公孙白冰，关小刀回应自有分寸，始和丫环行返出九龙居。

行进中，一脸甜相的巧玲总不断传笑声，并问及小公主为何不见多日？关小刀暧昧回答：“生蛋去了。”

惹得两丫环笑声不断，虽然得不到答案，却感觉出小公主可能平安无事，心情为之宽敞不少，终也欣喜迎着这可能是未来驸马爷的潇洒少年，回到忆相思去了。

方抵忆相思，关小刀总觉舒畅无比，踩在琥珀色调地板上，即想到那口特殊灵泉，全身不由抽痒起来，非浸它不可。

反正小公主不在，两丫环也就睁一眼闭一眼，随他去了。

两人而且准备一套素青干净衣衫，让他换洗。

关小刀谢声不断，便走入邀梦窟，里头一切如故，温馨中总带点淡淡兰花香，再入卧房，那铁门已被拆除，换来红桧门扉，瞧来品味突出，更自洋溢主人不俗。

他迫不及待推门而入，翡翠般玉池总让人幻起投身碧海之畅快，他立即宽衣解带，跳入池中，先浸热泉，再浸冷泉，如此冷热互换，实是舒畅万分。

足足玩了一时辰，终于疲累，遂倒在冷热交会之处，先睡它一觉再说。

不久，似闻得丫环叫吃饭声，小刀却未回答，丫环终于退去。

又过了不知多久，忽而闻得外门稍开，淡淡地，似有似无，关小刀仍迷惘欲眠，忽见红桧门被推开，撞及一旁大刀，咋地一响，关小刀乍醒，猝见一道白影闪动似地，他猛叫“谁”，惊急抓向大刀，白影却闪失。

关小刀喝地一声，右手抓大刀，左手抓布巾压向下体，疾追出来，仍喝“谁”，追得更急。

然而追向外门，却空空如也，哪见得任何白影！

探头瞧向通道，巧玲、巧凤两丫环举剑疾步追来，巧凤急叫：“发生何事？”

关小刀道：“可见着白衣人？”

忽觉自身光溜溜，急忙缩身，干笑道：“待会儿再说。”忙溜回浴池，穿上新衣，此衣乃丝缎料子，舒软许多，且又合身，小刀不由暗自叫好，闻及丫环外头喊叫，他始提刀再次奔去。

丫环见及小刀穿了青缎装，果然更像公子哥儿，频频赞美。

关小刀却显不自在，仍关心白影，便问：“你们可看到白影？或是某人？”

巧玲惊道：“白影？没有啊！”

巧凤道：“你确定有人进来？”

关小刀道：“房门都被打开，怎会没人？”

巧凤道：“会不会风吹？”



关小刀道：“这是山洞，也有风吗？”

巧凤道：“这里宽敞，且两头互通，是有风的，不过并不常发生。”

巧玲道：“可是最近似乎常发生，我也总觉得有影子闪来闪去，尤其在晚上。”

说来似乎闹鬼模样。

巧凤稍带忌意：“你真的有感觉，我还以为只有我呢！”

关小刀道：“莫非闹鬼？不会吧，现在是大白天……我们四处搜搜！”

大刀一扬，走在前头。

巧玲、巧凤跟在后头，搜得七八处房间，根本毫无踪影，且在如此温馨住处，鬼气亦扫去许多，两女不由呵呵笑起，直以为自己疑神疑鬼。

关小刀也只好把此现象当成风吹，笑道：“管他何鬼，我这青龙偃月刀专斩妖魔鬼怪，他敢来，斩死他便是，没事啦，肚子饿了，可有餐食？”

巧玲笑道：“早为你准备啦，只是你睡得像猪，不便叫醒，走吧！”引人向前行。

关小刀边行边谄笑，直道多日劳累，失态多多，下回必定注意，惹来两女谅解笑容。

午餐丰盛，吃得津津有味。

餐毕之后，小刀仍未忘记练武，遂走到外头，找块空地，准备练功，然而瞧及远处那六仙屏六道飞瀑倾泻而下，气势万千之外，复有数道彩虹相映其中，奇景天成，倒让人叹为观止。

在此居如宫殿，游若千山奇景，倒是修身好地头，小刀不禁爱上这地头矣。

陶醉归陶醉，他仍得理出心绪，开始运功练武，每耍一招即喝一声，总想发出飞瀑似的千军万马威力，他想，若能威劲如飞瀑，则哪怕司徒昆仑再作怪呢！

边想边练，耍来效果不大，他遂撤功收招，心绪转往公孙白冰身上，暗自揣想，既然已来到这里，不去会他，实是可惜。

心随意动，他立刻抓起大刀寻了曲径，直往望月台那头行去。

待走过柳风亭，瓔珞泉，弄雨坞，转往小松林，望月台已现，小刀小心翼翼潜去，果然见及白衣男子盘坐其中，面向山崖，不是公孙白冰是谁？

可惜未见他脸面，不知其是否受伤？

关小刀心念一转，远远说道：“禀副堂主，堂主要您去见他。”

公孙白冰闻言，嗔怒道：“这老头还敢管我事？”

怒喝道：“快滚，说我没空！”

关小刀应是，故意走退，却又潜回一窥究竟，照他声音听来，似乎闷了些，但这不表示什么！

然而他方潜至松林，公孙白冰突然想到什么，猝地喝叫，人如猛虎扭身，盘地而起，反扑过来，厉笑：“你是谁，敢扰我！”

只要他在望月台，即令任何人不准打扰，就连水无涯也不例外，今天却闻传令，他顿觉有异，复闻松叶晃动，立即扑来。

关小刀怔愕，没想到公孙白冰武功已高到如此地步，尚隔三数十丈，他竟然仍能听声辨位。

他乃有求而来，遂打哈哈：“是我，关小刀是也！”

赶忙运劲全身，准备接招。

公孙白冰突见仇人，怒火更炽：“天堂有路不走，自动上门送死！”

双掌猛劲再加，一阵狂风啸起，迫断松枝，他已近小刀不及七丈，双掌砰砰劈下，关小刀硬接其劲，闷哼一声，栽落地面，跌得唉唉痛叫，幸好只是胸口沉闷，并未再受重伤，心下暗喜，莫非太乙神功已发挥功效！

公孙白冰一掌得逞，复又厉喝，凌空扑来。

关小刀急道：“我乃有事找你商量，请先住手如何？”

“没什么好谈，给我躺下！”

公孙白冰欲置他死地，掌劲更吐，关小刀不得已，大刀一喝“神刀破天地”打了过去，公孙白冰一手劈刀，一手仍想切杀敌方，岂知神刀挟以破天之势而来，他封打不住，硬被迫逼再迎左掌相抗，砰砰砰连四掌，身形连四退，始把大刀逼落，他突然闷呃一声，凹身下弯，似已受伤。

关小刀意外他需数掌方能封去自己刀势，现在又闷呃出声，不由惊诧：“你受了伤？”

“我受伤照样取你性命！”

公孙白冰猝如疯虎反扑，掌劲尽吐，一连十数掌，打得关小刀东滚西藏，唉唉疼叫中仍叫住手，公孙白冰用力过猛，呼吸浮躁，脸面已泛紫红，嘴角甚且渗出血丝。

关小刀见状，急道：“你中了毒！”

公孙白冰更怒，掌劲杀人不死，抽出腰际剑刀，一招“幻天灭影”奔杀过来。

关小刀猛抓大刀以“莲花化影”挡去霎时刀光剑影，锵声不断，一个且战且退，一个咄咄逼人，眨眼十余招已过，根本不分胜负。

公孙白冰眼看久攻不下，顿想搏命，硬把神功提至极限，逼至剑刀，化成嗡嗡蜂鸣，待要杀敌，突然哇地狂吐红血，身形往前栽去，勉强刺剑以撑住，整张脸死红吓人。

关小刀见状，立即收刀，说道：“我知道你中了司徒昆仑阴阳之毒，我可以帮你解去。”

公孙白冰怒斥：“我的事，不必你管！”

关小刀道：“其实你我也没什么深仇大恨，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

公孙白冰忽而哈哈厉笑，状若疯子：“毁容之恨，毁身之恨，竟然无仇？”

关小刀干笑道：“你的脸已完好如初，身体亦无残缺，我也被你伤过，算起来该可相抵吧！”

“放屁！此仇不报，誓不甘心！”

“那也得毒伤先治妥再说。”

关小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都有胆子前来找你了，你难道没雅量跟我谈判？”

公孙白冰暗愣，他何尝不想活？只是自己的确扯不下这个脸。

关小刀道：“我救你，也不是想做什么恩情，而是想跟你交换条件。”

公孙白冰冷道：“什么条件？”

关小刀道：“把你如何练得刀枪不入之方法告诉我。”

公孙白冰为之狂笑：“原来你为偷学功夫而来？免谈！”

关小刀道：“你怕我学成，用来对付你？”

“少说废话，我连司徒昆仑都斗不过，还谈什么刀枪不入，天下第一？”

公孙白冰笑得甚是沧凉，忽又触动伤势，直呕鲜血。

关小刀道：“或许你是败在他毒掌之下，纵使你认为那功夫不行，但我认为已足够，只要你说出……”

“滚，没听到我不屑跟你谈判！”

公孙白冰想杀人，却无能为力。

关小刀轻叹道：“你自己多想想，你本是刀枪不入，几乎无敌天下，可惜只为了中那不解之毒，一切将化为乌有，那毒潜伏期大约一个月，看来你已发作，大概活不了多久，如果你死了，一切都完了，恐怕连于若寒最后一面也见不着，何不看开些，跟我交易，这根本不必负担人情，事后两人不相欠，我要立刻练到你这种程度，恐怕不易，所以占上风的还是你，你何乐不为？”

公孙白冰全身抽颤，忽而两眼含泪，喃喃自语：“若寒……若寒一定恨死我了。”

关小刀道：“如果活着还可以解释，要是死了，恐怕永远变恨矣，你好好想想，我不打扰，想通了再告诉我，我在忆相思随时等你消息。”

说完，拜礼，准备走人。

公孙白冰突然喝道：“站住！”

关小刀心下一喜：“你想通了？”

公孙白冰冷道：“我是把太乙神功练到八九成，才有此威力。”

关小刀道：“这还不够，老实说，我已经学了此门功夫，我想知道的是如何把此功练到八九成境界，这才是我们交换条件。”

公孙白冰本想耍个小诈，说出太乙神功练法即可，没想到这小子竟然了解一切，硬要逼出练功秘招，那是自己唯一倚靠，岂能任意说出，登时怒斥：“滚！我自有解毒之法，何需跟你交换。”

关小刀见他又后悔，亦不多说，点头说道：“你自己多想想，那毒已发作，可能时间已不多，我走了，一切等你消息。”

说完，拜别离去。

照他猜想，公孙白冰熬不过三日，必来求救，他根本不急。

公孙白冰冷目瞧着关小刀离去，全身不由抽颤起来，随又歇斯底理喝叫：“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有的是方法，我根本死不掉，到时候，我仍将天下无敌，哈哈……”

想狂笑，却因毒伤，猛打咳。

好不容易咳声止住，忽而心下一横，喝吼：“来人！”

话声传送甚远，约过三分钟，始见四大贴身护法匆匆赶来，恭敬拜礼，复见主人身上染血，甚是心惊。

公孙白冰面目冷森道：“到水自柔住处！”

说完，大步踏向弄雨坞那头。

四大护卫立即跟进，他们虽效忠公孙白冰，却亦是灵刀堂弟子，若是小公主喝命，四人已不知该如何处置，心头开始混乱。

关小刀自从得知公孙白冰已中毒，似乎军心大定，一路哼着小调回来，还从里头搬出软椅，舒舒服服躺在门口，准备等人前来求救。

然而姿势尚未放稳，却见公孙白冰冷邪走来。

他怔愕道：“这么快？”

立即欣笑站起，拱手道：“副堂主果然明智。”

公孙白冰却不理他，喝着护法，道：“封住这里，不准任何人进入！”

大步逼来。

护法应声，立即想封通路，照他们想，是在外头，大概较无关系，如若小公主现身，再叫她跟副堂主商量便是。

关小刀见状大惊，急忙拦来：“这是小公主住处，副堂主未免……”

公孙白冰斥道：“她不在，我难道不能借用？闪开，这是灵刀堂之事，外人管不着！”

关小刀为之一愣，的确，凭他副堂主身分，在灵刀堂，要到哪便到哪，自己根本管不着，他急问：“不知副堂主借用此处何用？”

公孙白冰冷笑，根本不答，一剑逼开小刀，已大步再往前探。

里头巧玲、巧凤早就闻声赶来，急问发生何事，关小刀便道：“他要借用小公主住处，我阻止不了。”

巧玲、巧凤乍惊，赶忙拦人，异口同声说道：“禀副堂主，小公主有令，不准任何男人进入，还请……”公孙白冰冷笑：“她算什么，这是灵刀堂所有，我照样能来。”

巧玲急道：“请尊重小公主，就像攀天阁小公主也不敢去一样。”

公孙白冰冷笑：“让开！”

伸手一推，迫退两人，大步踏入。

巧玲、巧凤护主心切，急道：“副堂主再不讲理，属下不客气了！”

公孙白冰根本不理，巧玲、巧凤喝地一声，攻拦过去，岂知公孙白冰右手一扫，打得两人跌退地面，公孙白冰哈哈大笑，扬长而去。关小刀见状：“快叫堂主来。”巧玲、巧凤自知非敌手，闻言急忙起身，方奔至门口，巧凤祈道：“少侠你快阻止他！”关小刀苦笑：“我非灵刀堂弟子。”巧凤道：“我是，却阻不了，堂主也未必阻得了。”关小刀恍然：“对啊，不是灵刀堂弟子，岂非更理想。”

当下冷喝，抓起大刀欺扑过去，四护法没想到他说动即动，一时拦人不住，让他溜进去，四人只获守门之命，不敢再追。关小刀追及公孙白冰，冷道：“副堂主还是留步吧！”大刀架挡过去。公孙白冰不由嗔怒：“你敢管灵刀堂之事？”

关小刀讪笑：“我不管什么灵刀堂，我只管你我之事，退出去，否则我不客气。”

公孙白冰为之冷谑大笑，蓦地利刀刺杀过来，然他俩先前已交手，他且受伤，早就落于下，纵使利刀甚猛，关小刀却有意逼出外头再斗，以免破坏厅中任何东西，登时举刀似盾牌挡去，却暗含无尽掌力，喝着声“退”，刀盾乍推，叭然一响，劲风暴起，震得公孙白冰跳退十数丈，差点跌坐地面，长刀飞出，虎口生疼。

公孙白冰引为毕生耻辱，厉吼一声，又自想攻，关小刀猛地赶来，再次把他逼退，两人方落门外，四大护法护主心切，立即引刀攻来。

关小刀哈哈大笑：“玩真的？来啊，看这招‘刀现莲花绝’！”

硬是把刀法耍得神灵活现，不想击败，只想缠着对方，以等堂主前来。

五人霎时混成一堆，刀光剑影，杀得难分难解。

巧玲、巧凤则急忙奔向九龙居，去请堂主前来解纷争。

相隔不了多远，情况又急，水无涯但闻惊变，登时掠奔捷径，赶了过来。忽见众人打成一堆，他冷喝住手，欺身向前，掌劲欲送，关小刀则已收

招跳闪门口，四护法拱手为礼，拜向堂主。

水无涯目光却落向胸前尽是污血的公孙白冰，怔诧道：“副堂主，你受伤了？”

公孙白冰忽而哈哈大笑：“不错，中了毒，想借此处一用，不成吗？”

水无涯道：“此处哪有良方？”

公孙白冰冷笑：“那口灵泉，被你女儿私占的那口泉，难道我不能用吗？”

水无涯当机立断：“副堂主当然可用，只是你的伤势不轻……”

关小刀道：“他是中了阴阳之毒，想以灵泉解毒！”

他忽而想起，先前那道白影很可能即是公孙白冰。

他也听母亲说过，此冷热灵泉或可解去阴阳之毒。

也许公孙白冰曾经试过，可能觉得有些效用，始敢一口拒绝自己，他本可慢慢治毒，可惜此时受了重伤，毒性发作更快，故而不得已只好硬闯。

水无涯怔诧道：“此泉能解此毒吗？”

公孙白冰道：“那是我的事。”

关小刀道：“那泉根本解不了。”

公孙白冰哈哈谑笑：“你又是谁？敢在这里大呼小叫的，灵刀堂是你耀武扬威的地方吗？”

瞪向水无涯，看他如何处置。

水无涯道：“他是我邀来的友人。”

水无涯一时难以解释，何况小刀可能把人打伤或逼伤。

关小刀见他困窘，于心不忍，心念一转，拱手笑道：“副堂主误会了，我之所以拦你，乃是想告诉你，灵泉忽冷忽热，可能更易引发毒性，我是专程为你解毒而来，谁知你并不接受。”

如此一说，反倒公孙白冰较无理了。水无涯不由投出感激眼神，否则不知该如何面对四大护法。

公孙白冰冷笑：“你的解毒条件就是要我交出太乙神功之秘，做梦！”

关小刀道：“或许副堂主听错，我只想和你切磋，且共同对付司徒昆仑，那武功说或不说全在你，我的解毒并无条件，你要不信，我立刻可替你解去。”

他想，其实公孙白冰本性不坏，否则早已篡夺堂主之位，哪还容得水无涯在此发号施令？他只不过太过高傲且迷恋于若寒，始引来种种冲突。

自己虽跟他有仇，将来或许兵戎相见，但此时此景，如果得不到练武之秘，或而只有把他治妥，再联合他一起对付司徒昆仑吧——此招他较有把握，始决定先救人再说。

公孙白冰闻及此言，不由怔愣，随又冷斥：“你舌翻莲花……”

关小刀截口道：“事实胜于雄辩！”

回头想找东西，忽见软椅左侧置有茶杯，伸手一吸，接收过来，倒去热茶，抓起左臂，往大刀抹去，鲜血立即涌出，直往茶杯滴落，此举让人触目惊心。

他道：“我娘在我身上喂了解药，所以我的血能解此毒！”

静静让鲜血流向如碗大的茶杯。

在场诸人不由愣住，关小刀竟然为了仇家，割肉挤血以救人？如此胆识、胸襟，直叫人想起关老爷义薄云天。

公孙白冰更是动容，僵在那里，暗自抽颤，那血，似乎是涌自自己身上，每一滴竟都如此穿心刺肺，他几乎把嘴唇咬裂，进不出一个字。

关小刀见及鲜血已满，随即自点穴道止血，把那杯红血端向公孙白冰，道：“喝了即可解毒。”

公孙白冰挣扎一阵，终于抢手过来：“算我欠你的。”

说完，一口饮尽，抖着双手想将杯子还人，却无勇气，甩头即走。

四名护卫见状，拱手拜向水无涯，暗道好险。

水无涯轻叹道：“还好，公孙白冰还算人性未失，小刀，你做法让人佩服。”

关小刀干笑道：“除了这样，别无选择啦，希望他想得通，也好有个好结局。”

水无涯叹道：“我何尝不希望如此，巧玲、巧凤快替他包扎伤口。”

关小刀直道不必，巧玲、巧凤却涌过来，把小刀拉到里头，找来药物替他敷上。

水无涯尚在指挥帮中琐事，但觉此事已了，公孙白冰可能不会再来，这才告别小刀，径自离去。

关小刀则在伤口包扎之后，回到门前小小练功坪，盘坐石上，虽说边练功边看守大门，其实却默默在等公孙白冰回音。

巧玲、巧凤甚是懂事，见他独自静坐，便不敢再上前打扰，退回房中，把一些东西收拾干净，即下厨做菜。

晚餐关小刀倒和巧玲、巧凤同桌，进食中谈及小公主，关小刀表示她不久将回来，两丫环自是高兴，晚餐后，小刀又在外头散步，且等消息。

如此，过了两天两夜，直到第三天中午，关小刀终于等到公孙白冰前来。

他本已绝望地在此练功解闷，忽见公孙白冰，心下暗喜，收了招式，淡笑拱手道：“副堂主毒伤已解了？”

公孙白冰脸色虽苍白，却少了往昔中毒之晕红，他表情怪异，似想道谢，似又想摆出冷漠，终于说道：“算是交易，你解我毒，我告诉你秘密，尔后两不相欠！”

关小刀暗喜，不露表情，道：“随你吧，反正我已不在乎。”

公孙白冰冷道：“要练到八九成，全靠那口灵泉，你自己慢慢研究。”

关小刀怔愕：“又是那灵泉？”

实是不敢相信此泉竟然威力无穷。

公孙白冰道：“不错，是我治脸伤时体会出来的。”

相到脸伤，不由冷目再瞄，但随又化去。

关小刀呃地一声，干笑道：“抱歉，无心之过。”

公孙白冰未再言语，深深瞧了小刀一眼，转头即走。

关小刀急忙追问：“你可服灵药？”

“没有。”

“我们将来合作收拾司徒昆仑如何？”

公孙白冰未回答，径往山径行去，眨眼不见。

关小刀若有所失，自嘲一笑：“还那么冷冰冰……”想到什么，自语说道：“他毒性已解，可能不久将会恢复功力，我得赶快练习，否则输他太多，将来不好办事。”

说完，赶忙奔回内洞，告知巧玲、巧凤若无呼唤，莫要打扰，立即走入邀梦窟那口翡翠般清泉，想着它为何能让公孙白冰武功大进？

想来想去，还是脱了衣服，跳入水中，开始运起神功，想看有何特殊反

应？

然而功行三周天，淡淡青气都已冒出，仍然查不出效果。

他复往冷泉移去，让其镇得发冷，再运神功，仍无见效，复又跑到热泉，随又冷热互用……几乎用尽所有方法，可惜仍然一无用处。

关小刀不禁苦笑，不该只问原因，却未问及使用方法，使得英雄无用武之地。

他冲动得想再去问公孙白冰，然而自己智商真的那么差？

他不信邪，立即重新思考，喃喃念道：“公孙白冰是溜进来治疗脸伤，如悟出方法，那他应该是突然之间悟通的，假若我也脸面受伤，该如何治？……”

他揣摩脸面受伤，若要治陪，只有把脸埋在水中，随即闭气，当真把脸侵入水中。

他想，莫非池底另有秘密图纹之类暗示方法？遂搜往池底，然而搜了老半天，并无发现，复往涌泉口探去，这一探，冷泉涌入鼻孔，呛得他猛窜水面，咳得泪水直流，不断叫着要命，那冷泉几乎冷至心肺，实叫人难耐已极，不得不运功使身体暖生热气。

他忽又觉得不必运功，只要跳入热泉，顶多再喝口热水，不就得了。

心念一起，他便落于热泉之中。复又想及，自己洗泉多次，却未尝过此泉味道，或许是洗澡水之缘故吧？

可是此泉下涌上流，常年清澈，自是干净无比，为了体验也就喝了一口试试，结果热泉入口，净甜甘美，似能生津止渴。

他想，此泉既然能治伤痕，若吞入腹中，岂非照样可治内腑之伤？遂又吞最一口，热泉入腹，似喝醇酒，舒畅已极。

他忽又想及，难道是喝了此泉，才使功力大进？遂欣喜不已，喝了热泉换冷泉，足足喝一肚子胀鼓如球颇为难受，不禁又失望，光是拚命喝，哪有什么功用？

他不得不另想它法。

肚腹实在难受，他不得不运功催化，这一运动，倒让他感觉出冷热双泉似有所别，自动自发往左右散渗。

他忽然灵光乍现：“娘说过这是阴阳泉，不就吻合了神功‘阴阳倒反’道理？公孙白冰一定是利用此泉，把它诱入体内，加以催化吸收，或许因而吸收溶于此泉的灵汁妙药吧！”

想通此点，他怦动不已，本想再次喝水，可是每次能喝多少？再加上喝了又逼，费时费事，必定有更快捷方法可用，否则公孙白冰不会那么快达到如此境界。

他忽而想及被冷泉呛着一事，至今鼻管还凉着呢，登时欣喜若狂：对了，是鼻孔，是用鼻吸水，就如神龙般，吸尽东海狂化飞雨，威力无穷。”

当下真的再次潜入水中，让那冷泉涌入鼻中，他立即运功吸它，一连七次，全呛得猛打咳，跳出水面嘘喘大气，他不禁研究它法，先左鼻进，右鼻出，或鼻进，口出，如此一来，果然相安无事，及至后来，渐渐引用神功，将其冷泉引入劲流之中，他不敢一次吸取过多，而是化成细流般，如此纵使渗入肺脉，也未必引得窒息，但觉流转之处，有若冰针尖刺，痛苦非常。

他登时又停顿，揣想着这是好是坏，然而想及公孙白冰大功告成，现在除了此法，已无任何方法引起反应，遂找了理由——可能引用冰针去刺通所

有穴道、脉流吧！

当下，他咬咬牙关，当真再次尝试，这一吸运下去，脉流全被冰针占去，刺得他闷沉疼痛，他却忍下，不断连转，直到全身几乎僵硬如冰，简直无力再运劲，不得已浮出水面，划向热泉，方自好过些。

这一浸上热泉，他忽又悟出什么，瘪笑道：“我倒忘了，冷泉可利用，热泉为何不能利用？”

于是立即又潜入水中，吸取热泉，眨眼那灼热之泉顺流进入经脉，渐渐化去冷泉之苦。

随后，他找到冷热双泉交会处，一鼻孔吸冷泉，一鼻孔吸热泉，先是些许慢慢吸进，迫向脉流之中，那冰针与火针般双流各自引流渗去，疼得他闷咬牙关。

然而就在冷热双流渗入之际，胸腔忽然产生一股从未有过之劲流，似欲相抗，又引导，混着双流四处流窜，那数道劲流越窜越急，迫得关小刀全身忽冷忽热，十分难挨，幸好，及至末端，冷热劲流已较为软化。

小刀知道此非好现象，遂往任督两脉排挤出去，此着正好符合太乙神功进气、退气之法，此时只不过改成进流退流而已。

悟通此点，他更自欣喜，便不断苦练，硬把冷热双流吸入鼻中，复引带随劲流奔窜四肢百骸，而后从任督双脉排出，如此生生不息，冷热威力永远存在。

就此，他从小而多，从慢而快，那冷热劲流流处虽是痛苦，但每流穿一次，穴脉似又多流畅几分，及至后来，几乎意随心动，流脉四通八达，平时那根本不可能抵达之死角，现在几乎全可通达。

待运行三周天，他终忍受不了疼痛而暂时浮出水面，猝地喝掌作势往石壁烛台打去，竟然叭地一响，打得烛台扁平如纸。

他诧异不已，瞧着双掌，当真有此威力？要是通常能把蜡烛打落已是不错，此时却把铜制烛台给压扁，如此进步方法，实是叫人匪夷所思。

欣喜中，他又潜入泉底，再次运行此法以练功。

就此，他日以继夜练习，不断从三周天增进为四周天、五周天，甚至更多。

匆匆又过了一星期，这期间，他除了晚餐和巧玲、巧凤共进，浪费半时辰之外，所有时间全用来练此神功。

七天过后，他跳出水面，由于已习惯穿短裤落水，便径往屋外行去，引掌往一处硬岩按去，深陷三寸，功力果然增至四成以上。

照他想法，七天可增进一成，那一个月以后，大概可迫近八成左右，该够用了吧！

越想越高兴，他猝又返回泉中，继续苦练。

此时冷热双泉引入体内已不再疼痛，反而是一种火辣辣、冷冰冰之快感，若未尝过，根本不知其中滋味和快感。

三日过后，他再去印掌，然而此次似乎进步不大，不由皱起眉头，想不出毛病出在哪里？

“难道不再疼痛，即表示方法已无效？”

他不信邪，再试三日，结果仍是一样，他已明白，方法可能有误差，遂喃喃再背起口诀，终于想出可能原因。

喃喃说道：“太乙神功练到后来，即可能九龙齐现，也就是九处穴脉会



渗出真劲，我只两处，难怪突破不了更高层次……我看得逼往腰际双齐门穴试试！”

想定之后，他再次落水练功，已把劲流全引向齐门穴，那穿折交错劲流交会处，终于形成一股狂大冲挤劲道，直往左右双腰齐门要穴迫去，一次不成，再次冲开，三次、四次，直到第六次，第七次，猝觉劲流窜冲如箭，叭然一响，齐门要穴乍开，劲流涌出，关小刀顿觉劲道快速涌绞，霸劲更强数分，正待高兴，左右齐门双穴却传来奇疼，吓得他转眼望去，竟然见及鲜血涌出。

那还得了，他唉呀叫糟，赶忙抓爬出水面，双手按住双穴，正待想办法收拾，然而方出水面，似失灵泉护体，全身劲道为之暂停运转一个逆血返窜，哇地暴吐鲜血，已昏死倒地。

幸好那哇吐声够响，引得巧玲、巧凤惊慌急忙赶来，猝见他倒卧血泊之中，吓得面无血色，赶忙合力救人。

而齐门要穴还在出血，两人无计可施，巧玲只好双手掩穴，要巧凤去请堂主前来。

巧凤赶忙追去，不久水无涯匆匆赶来，见状，惊慌直叫：“糟糕，练过火了，伤了穴道！”赶忙把人抱到床上，双手各按齐门要穴，不断运出功力替他导穴引脉，甚至迫退过强劲流。这一运功，水无涯终觉那两道冷热劲流桀傲不驯，竟得运足全劲才能驾驭，实让他摸不着头绪，此两道劲流来自何处？

容不得他多想，足足花了一下午时间，化去那两道劲流，鲜血不再渗出，齐门穴亦较为收缩，他才收手，并找来灵药，替他敷上，方自嘘喘大气，抹去额头汗水，似笑非笑地瞧着这位奇特的未来女婿。

脉流已顺，关小刀这才悠悠醒了过来，巧玲、巧凤见状欣喜笑开。

巧玲道：“吓死啦，关公子，你方才全身是血呢！吓死人了！”

还好已替他擦拭干净，看来不再恶心。

巧凤道：“你是怎么了，练功走火入魔？”

关小刀苦笑；“大概是吧！”

巧玲道：“怎会如此，你要小心啊！”

接下去“否则小公主可能没老公”却未说出。

关小刀苦笑：“我是很小心，只是……怎会……”转问水无涯：“怎会如此？”

水无涯道：“我正想问你原因何来？”

“我……我想到练功秘法，所以就练了，怎知会如此……”

“你想到秘法了？”

水无涯甚是动容。

关小刀颌首，目光落于巧玲、巧凤，两丫环冰雪聪明知道什么该听，什么不该听，立即拱手为礼，表示小刀已没事，两人得回去料理晚餐，遂双双告退而去。

关小刀这才说道：“您走后，公孙白冰曾来过，说出欲练至绝顶，全在此灵泉，我遂加以研究，果然没错。”

水无涯诧异不已：“秘密全在此泉？”

关小刀道：“不错，乃是以鼻孔吸入冷热两道劲流去催化，加强流脉功能，以让功力迅速增加且源源不绝，我试过，一星期之内增加一成功力，可

是后来却……”

他把如何引往任督两脉穴已无甚功效之后，才决定往齐门双穴冲去，岂知一冲便出毛病之事说了一遍。

水无涯脸带欣喜：“原来此泉竟有此功能，原来太乙神功不只可引气，还可以引流练功，可称天下独有！”

他为太乙神功感到骄傲。

关小刀苦笑道：“可是，还是出了问题……”

水无涯神秘笑起：“我知道毛病出在哪里了。”

关小刀道：“还请指点。”

水无涯笑道：“还是那句话‘欲速则不达’，你若以气冲齐门穴，怎么冲都损不了，你却引流冲穴，一冲便无法收拾，此意思即已说明，得先用气冲穴之后，始可练引流之功。”

关小刀道：“可是公孙白冰他……”

水无涯道：“他可以用气打通七八处要穴，现在当然没事，你才学不到两个月，即快冲上五成功力，不嫌太快吗？”

关小刀仍自苦脸：“这么说，短期之内，我无法练成刀枪不入之护体神功了？”

“恐怕是了。”

关小刀不禁泄气一叹，到头来还是功亏一篑，何等让人扼腕、心疼啊！

水无涯瞧他如此失望，于心不忍，便又说道：“不过奇迹总在人创造，你若是以增加功力先以劲气冲破齐门穴，再引流运行，增强功力，然后又换回运气冲破肩井穴，如此不断交换，只记着冲穴以气，练功以流，在相互交换下，说不定可达成你心愿。”

关小刀不由再次升起希望，道：“多谢堂主指点。”

水无涯关怀一笑：“不过，你得把齐门穴养好才行，此乃要穴若受损，并不好养啊！”

关小刀知道理，颇后悔自己贸然行动，未请教堂主，换来一身伤。

水无涯道：“你休息吧，一觉起来，可能会好些，我接到消息，阿柔已回来，大约明天可抵达，你还得准备精神应付呢！”

关小刀想及母老虎，苦笑中，已接受水无涯先养足精神再说之建议。

水无涯笑道：“改天，我也尝尝引流滋味，可望你指点一二啦！”

小刀直道没问题，他瞧向灵泉几眼，终也满心欢喜而去。

关小刀则抚向受伤穴道，的确非一般疼痛，后悔无用，且养好再说。

他虽想浸入灵泉以洗伤口，可是已敷药，且又对灵泉起了忌讳之心，只好作罢，闭上眼睛，先睡一觉再说吧！

心念乱转中，不知不觉已进入梦乡，这是他回到灵刀堂第一次睡得如此香甜。

不知过了多久，猝然一声暴喝，关小刀但觉胸口被电着般，吓得颤跳而起，睁眼一看，漂亮小公主竟然拿着杯子，戏谑地站在一旁，见及小刀窘状，更喝地一声：“看我冰泉，敢睡我床！”

冷泉再倒下来，吓得关小刀急于逃开，然在闪身之际，伤了齐门要穴，他闷哼一声，缩了身子，苦叫道：“我会被你整死……”

水自柔乍见，惊诧道：“你受伤了？”

放下杯子，把棉被拉开些，果然见及伤处，惊心道：“受伤怎不早说？”

关小刀苦笑：“我有机会说吗？”

水自柔干笑道：“我哪知如此？只是看你睡得舒服，又占了我的床，想给你一点警告而已。”

关小刀苦叹道：“我还是回到客房好了。”

说着准备起身。

水自柔却押他回床，稍窘道：“反正你是伤了，这床也有你的味道，让你躺几天便是，我和阿祖另找房间，用不着你搬来搬去。”

关上刀怔道：“阿祖回来了？”

水自柔道：“不然你还以为她会去哪？”

关小刀一张脸不由更苦：“一个已够可怕，两个一起来，天下哪有宁日？”

水自柔邪邪一笑：“不错，你惨了，你竟然在雁归山留那什么字？气得阿祖想吞了你。”

关小刀一时纳闷：“留字？”

水自柔道：“你们离开雁归山，不是留了字条，我们回去可看到了，留就留，何必写些莫名言词？”

关小刀霎时紧张：“那不是我留的，是你爹写的，他竟然坑我！”

水自柔笑道：“不管是谁，署名的却是你，你认了吧！”

关小刀苦笑中，情急生智：“救救我，现在把她叫来如何？”

水自柔疑惑：“现在？你不怕她收拾你？”

关小刀道：“我现在受了伤，她总不会把我打个半死吧！”

水自柔邪笑：“原来如此，偏不！”

关小刀不由大喊：“阿祖——咱有话好说。”

水自柔邪笑道：“叫吧，阿祖明天才会回来，她要享受小公主滋味，你根本叫之不着。”

“现在还是夜晚？”

关小刀四下望去，果然烛光处处，苦笑道：“你是先溜回来的了？”

水自柔道：“不错，我们本来准备戏弄丫环，不过看来你比较有趣！”

笑的甚邪。

关小刀急道：“千万别整我，我有伤在身，而且是生平最重一次。”

水自柔稍惊：“真的吗？你如何受伤？”

关小刀道：“还不是为了练你家太乙神功，结果，差点走火入魔。”

接着，他把如何利用灵泉练功，以及受伤经过说了一遍。

水自柔闻言怔怔讫讫瞧向灵泉：“它当真有此威力？”

关小刀道：“你可少说为妙，否则将来引得一大堆人想夺此泉，到时就知道麻烦是什么。”

水自柔喃喃点头，自以保密为要，说道：“你伤了齐门要穴，多久才会痊愈？”

关小刀道：“谁知道，如果再受摧残的话，更难痊愈啦，所以说，请帮忙向阿祖说几句好话。”

水自柔邪笑道：“自己惹的祸自己处理，不过我会通知她多少留意你伤势便是。”

关小刀苦笑道：“帮帮忙嘛！”

水自柔笑道：“我是在帮你啊，睡吧，明天起来，说不定一切都好了，我也累啦，明天见！”

说完，招招手，溜了出去。

关小刀苦笑不已，如若阿祖报复，那可不大妙，不禁暗骂水无涯这糟老头，竟敢陷害自己。眼看自己受伤，根本躲避无路，一切只有乞求苍天帮忙啦！

一夜几乎辗转难眠。

次日巧玲、巧凤欢天喜地送来早餐，随后表示要接公主。

关小刀灵机一动，告诉她俩：“那个公主是假的，你们最好不要去接。”

巧玲怔诧：“假的？你没看见，怎知是假的？”

关小刀道：“听我的准没错。”

巧凤道：“那真的在何处？”

关小刀道：“当然在附近睡觉，你们找找看便知。”

巧玲、巧凤视目而笑，大概认为关小刀因受伤而脑袋出现问题。巧凤表示会仔细搜，便和巧玲告别而去，接人去了。

关小刀心头稍安，如若两丫环搜了之后，发现异样，自能辨出，若无异样，待把人接来，自己也好有个准备。

未多久，外头忽而传来一阵少女谈话声，关小刀便自紧张，暗道：“回来了！”

干脆装晕算了。

待要装晕，忽闻房门一开，小公主溜了进来，关小刀见着来人，心下一喜：“你可向阿祖说了？”

“阿祖？”

小公主心念一闪，呃地轻笑：“说了，她一回来，我便说了。”

头小刀嘘喘大气道：“多谢帮忙，否则我一定会死在她手上。”

小公主笑道：“会吗？她一向很理智，不是吗？”

关小刀道：“就是因为太理智才糟，你去把她引到其他房间，我暂时不想见她。”

小公主笑道：“我可没办法，她现在也是小公主身分，我管不了她，你说说看，为何要躲她？”

关小刀道：“昨夜不是说过了，你爹竟然陷害我，留了什么字条！”

小公主冷道：“你说她甘薯吃多，老会放屁，她当然不高兴。”

关小刀一愣：“这种话她都说得出来！”

忽而呵呵笑起来：“其实我也听过她的屁声，很有艺术的。”

小公主突然大喝：“你说什么？侮辱我还不够，还说那些难听的话，我掐死你——”

她突然扑上来，双手狠猛掐向小刀脖子。

小刀受伤在身，武功尽失，被掐个正着，他惊惶想喊，这人竟是阿祖，她俩怎又调换了呢？一个失查，竟然说出那番话，惹得他大祸临头，舌头直吐，呜呜痛叫，但一句话也说不出。

原来水自柔在闻得关小刀受伤，以及那字条是父亲所留之后，便原谅他了，后来想想，也没有必要让小刀受伤之身又遭到严重报复，遂再回头告知阿祖，要她略施小惩便罢，阿祖也答应了。

阿祖亦关心小刀伤势，急于赶来瞧瞧，大驾归府之事便交给水自柔，她找了机会便溜进来，本想玩玩了事，可是小刀又说出这番话，惹得她恼羞成

怒，猛伸手掐了过去。

关小刀活遭报复，被掐得快断气，却喊无声，挣扎无用，情急中，只好装晕，蓦地四肢一伸，不再抽动。阿祖再掐两下，似无抗争，吓得她赶忙松手，小刀还是不动，一副死人模样，阿祖更惊：“晕了？怎会？”

心想小刀武功高过自己，怎一掐即晕，忽又想起他武功尽失，登时恐慌不已：“糟了，小刀醒醒啊！”

摇了几下，仍无用处，急得她探向小刀鼻息，竟然没了，吓得她几乎疯狂，欲泣无泪叫着：“小刀你不能死啊，我不是故意的，快救他！救他！”

她猛地两掌掴向小刀嘴巴，痛得小刀差点掉泪，幸好还是忍了下来，阿祖见及此招无效，焦急不已：“没气了，快送气，送气！”

心下一急，当真凑上嘴，欲替小刀逼气入肺。

方凑上嘴，小刀登时触电似地，升起一股热流，心下暗喜，竟然因祸得福，干脆让她摧残，唇舌交处，传来淡淡香气，让人想入非非，关小刀不由装成梦魇般，喃喃念着，却因嘴巴被堵，只能吱吱呜呜。

阿祖但见反应，心头乍喜，松了嘴，想瞧瞧状况，关小刀支吾叫着：“阿祖……我爱你……”

梦魇似地一翻身，把阿祖压在斜处，吓得阿祖怦然心跳，那嘴脸又自相向，关小刀装迷糊凑了过去，复又吻她。

阿祖先是挣扎，然而在曾经无尽幻想情景突然出现之下，纵使带青少女娇羞，仍禁不住美好诱惑，终于放任自己，任他蹂躏去了。她整张脸已通红，却陶醉在激情幻欲之中，小刀倒是大占便宜吻个够，就在他想更进一步发生之际，外头木门传来声音，阿祖机警无比，急忙醒神，窘热中，赶忙把小刀推开，猛地拿出丝巾，拭去嘴角脂红，喝着：“三两下便晕了，还想整人？”

外头果然是水自柔，她欣笑着走进来，低声道：“已摆平巧玲、巧凤啦，这小子怎样？”跨入寝房，发现小刀倒床不起，她惊心道：“你把他怎么了？”阿祖干笑道：“掐他几下便晕了，没用的家伙！”做贼心虚，还红着脸。水自柔并未注意，急忙探小刀鼻息，仍有喘气，方自放心，笑道：“还好没事，把他叫醒吧！”

阿祖窘困道：“还是待会儿，否则我怕会失手又把他掐死。”水自柔道：“随你啦，既然如此，让他睡吧，我们去捉弄巧玲、巧凤。”阿祖但觉有趣：“好啊！”

便跟水自柔溜了出去。

关小刀这才偷偷睁开眼睛，今生无憾，足足笑了数分钟之久。

然而他又想及两人相貌相同，如果分辨不出，若将来说错话，认错对象，岂非要糟？

为此，他不禁开始头疼，得先找出辨认方法才行，否则必定受罪连连。

然而头疼的不只是他，巧玲、巧凤已被整得神经兮兮，明明公主方才还在书房写字，怎突然又在客厅要茶喝？明明刚喝完茶，怎又突然在外头喊着要她俩陪她练剑。还练不到三招，突然闪入林中，随又在宫内喊着该做午饭啦！

两丫环直以为小公主练了什么奇功异术，可以升天遁地，然而天下真有此功夫吗？

就连吃饭亦是左一声要汤，右一声要羹，两丫环被耍得莫名其妙，渐渐地开始疑神疑鬼。

两人不敢再分开行动，躲入品香居，面面相觑。

巧凤说道：“你觉得小公主是否变怪了……”

巧玲点头：“是啊，不但特别能吃东西，一餐四碗饭，还加汤呢！”

巧凤怔忡不安道：“这还小事，有时候，小公主还面无血色，冷冰冰地说：“给我一杯茶，我总觉得阴森森地……”

巧玲道：“别吓人好不好！”

话未说完，忽而左边窗口一开，水自柔表情冷森，有若阴魂似地说道：“阿凤……我要莲子汤……”

说完，窗门随闭。

两丫环见状，紧张万分挤在一堆，直道好好好，忽又见及右窗乍开，阿祖同样叫着要桂圆汤，左窗叭地又开，水自柔冷叫要莲子汤。

两丫环摹见左右竟然都是小公主，吓得尖叫鬼啊，急急想逃，退路却被挡住，吓得两人往桌底钻。

小公主、阿祖已自呵呵笑起。

巧凤惧声道：“小公主别吓我们，我们对您最好了，您有什么冤情，慢慢说，只要我们能办到，一定替您办！”

水自柔呵呵走进来，笑道：“阿凤，我没死啦，快出来！”

巧玲、巧凤缩得更紧，惧声直道别过来。

水自柔呵呵笑道：“吓你们的啦，快出来！”

伸手拉向两人，吓得两人尖叫，拚命地挣扎。

阿祖走来，干脆把桌子搬走，两人藏不了身，复见小公主左右出现，吓得闭上眼睛，抱在一起。

水自柔便抱向巧玲，她挣扎，快哭出来，小公主笑道：“死人还热的吗？别抓狂啦，她是我亲生妹妹，双胞胎。”

此语一出，两丫环方自怔愣，先感觉水自柔果然是热的，这才敢偷偷睁开眼睛，瞧向两人，果然不是幻影，鬼魂疑虑稍去，惊诧仍在。

巧凤惊问：“你们当真是人？……是双胞胎……”

水自柔笑道：“不然你以为我们是谁？”

阿祖便把外衫褪掉，昔日布衣一露，两丫环终于想起，这不就是经常女扮男装那位小公主，怔忡中，带点欣喜与不信：“小公主有两个，你们是双胞胎？”

两人不断喊着此话。

水自柔解释：“她一直在我娘那里，现在长大了，就回来了。”

巧玲直叫当真当真？不断往阿祖相去，又惊又喜，一张嘴直叫小公主小公主，像找到宝似的。

巧凤亦叫，并问：“夫人仍在人世？”

水自柔道：“在啊，只是出家了，为免麻烦，才立了牌位，不过，日后不用啦！”

巧凤欣喜不已：“这可好了，一家大团圆，还多了一位二公主，太好啦！”

巧玲道：“大公主、二公主得道歉，方才吓死人了。”

水自柔邪笑道：“道歉就是，剥光你们衣服！”

说着，和阿祖追杀过去，惹得两丫环惊叫糟，逃得比什么都快。

如此闹了一阵，心绪较熟、较开朗，四人始坐下，款款谈些往事。

直到晚上，水自柔方带着阿祖去见父亲。

父女情深，两人相拥欲泣，然水无涯却想及喜事，随又朗笑开来，直道该好好庆祝，遂设宴九龙厅，可惜小刀有伤在身，不便前来，如此也好，父女三人更能畅所欲言，不亦快哉。

次日晨，水无涯遂回到小公主住处，再设一席，关小刀终能参加，不过他也有伤在身，不敢再得罪两女，只好奉承不断，一会儿说是聪明伶俐，一会儿说是美绝天下，接着又说完美无瑕，引得两女斥他虚伪，他则说句句肺腑之言。

想及夸的是自己老婆，他总乐此不疲。

不过，他最头痛的是两女几乎一模一样，该如何分辨？两女不禁面面相视，随即哈哈谑笑，直道这样才好，只要小刀敢说坏话，自遭报复，小刀没辄，只能苦笑。

如此欢聚七天之后。

关小刀伤势已痊愈七八分，遂在外头渐渐提气练功。

自从以冷热劲流疏通脉络穴道之后，只稍运劲，那劲道立即迅速涌现，威力确增强不少。

他提气一阵，但觉受伤穴道未再传来多少疼痛，便伸手往岩石按去，劲道送出，陷入四寸余，功力果然大有精进，少说也有五成以上了吧，虽然离八九成仍是有段距离，但此时能有此收获，也该欣喜啦！

他遂耍起大刀，一套惊神刀法下来，舒畅不少。

关小刀想想离开神剑门已四五个月，不知状况如何？或而该回去看看，待以气流冲破数处穴道，再回来练引流功不迟。

然而回去能对付得了司徒昆仑吗？

他忽而想及公孙白冰，并未见着，心头狐疑，莫非他躲回攀天阁治毒伤？可是毒伤需要治疗近二十天吗？

他想该查个清楚，遂回到住处，和水自柔谈及。

水自柔则立马前往查明，一个时辰后匆匆赶回，急道：“公孙白冰又到神剑门去了。”

关小刀一愣：“当真？去了多久？”

水自柔道：“差不多三四天，伤好即去。”

关小刀莫名其妙：“他倒是痴情高傲无比。”

阿祖道：“咱们跟回去，找机会宰了司徒昆仑！”

直觉上，她仍认为自己是神剑门一份子。

关小刀道：“我是想回去。”

水自柔道：“我也去。”

“你？”

关小刀皱起眉头，他不敢想象，带着两个小公主出征，会是什么局面。

阿祖则已说道：“姐你先留下，灵刀堂还需要你帮忙，至于我，本就女扮男装，而且身分尚未公开，跟了回去，天经地义，要是我们罩不住，你再去救人不迟。”

水自柔道：“可是我很想会会司徒昆仑。”

关小刀道：“那不是什么好事，公孙白冰就是例子。”

阿祖再次要求她留下，水自柔终于不忍拂逆妹妹第一次要求，遂同意看状况再出发。当然，她也想到阿祖可以冒充她，她为何不能冒充阿祖？心想这一定甚好玩，遂暗笑于心，赶着两人要走快走。

关小刀对她转变，感到狐疑：“你该不会想自己偷偷溜去吧？”

水自柔冷道：“我要去，不必偷偷摸摸，我是怕你们误事，如果你们认为不必赶，多留几天也没人管！”

掩饰得相当好。

阿祖笑道：“多谢姐关心啦！”

两人视目而笑，似乎总能心灵相通。

关小刀自是不想多留，亦道谢，道：“替我们备船吧！”

阿祖瞄眼：“干嘛求姐姐，我照样行！”

敲了小刀一记响头，回房换衣服去了。

关小刀一愣，随即干笑：“说的也是。”

水自柔瞄他一眼，冷声道：“警告你，在路上，不准对阿祖乱来。”

关小刀邪邪一笑：“怎么乱来？是不是吻别？”

猝然扑向水自柔，抓人即吻，水自柔唉呀挣扎，关小刀讪笑：“再挣扎，胭脂没了，看你如何交代！”

如此一说，水自柔不敢再乱动，终于怦动心灵，平白让他吻去，水自柔嘴唇轻颤，这一吻已让她心满意足。

她突又挣开，窘红叱道：“我是说，没有得到妹妹同意，你不能对她乱来。”

关小刀邪邪笑起：“知道啦，谁敢对你们两只母老虎乱来！”

“谁是母老虎！”

水自柔喝地一声跳打过来，逼得小刀赶忙闪逃，笑声却洋溢幸福，且得意无比。

她叫着关小刀把嘴巴脂红料理一下。

关小刀弄笑逗得水自柔窘困娇斥，关小刀始抹去唇脂，还想占点什么便宜，阿祖已换得男装走出。

小刀不敢再放纵，反而夸起阿祖越穿越帅，阿祖瞄他一眼，嗤之以鼻似的未理小刀，转向水自柔，告别去了。

关小刀自觉没趣，收拾随身兵刃，遂等两女告别之后，始跟着阿祖离去。

水自柔只能送及弄雨坞，免得泄露阿祖身分，离别依依，她只有祝福两人平安出征，平安回来。

弄雨坞依然飘雨，但却映出一道漂亮彩虹，凭添几许炫丽。



## 第二十六章 麦芽糖大战

十天后。

关小刀和阿祖终于返回洛阳城。

就近打探神剑门状况之后，方知天龙三侠之霹雳侠雷万钧，斯文侠谷君平，以及天龙骑多人，全被师爷给调回来，且困于地牢之中。

由此可想而知，七绝剑手刺中师爷一剑，并未夺得他性命，师爷仍自兴风作浪。

关小刀虽然想救天龙骑，但衡量能力，仍得暂时放弃，还是先找到公孙白冰再说。

可是探了许久，仍无公孙白冰之消息。

阿祖道：“也许洛阳乃是师爷地盘，他们封锁了消息。”

关小刀道：“说的有理，看来，还是得亲自探往神剑宫了。”

阿祖道：“你可不能硬拚！”

“那当然。”

关小刀想及安盈盈为自己而死，那已是他胸中永远痛楚，再也不敢任意行动，阿祖闻言始放心不少。

两人检查沿路所买之炸药，但觉够用，复又换上侍卫队衣衫，始敢往神剑宫潜去。

五十里眨眼即至，神剑宫外围街景，显得落莫许多，可感觉出，一股正在哀亡气息正侵蚀着神剑宫。

守备并无想象中严密，小刀和阿祖有侍卫衣衫掩饰，轻而易举即已潜入神剑宫。

一切似乎没变，关小刀更见得上次被炸药轰塌之高墙，此时仍未修复，想及安盈盈被炸得尸骨无存，不禁感伤不已，向着四处似乎染成碧血之迹稍作凭吊。

忽闻得阿祖低声说道：“有打斗声！”

关小刀机警听去，似在武天坪位置，当机立断，带引阿祖潜了过去。

那武天坪本是一处以石块堆高之六角凸字型练功坪，前次已被炸得凹塌多处，然此时却仍见及两位高手恶斗，其左右各列了十余名手下以监视。

关小刀潜近，躲在附近塌墙，往战区一瞧，果然是公孙白冰和司徒昆仑恶斗不止，十数名手下则包括公孙白冰的四大护法，以及黑青锋引领的十名剑手。

双方似乎斗过一阵，看戏者不时露出疲累神情。

忽见公孙白冰一招“两仪化天”，幻化无数掌影，凌空欺打敌人。

那掌影虽是激烈，但司徒昆仑根本不放在眼里，连连以掌相抗，终究还是化去。

司徒昆仑哈哈怪笑，笑声尖若女人无异，他却压抑着，倒成了太监一般，听来甚是刺耳。

他笑喝道：“战了三天，不分胜负，你累我也累，何不对掌比内力，立即分输赢，告诉我，你如何解去阴阳之毒？”

公孙白冰冷笑：“你只会用毒，算什么刀枪不入，有胆把毒功撤去再斗。”

原来他见及司徒昆仑每每运劲处，总见红雾乍现，他虽然解了此毒，却仍顾忌再中此毒，故而不愿再近身相搏。

司徒昆仑似也想在获知解毒方法再杀人，双方因此恶斗三天，仍分不出胜负，不禁又气又急，却奈何不了对方。

当然，双方精神皆不错，全在于白天恶斗，晚上倒各找地方休息，准备长期抗争。

关小刀闻及双方所言，已有所了解，暗道这司徒昆仑功力似乎并未如前次犀利，是有所隐藏？还是被刺一剑，伤了什么脉穴不成？

双方自缠斗又叫骂，打得难分难解。

关小刀自觉两人可能还要斗上一阵，倒不如先去救人再说。

阿祖道：“一定要现在救吗？人数不少，可能会惊动司徒昆仑。”

关小刀一愣，但觉有理，他们被困，倒也暂时能保身，如若救出，惊动对方，必定引来追杀，到时谁敢保证全身而退？在擒贼擒王之下，还是把目标放在司徒昆仑身上吧！

想定后，关小刀说道：“救人之事，延后再说，你先到外面接应，我去炸他几把，照我现在功力，只要不硬战，保身大概没问题。”

阿祖焦切道：“千万别像上次……”

关小刀道：“不会不会，现在有公孙白冰在场，司徒昆仑哪容易脱身？你先去便是，何况有炸药护身，他奈何不了我。”

阿祖不想拖累小刀，便自点头：“小心点，我躲在暗处，有状况往那头逃。”

关小刀笑道：“知道啦！”

阿祖终在千叮咛万嘱咐中潜退。

关小刀则望着战场，心想该如何才能一举炸得司徒昆仑重创，然后宰他老命。

然而，除了安盈盈那招，把整个人扑过去之后，似乎无计可施。

他不由放弃，心想，能捞多少便捞多少。反正联合公孙白冰照样可以收拾对方。

想定之后，他冷目瞧及战况，忽见司徒昆仑被逼得连连后退，时机自是成熟，关小刀马上绕到那头，猝如电闪般暴射出去。

他自从练得太乙神功五成功力以后，轻身之术突飞猛进，这一掠，奇快无比迫近不及三丈。

司徒昆仑忽觉有异，但他自恃功力天下无敌，便自哈哈大笑，黄袍衣衫掠风而动。

关小刀见他不动，正中下怀，“神刀破天地”猛轰出去，但见大刀如电龙猛蹿过去，奇准无比劈向背脊，叭然一响，司徒昆仑竟然闷呃往前栽去，大刀弹向空中，关小刀喝飞过去，抓在手中，哈哈邪笑。

他没想到此招能劈得司徒昆仑往前栽去，那表示司徒昆仑总受点什么损伤，这几月练功总算有了回收。

他未放弃任何机会，乍见司徒昆仑落入下风，猝地猛虎反扑，大刀再砍下来。

司徒昆仑背脊受劈，疼得他往前栽，此时若公孙白冰趁机刺剑，他可能受伤，然而公孙白冰发现关小刀参战，心中不屑，立即掠闪一边，不想占人便宜。

司徒昆仑得到喘息，想及偷袭者，怒火三丈，哇哇厉叫，凝尽全功，但觉大刀追近，猛地双肩双臂往后厉抖，一道罡气暴蹿而出，轰得关小刀唉呀

一声，如断线风筝倒弹空中，摔落二余丈远处，哇哇惨叫。

司徒昆仑怒极而攻，虽是以肩背发劲，然其威力已和手劈无异，谁知却只能震退关小刀。落地仍能出声，显然离那吐血而死仍差一段距离。

他不禁大怒，丢下公孙白冰疯虎般扑来。

那黑青锋本是带人欲捉，他自掠退，落个清闲。

司徒昆仑扑近，认出关小刀，谑邪大笑：“我找得你好苦哇！”

两掌开攻，砰砰数响，关小刀唉呀再躲，每躲退一次，地面即被打出凹洞，他拚命大叫：“公孙白冰，你为何不动手？”

公孙白冰冷哼不理。

司徒昆仑几掌未中，怔诧道：“你内功何时增强？”

直觉关小刀内功极差，故而劈掌之际，根本未追前，故而让他取巧而退，如今知晓，自是穷追急打。

关小刀穷于应付，猛地抖出大刀，如扇子般扫来，喝着：“看我乾坤一斩！”

司徒昆仑狂笑：“如何能斩？”

不相信刀背能斩人。

岂知关小刀刀背一翻，那另一面竟然藏有三束雷管，就这么一翻，奇快无比砸向目标，司徒昆仑惨叫不好，急于掠躲。

然而突发过快，他避之不及，三束雷管同时轰开，炸得司徒昆仑闷痛掠退，一件黄袍已百孔千穿，甚至假胡子，假发都被烧得七零八落。

黑青锋见状大惊，赶忙喝着十余剑手追杀过来，关小刀不想斗他们，轻喝一声，掠飞而起，大刀架向利剑，借此反弹，追向公孙白冰那头，他急叫：“你为何不出手？”

公孙白冰冷道：“我们是公平决斗。”

关小刀急道：“到现在还谈公平？宰了他，你不就天下第一？”

公孙白冰冷哼，不愿回答。

关小刀看是说服不了，司徒昆仑又厉吼攻来，他心念一转，说道：“既然如此，你们打斗便是，我后补！”

说完赶忙掠向屋顶。

司徒昆仑哇哇厉叫：“给我下来！”

他想追去，公孙白冰却封剑刺来。

司徒昆仑怔愕，连闪数剑，怒斥：“你们想联手吗？”

公孙白冰道：“他已退出。”

司徒昆仑怒道：“没看到我受伤在身！”

“刀枪不入，岂会有伤？”公孙白冰突然收剑：“你如果自认不敌，我可以等。”

司徒昆仑哇哇大笑：“好好好，两个一起来，我照样收拾你们！”

怒喝一声，伸手猛扣对方剑刀，两人复又缠斗。

关小刀见状直叫好，只要逮着机会，立即偷袭，然而他如意算盘立即被打破，黑青锋见他落单，喝着十数名剑手一齐攻来。

关小刀但见四处仍有护卫涌来，自知待不了多久，便喝道：“公孙白冰，你好好斗啊，我去去就来。”说完，炸药猛轰一记，炸得黑青锋等人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则趁机往北方掠逃。

待众人追向北方，他复潜往东南方向，及近高墙，阿祖过来接应，两人

潜出宫外，不敢逗留，直往洛阳方向逃去。逃至半路，躲入山林之中，看看有无追兵？潜伏已久，不见追兵，始换上百姓衣服，逃往洛阳，找了家较偏僻清幽客栈，住了进去。阿祖询问状况。关小刀大略说了一遍，并得意笑道：“功夫练了倒是有用，惊神刀已能劈开他衣衫，这至少已可破去他护体神功，而且我挨了几掌，并非想象中的严重，该是太乙神功发挥的功效。”阿祖急道：“可中了毒？”

关小刀道：“就算中了，我体内还有解药，自能解去。”

阿祖急道：“先运功试试！”

关小刀不敢大意，立即盘坐，忽又想及太乙神功不必固定坐着运功，便躺了下来，让自己舒服些。

阿祖怔叫：“你还不运功吗？”

关小刀笑道：“在运啦，你家的神功乱行的，任何状况皆可运功，你还没学吧，改天教你！”

阿祖暗谢于心，表情仍冷：“快查出是否中毒！”

关小刀只好认真运劲，只运行一周天，但觉心神清爽，就连受伤青紫部位都化散不疼，他不禁佩服太乙神功之奥妙。

阿祖趁此到了外头叫两碗面食，端了回来，见小刀已坐起，便问结果，关小刀哈哈直笑，表示没事，两人会心，坐于桌前，把一大碗刀削面给吃个精光。

随后，两人开始讨论战况。

关小刀道：“司徒昆仑还是厉害无比，若不用千斤炸药，恐炸他不死，那个公孙白冰又毛病太多，竟然不肯跟我联手，否则准可以收拾他，可恶！”

阿祖道：“既然如此，咱们等他俩打得两败俱伤，再下手不迟。”

关小刀道：“难啦，公孙白冰根本不肯近身，好像怕再中毒，两人已斗三天之久，体力还那么好，听说晚上还休息呢！”

阿祖道：“那你该告诉他，解了阴阳之毒，以后便不再怕了，公孙白冰想来会再拚命。”

关小刀道：“我怎知是否会再中毒？”

阿祖道：“纵使会，你也要说不会，大不了你再救他一次便是。”

关小刀道：“他也是我的仇人咧，可是不救他又过意不去，有失人道。”

阿祖道：“当他反过头来对付你时，看看你跟谁谈人道？”

关小刀干笑：“罢了罢了，下次哄他便是，倒是炸不死司徒昆仑，实在恼恨于心。”

阿祖道：“扛个千斤炸药去吧！”

关小刀道：“那倒其次，问题是每次砸去，都很难近他身，炸药威力自然大打折扣。如果有什么特别粘的东西，一下子把炸药粘在他身上，或许有帮助。”

阿祖道：“抹浆糊不就成了？”

关小刀眯眼：“别太天真好不好？就算浆糊干了，也粘人不着，我要的是一种胶，好像狗皮膏药那样，一沾身，就要花大劲才能抓起来，那种东西或许有效，我知道有漆树汁、松油大概可以，却不知够不够粘？”

阿祖道：“麦芽糖如何？沾上身，也得花大把时间清洗。”

关小刀道：“可是它得加热才能使用。”

阿祖道：“那岂非更好，若冷了，粘劲更强，如果浇在司徒昆仑身上，

够他受呢！”

关小刀蓦有所悟：“倒是好主意，若用一大桶把他粘住，他准脱不了身，然后……”

他忽而想到任人宰割是何滋味。

当下拍手叫好：“就这么办，咱们去搜购麦芽糖，然后粘死司徒昆仑，就算粘不死，至少他毒气逼不出来，说不定还窒息而死呢！”

两人为此，得意不已，欣笑地直往街道搜去，不到傍晚已扛回两大桶，足足可吃上三年。

关小刀呵呵直笑：“那些人问我买那么多何用？我说要做特大号寿糕，他们竟然信了，真是！”

阿祖道：“我说要粘苍蝇，他们还拍手叫好呢，不过事后又舍不得了……”

两人说出种种笑话，自也笑的开心，然想及正事，笑意也就弱些。

关小刀道：“我得先用热掌温它，看看能否管用！”

于是以太乙神功之热劲，运及桶中，果然不久，冒出淡淡麦芽糖香，竟然使人流涎，两人伸手沾去，吃得津津有味。

关小刀笑道：“莫要当真吃上瘾才好。”

但觉热功有效，安心不少。

阿祖舔了手指，不敢再吃，笑道：“何时去粘司徒昆仑？”

关小刀道：“还得先让公孙白冰斗得他落花流水再说，我看我得潜回神剑宫找公孙白冰。”

阿祖道：“现在？”

关小刀道：“当然是越快越好。”

阿祖道：“我跟你去。”

关小刀道：“这好吗？”

阿祖道：“不要嫌我累赘，我们是一体的，如果我留下来，要是出事，你照样得不偿失。”

关小刀恍然欣笑：“说的有理，我才舍不得你呢！”

说着，想伸手钩她下巴，阿祖嗔笑道：“少不正经！”闪开去。

关小刀逗笑着：“明明是女的，你偏说是男的，害我做梦都想亲你呢！”

阿祖忽而想及上次被吻之事，窘红着脸，装出嗔斥：“你管不着，再占我便宜，休怪我翻脸无情。”

关小刀看在眼里，笑在心里，道：“不说啦，要上路，换衣服吧！”

阿祖这才回房，眨眼两人已换妥黑色夜行衣，心想能及早便及早，故已把两桶麦芽糖扛起，趁夜再潜回神剑宫。

五六十里，不到一更次已潜至。

神剑宫戒备已森严不少。

关小刀后悔没把雷万钧、谷君平等人救出来，否则倒可用来对付黑青锋，省事不少。

后悔无益，两人再往里头潜去，已至高墙下，发现守卫，关小刀武功大进，一掠而上，那守卫正想喊叫，已被小刀点了晕穴，随即再把他挟落地面，藏于暗处。

阿祖立即跟了过来。

关小刀道：“你且暂当守卫应付一下，我去看看公孙白冰，没事立即出来。”

阿祖颌首，便将麦芽糖交了过去，自行抓起利剑，掠向高墙，充当守卫。关小刀则扛着两桶麦芽糖，再次潜向武天坪那头，转过数道回廊，地头已到。

已近二更，打斗早已停止，司徒昆仑和黑青锋已不见，只留十数位剑手看着现场。

公孙白冰和四大护法席地而坐，调功静养，准备明天再战。

如此双方互相约定，倒是十分特别，那些守卫自知公孙白冰能耐，亦不敢越雷池一步，敌我共存情景实是少见。

关小刀将麦芽糖藏于土堆中，再探探状况，倒也觉得公孙白冰怎会如此白痴？连休息都选择敌人阵区，害得自己不知该如何接近？

观察许久，实在已无法避免被人发现，遂决定光明正大现身，当下选了角度，掠向屋顶，往下喝道：“副堂主，在下有事求见！”

此语一出，惊动众人。

公孙白冰冷眼一瞄，已知来人，冷道：“是你？”仍是不动。

师爷手下见状，霎时惊惶欲喝喊。

关小刀冷声说道：“我是对方之人！”

立即掠下，直落公孙白冰前头。

师爷手下闻言稍愣，若是对方人马，师爷有令，自不便喊了，何况小刀大刀置于屋顶，又背对众人，他们根本认之不出，复见他已和公孙白冰交谈，当然认识，只好暂且在一旁监视。

关小刀见及公孙白冰，淡声一笑：“你好气魄，待在此处过夜？”

公孙白冰冷道：“这是我的事，你管不着！”

关小刀笑道：“我当然不敢管，我只是来告诉你，你已中过阴阳之毒一次，又被解去，已有免疫作用，也就是说，你不必再怕此毒了，就像我，白天中了几掌，还不是没事。”

公孙白冰稍动容，冷道：“我每战一次，功力即加强几分，他迟早要栽我手中，哪怕他什么毒！”

关小刀这才想及太乙神功任何姿势都能练，就算打斗，照样能练，他想公孙白冰必想以司徒昆仑超强武功以激发本身潜力，难怪他会约战数天数夜而精神不坠。”

关小刀笑道：“你能收拾他最好，但别忘了，夜长梦多，你怎不想想，他也可能以同样方法对付你？”

公孙白冰冷道：“我的事不用你操心，你走吧！”

关小刀自讨没趣一笑，道：“别忘了，他曾经陷害门主夫人，而且还想非礼她！”

说完，转身欲走。

公孙白冰嗔怒：“他当真？”

关小刀道：“有空自己去问，他还从师爷府挖地道到夫人住处呢！”

说完掠向屋顶，赶忙躲于暗处。

公孙白冰霎时暴立而起，吼着：“这畜牲！”

突然冲向师爷手下，左右掌同时开攻，打得十数人人仰马翻，他又吼：“去叫司徒老奸出来，不必等明天，我现在就战死他！”

那群人东倒西歪爬起，有的掠退，不敢靠近，有的早已疾奔告状去了。关小刀暗道：“效果这么好！”

他想，决斗即将要展开，自己计划是否要提早实施？

心念一转，且见机行事再说。

那前去告状守卫眨眼奔回，远远即道：“师爷说他没空，有事明天再说。”

公孙白冰闻言更怒：“是我要杀他，哪由得他选时间，不出来，我逼得他躲不了！”

猛地扑身过去，直若猛虎入羊群般，打得守卫东倒西歪，有的甚至口吐鲜血，倒地不醒。

那告状者见状，哪还敢停留，赶忙拔腿即奔，直喊不妙，公孙白冰已疯狂。

公孙白冰咆哮直喝：“司徒昆仑给我出来，否则杀了你所有手下。”

他连纵数处，劈倒近二十名守卫，吓得其他人如见瘟神，人未至，已先行躲藏。

关小刀见状，喝道：“他藏在秘密地牢，在你的左斜方一直去便是。”

公孙白冰霎时掠身而起，电也似地追杀过去，见人劈人，势如破竹，一杀数百丈，眼看就要毁去一大堆逃兵，忽见一道红影掠挡而来，一连三掌，封住公孙白冰去路。

那人冷斥：“不是说好明日再战，你敢违约？”

公孙白冰乍见此人一脸女相，说话更似女人，头发黑散，哪是司徒昆仑，不由怒斥：“滚开，我不想杀女人，快叫司徒昆仑出来！”

那人冷笑：“要找他，先过我这一关！”

猛地腾起，叭叭叭，一连三招六式，打得公孙白冰连连后退，不由惊讶此女武功如此之高，不得不小心应付。

躲在后头的关小刀见状，方知司徒昆仑乃因脸面伪装不及，才不肯现身，这下可好，逮了个机会，便谑笑喝道：“他就是司徒昆仑，他因为练了阴阳真经，已从男人变成女人，不但胡子没了，声音变尖，甚至鸡蛋都不见了，比太监还可怜啊！”

一大群守卫闻言，不禁动容，难怪最近师爷老是说话变幻莫定，忽而粗忽而尖，原是伪装而来！公孙白冰闻言亦自怔讶，随即讪笑：“原来你便是司徒昆仑，这种功夫，你也敢练？丢尽男人脸面！”

司徒昆仑不由恼羞成怒，厉吼：“我不是师爷，我是冷面罗刹，关小刀给我出来”

暗处关小刀讪笑道：“是就是，何必不敢认帐，他的东西全部藏在地牢密室，想拆穿他的，去找找看便知。”

司徒昆仑更吼，一掌迫退公孙白冰，闪身如电疾射暗处，关小刀赶忙掠逃，司徒昆仑暴掌打去，地面轰出大凹。关小刀有意引他回到武天坪，也好用上麦芽糖粘炸药，于是唉呀直叫，人却疾掠如鱼，东穿西跳，惹得司徒昆仑哇哇大叫，追杀更急。公孙白冰叫的更凶，他本想找司徒昆仑拚命，岂能容他走脱？连纵十余身形，穿掠两落厢房，终于截人于庭园之中。他厉道：“你敢侮辱夫人，我要你偿命！”

右手利刀刺出，左手霸掌挡人去路，司徒昆仑避之不及，硬被拦下。

他哇哇厉叫：“我是女的，如何非礼夫人？你信口雌黄！”

身形硬挡利剑，双掌反击对方。

暗处关小刀又道：“别忘了你以前是男的，现在才变成人妖，还挖地道

到夫人住处，害不害臊？”

司徒昆仑厉喝：“我撕烂你嘴！”

想攻，又被公孙白冰挡去，他猛地厉吼：“你也一样，挡我者死！”

双掌凝力轰去。

公孙白冰竟然不再躲闪，猛地迎掌反击，双方空中触掌，轻对暴响，各退十数丈，猛翻斤斗始落地面，呼吸已自浮动。

司徒昆仑诧异对方已敢对掌，冷笑道：“不怕再中我毒了？”

公孙白冰冷笑：“该怕的是你！”

一招“狂星射月”奇速无比刺向对方眼睛，试着想突破罩门。

司徒昆仑哈哈狂笑，不闪不避，双掌凝力，准备发出致命一击，忽见红雾浮现，衣衫鼓胀起来，那利剑刺来，他双目一闭，双掌同时翻出。

公孙白冰自是不差，太乙神掌之“乾坤无极”化开，尽是往对方掌劲破去，砰砰数响，化去不少掌劲。

然对方劲道实是太强，迫得他射出利剑，腾出双掌，再次反攻。

那“乾坤无极”贵在双掌并用，左乾右坤，混耍开来，既可化去对方罡气，又可趁势突击。

忽见对方掌劲被迫偏，空门已露，无极掌劲猛击过去，叭然一响，正中司徒昆仑胸口，打得他闷呃一声，暴退三十余丈，他想煞身，地上石砖被挑起不少，最后一顿，方始镇住，嘴角已挂出血丝，显然受了内伤。

公孙白冰一招得逞，冷笑一声，掠身接回射出长剑，又自长啸，欺身再攻。

司徒昆仑哇哇狂笑：“你以为很行吗？看我这招‘神鬼俱灭’！”

那掌势旋来，啸风乍起，直若龙卷风似地暴打开来，公孙白冰被卷其间，一时不易抽身，司徒昆仑复又化掌有若火山爆发，怒切过来，叭地暴响，公孙白冰硬被轰退十数丈开外，血气为之浮动。

司徒昆仑扳回一城，哈哈谑笑不止，猛地反攻过来，公孙白冰更不落后，剑、掌并用，双方再次杀得难分难解，互有长短。

关小刀自知司徒昆仑已无法脱身，自是的大好机会，遂潜回武天坪那头，扛来两桶麦芽糖，潜至战区，掠向屋顶角落，躲了起来，并运热劲准备将麦芽糖软化，只要一有机会便淋他一身粘。

运动中，忽见阿祖潜来，正在找寻自己，关小刀遂又跳出来喝喊：“司徒昆仑接我一弹！”

猛地砸出一片瓦条，赶忙躲向暗处，潜往阿祖那头。

司徒昆仑对炸药已是过敏、但闻声音，一时惊慌躲闪岂知瓦片落地，卡卡碎散，他方想斥骂，公孙白冰一掌迫来，复又打得他人仰马翻，气得哇哇大叫。

关小刀见状又笑起，看来再叫几声，说不定对方已被打得鼻青眼肿，但他仍有妙计待用，暂且不叫，潜向阿祖，急问：“你怎来了？”阿祖道：“里头打起来了，守无用，我便进来，看网子！”

右手抓了一捆，道：“上次结的，我在秘牢附近找到，虽然有破洞，但一时要穿破也不容易，配合麦芽糖，大有可为。”

关小刀频频欣笑：“你倒是脑袋聪明闪得快，不错，到时粘他眼睛，看他从哪里找洞钻。”



看看地形，便说道：“我在屋顶叫几次，司徒昆仑必会怒极往上攻，我则倒下麦芽糖，你躲入厢房中，见他沾身，立即罩网，不管是否罩住，你得躲避，因为他反击力道太重，你根本受不了一击。”

阿祖颌首：“我知道，那些守卫怎都不动？”

瞧着远处守卫，不解其中道理。

关小刀道：“大概发现师爷变成女的，愣住了吧，或而怕被公孙白冰宰了，黑青锋似乎已回师爷府中，此处已无大将，反正他们几乎不可能再动手，走，我带你去厢房！”

抓起网绳，拉着阿祖，潜了过去，双手一触，阿祖感到甜蜜上身，更死心塌地跟了过去。

及进厢房，关小刀找了角度，交代阿祖把网稍稍打开，若有动静，立即行事，如果觉得危险，宁可远远丢网，切记不可近身，阿祖颌首应知了，关小刀突然吻她脸颊，羞得她窘斥坏蛋，关小刀已邪笑跳窗而去。

阿祖心头涌起一阵汤漾，这感觉好美啊！

关小刀占尽便宜，自是畅快，但掠回屋顶，瞧及战圈，立即恢复冷静，一边运功将麦芽糖给温热，一边注意双方打斗。

只见得招来式去，时若狂龙绞天，随又化成双虎扑杀，复而掌剑连砍十数回，战况之激烈，几已分不清谁是谁局面。

两位绝顶高手似乎旗鼓相当，杀得难分难解。

关小刀待麦芽糖温得差不多时，这才起身跳往明显处，喝声再起：“司徒昆仑，你的肚兜掉出来了，呵呵，他现在流行穿肚兜！”

司徒昆仑情急之中奔出，他仍穿件红衫，远远望去，倒似红肚兜，关小刀特意想挑他发怒，便喝给门下弟子听听。

此举果然引来司徒昆仑嗔怒：“你敢胡说，待我砍下你人头。”

他虽动怒，但三番两次因为转攻而吃了公孙白冰苦头，此时倒不敢再贸然行动，且逮到机会再说。

关小刀喝他不成，讽言又来：“怎么？你承认自己是司徒昆仑了？”

转向守卫：“看到没，好端端一个男人变成丑女人，这种师爷，天下少有，听说他还强奸贴身护卫，你们可要小心，天天洗干净屁股等他摧残吗？”

此语一出，守卫更自惊心，师爷非礼之事时有耳闻，如今被提出，更让人颤寒，军心不由动摇。

司徒昆仑不由再怒：“你说什么？找死！”

猛起想攻，却被公孙白冰截逼，落入险境之中。

关小刀学他那女人尖叫声，且双手插腰，一副女人相，“你说什么？”

忽又哈哈谑笑起来：“我说你是性变态，每个晚上都要强奸男人，没听清楚吗？可惜你鸡蛋都被阉了，怎么耍？我到现在还想不清，能不能请教一二？”

复又对守卫道：“他还装了假奶子，而且有痔疮、便秘，肚子有五条像蜈蚣在爬的大皱纹。”

司徒昆仑终于忍受不了，哇哇大叫，极欲杀人而后始畅快，厉喝：“有胆别走！”

一连七八掌击退公孙白冰，猛一蹿身，冲天炮式暴射过来，双掌凝足十二成功力，极欲一掌把人劈死。

关小刀斥笑：“不走的是呆子！”

赶忙躲入暗处。

忽见司徒昆仑嗔怒冲上，关小刀喝道：“看弹！”

一片瓦片已砸出，司徒昆仑忌畏闪退，斜掌打去，复见瓦片四散，哈哈厉笑：“没炸药了吧？你死期已到！”

凌空一扭，复又射来。

关小刀见他正欲翻上屋顶，喝地一声，一大桶麦芽糖猛砸过来，司徒昆仑见状大惊：“这是啥？”

话未说完，大桶已至，甚至泼散开来，司徒昆仑猛劈掌，不敢硬接，登时抽退欲躲，岂知后面劈来公孙白冰劲道，打得他反弹回来，几乎撞向屋顶，关小刀见机不可失，第二桶麦芽糖猛抓于手，疾扑过来，相准他脑袋即砸套过去。

司徒昆仑但觉有异，伸掌打去，叭然一响，穿透木桶，那粘腻麦芽糖同时淋下，罩得他满头满脸，霎时封住双目。

他惊骇欲挣扎，双掌一绞，却如陷入泥沼之中，被粘得乱七八糟，怒骇之下，猛施千斤坠往地面撞去。

关小刀见状急喝：“阿祖快！”

急扑下来。

阿祖早就见人落地，猛地扑窗而出，巨网一张，罩个正着，关小刀哪肯放弃机会，大刀运足全劲，疾砍复砍，一连十数刀砍得司徒昆仑闷呃不断，想怒叫皆因脸面被麦芽糖所封，根本叫不出声音。

关小刀砍人不死，喝着阿祖快走，猛将身上十数支雷管引燃，丢在司徒昆仑身上，复喝快走，猛地反扑欲逃。

岂知炸药竟然超过预估，过早爆炸，轰地一声，白烟滚飞而起，关小刀正叫糟，背后遭重击，闷哼一声，倒摔地面，不省人事。

那白烟掩处，似乎公孙白冰、阿祖亦被波及，闷叫传出，始终未再见及身形逃出威力范围之外。

守卫个个脸色大变，不知该如何是好。

一场决斗，难道落个同归于尽局面？

待关小刀悠悠醒来，昏昏沉沉中，直觉落身一冰冷石室之中。

冰冷石块浮现，似乎已被埋在地底，莫非已经被人葬了？

死亡感觉便是如此吗？

关小刀想及死亡，不由惊心，赶忙挣扎坐起，却发现腰背疼痛传来，他反而惊喜，会痛，自然还活着了，咬了手指，仍痛，始放心许多。

“这是哪里？”

抬眼望去，四面似乎是天然石窟，岩块凹凸不平，却仍有致排列。

左岩壁置有烛台，火光即从此传出，右岩处，置有石床，床上有条滚花棉被。

这棉被好熟啊！

关小刀心念一闪，再瞧及铁门，悄然道：“这不就是上次被司徒昆仑囚禁的秘室吗？”

他赶忙往铁门外头瞧去，果然颇有类似之处，心头不由暗苦，自嘲不已。

看来那炸药不但没炸死他，反而把自己炸入地牢，实是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

他想探清一切，遂往外叫：“喂，来人啊！大爷肚子饿了，还不送东西

来！”

没有回音，静悄悄，此处似乎只关他一人，若真如此，那他岂非要被活活饿死？

关小刀仍不肯放弃，连连喊得口干舌燥，仍不见回话，他不由苦笑，看来得靠自己想办法脱逃了。

他探探门锁，不禁忆起上次那把钥匙，若在手中，那该多好？可惜它已随安盈盈消逝无踪……他复又幻起安盈盈甜美性感笑容，如果她在，那该多好？然而可能吗？他感叹不已。

思绪翻转中，目光余光突地幻出黑衣女子，以为幻觉，但抬头往外瞧，竟然当真有位妩媚女子含笑而来。

关小刀一愣：“李春风！”

来者正是李春风。

她依然喜穿黑纱罗裙，显露出那丰盈体态，举手投足之间，莫不露着调情意味，许久不见，她更是明艳照人，媚力四射，不过那黑纱罗裙倒是保守许多，未再忽隐忽现，故露挑逗之态。

李春风端着一碗热腾腾东西，含笑而来，说道：“你不是饿了？我为你熬了一锅莲子粥，你尝尝看！”

走近时，左手拿出钥匙，轻而易举打开铁门，将钥匙一丢，含娇带媚，把莲锅粥端了过来。

关小刀见及未锁门，心下一喜：“你不怕我逃了？”

李春风媚笑道：“怕啊，也不怕哩！”

关小刀道：“何意？”

李春风笑道：“怕你逃了，我没伴；不怕乃是指，你根本逃不出去。”

关小刀道：“当真？”

李春风笑道：“你可以试试！”

关小刀忽而想及她也练得邪功，道：“你想阻止我？”

李春风媚笑：“我怎舍得为难你呢？只不过此处四面封死，你又武功尽失，怎么逃？”

关小刀怔讫：“我武功失了？”

赶忙运劲，竟然一点力道全无，不由苦笑起来：“这斤斗栽得不轻呐！”

李春风媚笑道：“那是后事，慢慢再去烦，现在先吃了它，你不是叫饿？”把莲锅粥送到他面前。

关小刀道：“该不会有毒吧？”

李春风笑道：“你连阴阳之毒都能解，还怕中毒？”

关小刀瞄她一眼，心想武功已失，对方足以宰割自己，自无下毒必要，这才端起热粥囫囵吞饮，把它吃了，果然莲香四溢，口味极佳。

关小刀遂道：“你厨艺不错嘛！”

将碗置回盘中。

李春风媚笑道：“多谢夸奖。”

坐于石床，理着秀发，姿态颇为逗人。

关小刀带着警觉：“为何对我那么好？”

李春风幽幽一叹：“同是沦落人，何苦相煎？”

关小刀一愣：“你也被囚禁于此？”

李春风颌首：“没错。”

“不信！”

“为何？”

“被囚禁还有钥匙，还能做菜做饭？”

李春风嫣然一笑：“我只是住在较大的牢房而已，跟你一样，还是走不出此处，至于做菜做饭，全是司徒昆仑要我侍候你，如此而已。”

关小刀皱眉：“你也被囚了？”

忽又想及什么：“你不是也练了阴阳邪功？”

李春风轻叹：“我是练了，可是武功却全部被他吸走，竟然变成受害者。”

“你也失去武功？”

“正是。”

“阴阳邪功能吸人内劲？”

“不错。”

关小刀半信半疑，若真如此，司徒昆仑岂非功力越来越强。

李春风轻叹道：“必须在阴阳交合时才能发挥作用……”

关小刀暗道：“是了，司徒昆仑练成此功之后，突然变成女的，他该找男人吸功，可惜大概卵蛋真的没了，才无法阴阳交合。”

他道：“你怎没变成男人？练了此功，不是会阴阳倒转？”

李春风叹息：“我武功全失，任何作用也发挥不出来。”

忽又觉得庆幸：“如此也好，若真的阴阳倒转，不知会变得什么模样，我还是喜欢我现在这个样子，你喜欢吗？”

说着欲往小刀撒娇抱去。

关小刀急忙跳开：“别忘了我们有仇。”

李春风笑道：“都已落难如此，还谈什么仇？说不定我们会在此终老一生呢，何不结为夫妻，共享人生乐趣，老实说，自从在春风阁一别之后，我早就爱上你，你感觉不出来吗？”

关小刀窘笑几声：“当时我是在虐待你咧！”

“我就是喜欢你的虐待，小冤家，到现在，你还逃避什么？”

李春风嚤地一声，扑了过来，两人同是失去武功，关小刀竟然避之不及，被她抱住，李春风果然采取主动，呼吸急促地欲亲小冤家，甚至伸手想解他衣衫。

老实说，李春风长相媚态绝对不比安盈盈差，那身躯扭柔带劲，双峰照样结实坚挺，只要是男人，甚难逃其诱惑。

关小刀自被其挑得血气浮动，但想及她跟司徒昆仑亲热一事，不由倒尽胃口，急忙挣扎：“别杀风景，我还没有情绪，你想强奸我吗？”

推推扯扯中，始把李春风推开。

李春风不禁幽怨道：“难道你嫌我残花败柳之身？可是妓女也有从良一天，我既然选择你，今生今世将对你忠心，你大可放心……”

关小刀暗道恶心，说道：“那倒其次，我被困于此，哪有心情谈情说爱？”

李春风道：“可是你永远无法逃出去啊！”

关小刀道：“不试怎知无法？”

说完起身，已往门外走去。

李春风急道：“你要去哪？”

理了衣衫，跟追过去。

关小刀道：“当然是找通路！”

李春风道：“你恐怕要失望，我找了那么久，根本毫无通路可寻。”

关小刀不理她，径自寻向四周，已发现此处另有两间小牢房，其后一条是二十丈长通道，尽处是一间更宽敞天然石洞，洞壁处，渗有山泉，那里挖了水池，或许饮用之水，全在于此。

水池旁则有简单炉灶、厨具，还在冒烟，看来是方才煮莲锅汤所剩之烟火吧！

右边则见石窗，窗上封有臂粗铁柱，再旁边则有三阶石梯，梯上则为铁门，除此之外，已无他物。

关小刀敲着石墙，找不出空心处，复敲铁门，发声甚沉，至少有半尺厚吧，且钥匙孔在外，根本撬不开，他探向石窗外头，只见崖深不见底，对面山峰倒是景致不差。

他敲了敲铁柱，牢固不动，不由暗叹：“若功力恢复，或可突围而出，否则将困死此处矣！”

他往窗外喝叫：“有人听见吗？关小刀被囚于此，听到快来救人！”

声音传处，如泥牛沉海，未见回音。

李春风叹道：“我已喊过不下千万声，到现在还是没走出石牢一步，你死心吧！”关小刀不由苦笑：“你倒认命，我可还要拚命！”

说完找向炉灶处，想找铁器，也好挖石凿洞。

然而那头除了一锅子，一锅铲，另有几个瓷碗之外，已根本找不出铁器可用。

关小刀抓来锅铲，想挖石壁。

谁知乃铝制品，一使劲便弯曲，只好放弃，目标落于铁锅，立即抓起，想砸破，换来小铁片以供使用。

李克风急道：“使不得！”

拦了过去。

关小刀道：“为何使不得？有了铁片才能挖墙啊！”

李克风道：“毁了它，只好天天生吞米饭啦，司徒昆仑故意整人，拿的全是生食，不煮根本不能吃，若破了锅子，还没挖通，恐怕已经饿死了。”

关小刀不由有所顾忌，放回铁锅，道：“可是，难道就这样等死吗？”

李春风淡然一笑：“你要挖，拿那钥匙去挖吧，老实说，我也挖过，可惜效果并不好，只有死了这条心。”

她不愿多解释，找来钥匙，交予小刀，便看着小刀行向窗下，一劲儿猛挖。她则在旁欣赏，或心血来潮，唱它一段相思情，舞它一段蝴蝶双飞。

关小刀偶而瞧她，冷嘲说道：“你倒是自得其乐。”

李春风笑道：“不乐，莫非憋死不成？”

仍自翩翩起舞。

关小刀无奈，只有边欣赏边工作，或而被其感染，竟也哼起小调，倒像个快乐的小工人。

李春风舞足劲道，终于汗流浹背，始自停止。

媚声一笑：“好累啊，我得洗澡了！”

她竟大大方方走至水泉处宽衣解带。

关小刀忽而瞧及裸背，惊道：“你想干什么？”

“洗澡啊！”

李春风转身过来，尖挺酥胸袒露，一幅美女出浴图已然浮现。

关小刀为之脸红：“你不会保守些吗？”

李春风媚笑道：“怕了？这里除了你我，别无他人，何况你我迟早结为夫妻，见着了又如何？你若不敢瞧，躲到里头啊！”

关小刀可不认输：“我在工作，为何要躲？”

李春风调情一笑：“那自最好，我美吗？”

摸着滑亮肌肤，勾引着良家少男。

若不想及李春风种种恶心事，她确实是位充满性感的女人，光见及那尖耸胸脯亭亭玉立，已不知迷惑多少男人，关小刀一时血脉怦动，赶忙别过头，复又受不了诱惑，转头过来，故作无谓状，却欣赏着美女调情裸浴，不知不觉中总露出幻想。

直到李春风媚笑之后，招手要他过来共浴爱泉，关小刀才收神回来，赶忙想着她种种恶行，情绪始较为稳定。

李春风见状呵呵媚笑，幻想着假以时日，或可又能俘掳男人之心吧，不禁洗得更撩逗，还好关小刀已克制住，韵事方自不再演化下去。

李春风好不容易沐浴完毕，媚态天生地穿上衣服，眼看天色渐暗，便下厨煮饭，其实一个锅子，也弄不出什么明堂，晚餐即以香菇肉丝粥了事。

关小刀吃完过后，已觉疲累，趁李春风不在，霎时冲洗完毕，随即回到床上，曲肱而枕，不断想着，若司徒昆仑仍活着，不知阿祖是否逃离毒手？如若被捉住，现在又变成如何？是生？是死？

他也不解，司徒昆仑如此恨自己，怎会让自己活到现在？

难道他当真要把自己活活困死此洞？

抑或是他想看李春风和自己生出儿女？

关小刀越想越乱，遂又抓起钥匙，不敢稍作休息，复又挖向墙石。

然而那墙石似乎特别坚硬，辛苦一天，双手都磨得破皮渗血，却只陷入半寸深，且只是短短的三寸长，若想挖出一大洞，恐怕时日难以估计吧！

关小刀不禁喟叹，然在无计可施之下，只有硬挖了。

李春风瞧他如此苦丧，于心不忍，便走来，含笑道：“既然知道挖穿不易，何不想想他法？”

关小刀道：“若另有方法，我还挖个什么劲？你最好过来帮忙挖，否则……”

李春风笑道：“否则如何？”

关小刀一时也想不出威胁之后，道：“否则我要是挖通，不带你一起脱逃！”

李春风讶然惊笑：“这么说，你是有心带我走了？”

竟然心花怒放。

关小刀瞄眼：“洞都穿了，你自己不会走？”

李春风含情一笑：“这不一样，只要你有心，我可心满意足了，来来来，小冤家，我正想出一个法子，不知是否行得通。”

关小刀怔愣中，已被她拉向石梯上，坐了下来。李春风想腻得更近，也好享受男女温情，关小刀却不自在，立身而起。

他道：“想出什么？还需搂搂抱抱？”

李春风稍失望，忽又媚笑道：“害臊是不是？迟早摸遍你全身。”

关小刀瞄眼，斥道：“恶心！”

李春风笑道：“到时可别求我喔！”

“做梦！”

“别说的太早，我可能解去你身上禁制！”

“你？”

“别忘了，我也练过阴阳神功。”

关小刀一愣，心想司徒昆仑或许正以此功夫封去自己武功，若真如此，那李春风岂非知道如何解去？

当下惊喜笑道：“怎不早说，害我转了那么久，快快快，试试看能否解去！”

李春风媚笑：“怎么？在求我了？别忘了，这会摸遍全身的！”

关小刀一时困窘，干笑道：“就算是吧，反正也不是没摸过，不过，得真的有效才行。”

李春风笑道：“我可没把握，那样能摸吗？”

关小刀皱眉，心下一横：“试试也好，该摸的地方摸，不该摸的请别乱摸。”

李春风媚笑道：“我哪分得那么清楚。”

她突然倚上来，从背后把关小刀抱个满怀，关小刀怔讫，但心念一闪，随她去了。

毕竟自己也不是什么三贞九烈之徒，牺牲一次，若能换回功力也是值得，遂挑笑道：“抱着就能解去禁制吗？”

李春风媚笑不已：“谁知道，说不定还要行夫妇之礼呢，你可愿意？”

关小刀稍窘，却故作镇定：“若真如此，只好便宜我啦！”

李春风呵呵媚笑：“原来你也是浪荡子，禁不了诱惑啊！”

关小刀黠笑道：“世上禁得起你诱惑的人并不多！”“真的？那你非礼我啊！”

李春风一手把小刀转正，倚了过来，笑媚中，引带结实胸脯轻颤传来，惹得关小刀满面飞红。

干笑道：“先解开穴道再说，否则我心头总有心结，无法放开。”

李春风媚情一笑：“随你吧，只要你日后别忘了我便是……抱我回床吧！”

关小刀一愣：“回床？”

李春风媚笑：“难道要在这里帮你解穴？”

关小刀呃地一声，干笑道：“说的也是，娘子，走啦！”

说完，抱起骚尤物，径往石床行来，李春风则腻得更紧，直道好甜蜜恩爱啊，关小刀亦配合演戏邪笑不已。

好不容易，石床已至，始把李春风放下。

李春风媚笑不断，说道：“脱衣吧，我帮你算了。”

果真腻来，帮着小刀解带，露出结实胸脯，禁不了诱惑，复往他乳头吻去，吓得小刀赶忙缩身，惊叫：“你想干什么？”

李春风已呵呵笑起来：“原来还是童子鸡呢！”

关小刀斥道：“废话少说，我早已破功，你少自我陶醉！”

但想想，自己似乎真的没跟任何女人亲热过，有些悔恨。

李春风笑态仍媚，却也办起正经事，说道：“阴阳神功挺是复杂，你得告诉我现在状况。”

关小刀道：“只是提不起内劲，其他一切如常人。”

李春风喃喃点头，复又问道：“你是否中了阴阳之毒？”

关小刀道：“以前中过，但已解去。”

李春风惊诧：“阴阳之毒可解？”

关小刀道：“事实上已解了。”

李春风怔问：“你用什么方法解此毒？”

“呃……”

“说清楚些，自有益恢复武功。”

关小刀本想告知乃灵凤玉佩之能，但心念一转，若说出，日后岂非害了门主夫人，便道：“是我娘配的药方，她浸淫医药多年，自知解法。”

“你娘是药姑姬恋红？”

关小刀点头：“正是。”

“她真的能解？你没骗我？”

“干嘛骗你！”

“那她一定了解此功了？”

关小刀想想，道：“她知道阴阳真经得自阴阳魔女而已。”

“那练了，男人会变成女者也是她说的？”

“嗯”

“她还说什么？”

关小刀眉头一皱：“你似乎对此很有兴趣？”

李春风闻言，顿觉小刀似有疑心，便说道：“司徒昆仑陷害我，是我大仇家，我当然想得知任何可治他的方法，包括解毒方活，所以才问得紧。”

关小刀恍然，道：“没了，那解药真的来自母亲所配，你若想要，改天弄点给你便是。”

李春风笑道：“谢啦，坐妥吧，我慢慢替你检查。”

伸手把小刀按于床面，开始仔细搜其脉络。

关小刀刚开始还怕她占自己便宜，但几指过后，直觉她的确认真为自己解穴，始放心不少。

眨眼之间，已过一个更次。

李春风摸索之后，亦解去三处要穴，关小刀忽觉内力稍稍升起，登时大喜：“有效了，我的内力快恢复啦！”

李春风方嘘气，抹去额头香汗，娇笑道：“我还以为摸错门了呢，这阴阳神功果然精奥不已，光是点穴、解穴手法即变幻莫测，还好，我学了不少，还管用……”

关小刀道：“你又如何得此真经？”李春风忽而瞄眼：“还不是你惹的，硬是把我抓回田家堡，我好不容易逃了出来，躲进伏牛山，准备养伤，结果无意间在一口深潭中发现一具浮起之白骨，抱着一口箱子，我便把箱子抢过来，那箱子已生锈，根本打不开，遂用石块敲开，见着里边便是《阴阳真经》，想来是那白骷髅之物吧！”

关小刀急道：“他会是阴阳魔女？”

李春风道：“谁知道，反正都已白骨一堆，看他可怜便埋了。”

关小刀道：“除了真经，没有其他东西？”李春风道：“有一颗丹丸，被司徒昆仑吃了，经书记载，它可起死回生，但我看那丹灵便是剧毒由来。”

关小刀怔愣：“司徒昆仑因为服下丹丸才练成毒功？”

李春风道：“大概吧，那丹丸的确有用，增加他不少功力，只可惜我……”

突然大事感叹：“不谈这些，只要你能解毒，自能对付他。”



关小刀苦笑：“希望如此，真经现在在何处？”

李春风道：“在他身上，当时他盗我武功之后，早就连真经一起吞了。”

关小刀喃喃说道：“有机会得把它毁了。”

李春风道：“你娘对阴阳魔女之事知道多少？”

关小刀道：“只知有这么一个人及阳阴邪功之事而已。”

李春风知道他未尽详言，虽想了解一切，却也不愿太逼人，轻轻一叹，认真替他解穴便是。

复过一更次，几指截向齐门要穴，关小刀唉呀惨叫，李春风怔诧：“怎弄痛你了？”

关小刀苦笑道：“我的齐门穴曾经受伤……”

“被谁所伤？”

“练功受伤的……”

关小刀顿觉左齐门穴脉传来劲道，心下大喜：“哇哈哈，右半身恢复功力啦！”右手一耍，果见劲道。

李春风怔诧不解：“你的武功怎会分左右两半？通常是不分的。”

关小刀笑道：“我也搞不清，这是第一次。”

“你练了何功？”

“呃……太乙神功！”

关小刀自觉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便说了：“此神功喜欢阴阳倒反，跟阴阳真经有些类似。”

“就是公孙白冰所学的？”

李春风欣笑道：“它似乎也可练成金刚不坏之身，可跟司徒昆仑相抗衡？”关小刀道：“可惜还差了点。”李春风道：“不过公孙白冰精进实在吓人，他是用何方法？”

此乃无上机密，小刀怎可能说出，道：“我要是知道，可就好了。”

李春风道：“骗人，你也在几个月之内武功大进呢！”

关小刀道：“那是灵刀堂堂主水无涯帮的忙，他给了我一颗灵丹，我才能增加功力。”

李春风恍然一笑：“却不知是何灵丹？哪天我也想要颗回来吃吃看。”

关小刀怕她日后骚扰灵刀堂，便道：“去少林要吧，水无涯说那是少林掌门赐的，如果你能脱逃的话，便去要吧！”

李春风娇笑道：“你都恢复一半功力，怎逃不出？待我把你另一半功力给恢复便是。”

说完要小刀运劲，碰到受阻之处便说出，李春风好想办法解穴，如此一来，已省去摸索之苦。

至于李春风手劲不足，便利用小刀自家劲道，能截中地方便截去，若截之不中，李春风再努力解去。

如此折腾至四更天，待最后一道少商穴脉终于迫通，关小刀全身劲流霎时串连，一股霸气呼之欲出，他哈地一纵，跳落地面，不断劈掌，打得呼呼作响，威风已极。

李春风则筋疲力尽倒在床上，呵呵笑道：“去把门破了吧，我得好好休息再说。”

关小刀当真迫不及待，奔向那数寸厚大铁门，运足十二成功力，猛劈过

去，咚地震响，有若撞钟，震得他耳根生疼，直觉此音或传太远，莫要引来司徒昆仑才好，于是改劈窗下岩块，那正面对深崖，纵使坠地，恐怕也是万丈深渊之下了。

当下凝力，往硬岩壁去，一掌印出三寸凹，一连数掌，轰然一响，果真炸开尺余圆洞，足可容得人身爬过。

冷风涌入，吹得关小刀心神大喜，再世为人感觉甚棒，便自探头往外瞧，下边则是深云乌乌，上边乃是满天星斗，甚且见及树木横出，他心下一喜，自可攀爬而上以脱逃。

时不宜迟，便向里头叫着：“李骚包，我先走啦，你慢慢混吧！”

岂知李春风已奔于通道口，一脸孤苦无依，声带悲苦道：“不带我一起走？我武功尽失，攀不了高崖……”

关小刀心下一软，毕竟她解去自己禁制，留有恩情，若看她困死这里，实是过意不去，心想待救她出去，再分道扬镳，她武功已失，该不可能再胡作非为才是。遂招手道：“过来吧，女骚货！”

李春风登时春风化雨似地欣笑，飞奔过来，道谢连连，还调情说道：“就是对你骚，如何？”

想粘男人身子。

关小刀瞄眼：“粘那么紧，怎么爬出去？”

李春风呃了一声，窘笑放人。

关小刀讪笑道：“别太骚啦，要是我受不了，松了手，可就地底下见了。”

李春风媚笑：“那可好，做个同命鸳鸯，今生无悔。”

关小刀斥声真是，始往外爬，攀上岩块后，便伸手把李春风拉出来，纵使李春风骚，但身形悬空之下，再也不敢吭声，遂往上攀掠。

虽然带着人，但上头松枝凸岩不少，得以借力，眨眼已掠高数百丈，或见较平滑地区，李春风只好负向他背面，小刀得以腾出四肢，照样攀得有惊无险。

足足攀高千余丈，方始登上崖面。

此时东方吐白，野鸟轻鸣，枝头沾露，碧草含青，佳景天成，再世为人感觉，使小刀欲高吭长啸，但想及可能惊动司徒昆仑，便自忍了。

李春风则满脸喜色，大呼好啊，足足半年未见过日出山景了。

关小刀瞄她一眼，捉笑道：“骚女人，你可收敛些，回到人间别再胡搞乱搞，免得惹祸上身，你走吧！”

心想自己也不知去路，但带着她又不习惯，遂叫她先离开便是。

李春风闻言，笑容顿失：“你要抛弃我？”

关小刀想笑，道：“这不是抛弃，而是分道扬镳，我又没娶你当老婆，谈什么抛弃？”

李春风苦着脸：“陪我走出山区好吗？看在我解你穴道份上……”

关小刀终被此恩情扣住，道：“好吧，若出了山区，你得自行走人，不得再缠我！”

李春风轻叹：“难道你真的对我一点感情也没有吗？”

关小刀道：“这得怪你以前做了那么多坏事。”

李春风再叹：“或许将来你便会了解我了……”

“走吧！”

关小刀招手，先行踏步，他心想，还是别去了解她这种人的好，免得吃不完兜着走。

李春风跟在后面，失去武功的她，走得跌跌晃晃，有若千金小姐。

关小刀但觉这样下去，不知要走多久，遂回头，一手抄她腰际，掠奔下山，李春风终于笑颜再展，直道小刀最是体贴，找到机会便腻过来，享受片刻温存。

关小刀懒得理她，他只想赶快离开此山区，自是全劲奔驰，或而掠树梢，或而纵险涧，几乎直线掠行。

终在一时辰之后，掠出深山区，凝目望去，却发现神剑宫即在山脚下，小刀始知自己身落腾龙山脉。

他放下李春风，道：“你走吧，我还得进入神剑宫探消息。”

李春风急道：“你不怕司徒昆仑？”

关小刀想及阿祖不知如何，当然非闯不可，冷道：“怕就不来了，再见！”说完，径往前行。

除了探查阿祖消息，他仍得夺回兵刃。

李春风突然追叫“等等！”关小刀仍不理，甚至走得更快。

“我知道有条秘道可通神剑宫！”

李春风这一喝，终于把小刀喝住，他反眼望来，倒想听听答案。

李春风追前娇笑道：“当时司徒昆仑对我好时，带我走过那秘道，现在你救了我，我报答你便是，跟我来！”

说着引在前头，往神剑门后宫行去。

关小刀直觉那是真话，便跟在后头，沿途，李春风不断说那司徒昆仑如何无情无义，实是该杀，至于小刀嘛，总是讨人喜欢。

小刀懒得理她，催着她快找秘道，李春风眉眼媚笑，道声：“煞风景，要快，抱我啊！”

关小刀终于抱她掠行，终又逗得她呵呵笑起，总像找到老公似地心满意足倚得甚紧。

两人终掠于一处数百株腰粗古松林，李春风始道地头到了，关小刀放下她，她便往松林中几棵业已长着青苔、绿蕨之巨岩处，寻了几眼，扳向一小石，突见一小岩块往下沉，秘道终于出现。

她欣笑道：“这里便是了，直通深宫，你……”

关小刀早已钻身进去，讪笑道：“后会无期，自行保重啦！”

岩块一推，隔了对方。

李春风跺脚直骂无情无义，丢下她一人。

然而人已遁去，骂又何用？还好已恢复自由之身，乐得哼起小调，飘身而去。

至于小刀探入秘道之后，已严加戒备，亦步亦趋搜行过去。

此秘道半似天然，半以人工穿凿，大约两人宽，却蜿蜒如蛇，走来似入迷道，幸好只有一条，否则极易走失。

几乎探行七八百丈之后，始闻及油灯味道，关小刀自知地头到了，更加小心潜去，尽处石门挡道，他推敲一阵，发现按钮，将它启开，里头猝见火光传来，原是较宽秘道，右墙每隔十丈即置一油灯，灯火虽不甚亮，却已足够瞧清一切。

关小刀探之无人，便跨步入内，继续往前行去，复行百丈，忽见左右两

条通道。

他只好碰运气，往右边行去，不久，发现秘门，慢慢启开，眼前一片凌乱，墙上则粘着不少铁制东西。

关小刀乍愣，那不就是自己所打造的手铐脚镣吗？虽然已被毁去，却能辨认出来。

他自嘲一笑，原来这通道是通往地牢，没想到他混那么久，竟然未发现。

瞧及地上仍有不少假发、衣衫、脂粉，想必是司徒昆仑用来易容之物。此时已乱散四处，该是被他人所抄。

他不禁疑惑：如果司徒昆仑在此，怎容得东西让人弄成这样？

莫非他也受伤，在山中无大王之下，守卫便进来乱搞？

还是当时自己拆穿他变成女的，他为了掩饰，故意毁去这地方？

想来想去，任何理由皆有可能，小刀便不再想，遂探往铁门，将其打开，再偷偷探向外头，阳光普照下，一切宁静无声，似若死城。

他又想，难道司徒昆仑已弃守神剑宫？然目光再探，终于发现百丈外仍有守卫看守，只不过神情懒散罢了。

他想潜去，忽又想及，不知左秘道通往何处？便退了回来，照着秘道反行，终也抵达左秘道，二话不说，钻了进去。

行约百丈，果真有秘门，开启之后，四处各有石室，其中一处置有铜鼎，该是秘密炼丹房。

他搜穿过去，忽见石梯往上延伸。

小心翼翼登上，推开石门一小缝，往外瞧去，四壁呈六角型排列，似乎是座高塔。

他不禁想起方子秋曾提及神剑宫有座无欲塔，是门主闭关或藏身逃难秘塔。

此塔外围全是桌大石块砌成，大门则为尺厚精铁所铸，躲在里头，除非千斤炸药，根本破之不了。

莫非这就是无欲塔？

关小刀带着欣赏心情再探清楚，只觉此塔无窗，光线来自四处碗大圆形洞孔，如此阳光投来，直若千万条光束往下落，照得地面光圈闪开，倒是奇景佳作。

至于右塔墙又是如何呢？

关小刀得探出半个身子才能见着，他仍然禁不起诱惑，想探个究竟，立即伸头引颈引探去，只见得一座“八”字型挑高楼梯靠墙而筑。

关小刀猝闻轻呃声传出，吓得他赶忙缩头，暗道有人，躲回地底，石门快快放下，但觉另无声音，始暗嘘好险。

沉静中，忽又闻得上头似有东西落下，咔嚓一声，似瓶罐破裂，关小刀乍惊，赶忙闭气，深怕声音传出。

沉默一阵，但觉一切似乎已平静，关小刀正待再次偷窥，岂知石门已动，淡光乍现，吓得小刀暗叫不好，赶忙往就近石室躲去，凝足掌劲，准备突袭。

石门掀处，有人走下，他似乎带着瓶瓶罐罐，发出咯咯响声。那动作似乎显得十分沉重，关小刀想瞧瞧何许人物，却又不敢轻举妄动。

只一眨眼，忽见一位光着上身之怪人往门口探身而过。

关小刀不由怔愣，此人全身肌肤似长烂疮，一处处烂红如铜钱粘得满身

满脸，显然已染重病。

“会是谁？……”

关小刀直觉神剑门并无此人。

那人已走进炼丹房，将瓶罐堆在一旁，并开始升起火炉，那煤块似乎放置过久，染了灰尘，不易引燃，他不禁破口大骂：“什么王八东西，连这时也想整我吗？”

一气之下把煤块敲散。

关小刀乍闻那叫声尖锐刺耳，不男不女，心下惊愣：“会是司徒昆仑？”想及是他，简直见着魔鬼，连呼吸声都快憋死，以免引他发现。

然而他若是司徒昆仑，怎生走路如染重病？

难道他中了什么毒？连面貌都毁去，亦或此人根本不是司徒昆仑？

关小刀决定证实此人是谁，便偷偷潜探脑袋，瞧瞧那人躲在哪间密室。

他尚未探出结果，忽闻左侧第三间传来声音：“没想到我会毁在阴阳毒功之上，我不该练它！”

说完，长叹后悔不已。

关小刀如被抽了一鞭，至此，他确定此人便是司徒昆仑，否则他怎会说及练了阴阳毒功？

司徒昆仑的确没想到会在密室中遇到死对头，如若让他发现，凭他深强功力，自己岂非小命不保！

关小刀终于不敢蠢动半寸，藏于墙角，闭气以待，希望这老魔头赶快走掉。

然而司徒昆仑却只顾升火熬药，口中不断嗔骂，偶而传声较清楚，竟是“关小刀你害得我好惨，我要剥你皮！”

吓得关小刀心惊肉跳，坐立不安，不得已，又想逃走，他想潜回秘道，可是如此必定经过炼丹房，若被发现岂有命在，如若潜往无欲塔，能开得了那头铁门吗？外头是否另有重兵防守？

挣扎中，他仍选不出该往何处逃去。

司徒昆仑却已升起火球，置于铜鼎下，将铜鼎烧热，并倒了不少奇药入鼎，随后伸手往鼎中浸去，霎时传来尖闷疼叫。

那叫声如杀猪，刺得关小刀心惊肉跳，不由想及司徒昆仑是中何毒？怎生需要如此痛苦治疗？那毒药必定十分厉害，否则怎连他这金刚不坏之身也挡不住？

那会是什么毒？

忽又闻及司徒昆仑汗流满面，暴戾吼声：“贱女人敢拿这毒功叫我练？待我治好，必定把你碎尸万断，我不该练它，什么阴阳无敌，什么刀枪不入，放屁，全是放屁！”

他猛劈铜鼎，打得锵锵作响，怒气十分火爆。

关小刀闻言又自怔愣：“他后悔练阴阳毒功，难道已后悔由男变女？还是走火入魔，反被毒功所伤？”

瞧司徒昆仑身上冒出一颗颗殷红烂疮，恐怕是潜伏久之毒疮，看来他或许真的受了毒功之害。

关小刀心念直转，司徒昆仑已被毒伤所困，不知功力是否受到影响？若真如此，倒是收拾他之大好机会。

然而有可能吗？他那身天下第一毒功，纵使再怎么受影响，也不至于差

到哪去吧！

想来想去，小刀仍不敢公然挑战。

然而闻及对方哇哇痛叫，该是全力治毒伤，自己或可找机会开溜便是。

于是他先潜往无欲塔那头，登上石梯，掀开石门，走了出来，忽觉一股浓沉带腐臭药味涌来，原来是传至那八字型练功台上的一堆烂衣服，敢情司徒昆仑躲入这里已经不少时间。

他无暇理会，掠向较高处那圆型通风口，往外瞧去，可惜乃因石洞太深，只能瞧及外面一点圆，不能见及地面所有状况。

连换几洞皆如此，只好放弃，掠回地面，走向那只有肩头高，想出去还得矮半截身子的拱形门前，轻轻敲及铁门，沉重声音传来，恐怕至少有一尺厚吧！

他想开启，却找不出门栓、卡锁之类，不由疑惑，这门是如何开启及封闭？于是开始摸索，东按西扣，总想找出方法。

然而，他才摸索不了几处，忽闻秘门掀动，吓得他暗叫不好，直觉往八字形练功台掠躲。

可惜他却掠错方向，那石门掀处，司徒昆仑正抓着大盆子准备走出，岂知突见顶空投来光影闪动——原是小刀掠身所掩，他怔喝道：“有人？”

司徒昆仑目光复往练功台瞧去，关小刀正自叫糟，想躲已是不及，两人四目相对，同声惊愕“你？”字一声，竟然双双欲躲。

司徒昆仑猛潜回密室，秘门砰地紧闭。

关小刀正也想逃，可是忽闻砰声，心头一颤，登时疑惑，司徒昆仑武功高过他甚多，为何要逃？

莫非他当真受伤在身，功力大打折扣？

若真如此，岂不是除他大好机会！

反正此处不通，若司徒昆仑折回，照样无处可走，倒不如强悍胆子，先声夺人先杀过去，说不定瞎猫果真碰上死耗子。

心念一闪，几乎先后脚之差，猛地喝道：“哪里走！”

硬欺过来，欲掀秘门却不开，蓦地运足掌劲劈去，叭然一响，石门爆裂大洞，关小刀坦荡而入。

此时司徒昆仑正从炼丹房捧着大堆瓶罐欲逃。

关小刀截了过来，却不敢贸然出手，忽见司徒昆仑一张脸已变成朵朵花开，烂疮肿红，不禁暗道何毒如此厉害？

他谑喝道：“皇天不负苦心人，看你往哪逃？”

比手划脚，准备应战。

司徒昆仑哈哈狂笑：“我本想饶你不死，你却硬要死，怪不得我下毒手！”

右手猛翻，劲风乍涌，直劈过来。

关小刀但见劲风仍强，不敢硬接，跳退数步闪去。

司徒昆仑怒笑：“你用炸药轰我，我使用奇毒毒死你！”

猛逼过来，右手从左手捧着一大堆瓶罐中抓出一瓶青色罐子，怒笑一声，砸甩过去。

那青瓶暴转，绿液渗飞，扑满天地，直冲关小刀。

他哪敢硬接，猛劈掌劲，迫退泰半，身形疾翻贴向壁顶，青瓶下身飞过，撞向石壁，青液蚀得地面冒出青烟，嗤嗤响声甚是刺耳。

关小刀但觉那是奇毒之药，若被沾身，岂非立即要刮肉去皮。应以自保，

当下或得抢攻，迫他不能出招，待逃出此秘道再说。

身形仍粘在顶壁上，已喝吼大叫，双掌耍出太乙神掌之“风云变色”，他虽然没练熟，但已见过水无涯耍过几遍，情急中混耍开来，照样电闪雷鸣劈似地风云乍起，强怒无比劈轰过来。

司徒昆仑哇哇怒叫你敢！左手抱瓶不能动，右手却仍旋打掌劲封招反击，然而压力过大，砰地一响，他竟然闷呃一声，身形往后喷撞，足足拖带十数丈，撞向那头内壁，瓶罐掉了不少。关小刀飞身落地，怔讫瞧着双掌，不敢置信，竟然能将无敌天下的司徒昆仑劈倒在地上。

司徒昆仑闷呃一声，随又咆哮怒骂：“大爷毒伤在身，有胆日后再战！”

急忙抓起瓶罐，竟然不肯抗敌，拔腿即往秘道奔去。

关小刀见他奔开，直觉喝叫哪里逃，赶忙追掠过去。

心想，纵使司徒昆仑因毒伤不想战，或而激怒他，反而被打得七零八落，然如此大好机会何处寻得？说什么也不能放弃！

一连三纵，司徒昆仑已不及十丈，关小刀猛又凝力，照样使出“风云变色”，掌劲劈出，在那两人宽秘道中，威力更是突增不少。

司徒昆仑但觉背后强劲灌来，欲转身对敌，竟然不及，心念未毕，背脊中掌，哇地一响，他猛往前扑栽，一拖十数丈，压得瓶瓶罐罐全部碎烂不堪。

那似乎仍有毒剂渗出，烧得司徒昆仑哇哇大叫，边爬边跳而逃。

关小刀又自怔愣，司徒昆仑武功当真如此不济，眼前这人会是真的？大喝别走，疾追过去。

司徒昆仑边逃边厉吼：“关小刀少得意，待出了此秘道，有你好受！”

逃得更快。

突见双岔口，一闪即逝。

关小刀追及岔口，不知该往山林哪头，亦或地牢哪头追去，正犹豫中，忽闻地牢那头传来药味，心下大喜：“看你往哪走！”

直追过去。

司徒昆仑逃得好快，眨眼蹿出秘牢，正待把秘门扣上。

岂知关小刀掌劲已至，砰然一响，石门颤动，根本扣之不了，司徒昆仑只好放弃，直往出口奔去，那最后一道乃是铁门，他猛窜出去，便即扣上门锁，已自哈哈大笑：“小畜牲，你慢慢开吧！”

话未说完，关小刀疾掌轰来，打得铁门锵然作响，却纹风不动。

他焦切不已，连劈数掌未见功效，只好改劈门边石柱，猛轰下去，颇有颤动，他复连轰不止。

外头司徒昆仑见状哈哈大笑，正待出言挖苦，岂知护卫围了上来，一人喝道：“何人敢闯神剑门，还不快束手就缚？”

见及此人光着上身，还长烂疮，且不男不女，众人已生厌恶，哪会想及此人便是平日作威作福的太上师爷！

司徒昆仑见护卫竟然把自己当敌人，不由大怒：“我是师爷，连我都不认得吗？”

一名护卫冷笑：“你是师爷？那我是门主了，先拿下他再说！”

一声喝令，十数剑手欺杀过来。

司徒昆仑不由气得全身发抖，厉喝：“反了反了，挡我者死！”

双掌凝力轰去。

果真把六七人打得人仰马翻，护卫顿生忌意，不敢再贸然攻进。

司徒昆仑为之哈哈大笑，扬掌耍弄，直退而去，护卫不断退闪。

眨眼已退去百丈开外。

关小刀但觉毁门已过慢，遂喝叫：“开门，我是黑青锋，让妖人逃了，有你们好受！”

外头护卫乍闻，哪管得是真是假，只要有人能制住老妖人即可，便把锁扣一扯，砰地一响，关小刀扑撞出来。

眼看司徒昆仑逃去百丈，复被大批护卫半拦半退似地堵住，他疾掠而去，三纵已至，喝着：“老妖哪里逃！”

天马行空掠起，复转猛虎扑羊，一招“乾坤无极”劈轰过去。

这招“乾坤无极”曾被公孙白冰耍出，用以破去司徒昆仑护体罡气，乃太乙神掌第八招，威力可想而知。

虽然关小刀只是依样画葫芦似地耍出，但在配合太乙神功之下，照样奇猛无比。

那司徒昆仑此时简直变成另一人似的，明明感觉背后有掌劲劈来，他亦想反掌迎敌，却总慢了一步，猝地背脊又中狂掌，打得他闷吐鲜血，往前扑栽，撞倒三名护卫，那毒疮沾处，竟然使护卫肌肤疼痛，吓得他们忍痛刮皮自救。

关小刀见状大叫让开，一连三掌砰砰打得司徒昆仑滚向墙角。

他始站立其前，加以看守，冷声道：“你果然受伤在身，连功力都无法施展！”

司徒昆仑抹去嘴角血丝，谑声冷笑：“我不是司徒昆仑，他若现身，你早没命！”

关小刀虽疑惑这人武功如此之差，或而不是师爷，但他那男变女相虽长了红疮，却曾被自己见过，该是不差啊！

灵机一动，他说道：“李春风说你活该服了毒丹，才变成这样！”

司徒昆仑一愣，突又厉吼：“那贱人，自始至终都在骗我，我要找她报仇——”

关小刀闻言冷笑，暗道：“你果然是司徒昆仑！”

却怕护卫听着，惹来麻烦，不愿喊出。

然而对于堂堂第一高手落得如此不济，他亦颇为惊讶，冷笑道：“你身上红圈圈该不是被我炸伤的吧？”

司徒昆仑不禁更怒，厉道：“不是你的麦芽糖，我怎会病发！”

关小刀更诧：“阴阳之毒怕麦芽糖？”

乃他始料不及，果真一物克一物，不禁呵呵笑起。

照他想来，乃是麦芽糖粘得他全身，他逼不出毒雾，越聚越多，反而伤了自己肌肤所致。

司徒昆仑瞧他越笑越狂，已忍受不了，厉喝一声，双掌夹以全身劲道，欺扑过去，竟也难得再现红云。

关小刀自觉太乙神掌威力不弱，遂又凝掌相迎，根本未把毒雾放在眼里，双方一触，凌空劈斗十数掌。

司徒昆仑毕竟受伤匪浅，硬是被逼弹退去，气得他哇哇大叫，直喝手下：“把他杀了，我是师爷，听到没有！”

一群护卫散落四处，怔忡相望，对他喝唤根本不理。

司徒昆仑不由又喝：“你们敢不听我话？看这是什么？”



往裤腰搜去，似想找出什么。

关小刀讪笑道：“烂女人别假啦，还敢假冒师爷，要不要脸！”

司徒昆仑突然抓出一块金牌，喝向手下：“看看我的金令，还不快擒住这叛徒！”

护卫见令乍惊，想来他若不是司徒昆仑，自也跟他有所牵连，纵使不愿加入战圈，亦自装模作样围杀过来。

关小刀见状自知不除司徒昆仑，后患无穷，登时抢攻，凝掌扑去，喝道：“你敢偷门主金牌，我毙了你！”

太乙神掌连连劈来。

司徒昆仑被迫得东弹西跳，无暇再喝令手下，已自运起全劲加以抵挡。

然而关小刀势在必得，一掌“乾坤无极”迫去对方掌劲，砰然一响，再印对方胸口，打得司徒昆仑闷血又吐，倒撞墙头。

他竟然狠命再加劲道，猛把石墙撞出圆洞，滚落那头，逃之夭夭。

关小刀怎能让他走脱，喝着哪里逃！掠扑过去，翻过墙头，已见司徒昆仑奔逃二十丈开外，如若有大刀在手，立可取他首级，现在只能凭掌劲取胜。再欺过去，眼看就要再送一掌，岂知左右竟然蹿来数道黑影，带着寒光逼至。

那寒光一抖，来势汹汹，迫得关小刀猛地闪退，定眼瞧去，竟是黑青锋领着十几名剑手赶来助阵。

关小刀见状大喝：“你们找错人啦，他才是叛徒，妖魔！”

司徒昆仑见及救兵，心下大喜，立即转头过来，谑喝道：“我才是师爷，宰了他，重重有赏。”

黑青锋早就见及师爷脱落假发一幕，自知他是真者，可惜却变得如此模样，让人退避三舍。

然而他更恨关小刀，冷邪笑起：“你才是神剑门叛徒，先宰了你再说，上！”

他猛挥手，十余剑手立即扑涌过来。

虽然他们可能武功不算太高，但神剑门之剑阵威力一向不俗，且又加入黑青锋，威力更强三分。

关小刀纵使掌劲了得，可惜他却未练熟全招，勉强只能强掌退敌，然而左敌被逼退，右敌复攻上来，如此招招连招，终也逼得他节节败退，东弹西跳，不由哇哇叫起，心想若有大刀在手，那该多好！

就这么一分神，左肩被黑青锋划出血痕，痛得他赶忙欲躲，复见数把利剑刺来，迫得他落地打滚，狼狈已极。

关小刀连连败退，直骂黑青锋不知好歹，迫杀忠良，黑青锋却一味冷笑猛攻，欲除他而后始快。

不但是他，就连司徒昆仑见状，有机可乘，竟也抓过手下一把利剑，飞冲过来，疾招便刺。

他能当上神剑门师爷，自对神剑剑招研究甚深，纵使此时有伤在身，但神剑乃走轻巧快捷为主，用劲不大，这一刺杀，火候竟然不在黑青锋之下。

一连三招下来，终又伤及小刀腰背数道伤口，疼得小刀哇哇大叫，向那些呆头护卫尖叫，不救人，丢把剑过来总行吧！

他想手中有剑，自能施展刀法，局势将改观。

然而那些守卫只顾观看，不敢有任何行动。

关小刀又吃一剑，怒得喝吼尖叫：“都死到哪去，还不快来助阵！”

凝着掌劲，相准一人，准备破他而去。

然那声音喊处，竟然有了回音。

忽闻远处有人叫着：“来啦来啦！快快快！”

复见一大群人马涌奔过来。

突见变化，双方乍惊，关小刀情急望去，一大群玄棕人马飞冲过来，正是天龙骑弟兄。

他们本是被囚，没想到却被放了出来，领头者竟是阿祖，她抓着偃月大刀，急欲找到小刀，且不停喝喊：“小刀你在哪？”

关小刀见状大喜，趁对方怔愣之际，一掌击退一名剑手，猛冲空中，叫着：“我在这，大刀快来！”

阿祖见着，欣喜不已，喝声地一声，大刀疾抛空中。

关小刀接个正着，哈哈大笑：“你们该死啦，看我一招‘刀斩无情天’！”

忽见他反纵人群，大刀一挥，化成翻江捣海狂龙，直往对手兵刃砍去，啸风过处，扫得众人衣飞发跳，两眼睁之不开，锵锵锵锵脆响不已，阵中利剑竟然被砍断七八支之多。

众人乍惊，关小刀喝地又是一招“横扫千军”霸气扫来，剑手毫无招架余地，跌得乱七八糟，若非小刀乃用刀柄扫去，不知多少人头将落地。

关小刀两招打散剑阵，自是狂笑，目标冲向黑青锋及司徒昆仑：“你们别逃，看我‘神刀斩魔头’！”

长刀豁地砍来，霸劲吓人。

黑青锋偏不信邪，利剑刺砍过去，岂知方触及大刀，锵地一响，竟被砍成两断，他惊叫不好，断剑当成暗器射来，抽身即退。

关小刀收回大刀，以刀背挡掉断剑，忽见他逃跑，喝声：“哪里逃！”

然而司徒昆仑亦自脱逃，他权衡轻重，轻喝追杀过来之天龙三侠之霹雳侠雷万钧，斯文侠谷君平，他喝道：“雷大侠，交给你们啦！”

他长刀再抖，打向空中断剑，那断剑受击，直若利箭猛往黑青锋射去。

叭地一响，射于他前头不及三尺，吓得他怔吓顿停，雷万钧已追杀过来，他只好拔起断剑迎战。那关小刀却早就追向司徒昆仑，眼看他想窜进乌松林中。关小刀谑邪喝叫：“你逃得了吗？”

一连三纵，追杀过去，神刀脱手飞出，一招“刀斩无情天”奇猛无比斩了地去，司徒昆仑回剑猛挑，却被大刀打偏，他不敢硬战，喝地一声，落地打滚，已自脱逃。

关小刀掠扑过来，抓回大刀，哈哈大笑：“投降，饶你老命！”

司徒昆仑厉吼：“想要赢我，还早！”

猝地反攻过来，利剑再抖神威，化出五朵剑花，欲刺对方胸脸要处。

关小刀自觉他乃强弩之末，大刀一抖，逗着他玩：“这是什么招？梅花三弄，抑或是……”

话未说完，司徒昆仑却怒笑：“这叫‘含血喷人’！”

当真逼出毒血，奇快无比喷吐出来。他乃想以自身之毒当武器，纵使未必毒死对方，能毒瞎眼睛亦是捞回本。

关小刀没想到他会出些奇招，但见毒雾喷来，竟然如此之近，迫得他唉呀尖叫，猛施千斤坠滚落地面。

司徒昆仑却又抓出一盒东西，厉笑道：“这才是真正毒中圣品绿蜂针！”

猛按盒子，细针如牛毛疾射喷来。

关小刀乍闻绿蜂针，脸色早已大变，想当初在灵泉沐浴，被水自柔刺得全身生疼，记忆犹存，司徒昆仑竟然能把这东西搞到手？

然而想及司徒昆仑能把李春风从灵刀堂延揽过来，弄个一两盒绿蜂针并非难事。

此时司徒昆仑早已心存拚命，始不顾身分，用着灵刀堂毒针，这一喷射，简直霸道难挡，关小刀闻声，猛滚再滚，仍自逃躲不了，唉呀尖叫，左半身恐怕中了不少针，且带麻疼，显然有毒，一时竟然瘫痪。

司徒昆仑见状哈哈厉笑：“跟我斗？死命去吧！”

利剑一抖，疾刺过来。

关小刀岂肯认输，左边不能动，仍自滚身左近，右手抓起惊神刀，躺在地，照样耍得虎虎生风，但见司徒昆仑罩刺过来，一招“刀现莲花”挡了过去。

锵然一响，利剑乍断。

司徒昆仑惊心动魄，哪敢再战，心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当下喝地一声，掠身即逃。

关小刀欲追不易，眼看对方就要溜走，猛吼：“哪里逃——”右腿右手一蹬，身形斜弹而起，忽见司徒昆仑欲闪入古松之林，他猛喝一声，一招“神刀破天地”射砸过去。

却见大刀飞脱刀柄，有若流星飞窜，奇快无比冲去。

司徒昆仑但觉背脊冷风劲冲而来，猛地闪向左侧巨松之后，本以为必可逃过一劫，哪知神刀似已通灵，刀身忽而砸向左侧松干，叭然一响，斜斜反弹，那劲道更猛三分，奇快无比砸向左近不及七尺的司徒昆仑。

他哪知大刀会突然转弯？猝见惊变，惊骇想闪，已是不及，叭地闷响，大刀竟然穿中肚腹，疼得他死命尖叫。

关小刀闻声冷笑，厉吼着：“还我安盈盈命来——”

想及安盈盈死状，不由悲中神力大起，右脚一瞪，人如火箭疾冲过去，眼看巨树已至，他猛地运足毕生劲道，逼向手中刀柄，直刺古松，叭然一响，铁棍般刀柄猛穿而过，更穿出司徒昆仑胸口。

他怔骇不已，瞧着胸口多出铁柱，且染着鲜血，伸手欲抓，却抽不出来，骇叫着不要不要……终于抵不过死神呼唤，溢吐最后一口浓血，脑袋一偏，死于非命。

关小刀这才嘘喘大气，喃喃说声：“盈姐姐，你该可安息了……”

复靠于树干，心神一泄，疼麻立即上身，这才想到被绿蜂针刺中，急得往左半身瞧去，已自青肿起来，吓得他赶忙伸手揪扯毒针，然而背面根本揪之不着，便大声尖叫：“阿祖快来啊，我完了！”

阿祖本在收拾黑青锋，忽闻小刀叫完蛋，急得她惊心动魄，飞命冲来，见及小刀靠于树前，惊急道：“你！”

看人仍会喘气，心头稍安。

关小刀急道：“我中了绿蜂针，帮我拔，有毒！”

阿祖早听及水自柔说过有这门武器，闻言即凑上来，抓开衣衫便拔取毒针，见红绿痕如花点，惊笑道：“还好阿柔要我带了一些药，她说可解灵刀任何堂武器之毒，大概也能解绿蜂针之毒吧！”

她从怀中取出玉瓶，倒出解药，抹于伤口，解药渗去，清凉顿现，关小

刀嘘气：“有效！”安心不少。

阿祖自也放心，替他抽了十数针，然而再下来便是裤裆臀部，她窘热笑起来：“下边有受伤吗？”

关小刀不由窘笑：“我自己来，你叫他们快住手，司徒昆仑已死了。”

阿祖怔诧：“死了，人在哪？”

“后面！”

关小刀伸手指向背后，阿祖狐疑，往树干那头瞧去，见及司徒昆仑死状甚惨，怔然讶叫，跳闪一边。

随即又嗔笑起来：“死得好，咱们几乎毁在他手中。”

关小刀道：“去通知他们，免得徒增伤亡。”

阿祖自知道理，立即飞奔而去。

关小刀趁此机会，跳向隐密处，解了腰带，小心翼翼拔去臀部毒针，边拔边斥笑，这臀部倒是对打针特别有缘，一有机会便遭了殃。

毒针除去后，他始抹上解药，随即穿妥衣衫，活动一番筋骨，但觉疼麻去之不少，始盯向司徒昆仑，瞧他全身是毒，实是让人头疼，不敢动他，拔下大刀和刀柄，司徒昆仑倒栽地面。

他倒想要火化，遂瞄向古松，准备攀折枯枝以燃火。外头却传来阿祖叫声：“他们不相信司徒昆仑已死！”

关小刀往外瞧去，一大堆人往此移动，他倒落个轻松，瞄向黑青锋，冷道：“自己看吧，如果你认为他是师爷，师爷便死了，如果你认为他不是师爷，那请你去把师爷找出来吧！”

黑青锋和几名剑手立即掠来，乍见此人胸穿肚裂，已然毙命，黑青锋为之轻叹，几名剑手却疑惑此人是否是师爷？黑青锋不语。

关小刀冷道：“不管他是不是，你们要找人打斗，大可冲着我来，否则滚一边去！”

大刀一耍，威风立于当场。

那群剑手吃过他的亏，纵使心中不服，却也不敢张声。

黑青锋冷道：“师爷不在，暂且饶你，待我找到师爷再说！”

伸手一挥，喝着手下走人，大群人马立即掠去。

霹雳侠雷万钧喝声大笑：“找到也未必好到哪儿去，师爷府迟早要被拆掉！”

黑青锋冷哼，头也不回，掠墙而去。雷万钧示威一喝，舒畅不少，忽又问及关小刀：“他真是司徒

昆仑？”

他和天龙骑老早已被支走，回来却被囚禁，哪曾见过师爷面目，没想到乍见之下，会是个不男不女的家伙，难怪会疑惑不解。

谷君平亦自追问，想得到证实。

关小刀笑道：“的确不错，这件事若非亲眼见着，根本难解释，如果你想证明，我去练阴阳真经，保证让你们满意。”

雷万钧闻言，急摇头：“使不得，若真的变成和老妖一样，我宁可自杀！”

谷君平道：“还是把他火化吧，若师爷真的已死，神剑门将重见光芒，咱们快把门主接回。”

关小刀猛点头：“那当然，呵呵，没想到竟然如此顺利收复失土，晚上先畅饮一番再说！”

此语一出，终引得天龙骑大喝欢呼，一扫多日晦气。

紧接着，谷君平唤来手下，找来干柴枯枝，架成一堆，并把司徒昆仑尸体丢上去，引燃火堆，加以火化。

焚烧中，仍见淡红烟雾飞升，可见阴阳之毒实是根深蒂固，奇毒无比。

待司徒昆仑尸首完全火化之后，众人始安心离去，只留两名弟兄料理善后。

关小刀则觉得毒血让人恶心，便找向井边，取出井水加以冲洗兵刃，然后还抹了石灰粉以消毒，方始敢收回身边。

一切似乎已无碍事，小刀便提议大家打扫、整顿，不但是神剑宫，连总管府，以及街道皆要重新打扫，以换来新气象。

天龙骑登时大力支持。

在一声令下之际，众人欢天喜地拚命干事。

有的更到外面传递消息，直道师爷已死，天下太平，街道众生立即复活似地直叫衰运已去，开始说说笑笑，畅所欲言，甚至准备重新开张，大做生意。

那些被逼得暂时隐身的天龙骑，在闻得消息之后，全都归队，相互道喜声不断，果真是重振帮威，气盖天下。

谷君平对无双夫人颇有暗恋，找了几回，也把师爷手下给逼走，使得无双夫人行动不再受限制，感激之余，也就答应谷君平邀约，晚上赴那庆功大宴。

一切全皆在欢呼中进行。

直到夜晚，设宴神剑厅。

所有头领级干部全被邀来，足足席开八桌，关小刀斩了司徒昆仑，自有功劳，便被抓坐主位，这一坐，他倒觉得升起君临天下快感，随即不断敬酒，不亦乐乎。

然而酒过三巡，忽见白发老头现身大门，有人已喊长老已到。

众人怔愣瞧去，正是裂天手严上羽，众人纷纷拜礼。

严上羽拱手回礼，含笑道：“怎把老夫给忘了？”

关小刀于笑：“只是小兵小卒聚会，属下想把门主找回，再由他邀您，这样比较适当……”

严上羽朗声一笑：“门主邀，我可以不来，弟兄就算没邀，我也要请自来！”

此话一说，豪气干云，引得众弟兄鼓掌欢迎。

关小刀哪敢再坐主位，立即跳开，恭请严上羽入坐。

严上羽哈哈一笑：“论辈分，我是该坐，但论功劳，我却不能坐，就以美酒三杯，敬你这小英雄，我先干为敬！”

当下借来酒杯，连饮三杯，又自引起掌声。

关小刀急道别折煞小的，也陪饮三杯，在一阵吹呼中，终把严上羽接坐主位。

严上羽连谢弟兄，畅饮不下数十杯，却仍精神奕奕，不愧是老当益壮。

欢饮一阵后，严上羽始又说道：“下次别忘了邀师爷府那班弟兄。”

此语一出，众人怔愕。

严上羽便道：“其实神剑门之所以分成两派，全是师爷搞的明堂，如今他已死去，自不可能再兴风作浪，那班弟兄其实亦无大恶，只不过各事其主

罢了。想想他们也有父母、妻儿，自不该自相敌对，自相残杀。天龙骑虽然得势，亦该拿出宽宏大量包含他们，毕竟他们是帮中一份子，人生父母养的。”

众人闻言，颇有感慨。

霹雳侠已受感动，立即支持喝道：“长老说的有理，罪魁祸首只有师爷一人，他们也是人生父母养，自己弟兄，我决定宽容他们，日后不再兵戎相见！”

转向手下，道：“支持我的，干一杯！”

此语一出，众人喝着举起酒杯，个个支持，畅饮而尽。

严上羽不由感动得含泪直笑，终于化解神剑门长远之痛，便又再敬三杯，随即陪着弟兄真正痛饮。

喧畅叫饮中，渐渐有人不支醉倒。

直到三更，几乎全倒，尤其严上羽，还是弟兄把他抬回府中。

此中最为清醒者，该是谷君平和柳无双，两人半带醉意，相携赏月去了。

至于关小刀则倒在椅下，双脚朝天，不省人事。

阿祖不得不把他背回客房，自己亦因不胜酒力，或而带点半推半就，飞红着脸，倒在他怀中昏睡过去。

睡梦中，两人似乎梦起在邀梦窟相吻一事，不由得陶醉其中，享尽男欢女爱之乐。

阿祖直觉如嫦娥在飞，越飞越高越笑，关小刀在下头追着。

她边飞边舞，衣衫一件件褪尽，直到最后一件肚兜一掀，已是裸裎相见，她窃喜自己酥胸尖挺，身材健美，关小刀却拥了上来，亲吻着她，两人掉落月宫中，吻得甚是甜密，就快把持不住之际，忽见水自柔嗔哼撞了出来，厉吼“你骗我——”给他一巴掌。

阿祖唉呀一声，跳身而起，梦景尽失，再看看自己，并未全裸，暗自庆幸，可是胸衣似乎被敞开过，不禁窘困，发觉小刀仍自熟睡，始道要命，满脸飞红地把胸襟整理妥当，那幕激情仍让她怦动，急得她直咬舌头，直叫冷静冷静，终较能自制。

转身看看窗口，已是日上三竿，还好自己是女扮男装，而且身分未被拆穿，否则现在走出去，岂非会羞死人？

她再次整理衣衫，始敢喊向小刀：“起来啦，太阳晒屁股喽，你不是说一大早要赶去请回门主？”

关小刀被唤，始悠悠醒来，迷茫中喃喃说道：“好梦……梦得我不想起来……”

阿祖好奇问道：“你做了什么梦？”

带点窘意，想着不知是否一样？

“这梦嘛……”

关小刀睁开眼睛，突然邪里邪气在阿祖身上游走，并带笑意。

阿祖但觉全身赤裸似地，更形窘困，却装嗔掩饰，冷道：“你还能梦什么，大酒鬼一个，还不快起来，等着吃晚餐是不是！”说完娇喝一声，走了出去。

关小刀已呵呵邪笑：“早知道醉酒有那么多好处，我天天醉它又何妨？”

闻及身上，又自笑起来：“好香啊，真让人受不了！”

陶醉一阵，阿祖又来敲门，他始心不甘情不愿爬了起来。

整理一番衣衫，便自盥洗，随即吃了早餐，并检查伤势，但觉无碍，心

想收复神剑门乃大事一件，最好让三爷和门主早点知道，便决定去通知。

阿祖虽然想跟去，但小刀说快去快回顶多四五天，她留下来收拾残景便是，阿祖无奈，只好留下。

关小刀则立即出发。

他倒念念不忘那匹驴马，逮到机会，便回总管府牵它上路。

经过一年饲养，驴马早就健壮如牛。

见及小刀，亦自欣喜扬蹄，关小刀几乎不认得，却从红眼睛中瞧出感情，立即喝着爱马快奔。

跨身坐上，爱马直若火箭，蹿奔而出。

那速度直叫小刀惊诧不已，很似乎能追风似的，一个踏步，飞行十数丈，竟然轻而易举掠穿街尾那条三丈宽水沟及沟边小竹丛。

关小刀直叫好：“这才是男人的马，飞啊！”

一声喝令。

怒马飞奔，直若追日，日行千里似乎已是小事一桩。

## 第二十七章 勾栏之约

烈马果真奔驰神速。

原该四天行程，它两天两夜即已奔至。

清晨刚过。关小刀已抵云中山。

烈马速度早已让他赞不绝口。

既然地头到了，他只好下马，疼心拍拍马背，道声：“去吧，山上草儿正嫩，去吃大餐。”

马儿会意，轻嘶一声，感恩示礼，便自往草丛奔去。

关小刀频频颌首称赞自己眼光不俗，终于选得好马，今生足矣。

陶醉归陶醉，他仍往山区行去。

三度回访，此次最为爽快，原是带着大功的原因吧！

及至古墓附近，放哨的七绝剑手已发觉有人，关小刀便自动报上姓名，且叫道：“一切太平啦，可接门主回去啦！”

七绝剑手闻言怔喜，想再问清，小刀则已忍不住，直往秘穴奔去。

一别将近半年，墓穴竟然被布置成家园，桌椅、器皿一应俱全，倒是住的舒舒服服。

胡三爷仍是一副精明模样，只是掩不了岁月催人老，灰发多了几根，这半年，他过的并不好受。

见及小刀返回，他欣喜迎接，两人坐于密室大厅八仙桌前，互道长短。

关小刀当然一开口便说及司徒昆仑已经被宰了。

惊得胡三爷目瞪口呆，直问为什么？

关小刀便说他毒发，功力大打折扣，故而被宰，胡三爷庆幸中，露出光彩笑容，直道老天有眼。

关小刀笑道：“所以说，现在可以回去啦！”

胡三爷道：“老实说，我也准备回去探查一趟，没想到你便来了，省了我不少事。”

一旁的方子秋喃喃念道：“不知万钧和君平现在如何？”

风流侠憋了半年，几乎已不知风流何物！

关小刀笑道：“雷大哥和三哥已开始大口喝酒了，只等你回去啦！”

方子秋闻言欣笑起来：“他俩倒是先快活了，不知总管何时可带我们启程？”

胡三爷道：“当然是越快越好。”

方子秋为之欣喜：“那属下去通知他们开始收拾行李。”

胡三爷叹笑：“来时空空，住了半年，竟然有行李？有点笑话。”

方子秋会心一笑，已去办事。

关小刀却不见门主，便问：“门主和夫人可在？”

胡三爷道：“在山上散步，经过此灾难，门主终于了解夫人是何等爱他，已不再疑神疑鬼，他甚至想辞去门主职位，和夫人厮守山林，可是我劝他打消念头，毕竟此乃非常时期，辞职对不起神剑门，何况他还是老门主亲生儿子，他倒接受了，不过，若闻知大敌已除，恐怕会念头重生。”

关小刀道：“那怎么办？瞒他！”

胡三爷道：“能瞒得了多久，还是照实说吧，反正找不到接班人，他根本脱不了身。”



关小刀苦笑：“我们拚得要死，门主倒看得开！”

胡三爷道：“或许因为看得开，才能和各大帮派和平相处。”关小刀道：“却因此养大师爷，这也不大好。”胡三爷笑道：“师爷不是被你宰了？已经天下太平啦，不过受此教训之后，门主日后将会小心多了。不谈这些，我去接人回来，也好早日回宫。”

说完拍拍小刀肩头，奖赏鼓励全在其中，终也出了密室。

关小刀仍自混沌不解，老想着当一个门主该如何？

过于仁慈，引来奸臣弄权，若太过霸道，可能引起帮派斗争。

想来想去，他还是觉得未来老丈人的确不差，能逍遥自在，又能统理全帮，实是不可多得。

他已决定将来以老丈人为目标，终也心神畅快，哼着小调，走出外头。

方子秋早把二十余天龙骑集合起来，成一马队，准备回家。

一大堆人正绑着行李，笑声不断。

想来任谁听得可以归家，心情必定爽快吧！

关小刀此时对马儿最有兴趣，便凑上去，边相着马边问：“以前不是把马儿散了？怎生又聚了这么多？”

方子秋笑道：“那是半年前之事了，后来风声渐弱，我又把马儿找回来，你喜欢吧，留你一匹！”

指着左近黑白花马。

关小刀自得一笑：“不必了，我骑了我的爱马，感觉好极了。”

方子秋道：“便是你买回那匹？”

关小刀道：“正是。”

方子秋想笑：“它真能作战了？”

关小刀笑道：“那才叫战马，过瘾。”

方子秋瞧他神采飞扬，直觉那马儿似乎有了变化，再也不敢想象是匹驴马，便笑道：“哪天也让我骑骑？”

关小刀笑道：“当然可以，不过得看它愿不愿意。”

方子秋笑道：“我努力便是。”

关小刀便自得其乐，相往其他马匹，虽然它们仍自不差，心头却总觉火眼金睛最顺眼，不禁自得其乐笑不绝口。

笑声中，忽见三爷领着斯文门主以及漂亮夫人返回，关小刀立即迎上去拜礼。

门主虽仍书生模样依旧，但经过此事之后，目光已变得沉静许多，或而说老练，亦可说心事重重吧！

至于夫人，依旧美丽如昔，岁月根本未在她脸上留下任何痕迹，见着小刀，她总难掩感激疼爱之情，含笑点头中，如见爱子。

门主亦自拜礼，直谢小刀为神剑门除了大害。

关小刀除了干笑，已说不出客套话，直道众人皆在等门主回去，希望他早日抵达，至于那句“可别中途开溜”可没说出口。

门主含笑中，直道：“是该回去了。”

关小刀这才放心。

随后方子秋已转告三爷准备妥当，三爷始请门主、夫人上马。

至于小刀则表示另有坐骑，三爷这才上马，引着大队，一声下令，马群勿勿行往山下，结束流亡日子。

关小刀则行至山腰，始唤来爱马，他本想表现一番，可是念头方起，忽又取消，毕竟在门主面前耍帅，对他有些不敬吧，这倒罢了，若他看上爱马，自己岂非平白损失！

暗自庆幸想通此点，便策着爱马，悠哉跟在飞骑后头，跟了一天，又没趣，遂向三爷报告准备连夜赶路回去打点，三爷道：“要这么急吗？”

关小刀道：“很急很急！”

三爷一笑，便让他去了。

小刀逮到机会，果真连夜快奔，此次更催快速度，爱马果真狂劲更猛，直到次日近午，便已杀回神剑宫，小刀赞赏不绝，放它在附近山丘吃草去了，自己则扛着大刀奔回神剑宫，只道一声：“门主明日可回！”

果然引得众兄弟欢声不已，个个前去准备迎接活动。

次日午时一过。

门主人马已奔近，天龙骑弟兄霎时引马相迎，甚至耍着彩带，在热闹缤纷中将人迎回宫中。

经过几天整修，宫中所有损坏几乎都已修复，甚且再上新漆，显得焕然一新。

回家感觉直让流浪弟兄满心高兴。

门主更连连道谢弟兄忠心相助，得以保住神剑门威严。

晚上更是席开百桌以庆祝。

热闹声中，终把过去不快之事一扫而尽。

唯一遗憾的是师爷手下侍卫队虽然来了人，却非全部，且心结未开，不见开怀畅饮。

此事看在三爷等人眼里，然而化解心结非一两天之事，也就故作不知，一样招呼相应，免得更引反效果。

一夜畅饮至三更天，果然个个胸怀大开，直道明儿再来。

次日倒换至总管府请客，众人情绪更旺，酒饮三百石，醉倒数百人，的确创记录。

如此欢畅情绪足足持续三天三夜方自降温。

关小刀则出尽风头，尽日陶醉在英雄行径之中。

逢人便说如何以弱敌强，杀了叛徒司徒昆仑，群众亦爱听，便任他鬼扯。

此时就算他说吹一口气便把师爷吹死，照样引来群众鼓掌叫好。

一连吹了三天，他似乎也累了，始回到租屋住处。

此屋屋主康太平已不知去向，安盈盈又已牺牲，小刀接收下来，把门前写上“大刀坊”，正正式式据为己有。

他正想着，或许将来可卖“大刀面”，说不定生意兴隆，客人不绝呢！

然而凭他现在身分，做小市民生意，只不过是幻想罢了！

今日一早，阿祖料理早餐之后，便把小刀唤醒，要他盥洗后吃饭。

阿祖却若有所思，想着事情，喃喃说道：“你觉得师爷真的死了吗？”

关小刀啃着馒头，瞄眼道：“别再想些莫名问题困死自己如何，现在是天下太平，大家想尽办法赚钱，你该想的是如何卖大刀面，咱们好发大财！”

阿祖瞄眼：“发什么财？公孙白冰赏了你几颗夜明珠还不够？”

关小刀一愣：“你怎知道？”

阿祖自得斥笑：“你以为我这跟班干假的，你有多少私房钱，我都了若指掌，要不要打赌？”

关小刀呃地干笑：“何必呢，你我资产都已相通，不是吗？”

阿祖斥笑：“谁跟你相通！”

脸色忽又转正：“我在跟你说真话，别再打哈哈！”

关小刀道：“啥事，这么正经？”

阿祖道：“师爷之事。”

“他？”关小刀吞了馒头，眯眼一笑：“你是不是被他吓坏，到现在还在作噩梦？”

阿祖冷道：“我昨天看到他了。”

“什么？”关小刀嘴中第二颗馒头掉下来，你看到他，在哪？”

“师爷府！”

“你去过？”

“路过。”阿祖道：“记得我们轰断那秘道吗？昨晚我从那里经过，便看到师爷黄影闪了进去。”

关小刀闻言，心绪已松，弄笑道：“别吓死人好不好，穿黄衣者多的是，又在夜晚，一定看错人啦！”

阿祖道：“我本也这么想，可是后来越想越不对劲，才找你谈谈，看看是我反应过度，还是真的有问题。”

关小刀笑道：“早说嘛，吓得我吞不下馒头，司徒昆仑明明死在我手中，且我们亲自火化它，该错不了，若另有师爷，也该是他人所假冒！”

阿祖道：“也有可能假冒在先，例如说师爷变女的，真正师爷便早已藏起来。”

关小刀道：“会吗？他的变化在地牢，而且是我亲自见着，否则我怎敢相信，何况他毒功、个性几乎完全一样，你说，到底哪里不对？”

阿祖道：“可记得我们被囚困吗？后来你跟黑青锋大打出手时，突然有个黑衣人跑到地牢，打开牢房，我们才得以出来，那个人是谁？”

关小刀道：“你都没看清，我怎么他是谁？不过他既然放了我们，该是朋友非敌人！”

阿祖道：“我当初是这么想，但再联想之后，又觉得他好像有阴谋，目的是在逼死司徒昆仑。”

“喔？我倒愿闻其详！”

阿祖道：“他说了一声‘司徒昆仑已受重伤，快去收拾他’，便不见了，他目的可能针对师爷而来。”

关小刀道：“我们还不是全对师爷而战？”

阿祖道：“可是在节骨眼里才放我们出来，这不寻常，也就是说，他既然能救人，早该救了，何必等到那时？”

关小刀道：“这种推理不尽全对，或许他早有心相救，可是顾忌师爷而未行动，后来发现师爷已受重伤，他才敢行动，至于他为何要藏身，该是怕身分暴露，我们可猜猜他是谁，却不能硬说他有阴谋，且更离谱地猜师爷可能还活着。”

阿祖道：“这只是疑惑之一，至于猜师爷可能还活着，有两点，其一便是我昨晚见着的黄影，其二便是那场战斗，就是你拿麦芽糖粘住师爷，又点燃炸药炸他那一战。”

关小刀道：“出何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根本没把人炸死，却把自己炸昏了。”

阿祖道：“幻想似乎如此，但我觉得炸药根本没炸开。”

关小刀道：“不会吧，我看到一团烟雾喷出，便受击而晕倒，你不也一样？”

阿祖道：“是一样，可是那天打扫，我发现厢房根本还完好如初，连窗纸都未震破，试想那么一大束炸药炸开，连人都能炸昏，怎生薄纸竟然不破？而且一点被炸过痕迹全无？”

关小刀道：“或许被换新窗了吧！”

阿祖道：“不可能，是我去清理麦芽糖痕迹的，他们换新窗，不可能不清脏处吧！”

关小刀道：“若没炸开，爆炸声如何响起？我们又如何晕倒？”

阿祖道：“有人利用机会，另丢出烟雾弹，然后趁机把我们击昏！”

前小刀怔诧道：“你为何有此想法？这几乎根本不可能。”

阿祖道：“是不可能，却有人做了，试想，我们若被炸药轰着，怎会衣衫完好如初，脸面不沾一丝火药灰，你有吗？”

关小刀想及当时醒来之后，的确穿着同样一件衣服，不禁当真起了疑惑之心：“倒是有理，我的衣服亦完好如初……”

阿祖得到认同，说得更起劲，道：“那烟雾弹不但害得我们昏迷不醒，就连公孙白冰也中奖，他到现在身在何处？”

关小刀道：“可能回江南了吧！”

阿祖道：“我问过弟兄，没人看到他回去，而且他也不可能回去，因为他的心根本在这里，我已传令回江南，这几天便有消息，不过，我不认为他会回去。”

关小刀道：“若真如此，谁又有此功力，突然间把公孙白冰放倒，甚且包括司徒昆仑、你跟我？”

阿祖道：“有两个人……”

“谁？”

“练了阴阳魔功的人。”

“你是说李春风和司徒昆仑？”

“他们才有这么高的武功。”

关小刀道：“不可能，李春风跟我关在一起，她早已武功尽失，还是我背她逃出来的。”

阿祖道：“那就是司徒昆仑了，他们可能有两个，一真一假，说不定你杀死那个是假的！”

关小刀不由笑不出来：“照你这么说，我们岂非仍在危机四伏之中而不自知？”

阿祖道：“如果我看到那黄影是师爷的话，那这一切便都是真的了。”

关小刀苦笑不已：“希望别当真的好，否则神剑门岂非完了，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阿祖道：“当然是先查清师爷是真是假了。”

“怎么查？”

“当然是师爷府了！”阿祖道：“趁那人尚未发现我们起疑之际，较易查出他是谁。”

关小刀苦笑：“我就是怕查出之后，一切又得从头再来，那将又不知要

死伤多少人啊！”

阿祖轻叹：“我们别无选择，纵使那人不是师爷，必定是放我们出牢那黑衣人，也就是说，我肯定有这么一个人。”

关小刀苦笑：“天啊，才乐个几天，便又将陷入苦战之中，老天真是会开玩笑，看来出门又要带炸弹了！”

阿祖道：“早发现总比晚发现好，如果能及早找出公孙白冰，或可联合他共同斗垮这神秘人吧！”

关小刀道：“我得找三爷商量，看看如何处理较为恰当。”

阿祖道：“免了吧，以三爷功力，根本对付不了神秘人，何况我们仍未查出实证，多说多让人心惶惶，就把他们当作在云中山古墓之中，咱查咱的事便是，反正那人有意隐藏，大概在进行某种阴谋，在阴谋未成熟之前，该不会露出凶残面目才对。”

关小刀无奈道：“好吧，先查再说。”

欲查人，自是夜晚较为方便，小刀则不露声色，吃过早餐之后，先去三爷那头拜个早安，便径往师爷府中行去。

未久，小刀已临师爷府前，守卫见及他，甚是忌讳，不知该如何处理。

关小刀含笑说道：“都是一家人，不必客气，我想看看弟兄，可以进去吗？”

守卫欲言又止。

另一位则前去通报，黑青锋闻声赶了过来，冷道：“师爷并不欢迎你，不过你要进来，没人阻得了。”

关小刀笑道：“这么说，你认为师爷还在？”

黑青锋冷哼：“你想进来便进来吧！”

“谢啦！”

关小刀终于跨步进去，东张西望地浏览风光，见着面带疑惑守卫，便含笑打招呼，以示亲切。

黑青锋则跟在后面盯紧，似在防他有所突来之行径。

关小刀道：“我说那个是师爷，你们偏不信，难道还有师爷，我能见他吗？”

黑青锋冷道：“不必假惺惺，你杀了他，还敢来此嚣张？”

关小刀道：“可是你却说他是假的，我可被你们搞迷糊了。”

黑青锋冷道：“这只不过是安慰属下说法，你若想见他，下辈子吧！”

关小刀道：“这么说，你也相信师爷真的死了？”

黑青锋冷斥：“人死，一了百了，你不必再在口舌上讨便宜。”

关小刀道：“那抱歉，不谈不谈，四处走走总可以了吧！”

黑青锋冷道：“你已经在走。”

关小刀哂地一笑：“是极是极，那我就不客气啦！”

当下他东晃西晃，终已晃至独尊楼，守卫照样严密，关小刀道：“人已不在，还守那么严，不知换谁住进去？”

黑青锋冷道：“里面没有，你想看，请便。”

关小刀笑道：“真慷慨，我便恭敬不如从命了。”

他遂行前，守卫让两旁，他推门而入，里头一尘不染，显然常打扫，且师爷东西寸步未动，保存甚佳。

他心下暗忖，难道师爷当真还活着？

绕到书房、寝室，一切如故，查不出蛛丝马迹，只好退下，本想再查秘道，可惜黑青锋跟身边，只好作罢，找个机会从另一头再探便是。

探不到什么，他只好打个哈哈说道：“你对师爷倒是忠心耿耿，连他东西都保存如此完整，实在不容易。”

黑青锋冷道：“那是我的职责，你还有什么地方要查？”

“不是查，是走走看看而已！”关小刀笑道：“既然你这么不欢迎，那就算啦，我走了，等你下次心情好些再来。”

黑青锋冷道：“悉听尊便。”

一人讷言，一人冷语，说说唱唱中，关小刀终于走出师爷府。

他立即闪入暗处加以监视，看看对方是否在骚扰之后有所行动，可惜直到中午，并无动静，关小刀只好放弃，回到大刀坊先吃午餐再说。阿祖问及情况，小刀便将所遇状况说一遍。

他道：“倒是没看到任何疑点，不过他们仍当师爷还在人世，所有东西皆未动过。”

阿祖道：“你不怕神秘人起疑心？”

关小刀道：“总比茫无头绪乱撞的好。”

阿祖道：“下一步呢？”

关小刀道：“找不到线索，只有用最笨的方法，暗中监视。”

阿祖道：“总该有个目标？”

关小刀道：“我先监视门主夫人住处，毕竟司徒昆仑对她迷恋甚深，若他活着，迟早会去，你则监视秘道及师爷府，偶也看看神剑宫有谁进出，希望能找到线索。”

阿祖颌首：“就这样啦！”

好不容易等到夜晚，两人换上夜行衣，便各自行动，关小刀潜入揽月楼附近松林，暗中监视任何行踪。

阿祖则躲进街道暗角，从此处可见及秘道被炸过之凹洞，右边则可监视神剑宫，往左则可盯住师爷府，地点甚是理想。

然而一连三夜，两人并无任何发现，不禁让人泄气不少。

难道那神秘人早已溜了？

两人正为此事头疼不已。

第四日，忽闻得风流侠方子秋找来，问及是否见着雷万钧，他已三日未归。

关小刀问明原因，始知他到洛阳喝酒便一去不回。关小刀直道没见着，由于有事，不便去找，方子秋只好带人去寻。

第五日又发现七绝剑手之一的江平亦已失踪。

有人说他回家探亲，但七绝剑阵一向七人同行，纵使要走，也会找人暂时代替，江平如此不告而别，还是第一次，难怪七绝剑手会紧张。

他们把此事告知三爷，三爷想不出原因，便找来关小刀，众人便聚在神剑宫藏书阁前，一边保护门主，一边讨论情况。

关小刀问道：“江平不是早已准备回家一趟？”

七绝剑手之一，名为石军说道：“他是准备，却在下月初，此时不可能走人，因为七绝剑阵要七个人才能产生威力，他不可能不告而别。”

那要英道：“昨夜更还在，但过了三更，他说要去小解便一去不回。”

关小刀道：“他可有女人？”

石军道：“他跟我较熟，据我所知，没有。”

关小刀解嘲一笑：“这么说，他是无缘无故失踪的了？”

七绝剑手默认，且为江平担心。

三爷叹道：“看来只有加强戒备，且派人到他家打探，否则实在理不出办法。”

关小刀道：“我补江平缺，看看有何不一样！”

他直觉必定有人搞鬼，干脆自己下海查明。

三爷在无计可施之下，只有答应。

于是关小刀便换上七绝剑手黑底镶黄边制服。

一夜守来，并无任何动静。

次日三更，关小刀自也假装要去小解，方至转解处，忽觉有人跟踪似的，他心下一喜，不再往茅房走去，而是溜往左近较空旷地区，待通过小天井，突然闪入暗处小解，方钻进去，忽又闪了出来，猝见一道黑衣蒙面影子惊慌闪向屋顶欲躲。

关小刀喝叫道：“你是谁？偷偷摸摸，出来吧！”

飞掠蹿去，想拆穿此人面貌。

那人忽见小刀，怔讫叫声“是你！”根本不想拚战，猛闪后退，七绝剑手闻声拦来，那人根本不闪，猝如蛟龙，咻地一溜似地，已从七人身边钻溜过去，且一闪即失。

七绝剑手怔骇不已，如此身手，简直超乎想象。

关小刀亦自怔愣，此人莫非是阿祖所说那位神秘黑衣人？

他是谁？

是否他抓走江平？

关小刀想喊出师爷名字，却又怕惊动他人，关想师爷没死，因而作罢。

见及七绝剑手愣在那里，小刀便道：“回去吧，别让门主落单！”

七绝剑手闻言立即反掠回去，小刀亦跟追过去，名为看守，脑袋却不断揣测此人是谁？为何要抓走江平？

及至四更天，看无动静，小刀始告别六人，径自回家。

然而那黑衣人遁逃之际，并未立刻潜失，他竟然掠向街角，阿祖一眼即已发现，便往前跟踪。

黑衣人掠至街尾一处古槐树下，突然转身，阿祖想躲，黑衣人已轻轻笑起来：“不必躲了，你不是找我很久？”

阿祖干笑：“在下是想谢你救命之恩。”

黑衣人淡笑：“是吗？”

阿祖道：“顺便想知您到底是谁？”

黑衣人笑道：“知道对你并不好。”

阿祖道：“你是司徒昆仑！否则怎会对我不好？”

黑衣人淡笑不断：“我放你去杀司徒昆仑，你竟然还猜我是他？联想力实在丰富。”

阿祖道：“上次钻入秘道那条黄影是不是你？”

“原来你看见了！”黑衣人叹笑：“我说嘛，怎会现了行踪，原是被你撞见，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不过这样也好，你们既然想到有我这个人，我躲着也没意思，咱们就玩点新的游戏吧！”

阿祖道：“你还没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黑衣人笑道：“有一个人比你更想知道我是谁，告诉你，他不就含恨了？”  
阿祖自知他所说的便是小刀，道：“好吧，那话留住不谈，你引我到此，是何目的？”

“约会！”

“约会？”

阿祖怔愣：“你我有何好约？”

“当然没有！”黑衣人笑道：“关小刀既然想知道一切，便叫他明晚三更到洛阳翠花楼吧，到时他要什么便有什么，至于你嘛，女人少去为妙！”

说完一闪身，冲向树梢，再也未见踪影，显然已去之夭夭。

阿祖愣在那里，没想到对方会如此慷慨约人，而且似乎约在花街柳巷，不知意图何在？

她更担心此人武功，几乎高得匪夷所思，竟然一纵即失，普天之下，恐难逢敌手。

不管情况如何，她得先找小刀商量再说。

于是转奔原来藏身之地，但觉四更天已过，小刀可能返回住处，便往大刀坊行返。

方一进门，关小刀已急叫奔来：“你倒溜了，害我紧张要死，还以为你被神秘人抓走呢！”

阿祖边行回来边道：“差不多。”

关小刀一愣：“你也见着黑衣人？”

“是他来找我的。”

“找你？找你何目的？”

“约会。”

“约会？”

“不错！”阿祖套着黑衣人语气，道：“不过不是跟我，而是约你，满意了吧！”

“他约我？他为何要约我？约在哪里，什么时候？”

“明夜三更，洛阳翠花楼！”

关小刀憨笑着：“他竟然约我？实是所料不及，到底在耍何明堂？”

阿祖道：“去了不就明白，不过，那可能是妓院。”

“妓院？”关小刀这辈子尚未去过，不禁窘困：“他要关老爷的后代到妓院？”

阿祖心头暗喜，这小子倒是单纯，淡然一笑：“有何了不起，许多妓院供的便是关老爷，也好镇住邪魔妖气，你只不过过去一遭，吓得跟太监似的。”

关小刀干笑：“这么说，你赞成我去了？”

阿祖稍窘，斥道：“不去，怎知他是谁，他说你去了，要什么便有什么，当然包括知道他的名字。”

关小刀喃喃说道：“这么说，是该去了……明日三更……现在已快五更，算起来该是今晚的三更了……”

阿祖道：“我看得好好准备，他既然那么大方约人，必定吃定我们，我看还是告诉三爷吧！”

关小刀道：“如果他是司徒昆仑，再多三爷也没用，我先去探探，你准备接应便是，若有状况，再作定夺。”

阿祖闻及自己能去，心头笃定，道：“休息吧，到了晚上，还有得拚呢！”



两人相视而笑，便各自回房休息。

一夜劳累，不久便入睡，醒来时，已是午后，两人盥洗进食后，便准备一些必备武器，尤其是炸药，足足找来数十支，关小刀为防有变，胸口还塞了铁板，以防万一。

一切就绪，已近黄昏。

关小刀转了一圈，雷万钧、东平仍未回来，不过却捎来消息，说是一切平安，且与人有约，暂不回来。

再询及送信小差，却一问三不知，他乃在洛阳街道，临时被抓去当差，如此而已。

一切皆离不开洛阳城。

关小刀决一探究究竟，便和阿祖先行前往洛阳。

五六十里眨眼即至。

关小刀、阿祖进城后，找间饭馆先填肚子，而后问及翠花楼在何处？引来掌柜暧昧眼神，他仍说及在西街巷角，关小刀干笑道谢。

瞧那掌柜表情，两人已知该是烟花楼没错。

吃过晚餐，两人终往西街行去。

照着指示，转入某一小巷，赫见一处三层红楼灯火通亮，莺莺燕燕谈欢言笑招待着一群群寻花问柳买香客，热闹气息，直比庙会，宛若不夜之城。

阿祖见及男女拉拉扯扯，打情骂俏，不由脸红，嗔斥道：“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关小刀一愣，瞄眼道：“那你为何要冒充男人？”

阿祖一时语拙，随又斥道：“你也一样，我要不是装男人，早就被你……”一时觉得不对，说不出口。

关小刀邪邪一笑：“被我什么？”

阿祖嗔红斥道：“你自己心里明白，可恶，正事不谈，鬼扯什么！”

猛地欲追杀过来。

关小刀急忙跳开，干窘说道：“是你要说的……”

阿祖斥道：“你还说！”

关小刀急道：“不说不说，你看现在该如何？站在这里等黑衣人出现？”

阿祖道：“不然你还想进去不成？”

关小刀干笑：“我哪敢，吓都快吓死，我看先找好监视位置，也好有个接应。”

两人这才四处寻找，终于寻至翠花楼对街屋顶一楼瓦交界之暗处，躲了进去。

如此自可见着楼下人潮往来，以及四处可能掠潜而来之任何踪迹。

然而闻及种种莺莺燕燕暧昧、调情声，两人不由想入非非，却吝于表达，一张脸已涨得通红，还好躲在暗处，掩去不少窘境。及至后来，两人干脆闭目养神，以免越想越怦动。

然而闭目中，往昔种种缠绵情景竟又一一浮现，逼得小刀无法自制，终于猛抓阿祖过来，凑嘴即吻，阿祖轻颤欲躲，但挣扎几次，终于软化，于是一对恋人沉醉激情之中吻得痴痴甜甜。

激情中，关小刀不自禁想倒卧下来，然而身上藏了铁板及炸药，这一卧，显得僵硬，且碰着阿祖，迫得阿祖猛然惊醒，忽而想及被吻之事，已自窘困不能面对，窘嗔斥了一声：“坏男人！”急忙推开小刀，翻过屋顶，躲到另

一头去了。

关小刀一脸回味无穷，陶醉邪笑道：“咱们私订终身啦，亲了即算数，别躲得太远，还有正事要办哩！”阿祖甜在心里，却自窘斥，再也不敢翻身回来。

关小刀暗道：“如此也好，免得意乱情迷，误了正事。”

看看天色，已近二更，翠花楼生意却越晚越旺，喧笑中，凭添几许春色。

关小刀心想，既然都来了，不再进去，岂非前功尽弃，挣扎一阵，便向阿祖说道：“我进去啦，反正我身怀铁甲，对方又奈我如何！”

阿祖终于回话：“一有状况得立即出来。”

关小刀颌首：“知道了，我走啦！”

阿祖不敢过来，他只好爬高，探出脑袋向她告别，阿祖显得困窘，却装自在，再次叮咛，关小刀始潜落地面，壮壮胆子，往翠花楼行去。

方近翠花楼，老鸨子乍见他嫩如童子鸡，便媚笑迎来：“少侠啊，果真慧眼识美人，第一次来吧，可有相好的？我帮你介绍如何？”

欺了过来，欲挽小刀手臂，小刀却躲闪，老鸨子见状更笑，敢情还是货真价实的童子鸡呢，便想招来较老到姑娘以招待。

关小刀忽而说道：“我找一个穿黑衣人的……”

老鸨子哇地笑道：“有眼光，翠花楼的黑姑娘闻名百里，你跟她是老相好吗？”

关小刀一愣：“真有黑姑娘？”

老鸨子笑道：“我干嘛坑着你生意不做，来来来，我带你去便是，不过黑姑娘顶挑的，能否看上眼，还得由她高兴，但你放心啦，凭你这种货色，一定能当入幕之宾，只是她价钱不便宜，光看一眼便要十两……金子呢！”

关小刀皱眉：“这么贵！”

老鸨子笑道：“看过她，你便值回票价啦！怎么？今天带得不够多，没关系，黑姑娘有个妹妹叫赤姑第二，她和姐姐一样漂亮，而且更嫩，价钱嘛，只要五两金子便行，一定适合少侠口味哩！”

关小刀道：“更年轻、漂亮却更便宜？”搞之不懂。

老鸨子本就胡诌一顿，到时把人骗上去，找个女人穿件黑衣不就得了，没想到吹过火，出了线，还得解释一番，她笑道：“那是妹妹为尊敬姐姐所开的价码，其实都差不多，这也是优待少侠公子第一次来，到时候啊，保证您晕了头，银子就赏个没完哩！”

关小刀想想，道：“我先找妹妹，然后再找姐姐！”

说完，从怀中抓出一锭五十两元宝：“够吗？”

老鸨子见状，两眼突亮：“唉呀，够啦够啦，老身有眼不识泰山，原来是小王爷驾到，快快快，你请上楼！”

抢来元宝，掂了又掂，但觉真材实料，往怀中塞去，暧昧直笑：“没想到小王爷胃口不小，一次要两人，实是英雄出少年，老身我佩服，这就替你安排啦！”

当下喝喊：“黑姑娘第二，见客啦！”

莺莺燕燕闻及，欣笑起来，知道又来一只肥羊，却不知谁能中选，有人见着小刀相貌堂堂，还准备倒贴免费服务，可惜却未必能如愿以偿。

关小刀在老鸨子引导下，已抵一楼一特别厢房，布置十分豪华，尤其床铺，珠花坠玉，丝被绣凤，直追王侯寝宫。

关小刀见老鸭子已走人，心情稍静，接下来该是如何进行工作，心念不断幻出如何对付即将而来之约会。

未久，门扉一开，一位二十上下，长得圆脸甜甜，身着一袭黑衫罗裙的漂亮姑娘含笑而入。

她见及小刀竟然年轻、英挺，不由心动，嫣然一笑，道：“小女子这厢有礼了！”

蹲身拜礼，掩了门扉，莲步行来，便坐于小刀身前，却替小刀宽衣解带。

关小刀急忙起身，干笑道：“这么快吗？”

姑娘笑道：“公子穿了重衣，何不换成软袍，待小女子替您梳洗之后，或吟唱作乐，或今宵不醉不眠，任您选择啊！”

关小刀干笑道：“原来把戏还真不少！”

姑娘笑道：“今儿小女子便是公子的人了，只要能解您愁，小女子自全力以赴，公子请放松心情便是……”

说完仍想替小刀宽衣解带。

关小刀瞧她年纪轻轻，生性单纯，倒不忍为难她，便道：“不瞒你说，我是赴约会才来的，不是来找姑娘，所以你不必客气。”

姑娘闻言一愣，颇为失望道：“难道公子嫌弃我吗？”

关小刀急摇头：“不不不，我要嫌弃你，怎会找你来此呢？只是在下真的有事，下次再找你如何？”

姑娘轻叹：“谁不知你还选了我姐姐……”

关小刀急道：“我只是想知道，你们姐妹是否是我要找的人，不过照此看来，好像不是……”

姑娘轻叹中，忽又重新展笑颜，客人既然花钱而来，自不该再替他制造麻烦，便笑道：“既然公子有事，那小女子自然替您解烦恼了，却不知公子欲找何人？”

关小刀感激一笑：“老实说，我是赴一名黑衣人之邀而来，才点了黑姑娘，没想到竟然有你姐妹花，不过我看，你们不是我要找的人。”

那姑娘欲言又止，挣扎一下，还是说了：“其实我们根本不是姐妹花，这只是老鸭故意安排的。”

关小刀怔愣：“你不是黑姑娘第二？”

那姑娘道：“我叫英翠，哪是黑姑娘，这只是老鸭子生意上的手腕，只要你高兴，黑姑娘可有一百个。”

关小刀终于明白，当了冤大头，自嘲一笑：“这么说，连黑姑娘也没了？”

英翠道：“有一位姐儿倒是喜穿黑衣，我是冒充她妹妹，你待会儿自可见着她。”

关小刀闻言稍安心，道：“她长得如何？是不是会武功？”

英翠道：“美若天仙，我只看过她一次，不知是否会武功。”

关小刀自知她是平凡女子，不可能了解太多江湖事，想来想去，便问：“那个黑姑娘来了多久？”

英翠道：“新来的吧，据我所知，不会超过一个月，不过，听说老鸭子早就认识她，也就是说，她可能去过某处，最近又回来了。”

关小刀频频点头，如若如此，该可向她探听一些琐事，当下便问及英翠如何落风尘，英翠先是不愿说，但见及小刀甚是单纯，便说及她本嫁到洛阳为人妻，可是对方反悔，逼得父母前去理论，却被打伤。

不久父亲便过世，她想自己已被那禽兽侮辱过，母亲又有伤在身，急于用钱，便沦落风尘，算算日子，还有三个月时间，她倒希望多赚点钱，好带着母亲远走高飞，重新做人。

说到伤心处，泪流满面。

关小刀听得气愤填膺，直道非宰了那家伙不可，当下问明，原是东街范家，早记于心，将来便去讨债。

他摸着怀中，又拿出两锭元宝，笑道：“我刚好准备银两到这儿花用，才带这么多，否则也帮不上忙，你收下吧！”

英翠瞧及两元宝，足足百两，怔愣不已：“公子这……”

关小刀塞在他手中，道：“在我口袋，可能只是两块石头，在你身上却是人命两条，你收下吧，错过此机会，不知要沉沦多久，你虽计划三个月走人，但妓院事听多了，到时不知能否走得了还是问题，倒不如拿了元宝，找个机会溜去，带着母亲隐姓埋名便是。”

英翠闻言，涕泪俱下，下跪连连直叫恩公。

关小刀扶她起来，心头感叹不已，世上弱女何其之多，自己又能救得了几人。

随后小刀和她聊些家常事，算算时间，三更将至，乃要英翠退去便是。英翠拭去泪痕，含笑说道：“公子若要见黑姑娘，小女子倒可带路。”

小刀怔愣：“不是她来见我？”

英翠笑道：“小牌的才是见客，大牌的是你去见她。”

关小刀恍然：“原来还有这门学问啊，那还请姑娘带路。”

英翠含笑点头，便带着小刀往三楼行去，及至后边阁楼，便止步，笑道：“这就是了，我不能再进去，公子救命大恩，再容小女子一拜！”

她想下跪，但小刀扶了她，她只好拱手为礼，拜过之后，感恩而去。

关小刀待英翠走去，始面对真正黑姑娘，心头颇为紧张，深深吸气，加以平抚，随即敲门，里头传来媚声：“门没锁，进来吧！”

关小刀依言推开，里头雅轩布置典雅，则是偌大玫瑰红床，床上躺着一位姿态撩人的黑衣姑娘，由于轻纱掩处，瞧不清那人面目，不过感觉上，她该不差。

见着小刀，那人稍愣，随又嘻笑：“小冤家，你终于来啦！”

关小刀掩门而入，突闻声音，惊诧道：“你认得我？”

不由戒备防范。

那女子媚笑道：“只要来此的恩客，不叫冤家叫什么？老鸽子说你肯花五十两元宝看我一面，真叫人心动啊！”

关小刀这才恍然，原来是老鸽子传话，他还以为碰上熟人呢，当下干笑，找了雅轩长椅，坐了下来。

那女子讶然一笑：“你花钱当真只来看我一面？那也得走进来啊！”

轻轻吹气，轻纱掀动，若隐若现，甚是调情。

关小刀道：“免了，我是跟人有约，他大概快来，没时间陪你打浑！”

那女子媚笑道：“约你的人就是我，过来啊！”

“你约我？”关小刀怔愣，随又摇头笑道：“不可能，他是男的！”

那女子笑道：“现在男女能分得清吗？小冤家啊，春宵一刻值千金呢！”招着手，酥胸半露，甚是挑人。

关小刀一愣，暗道：“对啊，要是那人变了音调，岂能认定他是男是女？”

那女子唤之不来，已自起身，媚笑道：“你不来，我只好来了，谁叫我们是前生注定的冤家呢？才分别几天，你便把我忘了？”

婀娜行来，媚诚尽展。

关小刀怔讫：“你我见过？”

“你说呢？”

那女子掀去第一层薄纱。

关小刀更急：“昨晚见过？”

“你说呢？”

那女子已通过第二层薄纱，一张姣好面容渐渐浮现。

关小刀怔愕瞧着她，竟是如此熟悉，尤其那媚态，简直天下少有，忽见薄纱再掀，妖媚女子现形，关小刀怔讫不已：“李春风！”

眼前这位媚情天生，体态撩人的妖冶女子，不是李春风是谁！

她嫣然一笑：“小冤家，你现在终于明白，你我多么有缘了吧！”

关小刀惊悚跳起：“你就是昨晚那黑衣人？”

长刀抓得紧紧。

李春风媚笑：“什么黑衣人？我根本失去武功啦！”

关小刀道：“既然不是，怎会约在这里？”

李春风笑道：“那你得去问他了。”

关小刀道：“你又如何会在此？”

李春风叹息一声：“有何办法，我武功已失，根本不可能再为非作歹，我又爱慕虚荣，开销甚大，真好沦落烟花巷，只是命苦啊！”

关小刀冷道：“我看你一点都不苦。”

李春风叹笑：“这叫苦中作乐啊，来来来，别老是谈些伤感情之事，你是我心仪已久的男人，就让我侍候你一夜吧，此后将终生无憾矣！”

说完，欺身过来，便要拉着爱人同赴温床。

关小刀趁她不备，猝然一掌印去，叭然一响，打得李春风唉呀惊叫，连连退去，抓得第一层轻纱帘脱落，跌坐地面。

关小刀怔中带喜：“你果然仍没武功……”心头稍安。

李春风唉呀惊叫中，的确跌得惊心动魄，但在发觉并未受伤之下，胸口反而传来淡淡荡热。

她媚声又起：“小冤家你坏死了，趁着试我武功还揩油，其实我的身子都被你看光了，何在乎被你蹂躏呢！来呀，今夜让我有报恩机会吧！”

挣扎爬出软帘纱，媚态摇步，再行走来。

关小刀冷道：“我没心情，别坏我的事，我另有约会！”坐向长椅。

李春风媚笑道：“何事比我重要呢，来呀，你是男人，难道对我不动心？”

当下轻解罗衫，半露胸脯，即往小刀抱来。

小刀想躲，却又躲之不及，被抱个正着，那挺实的胸触及脯压来，的确让人想入非非，他猛地醒神，冷道：“你不是我要找的人，再见！”

说完欲走。

李春风更拖住他，急道：“我就是你要找的人，小冤家，陪我一夜如何？”

“找别人吧，我没兴趣！”

关小刀当真一掌又把她震退，跌得李春风恼羞成怒，斥道：“我就不相信普天之下有哪个臭男人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立身而起，双手插腰，胸乳敞开，却懒得整理，一脸冷嗔。

关小刀讪笑一声，未回理会，道声再见，转头便走。

李春风冷叫：“回来，我就是你要找的人！”

关小刀仍自讪笑而去。

李春风突叫：“我就是黑衣人，你满意了吧！”

关小刀还是不理，李春风不由轻喝，猝然欺身过去，一掌打得关小刀不由自主转了过来。

正惊诧怎么回事，只见李春风伸手一探，叭然一响，胸口铁块竟被抓起，连同衣衫撕去大片，那铁块已在李春风手上，五根手指头早刺穿铁块。

如此神速动作及功力，已吓得关小刀目瞪口呆。

“你会武功？”

关小刀怔吓中，赶忙想抓来大刀迎敌。

岂知李春风冷媚一笑，伸手一探，不知用何花招，竟将大刀抢过手，喝着破铜烂铁，随手一甩，钉在左边石墙上。

关小刀吓得背脊生寒，看来她真是昨晚那位黑衣人了。

李春风泄怒之后，已自恢复媚情笑态，轻轻把手中铁片给抽出，不忍道：“好端端一个人，挂什么铁板，不怕弄疼自己吗？”

说着捏捏揉揉，铁块化成碎屑，她倒是怕染脏地面，将铁屑一吹，银粉闪动，如千万只银蜂般飞窗而出。

关小刀瞧得目瞪口呆，如此捏铁成屑，吹其成蜂飞行之功夫，简直前所未见。

李春风则媚笑道：“你不是要找我吗？怎愣在那里不动了？”

说完，含笑往软柔床铺行去，似乎站太久，对自己是种虐待。

关小刀背脊虽是生寒，也得把事情搞懂才行，怔忡问道：“你就是那黑衣人？”

李春风娇笑道：“不然你以为我是谁？”

关小刀道：“你的武功并没失去？”

李春风躺回床上，慵懒伸着懒腰，媚笑道：“你该问一些比较有用的问题吧，小冤家！”

关小刀的确被吓得心神不宁，明明已见及她武功，又何需再问，当下整理思绪之后，这才再次开口：“你约我来此，有何目的？”

李春风笑道：“是你想找我，我不就在此吗？”

关小刀稍愣，的确，自己若不找她，怎有此约会，脑袋一转，说道：“你为何抓走江平？”

李春风道：“是他愿意跟我走的。”

“人呢？”

“逍遥去了！”李春风笑道：“大概在翠花楼某一个女人的怀中吧！”

“雷万钧呢？”

“那个老粗！”李春风呵呵笑道：“也是一样，差不多快死在女人肚皮上啦！”

关小刀冷斥：“你抓他们有何用意？”

李春风媚笑：“我说过，是他们愿意跟来，如此而已，除了这些问题，你没有更想知道之事吗？”

笑声转浪荡，似乎以挑逗、玩弄小刀为乐。

关小刀冷道：“你在暗示有关司徒昆仑之事？”

李春风媚笑道：“你说呢！”

关小刀道：“他还活着？”

李春风道：“不是被你烧死了吗？”

关小刀冷道：“从一开始，你便一直在计算我！”

李春风笑道：“我是真心想跟你结为夫妻啊！”

关小刀冷道：“就连司徒昆仑也一直落入你算计之中！”

“喔？”李春风凝眼媚笑：“我倒想听听，你知道多少？”

关小刀道：“你趁我把司徒昆仑缠住，并以麦芽糖、大粗网罩住之际，故意打出烟雾弹，然后把我跟阿祖及公孙白冰击昏，后来又把我抓到密室，且假装不会武功，然后找了借口，奋力把我禁制解去，让我带你脱逃，又故意告诉我秘道，好让我找到司徒昆仑，结果打了起来，你再放出阿祖及天龙骑，果然把司徒昆仑杀死。你的计划实在太完美了。”

李春风咯咯笑道：“再完美，还不是被你识破，害我白费心机，实是可惜。”

关小刀道：“你怎白费心机，司徒昆仑已被你设计整死，你又为何要杀他？你俩本是蛇鼠一窝！”

李春风哈哈谑笑后，说道：“那是怪他，方学得阴阳神功，便劈我一掌，简直要置我死地，我当然要讨回公道，他死不足惜！”

关小刀想及当时他俩裸身练功，司徒昆仑突在情急之下舍她而去，难怪她会怀恨在心，便道：“你挨了司徒昆仑一掌，不但武功未废，反而更厉害，显然你留了一手，而且你也未阴阳倒转，变成男的，又未中毒，这到底是何原因。”

李春风神秘一笑：“你很想了解？”

关小刀道：“不错，否则我死不瞑目！”

直觉碰上这只狡猾狐狸，自己胜算太少了，趁着说话间回坐于长椅，大刀便在左斜墙上，他却不敢伸手取下，免得暴露意图，待突击时或可抓回用用吧！

李春风邪媚哈哈直笑：“你怎会死，这么俊挺的男人，我怎舍得让你死呢，如果你真如此想，我便不敢说出《阴阳真经》之秘了。”

关小刀道：“那我暂且不死，你说便是。”

李春风呵呵笑道：“你倒是转变真快，好吧，谁叫我被情所迷呢，告诉你便是。”

当下整理思绪后便道：“其实阴阳神功只有男人练了会变成女人，女人练了仍是女人，而且根本不会中毒，那是因为司徒昆仑得意忘形，自以为学了神功，可以天下无敌，却未等毒性散去之后，便胡作非为，终于引来自食恶果。”

关小刀暗道：“原来阴阳邪功只有男人练了会阴阳倒转，看来母亲知道的也是不多……”

李春风冷目瞄来：“你在想什么？你是不是也知道《阴阳真经》之秘？否则怎会解去此毒！”

关小刀暗惊，不露声色道：“药是我娘配的，消息亦来自我娘的师父百草真人，谁知道那阴阳邪功明堂多多，说什么要服下毒丹才能练功，忽又说到余毒未尽，你该不会在骗人吧！”

李春风笑道：“已没什么好骗了，它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要在短期内练成，就得服下那毒丹，用以增加功力，我也服了，然而得在练成神功后，将那毒性克制住，让它藏在身体某一部分，而非全身发窜，当时我挨了一掌，的确受点小伤，所以便趁此躲了起来，一边治伤，一边把毒功克制住，所以才没事，哪像司徒昆仑自以为神功大成，便到处宣扬，结果赔了性命！”

关小刀道：“我看是你藏了什么口诀吧，否则以司徒昆仑之阴险，会自甘冒险，不等制住毒性再出关？”

李春风笑道：“那只怪他领悟太差，他又不是我老公，难道要我事事说明吗？”

关小刀仍认定她故意隐瞒，说道：“你既然计算他，为何还让他活那么久？”

李春风道：“这好啊，我可以了解阴阳神功对一个男人有何功效！”

关小刀不由暗惊，原来她早把司徒昆仑当试验品，难怪不到最后关头，不肯现身，如此女人，本性狠毒可想而知。

他道：“你早就算准司徒昆仑会发病，还是我的麦芽糖功效？”

李春风闻言笑道：“我也搞不清，你的麦芽糖用得实在妙，司徒昆仑足足洗了大半天才洗净，但身体已开始发红，照此看来，两者皆有吧！”

关小刀暗道：“哪天也得让你尝尝麦芽糖粘身之滋味。”又道：“你既然除去司徒昆仑，为何又冒充他？”

李春风道：“只有一两次吧，我想让黑青锋他们希望永存，才故意现身，没想到却出了毛病，有点后悔。”

关小刀这才明白，黑青锋为何仍敢神气活现，原是另有靠山之故。

他道：“你武功既然练成，又不被毒功所困，大可堂堂正正出现，为何要耍这些乱七八糟把戏？就算昨夜你收拾我们，也没有抵挡得了，为何要逃？”

李春风笑道：“你愿意此事张扬吗？”

关小刀道：“当然不希望，不过那是我的立场，对你根本不相干。”

李春风媚笑道：“我是替你想啊，所以才做此决定，老实说，打从第一眼看到你，我便爱上你了，为你牺牲一切，又算得了什么！”

“恶心！”关小刀训斥道：“这种话只能骗三岁小孩，你最好说出真正目的，包括为何要引我来此？以及所有阴谋鬼计！”

李春风轻叹：“没想到我一片真心，却引来郎君嗤之以鼻，实在让人灰心！”

含情望着头小刀，感伤不已。

关小刀冷道：“凭你武功，若想办事，我早就难逃劫数，你何苦演戏演得那么久？”

李春风叹声道：“那还谈什么两情相悦？罢了，看来你一直不喜欢我，我只好用的强的了……”

忽而想通似的，嫣然一笑，眉目已带邪。

关小刀一愣：“你想强奸我？”

李春风媚笑：“你都如此不买帐，我别无选择，呵呵，先奸后婚，或许也是可行之路。”

说完，她当真坐身而起。

一副淫媚地欣赏这位香嫩童子鸡之猎物。



关小刀果真有被强奸感觉，暗暗戒备，干笑道：“你该不会玩真的吧，女人强奸男人？”

李春风淫媚笑道：“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

立身而起，一步步向猎物逼近，笑声更淫挑：“老实说，我之所以不想现身，只不过是觉得我已天下无敌，何需再和那些小角色打斗？我只想完成我的心愿，你知道我心愿是什么吗？很简单，就像皇帝一样，拥有三宫七十二院，妃子无数人，你们男人能玩弄女人，我为何不能玩弄男人？你想想看，我暗中霸占神剑宫，然后每天挑喜欢的男妃子亲热，看不顺眼便把他打落红尘，那是何等惬意之事啊！”

她越想越得意，不禁哈哈畅笑起来。

关小刀却头皮发麻，这女魔头果然淫邪得可以，竟然不想争霸天下，只想玩尽天下男人。

凭她武功，简直为所欲为，天下男人岂能逃过此劫？看来自己恐怕得失身于今夜了……他干笑不已，想找机会开溜。

李春风却仍淫媚逼来，邪笑道：“本来女王总该有个男妃子，我选择你，你却不识好歹，我只有先奸再说，你觉得如何呢？”

关小刀忽而笑起来：“这么看得起我，也罢，看在你不再滥杀无辜份上，我当你妃子便是……”

李春风一愣：“当真？”

关小刀露出邪挑模样：“老实说，你的确是个媚力勾人的女人，我老早想跟你一度春宵啦！”

李春风闻言更形浪笑：“当真，那可好，我心愿已足，小冤家快来！”疾奔过来，即想拥抱。

关小刀亦张手欢迎，但见妖女双手一旋，黑纱尽落，裸着上身扑来，气喘如牛急欲拥吻男人。

关小刀猛被她抱个满怀，说时迟，那时快，他突然运足真劲，一连数指点向妖女要穴，妖女唉呀痛叫，身形软下。

关小刀喝着，一掌劈人，一手掠抓墙上大刀即欲抢去。

眼看就要得手。

岂知李春风不知如何闪扭身形，双手猛探猛抓，竟然匪夷所思夺下大刀，且点得小刀倒栽椅上，动弹不得。

李春风制住小刀，媚邪一笑：“老是不守规矩，不让你吃点苦头，你怎会乖乖就范。”

关小刀苦笑不已，急道：“娘子别生气，我只是试试你身手，果然了得，从此百依百顺，绝不反悔。”

李春风笑道：“你要会听话，太阳早从西边出来，不过，我这个人偏不信邪，一定要逼得你自愿献身才甘心。”

关小刀闻言，暗自惊喜道：“那不肯献身，岂非更能保命！”

当下便转了语气，冷道：“好啊，咱们就来斗斗看！”

李春风淫媚一笑：“不出三天，你一定自动送上门，走吧！”

伸手吸来黑衣，往身上披去，随即抄起小刀，掠窗而出，凌空飞掠中，一把大刀直射对面屋顶。

关小刀惊叫要去哪里？李春风笑而不答，径往暗处掠去。

那大刀飞处，正是阿祖藏身之地。

但闻锵然一响，大刀穿刺瓦片，抖在眼前。

阿祖怔骇尖叫：“大刀！小刀他？”

自知出事，焦切拔起大刀，喝着别逃，没命追了过去。

李春风并未掠向何处，而是把小刀带往自身住处雪月春风阁，这春风阁和翠花楼相隔不及七百丈，几个腾身，便已掠至。

那半月型的红楼，仍静默落于宽阔池中，数盏灯笼淡露光芒，倒映水中，别具一番风味。

李春风直掠楼阁，穿窗而入，落于软纱四布的若大雅轩，盆景、琴桌、软榻等样样俱全。

关小刀并不陌生，想当年，他还在此处整过这只狐狸精呢！

李春风掠回此地，一手把小刀丢于床榻，欣笑起来：“可记得当年，你把我整得死去活来？”

关小刀干笑：“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李春风摸摸左眼角，笑道：“当时还被你刺了疤呢！”

关小刀道：“有吗？你的脸根本完好如初，你大概记错了吧！”

李春风笑道：“如此刻骨铭心之事，我怎会忘记，不过，我今天既然已无敌天下，也就不必跟你计较这些小过节，我甚至还得感激你把我逼得神功大成呢！”

关小刀呵呵笑道：“我一向喜欢逼人练功！”

李春风笑道：“我一向喜欢诱人亲热，对了，我说要你自愿跟着我，也就没有必要制住你啦！”

关小刀直道是极是极，李春风凌空几指点来，关小刀霎时能活动，只不能功力却被封去，他急道：“为何制住武功？”

李春风笑道：“怕你吵到别人，何况在这里也用不着武功。”

关小刀道：“这样也算逼迫。”

李春风媚笑道：“何必那么挑呢，你已是特别优待了，来，我带你一样东西。”

她推开窗子，要关小刀过来，关小刀此时只能唯命是从，百般不愿，却无可奈何地走来。

李春风则指向偌大湖畔，曾几何时，顺着弯曲湖畔已筑起一长排二层楼之红瓦白墙厢房，算算总有上百间吧，在夜里，透过三三两两灯光倒映湖面，直若一条特大号蜈蚣，倒也是另有一番情景。

关小刀怔诧：“何时盖的？”

李春风笑道：“总不会是现在吧，你猜那是什么？”

关小刀发现总有人来回巡逻，便道：“妓女户！”

乱猜，却觉好玩，便笑起。

李春风竟然颌首：“猜对了，不过该改成妓男户，或可更雅一点，说成‘皇妃楼’吧！”

关小刀怔诧：“你当真要养男人？”

李春风哈哈大笑，喝着“走”，抓起小刀，直掠湖面踩着莲花瓣，抑或凌波虚渡，奇快无比掠奔数百丈，直穿那头厢房，落定房中走道，关小刀始见不少女兵前来拜见。李春风一挥手，女兵散去。

关小刀怔笑道：“她们好像都目露凶光，尤其对男人。”

李春风笑道：“没错，她们全被男人欺负过，我特地收容，也好用来欺

岁男人，别看她们年纪轻轻，我传了她们不少绝活，你也未必抵挡得了！”

关小刀姑且信其真，干笑点头：“我哪敢跟她们为敌，那可是自找麻烦喽！”

李春风笑道：“想得通最好，走吧，且看看我的妃子！”

含笑走在前头。

关小刀默默跟着她走去。

此厢房倒是布置豪华，一落红毯蜿蜒不知通往何处，左右各有房间，间间相隔处则置有漂亮宫灯，此时被点亮，直若两道会发光的水晶长项练直挂其间，神秘中带点古雅。

关小刀细算下来，不下千盏以上，他已头晕眼花，不敢再算下去。

李春风自得笑着：“其实男人就是好色，只要稍一勾引，便像沾了糖的苍蝇，再也不肯飞走，你且慢慢欣赏吧！”

她带着小刀走至一间厢房，轻轻推开门扉，里头还算宽敞，却只有干净地板及蒲团、棉被。

此时一位中年壮汉则抓着一件红肚兜，不停嗅闻，陶醉似地亲吻不已，只是两眼泛黑，似乎纵欲过度，无神尽失。

关小刀见太此人，怔诧道：“雷大哥！”

竟然是失踪多日的霹雳侠雷万钧。

连喝数声，雷万钧仍自充耳未闻，宛若花痴，关小刀不由更惊：“你怎可以对他如此？”

李春风笑道：“他正陶醉在温柔乡中呢，老实说，第一天猛得很，结果后来便不行了……”

关小刀斥道：“快放开他！”

李春风道：“放心，到了白天，他自动会清醒，至于回不回去，那是他的事。”

关小刀道：“你关着他，他当然回不了。”

李春风笑道：“错了，我有天下这么多男人，除非特别迷人，否则我不愿多留呢，看到他如此，我已倒胃口，好吧，我放人便是。”

当下唤来手下，要她们送人回去，两名女子得令，点倒雷万钧，便背负而去。

关小刀急道：“你不准暗中把他做了。”

李春风媚笑：“凭我现在，要杀谁便杀谁，又何必暗中动手脚，放走他，可说全看你面子啊，走吧！三宫七十二院，够你欣赏了。”

关小刀只有信其她了，便跟她再往前行。

瞧了两名不知姓名，却颇为帅气男子之后，竟又见着七绝剑手江平，他的症状几乎和雷万钧一样，在小刀要求下，便放了人。

再探下去，竟然是门主夫人的保镖凌东鱼。

李春风笑道：“他倒不错，做事认真，有机会挑来当贵妃。”

关小刀斥道：“放人，只要是神剑门弟兄，一律放人！”

李春风媚笑道：“怎么？吃醋了？”

关小刀斥道：“吃什么活醋？你分明在摧残男人。”

李春风笑道：“没错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怪不得别人。”

关小刀怒道：“少来，你分明用了邪术，还不快放人！”

李春风媚笑：“好吧，谁叫我那么疼你呢！”

她仍唤来手下，把凌东鱼放走。

关小刀暗骂这妖女简直变态，竟然想当起女皇帝，可惜自己收拾不了她，只能眼巴巴看她作威作福，实是恼恨。

又探访几室之后，忽而来到一处设有厅堂桌椅之雅轩房。

李春风笑道：“这是我的暂时第一皇妃，你定会喜欢！”

她偷偷打开窗子，关小刀探瞧过去，软床上正盘坐着一位冷漠俊挺的男人，竟然是失踪多日的公孙白冰。

他似乎在打坐运功，态度十分入神。

关小刀怔诧道：“是公孙白冰！”

李春风得意地浪笑：“可不是吗？天下第二高手，一样俯首称臣，老实说，他还是个处男呢！”

关小刀哭笑不得，就连公孙白冰都乖乖听话，他又算得了什么？

李春风似乎回味无穷，媚笑道：“他的确够味，只是不好驾驭，大概武功太高了吧，我得每天点他穴道，免得他冲穴而逃，本来可以铐起他，可是又觉得不忍，只好多费手脚啦！”

关小刀至此几乎绝望，苦笑道：“你养那么多的男人，到底想表现什么？”

李春风媚笑道：“没什么好表现，只是无聊玩玩罢了，倒是你，若肯嫁给我，我便封你为第一皇后，如何？”

关小刀苦笑道：“还是让给公孙白冰吧，我无福消受！”

李春风媚眼而笑：“你会的，而且会心甘情愿，我说过，我想得到的东西，一定会得到，而且很快。”

关小刀只能苦笑，又能如何？他只希望拖得越久越好，然后找机会开溜，或许仍能和她一斗吧！

然而心念方起，忽闻远处传来叫声：“放开我。”

关小刀一愣：“是阿祖！你想把她怎样？”

惊心不已。

李春风笑道：“我可没怎么样，是她自己闯进来的。”

关小刀斥道：“明明是你引她来，原来你那大刀是丢向她。”

李春风正想笑，猝闻轰然一响，地动山摇，惊得她直道不好，人如电闪破窗而去。

关小刀登时叫喝“炸得好”，仍担心阿祖安危，亦自拚命追了过去。

他武功被封，只能顺道而奔，辗转奔行数百丈，方自穿出厢房，蓦见湖面那头人影闪动，他急又绕湖畔奔行。

足足再奔数百丈，方快抵大门前广场，李春风早已迎面飞来，笑道：“累吧，何苦呢？我自会把人带去啊！”

关小刀的确气喘如牛，汗流浹背，仍急忙搜寻四周：“她呢？”

已发现广场凹处那头，两名女子已押着阿祖行来。

他急忙喝道：“快放开她！”

阿祖已昏迷不省人事，那大刀已被女护卫抓去。

李春风笑道：“当然会放，不过来者是客，到雅厅一坐如何？”

不等小刀回话，她伸手一挥，两护卫已把阿祖押往红楼雅厅去了。

关小刀急道：“不关她的事，你要的是男人，她是个女的。”

李春风笑道：“知道啦，我要的是男人，却也不容许女人抢走我的男人啊，回去吧！”

说完，飘身过来，抓着关小刀手臂，腻得甚紧，小刀想挣扎，她却掠飞而起，只好由她去。

连着三个起落，飘掠雅厅，小刀方自挣扎落地，直奔昏迷不省的阿祖，却被两名女护卫拦住。

李春风笑道：“让他去吧，你们退下便是。”

女护卫闻令，已拱手退去。

厅中霎时显得空荡。

关小刀直唤阿祖，却是不醒，甚是紧张。

这可不得了。

李春风坐于软柔大椅，躲了下来，呵呵媚笑：“她倒是漂亮泼辣，实是够味，说不定跟她缠绵一夜，更来得让人回味呢！”

关小刀急斥道：“少邪恶，还不快弄醒她，这根本不关她的事。”

李春风媚笑道：“她是我的情敌，怎会说关她的事？”

关小刀冷道：“我跟她根本没什么！”

“是吗？”

李春风呵呵邪笑：“日夜相处，还会没什么，真是圣人，不过，我且相信你便是，当然啦，我请她来，自有我的原因。”

关小刀斥道：“你想以她威胁我！”

李春风笑道：“只猜对一半，我不会以她威胁你嫁给我，这未免太没面子，我倒想以她交换你说出一件事情。”

目光转为精明。

关小刀冷道：“该说的事，我都说了，哪还有什么秘密！”

“还有一件事没说。”李春风笑道：“有关解去阴阳之毒一事。”

关小刀暗惊，莫非这事也瞒不了她，冷道：“不是说了，那是我娘配出的解药。”

李春风道：“难道要我抓你娘来对质吗？”

关小刀一愣，若说是，恐怕真的替母亲带来麻烦，若否认，谎言立即拆穿，挣扎中，冷道：“有空你去问便是，你已刀枪不入，又没中毒，还怕什么解药？”

他认为，当前灾难能避开最是重要，至于对方真的去找母亲，已不知是何时何日，只有走一步算一步。

李春风道：“也许你不知，阴阳真经记载，阴阳之毒，普天之下只有灵凤仙子遗留下来的秘方才能解去，我不认为你娘能配出解药！”

关小刀道：“或许她或她师父百草真人早就得到那秘方，自然能解。”

李春风笑的甚媚，颌首道：“这正是我喜欢听的，只要有人会配这秘方，即表示灵凤仙子留下的东西已被发现，我寻的就是那东西！”

关小刀冷道：“除了那秘方，什么也没有。”

李春风闻言为之哈哈大笑，声音一敛，媚邪道：“越是说没有，越表示有这东西，你不说吗？我可能会对阿祖用刑，甚至叫人把她强奸，然后卖到妓院。”

关小刀嗔怒：“你敢！”

李春风哈哈再笑：“我又不是什么良家妇女，有何不敢，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那东西，只不过是因阴阳真经上，阴阳魔女留了字，说什么她这一生被灵凤仙子克得死死，实是悔恨，我倒想知道是两人恋情，还是武功

相克，若是武功，我势必要弄到手，你该知道这严重性了吧！”

关小刀为之忧心忡忡，她既然敢当面说出武功相克之理，必定抱着非夺不可之心，其手段可想而知。

若不告诉她，她自必无所不用其极，若告诉她，岂非失去一个杀她的大好机会。

李春风冷声又道：“别忘了，我对你特别礼遇，有一半是为了这秘密，你还是说了吧，免得大家伤和气。”

关小刀道：“要是真的没秘密，你岂非逼死我们？”

李春风邪笑：“会吗？依我经验，很少出差错，何况你这番话不是暗示有秘密？”

关小刀道：“我是想探清，要是你一直认定没此秘密不行，我自会编一个给你。”

李春风笑道：“你编啊，只要合理，我都会接受。”

关小刀道：“花果山水帘洞有你要找的东西，你去吧！”

李春风目露凶光：“我看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猛地欺身，暴窜过来，一掌推开小刀，一手揪住阿祖，再一倒掠，如嫦娥奔月，飞回躺椅。

关小刀怔叫：“你想干什么？”

话未说完，李春风冷指戳向阿祖，她便惊吓醒来，却又疼痛厉叫。

关小刀见她厉叫，便道：“住手，我说便是。”

李春风立即松手，再戳昏穴，阿祖再次昏迷，她始含情一笑道：“早说不就没事，何必让人痛苦再说！”

关小刀知道不说实话是不行了，便道：“你先把她放走，我再说！”

李春风笑道：“你没选择余地，不过我可以答应你，只要找出秘密，我保证她完全没事。”

关小刀轻轻一叹，心想那灵凤玉佩虽重要，可是仍不能和人命相比拟，虽然说了，或而会失去它，但自己身上已有解毒功能，大概不再怕她施展毒功——以她武功来说，也不需要施展吧！

为今之计，该是保住那玉佩上的秘语不让她知道，只要自己能脱逃，便去寻找秘密便是，何况那玉佩取名“灵凤”两字，她恐怕迟早会想到吧！

挣扎之后，他终于点头：“我说，不过要先把阿祖弄醒，待她一切无恙之后，我再说！”

李春风荡笑一声：“好亲密的一对啊，真是叫人羡慕，好吧，为了我的心愿，放人便是。”

说完几指戳来，阿祖终于苏醒，忽见躺在一女人怀中，甚且袒胸露乳，吓得她惊叫弹起，复见小刀，没命奔了过来，急道：“怎会是李春风？”

关小刀见她神智清醒便笑道：“她就是黑衣人，也是天下第一高手，我们落入她手中，只有认命了啦！”

阿祖怒瞪李春风，斥道：“一切都是你在搞鬼！”

李春风笑道：“我的事，他慢慢会告诉你，现在还请你合作暂时闭嘴，小刀有话要说呢！”

阿祖怔愕，转向小刀：“你要告诉她什么？”

李春风笑道：“他以你的安全换来一个秘密，你该感激他才对。”

关小刀苦笑道：“司徒昆仑就是她逼死的，她武功犹在他之上，我是该

说出这秘密，你获得自由后，记住千万别再碰到她，也千万别告诉别人，免得她不高兴，至于我嘛，她暂时还会利用我，个把月还死不掉，你也不必来找我，知道吗？”

阿祖愣在那里，她当然明白心上人目的，然而再现一个比司徒昆仑还可怕的高手，她的确一时难以接受，且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李春风为得秘密，任何条件都可开出，闻言便道：“不错，我保证放你走，也保证他一月之内没事，你们现在可以平平安安地说了吧！”

阿祖急道：“她到底想知道什么秘密？”

关小刀道：“解去阴阳之毒的东西。”

“它？”

阿祖急道：“不能说！”

关小刀道：“不说，无法了事，反正她已知道得差不多，告诉她便是。”

不等阿祖开口，便向李春风道：“你终又得胜一局，那解毒的东西便是门主夫人身上那块灵凤玉佩，如此而已。”

李春风闻言诧异坐起：“是它？它曾经落在我手中啊，灵凤玉佩，灵凤仙子！唉呀，我早该想到他们的关系啊，真是！”

欣喜中又自责脑袋不灵光。

关小刀道：“秘密已说出，你可以放人了吧！”

李春风媚邪地瞄着两人，笑道：“当然会放，我只是没想到会笨到拿这条件去换这秘密，实在划不来！”

关小刀冷道：“你后悔了？”

李春风笑道：“是有点后悔，但却不想对你失信，阿祖姑娘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最好别让我碰见，否则我会忍不住把你抓回，那就太对不起你的关哥哥了。”

阿祖怒斥：“你作恶多端，自遭报应。”

李春风哈哈畅笑，并不以为然。

关小刀推着阿祖，急道：“快走吧，一切日后再说。”

阿祖急道：“你呢？”

关小刀道：“说好不必问那么多，你走吧！”

阿祖知道多待下来，只会添麻烦，便叫声“保重”深情望去，两眼含泪，随后强忍痛楚，甩头而去，临行还瞪了李春风一眼，这个仇非报不可。

## 第二十八章 浩瀚无极之气

李春风更自哈哈大笑，拆散情人对她来说，似乎特具快感。

关小刀只能自嘲叹笑，沦落这种地步，实是始料不及。

李春风狂笑之后，方自媚邪地瞄来：“小冤家果真识时务，说了我第二想要的东西，现在你该考虑把我最想要的一并给了吧！如此一来，人生将了无憾事矣！”

关小刀冷道：“你最想要什么？”

李春风荡笑道：“跟你成婚啊！那缠绵悱恻激情，买叫人幻想难耐，不过，我现在却不能想，因为我得赶去拿灵凤玉佩，你应该知道，我一向是等不及的那种人，小冤家，明儿见了！”

说完一指点晕关小刀，荡笑中，一闪窗口飞出，连衣衫也不换，直掠神剑宫取玉佩去了。

就在李春风掠去不久，忽见一道黑影暗自潜掠红楼。

方至近处，两名女护卫已然发觉，喝地一声，双剑齐出，已自扑杀过来。

那黑影冷哼，手中利剑猝化蛟龙刺击过去，锵锵两响，打偏对方兵刃，猛一欺身，左掌劈点尽用，打得两人闷哼倒地。

那黑影赶忙蹿入雅轩，忽见小刀，欣喜一笑，欺前数指，点醒小刀，他怔眼一瞧：“阿祖！”

没想到她竟然去而未走。

阿祖呵呵笑道：“快逃吧！”

掠向左近大刀，抓抄于手，便欲去给小刀，小刀竟然接之不住，阿祖乍惊：“你的武功？”

关小刀苦笑：“被制住啦！”

阿祖淡笑：“便宜你了！”

当下掠身回来，揽住小刀腰际，道声：“我们走吧！”立即掠窜出窗，一闪十数丈，逃往高墙那头。

关小刀怔愣不已：“你武功何时变得那么高？”

阿祖欣笑：“我本来就高，走了再说。”

只见她挟着小刀直掠出墙，复往城东奔去，直取附近小山丘，躲入里头，寻及一处隐秘的小山涧，始把人给放下。

关小刀嘘喘大气，道：“你好大胆子！叫你得溜得越远越好，你却还敢回来？”

阿祖眯起笑眼：“你看我是谁？我是阿祖吗？不，我是水自柔啊！”

关小刀乍愣：“你是阿柔？”

可是两人长得一模一样，怎么分？

水自柔欣笑：“是啊！否则阿祖怎会如此高武功？”

关小刀“呃”地一声，道：“也对，你怎会突然出现？”

水自柔笑道：“当然是心有灵犀了！”

关小刀道：“别鬼扯，一定是阿祖叫你来的，对不对？”

水自柔轻叹：“一猜即中，实在没什么好玩，不错，是阿祖捎信，要我查公孙白冰下落，我当然赶来了。那么巧，在洛阳城碰上阿祖，才知道你遭了殃，我潜去探探，见及李春风溜走，所以才敢出手救人。”

关小刀道：“阿祖呢？”



水自柔道：“我要她先回去，准备把此事告诉三爷，然后派大兵救人！”

关小刀急道：“我不是交代阿祖走得越远越好吗？那便是要她去寻找灵凤玉佩的秘密，然后再回头收拾李春风，凭她现在武功，再多兵马也不成。”

水自柔道：“联合我爹和神剑两派高手也不成？”

关小刀苦笑：“猴群虽然偶而可收拾猛虎，但猛虎若想逃，猴群未必追得，何况只要一个人被李春风抓去当人质，我们哪还下得了手！”

水自柔道：“或许再找公孙白冰，也许可以收拾她……”

关小刀苦笑：“公孙白冰不知中了她什么邪术，现在变成白痴，哪还管用，咱唯一方法是赶快找到灵凤仙子修行秘处，或可和她相抗吧！走，快快回去，阻挡阿祖！”

水自柔颌首：“好吧，暂且听你便是！”

于是又挟起小刀，直掠神剑宫，三十里，眨眼即至。

两人赶回大刀坊，阿祖却已不在。

关小刀急道：“阿祖必定到了三爷那儿，你留在这里，我去去便回！”

水自柔为免制造麻烦，便自答应。

关小刀则快步疾奔，直冲三爷府。

虽是半里路，但他武功尽失，竟也跑得气喘如牛，好不容易抵达，三爷府已进入戒备状态，看来已得到惊讯。

守卫见及是关小刀，立即引入入内。

及至大厅书轩，关小刀终见阿祖和三爷，终也嘘气，差点瘫痪，干笑直道要命。

阿祖见着小刀，欣喜迎来：“你被阿柔救出来了？好险！”

忽觉不该说出阿柔两字，赶忙闭嘴，瞄了三爷一眼，他似乎较关心小刀，自也放心不少。

三爷急道：“竟然有这种事，我们得联合收拾她！”

显然阿祖已把李春风之事全盘说出。

关小刀急道：“千万使不得！三爷不知李春风武功之可怕，如此抗争，将死伤惨重！”

三爷轻叹：“我何尝不知？只是事情已发生，总不能任由妖人猖狂作歹下去吧！”

关小刀道：“至少暂时她仍不会杀人。”

三爷道：“怎么说？”

关小刀道：“可见及雷万钧？”

三爷道：“见着了，他似乎操劳过度，一回来便累倒，现在已睡着。”本该说及“纵欲过度”，可是阿祖在场，便转了语词。

关小刀则不客气说道：“他没说是被李春风抓去一夜春宵？”

三爷怔道：“有这回事？”

关小刀道：“正是如此，李春风自以为皇帝，准备养天下男人当妃子，雷万钧只是其中之一，她自认已天下无敌。

所以一直把玩弄男人当报复，逍遥行径，所以若非必要，她不会随便大开杀戒，如果激怒她，那又另当别论了。”

三爷怔讫：“有这么回事？”

阿祖突地暗喝：“报复得好！”然而得意的目光触及小刀，却又干窘意识到不该夸赞这妖女，再也不敢吭声。

关小刀道：“就连江平、凌东鱼都被抓去过，此事千真万确。”

三爷道：“那该怎么对抗她？”

关小刀道：“暂时依她便是，至少在不激怒她之下，一夜春宵过后，她还可能放人，我则前去找寻破解阴阳魔功之法，也许短期内不能回来，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三爷道：“要是她发现你脱逃而大肆搜捕？若搜不到人，可能开杀戒。”

关小刀道：“这倒有可能，我看……”心念转处，说道：“我看您便告诉她，我们寻灵凤山去了。毕竟那是出自灵凤玉佩的口诀，她迟早会发现，说不定还跟着找寻，她一离开，自对神剑门弟兄大有好处。至于谁能寻着，全凭本事，可能的话，再派人盯她后头，自可顾及是否她先寻得，到时再拚命也不迟。”

三爷道：“灵凤玉佩还有秘密？”

关小刀颌首：“是留了两句话，如下：‘灵凤山，阴阳天，今生无毒’，李春风想必已把玉佩抢到手。她迟早会发现，我们先走一步，她若不当回事，三爷也不必说，若逼急了再说，到时就看老天帮谁。”

三爷轻叹：“看来只有如此了，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关小刀道：“事不宜迟，我得立即行动，否则李春风回去，发现我走失，必定立刻反搜，到时想逃都难，三爷切记，宁可顺她，不可抗她，就此告别。”

说完和阿祖两人拜礼，匆匆离去。

三爷轻叹不已，尤其那句“宁可顺她”让他哭笑不得，这岂非逼良从娼？自己何时沦落这种地步？还好想及男女有别，就当作这是一次不小心的失贞吧！

有了心理准备，三爷坦然许多，立即调度人马，虽说备战，却希望借此聚合，免得落单而遭殃。

至于关小刀和阿祖赶回大刀坊之后，水自柔则已收拾远行东西妥当。

来不及替小刀解去禁制，三人趁着五更刚过，天色仍暗之际，往东方山区逃躲而去。

足足奔过两座山头，已日上三竿，三人始找一处隐秘的山涧清泉处，围坐下来，先行盥洗而后拿出干粮啃食。

水自柔好奇仍在，问道：“那口诀是什么？说出来参考。”

阿祖道：“你边替他恢复功力，我说给你听！”

水自柔“噢”了一声，便走向小刀背面，笑道：“她的手法，我不清楚，若有错误，请多见谅。”

关小刀干笑道：“请便，能解得了，什么错误都值得。”

于是水自柔开始摸索如何解穴，但她心情仍放在秘语。

阿祖已自说道：“其实只有短短两句：‘灵凤山，阴阳天，今生无毒’！我差不多想了一个月，还想不出名堂，也许太短，反而备加困难。”

水自柔喃喃念了一遍，道：“如若能找出灵凤山，大概便能找到地头了吧？”

阿祖道：“问题便在于天下根本没有灵凤山，否则我们早已找到地头啦！”

水自柔道：“这倒是麻烦了……会是什么意思？……”

绞尽脑汁以思索。

或而一个失神，她用力过重，一指戳去，痛得小刀唉呀惨叫，苦笑道：“想归想，可别把我当成什么山捶捶打打。”

水自柔为之困窘一笑道：“哪知道你那么弱不禁风，我小力一些便是。”

关小刀道：“我看先把我解除禁制再说，上次我和李春风关在一起，她曾解过一次，我倒有印象，先试试涌泉穴……”

水自柔斥笑道：“要我摸你的臭脚？”

关小刀干笑：“会吗？我天天洗脚……”

阿祖斥笑：“骗谁！”

关小刀干笑：“那现在洗吧！”

于是脱了鞋子，往山泉洗去。

阿祖瞄着水自柔，挑笑道：“他上次不知是否已被李春风摸光了？”

水自柔笑道：“多半是了！”

两人相视，笑的更谑。

关小刀闻言窘斥：“如果摸光了，待会儿阿柔还不是要摸一遍。”

此话引得两女带窘，尤其水自柔哼了一声，斥道：“不解啦！你自己慢慢摸吧，恶心！”

阿祖附和：“对对对，失贞的男人不值得救！”

关小刀急道：“你们才心术不正，我早就防她，没那回事，快解吧，别误了时辰。”

两女虽皮，但想及正事，也就半讽半嘲之下，再次帮他解穴。

关小刀立即凝神想着上次李春风解穴方式与顺序，在摸索之下，终于渐渐有进展，三人同露喜色。

然而阴阳魔功的确不比寻常，三人摸索一个上午，只能解去一半，忽觉天空卷来乌云，遮去阳光。

霎时阴暗下来，眼看雷电闪闪，大雨将至。

关小刀见状急道：“收拾收拾，找地方躲雨，免得淋湿！”

说完，水自柔撤功，拿了包袱，本想再扶小刀，他却因功力恢复一半，得以自行行动，三人便往山区寻去，未久便找到山洞，躲了进去。

雷声已自大作，骤雨倾盆而来，打得枝叶叭叭作响，已然困住三人。

关小刀凝目瞧着阴沉闪雷，轻轻一叹：“这场雨不知要下多久，莫要误了大事才好。”

阿祖道：“破解不了秘语，纵使雨停了，我们还是走不了……”

关小刀叹息：“真是恼人啊！什么灵凤山，阴阳天？为何不改成灵凤天，阴阳山，说不定还有名堂！”

水自柔心念一闪：“为何改过来，便有明堂？”

关小刀道：“至少阴阳山可以解成阴山，不就有了目标？”

阿祖忽有所悟：“对啊！一定是这座山了。”

关小刀道：“你认为阴山正确？”

阿祖神秘一笑：“错！”

水自柔急道：“你想到什么山？”

阿祖道：“天山！”

水自柔、关小刀闻言“呃”了一声，望眼过来，想知道答案。

阿祖道：“把灵凤山的‘山’，跟阴阳天的‘天’字合拼，岂非是暗示‘天山’，纵使倾倒，但可以反解回来啊！”

关小刀灵光一闪：“或许是吧！若以天山解，那‘灵凤’跟‘阴阳’两

字又何解？”

阿祖道：“可解成什么洞，什么崖啊！如此目标自是大得多。”

水自柔突然击掌叫道：“有啦！想出来了！真的想出来了！”

转向惊诧的两人，欣喜道：“几年前我跟爹到天山，拜访天灵老人之后，便到四处溜溜，忽然到了一处狂风大作的山崖。天灵老人便说它乃‘灵风崖’，你们想‘灵凤’跟‘灵风’，只差一个‘风’字，而且‘风’跟‘凤’音近，自可相解。”

阿祖哗地击掌叫好：“对啦！一定是那里！关小刀你认为呢？”

关小刀邪邪一笑：“不对！”

两女同时怔诧道：“为何？”

“因为啊！你们把耳朵送过来！”

一脸神秘，两女急于听答案，便凑耳过去。

关小刀露出邪样，呵呵笑起：“哇，好香啊！”

两女同时窘红带甜斥道：“少不正经，快说！”

关小刀笑得更邪，嘴巴凑得更近，几乎贴上脸颊，逗笑道：“因为要被  
我亲过才算对！”

突然猛亲两人脸颊，迅即跳开，呵呵直笑。

两女“唉呀”一声，更红透耳根，窘羞成怒，同自喝着可恶！欺打过来，关小刀急忙闪躲弄笑：“这是赞赏你俩聪明绝顶的鼓励！”

话未说完，两女同喝：“谁要你鼓励！”

双掌同劈，打得小刀逃无去路，唉呀一声，被轰跌洞外，溅得一身雨水，唉唉急叫中再窜回来，已是落汤鸡矣。

阿祖嗔斥而笑：“可恶！竟敢非礼我俩姐妹！吃了熊心豹子胆不成！”

水自柔斥喝：“这是小小教训，下次再乱来，保证把你绑在雨中淋个三天三夜，看你受得了吗？”

关小刀低声自言道：“为了爱情，我当然受得了……”

水自柔突地嗔喝：“你说什么？”

阿祖更喝：“还说！”

两人又自出掌欲劈，吓得小刀急躲一角，直道：“没有，什么都没说。”

水自柔、阿祖这才得意地笑起，虽然仍不断警告对方再犯，将如何如何严重，但心头却洋溢甜心荡漾。

在两人心灵早有所属之下，任何挑逗，总是换来种种甜蜜的

反应。关小刀也非愚钝，他敢一再挑逗两人，全是试探两人反应。

毕竟他和两女已情感深深，且对水自柔更有婚约，可能的话，能娶两女，最是完美。

他当然找了机会便试，也好让两女早日谈开，自能了却一桩心愿，受点雨淋又算什么呢？

水自柔已感觉出关小刀用意。

心下开始计划该如何跟妹妹沟通看看，若反应还好，自能水到渠成，若反应太烈，则得另想办法了。

阿祖较为放不开，始终不敢面对问题。

此时还装着直斥小刀心怀不轨，得好好教训。

关小刀则是装腔作势，表示改过向善，然两眼仍不停勾着两人去，总怀挑逗意味，气得阿祖抓来大刀欲砍人。

关小刀始收敛，急道：“咱还是赶往天山吧！这场雨不知欲下多久，我们却不能再等！”

阿祖闻及正事，方自免了作态，冷道：“你要我们淋雨？”

关小刀道：“不然我先去，你们随后便来如何？”

水自柔道：“不必了，我们只是不想让你指挥，又不是没淋过雨，你不跟我们走呢？”

阿祖立即附和：“对！是你跟我们才对，谜底是我们解的，跟不跟？”

关小刀干窘一笑：“要分那么清吗？我跟便是。”

水自柔笑道：“这才像话！小乖乖走吧！”

当下领着阿祖，当真往外冲去。

关小刀扛起大刀，便跟在后头。

却越跟越起劲。

原是两女衣服沾湿，粘着身躯，那曲线玲珑跳动，总让人目不暇接。

关小刀甚至为此一连数处差点摔倒，急得两女转头欲扶人。

他便直道没关系，趁此多欣赏几眼。

若非为赶路，他倒愿意在雨中转它一天一夜。

奔行数里后。

关小刀突然想及宝马火眼金睛，当时回宫时，不就放它在附近山区自由生活？却不知它是否仍在附近，便啸出声音试着唤叫。

那啸声传处，未把马匹引来，却吓着两女，齐转身过来。

水自柔以为小刀出事，却见他含邪带笑，便斥道：“鬼叫什么？吓人呐？”

阿祖亦斥：“淋得还不够吗？想浸入水中是不是？”

关小刀瞧及两女身躯毕现，不禁目光打邪，吃吃笑起：“咱们现在跟落水有何差别呢？”

水自柔、阿祖且从小刀目光发现什么？忽而往自身瞧瞧，竟然双峰挺耸，那和裸身有何差别？

吓得两人面红耳赤，斥喝着：“色狼！给我走前面！”猛把小刀赶在前头，且嗔喝不准转头，否则打！

关小刀偏不信邪，总想回头窥探，水自柔却等在那儿，或树枝或软泥，打得小刀唉唉疼叫。

有次还正中脸面，吓得他不敢再回头。

然两女已玩出兴趣，就算小刀没回头，照样喝着“还想看”，泥石砸去，打得小刀唉唉乱叫，落荒而逃，两女却追杀起劲。

还好，宝马火眼金睛及时赶来，长啸一声，如箭般窜往主人。

小刀见状方自嘘气，喊着两女上马。

两女却忌讳身躯相触，想来脸红。

关小刀只好先坐前头，大刀往后架去，直道不赶路不行，水自柔始勉强掠坐，阿祖坐于最后。

虽然乘坐三人，但两女身材苗条，比起魁梧壮汉实是二一之比，何况宝马天生神力，照样健步如飞，奔驰而去。

飞奔中，水自柔总免不了触及小刀背脊，虽感羞困，却传来甜蜜。

再奔一阵，似已习惯，遂把横放中间的大刀给架抓于手中，另一手按抓小刀背肩，若颠簸过巨，撞上了，也由不得自己啦！

阿祖且有意无意往前堆，弄得水自柔窘困地喝叫“可恶可恶”，想换阿

祖坐前头，阿祖却自得其乐，死也不换。

水自柔却拿她没办法，只有由她去了。

就此争争闹闹中，飞骑已奔下山，雨势却也较弱。

三人改走西方，及至附近小镇，买了另一匹马让小刀单独乘骑。

两女则趁机放马狂奔，关小刀只能后头猛追赶，还是那宝马同情主人遭遇，偶而放慢脚步等待，否则小刀早把人给追丢了。

七天后。

双骑终抵天山山脉。

已是入秋时分。

放远望，高峰处已见白雪罩山尖，让人不觉寒意陡升。

水自柔本想拜见天山掌门天灵老人，然而时间颇急，因而作罢。

策马再探高峰，可惜除了宝马外，小刀所骑那匹却无法攀登，便把它放去。幸好七日赶路，武功已恢复，他便掠身追着宝马，复往深山寻去。

穿过野松林、落鹰岭、飞剑峰、恨天峡，果然寻至一处几乎不长高树之矮草山峰。

且见那啸风呼呼吹过，矮草如浪掀摆，此起彼落，波波连波，直若海浪爬高山，煞是好看。

水自柔见及此峰，已自欣笑：“快到了，此峰名为‘千层浪’，绕过它，即可抵达‘灵风崖’，那里风势更强数倍，大家小心了。”

关小刀但觉地头已到，便把宝马放了，问马儿能否吃着那劲草？

马儿自信飞奔而去，啸风中更见神勇。

关小刀已知它必能吃及，亦无啥好等待，便催着水自柔，三人复往里头行去。

转过千层山峰，眼前景色一变，天空乌云密布，且随着风势滚滚掠动，直若暴风雨前奏，让人感觉出大自然无可抗拒的浩瀚力量正在酝酿，随时将把肉身之躯摧残撕裂。

那冷风呼呼吼处，一股寒意更逼得三人有若进入幽冥鬼域之中。

阿祖诧声说道：“这地形好面熟啊！甚像云中山附近的妖洞

……”

关小刀去过那里，比对起来，竟也颇为相同，便笑道：“或许两地皆有宝物，咱去取吧！”

壮壮胆，先行至前，两女紧跟其后。

水自柔问向阿祖：“你所见的地区，当真跟这很像？”

阿祖道：“除了风劲以外，几乎差不多，甚至天空乌云绞动，突又见白云翻露，不就是阴阳天？”

水自柔笑道：“或许阴阳天类似，‘灵凤’却少了，我想真正地方还是在此。”

阿祖道：“我也不曾怀疑过，只是有点类似，便提出来谈谈而已，走吧，小刀等不及了呢！”

见及关小刀不断招手，两女会心一笑，便自跟了过去。

再行半里。

三人终尝到强风滋味。

那啸风呼号，直若万道飞瀑倾泻，扫得三人发乱衣翻，甚至快被吹得衣裤不保，吓得两女赶忙从包袱拿出衣衫，撕成布条，绑在四肢、胸口，以免

当真被吹得裸身溜溜。

再行百丈。

连头发都快被揪掉，三人复以布衣罩头绑去，如此瞧来有若木乃伊，倒让三人自嘲不断。

关小刀表示应该理光头及裸身前来，方能应付一切。

两女立即反斥他居心不良。

狂风中，谈话不易，三人复再前行。

半里过后，终见前头险崖峭壁连连，更远处，则是剑峰插天高耸。

或见乌云如巨龙掠风缠绕，山峰之间，忽又化成海啸漩涡般疯狂打转，直往深渊转去。

越转越急，啸声震耳，那深渊终于出现乌云大漩涡，夹攻掠吞天地之气势，震撼无尽宇宙般游扫过来，吓得三人打从心头发寒，急忙抓着利剑，大刀刺嵌地面，以免被漩涡给卷走。

如此，从天上滚龙，直往深渊流去，再化漩涡扩散之奇景，几乎每半刻钟重复一次。

若想通过此崖到达对峰，恐怕得在半刻钟完成才行，否则必定会被强风给卷入深渊而亡。

关小刀直觉这头除了山崖强风之外，根本瞧不出神秘山洞，倒是对面山峰甚多，险崖亦不少，或许秘密在那头吧？

然而那头似乎浮在深渊之中，欲过去，还得掠过数百丈深渊，莫说风势太强，就算无风无劲，三人也未必有此能耐。

最让人头疼的是，根本解不出“阴阳天”是何用意，如此盲目搜寻，简直是大海捞针。

阿祖已被狂风吹得受不了，便指向前方三百丈处，那头另有半壁山崖凸起，或可挡住风势吧？

关小刀自是同意，便又低头伏身，渐渐往前行去，还好他有大刀挡前，身形较稳，行来较不吃力。

倒是阿祖武功较弱，好几次都快被强风吹落深渊，吓得她赶忙抓住姐姐左手，关小刀见状，干脆伸手拉住水自柔手腕，亦步亦趋往那崖面潜去。

在奋力前行数百丈之后，崖面已至。

阿祖心下大喜，赶忙扑去，本以为可稳住身子。

岂知身形方窜至，左右竟然涌来一股强流吹得她往上冲去，吓得她尖叫，手抓山壁，却仍不止。

关小刀见状大喝，疾扑过来想拦人，却已过慢，眼看阿祖快被吹向天际，哪还有命在呢？

情急中，大刀赶忙射向阿祖前头，阿祖惊慌中终被拦下，猛抓大刀以安身，关小刀这才敢抗着风力往上攀，把阿祖抓在手中，并揪起大刀，施展千斤坠慢慢退回地面。

原来此处虽有山壁挡着，劲风却从左右回卷，且在中间相撞，产生气流往上冲。

阿祖一时不察，差点被吹至西天游玩，吓得她面色铁青，紧紧抱着小刀不放。

小刀虽占了便宜，但此时性命攸关，哪还有心情幻想。

待落回地面之后，把阿祖交给水自柔，拿着大刀便往崖块劈去，几刀下

来，终于劈挖出足以让三人挤藏的坑洞，三人遂挤了进去，风势顿时闪去。

三人终于暂时逃过强风威胁。

阿祖这才嘘气，惊魂未定说道：“好可怕，差点魂游西天。”

关小刀笑道：“是人游西天，是整个人飞上天的。”

阿祖怔惧道：“谜底会在这儿吗？若不是，早点退去便是。”

水自柔道：“应该没错，目前该找出的是有关‘阴阳天’之解……”

阿祖道：“四面黑云白云乱绞，不就是阴阳天？却不见任何好处。”

关小刀道：“该是阴阳洞，否则在如此强风之下，哪有可能藏身。”

水自柔道：“话自有理，却不知洞在何处？”

外头简直百万只风妖在腾啸嘶吼，不但啸得肌肤生疼，更把耳膜给扫得呼呼欲裂，实是难受。

还好，有此小洞可暂时安身，三人得以获得喘息。

然而瞧及四面八方，全是狂风啸乌云，又怎知地头在何处？

三人虽绝顶聪明，一时亦被吹得头昏脑胀，猜不出玄机何在。

阿祖道：“或许真正地头在云中山那妖洞吧！这里除了风，找不出什么。”

关小刀道：“来都来了，多找一阵看看，若找之不着，再退回去便是。”

水自柔道：“想来应该在对崖，或许咱得想办法绕过去。”

关小刀苦笑：“怎么绕？照此崖势，对崖山峰就像大圈圈里的小小圈圈，除了以绳索攀去之外，恐怕找不到相连之处了，如果能驾乘那条云龙飞过去，倒是轻松自在多多！”

水自柔斥笑道：“你以为你是仙人？老想些不切实际的问题！”

阿祖讪笑道：“有机会的话。现在我懒得动，挺舒服的！”

此时两女左右挤来，肌肤为之贴紧，直若左拥右抱，倒让人想入非非，关小刀不禁笑得甚邪。

两女子闻声，这才想及窘境，然而此时却又走之不脱，不由红透耳根，可是又怎可让他占了便宜还卖乖？

水自柔猛地敲他响头，斥道：“这样才方便教训你，看你往哪逃！”

阿祖自也悟出，猛地加入战圈，敲得小刀哇哇大叫，左拥右抱变成左杀右打，一个消受不了，赶忙跳爬出去，自行再挖小洞藏身，苦笑直道话太多，换来独守空闺的下场。

两女报复过后，乐得心花大开，挑衅地叫着“还敢再来，便收拾你！”

关小刀自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如此也好，他可专心研究谜底，遂往四处瞧去，希望找出秘密地头。

他想着四处可有像灵凤玉佩般排列之山峰？

然而瞧了许久，并未发现，他又想着可有“阴阳”之类的山崖或山峰？然而那些山峰全被乌云围绕，或说阴阳，也该是山峰与乌云之间吧？

他总觉得这些乌云必有所暗示，尤其那只云龙，又不断重复地从山峰滚往深渊，的确是一大奇观。

他不断注视这条云龙，随着狂风卷飞，不断攀掠山峰险崖，越卷越快，越拖越长。

那龙头已然变形，尾巴却如孔雀开屏，欲把天上乌云一半拖下来，却在一刹那间自行脱落，幻卷成漩涡直往深渊冲去，的确神奇无比。

他忽又想及，其实那云龙或改成云凤来得恰当，尤其云尾乍开，不就是灵凤尾巴齐开吗？而且云头变尖，该是只灵凤来得恰当。



“或许灵凤仙子便发现此景，才决定隐身于此吧？”

想通之后，不觉自得不少。

瞄着左侧水自柔和阿祖，亦自绞尽脑汁在解谜底。

他暗道：“不说！让你们想破头！”

心想此地全是两女所想出，他得扳回一城才行。

于是他不断研究云风飞掠走势，从它绕过多少山峰以及化成漩涡般往深渊卷去，到底有何暗示可寻？

探了许久，似乎山峰仍是山峰，找不出奇特之处，倒是这漩涡直若龙卷风，不管卷流速度如何之快，必定成漏斗状直往对崖延伸。

关小刀乍喜：“莫非那秘洞就在漩涡眼里？”

当下更穷极目力往漩涡深眼瞧去，只见得深眼随着风势不停甩动，穿透出对面深崖一片黑幕。

猝然间一道青影闪过来。

关小刀乍惊，正待看清楚，漩涡眼已移开，青影消失不见，刹那间，漩涡亦自散去，只能再等第二次。

一连三次，小刀终于发现那青影可能是青石之类的东西，它之所以能吸住漩涡眼，说不定有通风之处，亦就是说，那里可能有山洞。

这一想及，他忽然狂喜大叫：“我悟出来了，我知道地头在哪里啦！”

此语引得两女怔忡瞧来，直道在哪？却又不信地说道：“该不会唬人吧？”

关小刀喝叫：“唬什么？千真万确！想不想听？”

阿祖道：“你说啊！”

水自柔道：“说了，我们勉强听！”

关小刀直指漩涡眼：“秘洞就在里头！”

阿祖怔愣：“开玩笑！漩涡眼会动，哪有什么秘洞？”

关小刀道：“看清楚，就是移到青光处，便是秘洞了。”

两女不禁凝目望去，不久在小刀指点下，果然见着秘密青石，两人同时惊诧：“它真是秘洞？”

关小刀道：“否则漩涡怎会经过之后便消失”

水自柔道：“说的倒是有理，可惜漩涡太强，根本无人过得去。”

关小刀道：“别忘了，漩涡眼根本无风无劲，掠下去不就得了！”当真想如此做似的已呵呵笑起。

水自柔斥道：“神经病！投向海啸漩涡，安有命在！”

阿祖道：“要是那头是墙壁，岂非撞成肉饼！”

关小刀道：“可是我觉得对我的智慧很有把握！”

水自柔斥道：“聪明的人都死得早，不长命！就是因为他自认为自己很聪明！”

关小刀笑道：“说来说去，你们就是说我假聪明？”

阿祖道：“聪明的人不会拿自己开玩笑。”

关小刀笑道：“我又没说要跳下去？是看看你们有没有意思？”

阿祖不由喝斥：“想煽动我们？门都没有，可恶！揍他！”

阿祖和水自柔想攻来，可是一起身，便被狂风逼回，只好改砸岩块，照样砸得小刀唉唉痛躲，直到暂停，两女始示威而笑。

关小刀苦笑道：“你们总不能对也揍，不对也揍吧？”

水自柔斥道：“这么说，你还是认为你对喽？”

关小刀道：“当然！”

阿祖道：“那就证明给我们看吧！”

关小刀道：“那有何问题！”

立即抓来大刀，猛砍下一人身粗的石块，相准时机，“喝”地一声往崖下漩涡眼丢去。

却见粗石有若进入漏斗似地斜角度直往对崖坠去，猝地叭然一响，撞向对崖崖壁，炸得四分五裂！

关小刀立即鼓掌叫好：“成了，就是那里没错！”

阿祖喝道：“什么成了？你没看到四分五裂吗？”

水自柔喝道：“连石头都碎了，你这身肉想粘在石壁上不成？”

关小刀呵呵笑道：“我又不是证明石头撞壁，我只是在证明，连石头那么重的东西都不会掉落深渊，那表示旋风漩涡威力够，足以支撑我们的重量，跳下去，不怕会掉入深渊，至于撞壁，花点功力反击不就成了！”

此语一出，倒让水自柔、阿祖怔愣，小刀的证实自有道理。

可是平空要掠过数百丈深渊，且可能撞上岩壁，别说两女，恐怕除了小刀，任何人都会觉得根本在自杀。

水自柔急道：“不准你跳！咱回去准备绳索再说！”

关小刀笑道：“绳索有用吗？你又不是不知这旋风比起海啸可差不了多少，只这么一吹，你准备跟绳索一起飞上天？”

阿祖道：“总会另有法子！多想想！”

关小刀笑道：“聪明的人只知道有时候只有一种方法！”

水自柔急道：“你当真要跳下去？”

关小刀大刀一抖，豪气干云：“不错！”

两女为之吓坏，直叫不准。

关小刀却立身而起，准备往下跳，两女见状，不顾强风，探了出来，拉着小刀不放。

水自柔急切道：“你若真的死了，我们怎么办？”

关小刀道：“改嫁啊！”

水自柔、阿祖竟然异口同声地喝叫：“我不要！”

情急中，却仍不知泄了心中秘密。

关小刀闻言哈哈畅笑，装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你们两个当真想嫁给我吗？”

此语一出，两女始想及方才的话，不禁相视而窘，面红耳赤。

关小刀故意逼言道：“如果你俩同意嫁我，我便留下，否则我爱你们，却不知要娶谁？又怕娶了其中一个，伤害另一个，不如死了算了！”

水自柔、阿祖窘困相望，一时不知如何启口。

水自柔急道：“你坐下来再谈如何？”

关小刀长叹道：“我失败了，你们改嫁吧！再见！”

他登时欲往下跳，吓得两女尖叫，边抓人边骇叫：“愿意啊！”阿祖亦叫：“不嫁你嫁谁？快回来！”

两女目光含泪，急抱小刀，死不放手。

关小刀暗喜，终于解下心中重担，装出一副万事已足的样子叹声：“多谢看得起，从此我们是一家人了！”

便让两女抓回较大石洞之中，他登时左拥右抱，猛地亲吻：“就来个私定终身一吻吧！”

两女闪避不及，哇哇扯叫中被吻得又窘又甜，直叫坏死了！粉拳捶来，却哪还见力道？吻至后来，三人紧紧拥抱一堆，哪还分得谁是谁？

忽又强劲啸风扫耳而过，关小刀怔觉，猛往深渊瞧去，那漩涡眼即将抵达青影部位。

小刀当真一喝，拥搂两女往前欺，双脚一蹬，猝如飞箭窜入漩涡之中，两女见状尖声大叫，惊骇地又捶又打，甚至逼出泪水。

水自柔厉吼：“你敢自杀！我恨你！不要不要——”阿祖更叫：“快回去啊！我不要你死啊——”她捶得手软，抱脸痛哭。关小刀却不觉疼痛，方向掠下之际，倒怕当真坠入深渊，但掠行十余丈，却发现漩涡转处，自成推力。

每每欲落下，便被弹推，身形便如落入大形软漏斗，顺势往下滑去，那股腾云驾雾的感觉，直让小刀兴奋不已。他不禁大叫：“别捶啦！快快欣赏从未有过的腾云驾雾！”然而两女哪听得进去，仍死抱着小刀痛哭，如今她俩想的只是——死也要死在一起。关小刀喝人不得，却发现越滑越快，当真有若流星欲撞墙，哪还有心情再腾云驾雾，急忙运足真力，直道秘洞出现。那速度声已啸得耳根欲聋，他仍强自镇定，眼看石壁已近五十丈，二十丈，十丈，八丈七丈六丈五丈，猝见青影乍见，他哪肯放过机会，用尽毕生功力弹去，心想撞死也是活该。

然而奇迹终于发生。

就在他猛撞青影之际，竟若穿入洪流深洞之中，整个人已被一股强大力量吸走，不断滚跌于深洞长道，那耳际只闻得呼呼风啸声，那身形直若滚球乱撞。

不知将滚至何处？

关小刀只知道滚撞百丈后，终于熬不了劲道而昏迷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小刀始悠悠醒来，耳际仍闻得呼呼啸声，身躯却感觉不出风劲。

他喃喃念道：“该没死吧？”

咬咬舌头，仍疼着，不禁哑然失笑，这个宝总算押对了。

他想起身，忽见双手仍搂着昏迷不醒的两位美女，心下不忍，探其鼻息、腕脉，但觉正常，始安心不少。

关小刀干笑道：“若两人醒来，自己恐怕难逃大劫矣！”

当下将两人置于平坦处，随后注意四周地形。

始知此处乃一座偌大天然山洞，左侧崖壁有个桌大山洞，啸风带着云雾不断从此洞钻出。

喷至此大山洞之后，突然四散，复又从右则一道裂缝钻向天际，如此形成对流，难怪生生不息。

关小刀自知乃被劲风卷送于此。

心想小命未丧，算是老天有眼啦！但瞧瞧自己被撞得鼻青眼肿，手脚生疼，又直道划不来。

他想及此次任务，便往四处搜去。

终见及内壁处另有石梯，连接小山洞，便小心翼翼往那头行去，小山洞足足有百余丈长，直通另一秘洞。

忽而传来淡淡檀香味，小刀欣喜，看来真的找到地头了。

由于一片阴暗，他乃点了火折子，四下一照，赫见一女子盘坐石床，正两眼凝视过来，吓得小刀赶忙欲拜，却被火折子烫着，赶忙丢落地面，急急拜去：“晚辈不知前辈在此，突然冒犯，请见谅！”

连拜三拜，又道：“晚辈姓关名小刀，有事求见，前辈可是灵凤仙子？”

心想她若是灵凤仙子，少说也快两百岁，哪有命在？可是没命，怎会两眼直瞪？

关小刀再叫几声，得不到回话，只好拾起火折子，再次点燃，往里头照去，又见美女，吓得他想再拜。

忽又觉得美女眼皮老是不眨，便自凝惑地往前行去，再瞧，已发现美女肩头发顶都沾了灰，显然死去已久。

然而人死了，怎还会栩栩如生？莫非是木头刻的，亦或石雕像？

关小刀仔细瞧去，甚至摸了头发，方知对方的确是人身，不禁再次膜拜：“前辈想来真是灵凤仙子，没想到您大概也是练成不坏之身，方能保有法身至今。”

膜拜过后，火折子已弱，他便想找找看是否有油灯、烛台之类的东西可引燃。

四处转去，忽见左侧有张石桌，桌上置有烛台，蜡烛则已倒塌，他便拿起，吹去灰尘，加以引燃。

眨眼间，四壁通明。

关小刀甚为欣喜，再瞧美女，只见得瓜子脸，容貌姣好，眉清目秀，笑脸甜甜，纵使已失血色，却仍美丽动人。

她若能说话准能迷死天下男人。

那件素青色绣有一只彩凤的衣衫虽已泛旧，然而那彩凤仍栩栩如生，可见其绣工之精细。

见此彩凤，关小刀更能确定她便是灵凤仙子，随又拜叩，说道：“晚辈关小刀，依前辈暗示找到此处，不知前辈可留有对抗阴阳魔功之方法？若有，请显灵指示，晚辈叩射不已。”

拜了一阵，他方始起身，四下搜寻。

其实只一转身，便见及桌角一旁置有一本经书，他欣喜取来翻阅，却全是文字，不禁皱眉，不知里头写些什么。

猝而闻及秘道传来喝声：“关小刀你给我出来！”

关小刀闻言惊喜：对啊！找阿祖或阿柔前来看看，不就能明白一切？当下喊道：“我在此啦！”

秘道猝闻快速脚步声。

关小刀呵呵笑道：“真是猴急！”

话未说完，忽见水自柔现身，见着小刀即喝：“你敢陷害我们落深渊？”嗔喝欲扑过来兴师问罪。

关小刀急道：“在老前辈面前，不准大声说话，灵凤仙子在此！”

他伸手一指，水自柔和后头奔进的阿祖目光已被引去，直落灵凤仙子身上，乍见之下，还以为是真人。

她惊诧地说道：“姑娘是？……”不敢再失态，赶忙摆出斯文相。

关小刀笑道：“仙子已经羽化，她只是躯体而已。”

水自柔、阿祖仔细看来，果真没错，已自惊奇，人死了，还能保持如此

完美？

阿祖道：“她便是灵凤仙子？”

关小刀道：“光看她衣衫绣的飞凤，也该知道差不了了，你们快膜拜吧！我已经拜过了。”

阿祖和水自柔立即下跪膜拜，两人直道冒犯之处请见谅，且希望仙子能赐予破解阴阳魔功之法。

膜拜之后，关小刀已笑道：“起来吧！破解之法在我这里。”

水自柔、阿祖见及，面露喜色，便起身，相继涌了过来。

阿祖一手抢过秘籍，捉笑道：“大字不识几个，也想看秘籍。”

关小刀干笑：“所以说，准备赏给你们啦！”

阿祖哼了一声，便和水自柔摊开秘籍一瞧，已经愣住，第一页已写着“阴阳真经续篇”这根本是在延续阴阳魔功，又怎是破解之法？

关小刀瞧及两人反应，不禁疑惑：“怎么？出事了？那是什么秘籍？”

阿祖道：“阴阳真经秘籍下册！”

关小刀道：“那好啊！说不定里头另有克制上册的方法呢！”

水自柔但觉有理，便道：“再翻下去看看！”

阿祖遂翻至第二页，里头写着“能练得续篇武功，不但神功盖世，且可长生不老，比正篇更胜一筹。”

水自柔道：“难道灵凤仙子要我们学它，用以对付另一种阴阳邪功？”

阿祖道：“或许吧！”

水自柔道：“我看看！”

便把秘籍拿来研究，然而开头练功方式即已延续正篇，且标明得服下五毒，甚至还写及狼心亦能增强功力。

她已看不下去，冷道：“这根本是邪功，不但要服下五毒，竟然还得吃野狼之心，实是叫人心寒。”

阿祖道：“以灵凤仙子为人，怎会留下这武功呢？”

关小刀道：“其中必有蹊跷，再找找看，说不定另有其他遗言！”

水自柔亦觉有此可能，便把真经置回桌上，和阿祖分头摸索。

然而此石窟，除了一张石床，坐着灵凤仙子遗体之外，只剩下那石桌，其它根本未见任何东西。

三人摸索一阵，不禁失望，难道真的只有那本邪恶真经？

关小刀不信，便又下跪膜拜：“仙子有灵，救苦救难，弟子千里迢迢寻来，若找不到破解之法，则天下遭劫矣！弟子给你磕头！”

当下他虔诚地往地面叩去，脑袋撞得砰砰脆响。

水自柔、阿祖见状，亦下跪以请示。

关小刀一连磕了九个响头。

忽而闻及地面传来更清脆的声音，吓得他惊诧不已，莫非脑袋破了？赶忙摸去，除了稍疼之外，并无异样。

忽而想到什么，伸手拨向地面灰尘，扫了开去，始见及地面铺了石板，居中刻着“三跪九叩”四字。

关小刀见及字迹，诧异：“阿祖，写些什么？”

阿祖在他左侧，张眼一瞧，说道：“仙子要你三跪九叩，你叩了没有？”

关小刀笑道：“叩啦，不知叩了多少个，倒是下跪还少一次！”

便爬起，复跪拜下来，干脆再叩九个响头，越敲，越觉得石板似已空心，暗道莫非有东西藏在里头。

他心念方起，水自柔亦听出差异，说道：“石板下是空心？”

已抓来利剑，挑向石板。

这一挑，七寸厚的石板掀开，赫见一绢布包着某样东西，由于时日已久，绢布已泛黄，但却仍包得中规中矩。

三人见状，同是欣喜，复又叩拜仙子，这才敢取出布包，打开一瞧，里头除了七支七寸长似是银针的东西，另有一张羊皮信箴。

水自柔摊开羊皮信箴，并念道：

“感念有缘，方能开启此秘处，并得吾之遗物，可喜可贺。

需知吾生性慈善一生，当然欲找心存仁厚之人为衣钵，故而动思良久，始设计一套验证之法。

即是预留一部阴阳真经续篇于桌上，若来者心存邪念，竟然连练功则欲服五毒亦不觉残忍恶心，此种人自当该诛。

吾尤惧学得阴阳真经正篇之人闯进来，故留此续篇，他得之必然狂笑而去，此秘箴将可保矣，其实续篇练下去将走火入魔，亦是报应之一。

其次，吾乃设计机关，此秘处非得三跪九叩方能启开，如若来者能叩拜，自是怀着敬老尊贤之心，当存仁厚慈悲，是以此箴方能出炉，吾心愿可了矣。”

念至此，水自柔不禁欣慰望着小刀，笑道：“仙子说你仁心善良，甘愿三跪九叩，才让秘箴现形，你福气不浅啊！”

关小刀为之干笑：“哪里，那是被逼的，仙子看重我了。”瞧向仙子，总是慈祥迎人，顿觉不好意思。

阿祖道：“原来那阴阳魔功只是幌子，还好我们都不相信，否则也无法再和仙子结缘呢！”

水自柔笑道：“且看仙子交代些什么？”

于是她继续念道：

“阁下能进此门，该是从灵凤玉佩之口诀悟通而来，足见聪颖过人，阁下复能悟出秘洞之眼在于云飞漩涡处，更是观察入微，机智卓绝。

尤其阁下敢一纵而入漩涡之中，若非大勇，岂敢尝试？甚于种种考验，阁下该是智、仁、勇三德兼俱，故而传你一切，当可放心矣。

想来欲以灵凤玉佩解毒，必是阴阳魔功再现（纵使未必，但本人不得不如此揣测），本人之所以留下玉佩，便是预防有一天阴阳魔功再现（虽说阴阳魔女已亡，但谁又敢保证毒经已毁呢）？

想当然尔，阴阳魔功再现，必定带来武林浩劫，那时天下若无其他能人加以抵挡，则生灵涂炭，人命草菅，足让本人心头泣血。

每每想及此事，则日夜不能眠，故而在临终之前，乃毅然决定冒着日后被损法身之危，留下线索，引阁下前来。

当然，如若阁下并非为破解阴阳魔功而来，还请把此信箴及七把无情针放回原处，以让未来有缘者使用，如若阁下为破解阴阳魔功而来，则请注意下列事项：

一、阴阳魔功练得之后，男者将变女者，女者则仍是女者，不可混为一谈。

二、练此魔功达到最高境界，则可伤人于无形之中，尤以毒功为最，练

者亦可刀枪不入，且心性忒异，或时正时邪，或万恶如魔，或好淫好色……

不管如何，其意念之间，皆以戕害生灵为出发点，自该将其毁去，若能取得毒经，必定需将其一并毁去，以绝后患。

三、欲胜过阴阳魔功，以本人行走江湖多年，除了练得少林易筋经九成之功以外，便是修得太乙真人之太乙神功，且需练至传说的所谓九龙齐现地步，否则可能无法与之相抗衡，可惜吾寻探多年，却未找得太乙真人之传人，只好作罢，遂自行研究另外破解之法。

在经多年研究之后，已发现练得阴阳魔功，虽能刀枪不入，但仍有七处可能是罩门之地，分别是：两眼、嘴内、咽喉、肚脐、屁眼，女者另有双乳及阴部。

然虽有七处，罩门却只有一处，故十分难以攻击，而通常练者往往藏于嘴内，如此更难破解。

吾故而留下七支无情针用以刺向七处罩门，该能使对方无所循形，这无情针乃漠北寒银所打造而成，足可破内家真劲。

然而若与阴阳魔功相抗，除非刺中罩门，否则只能伤其皮毛，使用时切记勿妄为用光，以免错失秘密武器。

至于传授武功一事，其实吾之心法比起阴阳魔功并不高明，不过既然有缘便一并奉上便是。

倒是吾为解阴阳之毒而研究灵药多年，故留有药典一部，阁下有兴趣，可一并带走，其置于秘处更下一层，把石板吸出即可取得。

另外，吾仍对阴阳魔功耿耿于怀，心想若将来天下再无无情针，亦或太乙神功之类的功夫可相抗衡，岂非让妖人永续毒杀武林？

故而吾在万思之中，终于想到浩瀚无极之气，才是天下无敌之功，遂探尽天下，终于找到两处可发浩瀚无极之气之地点，一即是在本处，二即是在云中山北麓，本处为活，次处为死。

活者得把人引入漩涡之中，然后以巨石亦或任何方法封住秘道气流，则漩涡将可绞碎任何东西。

至于云中山之死穴，则得先进入秘洞，里头有九口深洞，只要同时击下百斤重石，无极之气立即发动，然在引发之时，阁下得先逃开，以免被吸入，其时间只短短巨石落坑而已，切记切记！

留言如此之多，乃全在对抗阴阳魔功，阁下该知吾心情之重，如今一切说明，阁下既是聪明绝顶，自知如何进行。

如若吾走眼，将遗言交予万恶之徒，则诅咒你遭天谴，切记及时醒悟。

吾已羽化而去，留下躯体只为验证一切即为我灵凤仙子所言，如今一切证实，阁下可把本人火化，若阁下仅只参考，仍想留于后人，则不妨让躯体延摆下去，不胜感激。

此无极之气于正午夜时分，由于星月交会关系，将风止云静约一刻钟，阁下若想出洞，可从吸风洞那道裂天峡攀爬出去，则可省事许多。

至此，言终，愿却不了，期得一日尔等把阴阳魔功火化，则吾将含笑九泉矣！

灵凤仙子 绝笔”

一口气念完仙子遗书，三人为之静默下来。

没想到灵凤仙子死的一点也不快乐，仍念念不忘欲除阴阳毒经而后始甘心。

至于她和阴阳魔女之事则只字不提，其心头苦闷可想而知。

关小刀下定决心说道：“晚辈必定替仙子完成心愿！”

水自柔欣喜道：“还好，找到了破解阴阳魔功之法，总算没白跑一趟。”

关小刀眯眼：“还说我陷害你们，现在可知我是大仁、大智、大勇之人了吧！”

两女闻言嗔斥过来。

水自柔斥道：“大智的人就不该得罪女人！”

阿祖喝道：“不错，得罪我们，死路一条！”

“喝”地一声，两人齐攻过来，迫得小刀“唉呀”逃躲，急叫：“有帐慢慢算，这可是仙子地头，闹不得！”

两女这才住手。

阿祖斥笑：“的确，算得越久，利息越多，你慢慢还吧！”

关小刀苦笑道：“也许大智不能了事，该大智若愚吧，我该装笨些。”

水自柔喝道：“你本来就不够聪明！”

关小刀苦笑：“说的也是……”

开始装笨，不再斗嘴，话题一转，道：“咱已找到方法，得赶快回去，神剑宫还等着我们。”

想及正事，两女亦敛起心神。

水自柔道：“该带走什么？”

关小刀道：“仙子说的，全部带走便是，倒是这信箴就留下吧！”

于是三人复把秘洞底层七寸石块吸出，取出药经及武功秘籍。

关小刀想想，便把药经交予阿祖，道：“你不是喜欢研究？给你便是。”

阿祖甚是喜悦，当下便拜了仙子，说道：“晚辈必定详加研究，日后以仙子之名行医，好让后世知晓，受此恩惠，全是仙子所赐予。”

再拜三礼，把药经藏入怀中。

至于那武功秘籍，关小刀想想，交予水自柔，笑道：“你虽然学了太乙神功，但仙子武功大概也不差，或许更适合女人练，你拿去和阿祖一起研究，看看效果，待研究后，还得放回来，以便将来另赐有缘人。”

水自柔亦自感激地拜谢灵凤仙子，把秘籍置于怀中。

关小刀则把七支无情针收起，随又将那羊皮信箴置回原处，并以石块封死，好让来世有缘人再取得。

一切就续之后，三人已准备告退，小刀忽见那假阴阳魔经，心念一闪，便把它揣入怀中。

阿祖怔诧：“你想练？”

关小刀道：“练了会走火入魔，我哪敢练。”

水自柔道：“那你还拿它？”

关小刀神秘一笑：“当然是有用处了，想来李春风一定很想得到它，咱若用尽所有方法还对付不了她，只好把秘籍送去让她练，也好让她走火入魔。另外，我想如果可能的话，以此引诱她交出正本，那咱岂非省事多多。”

两女闻言，这才明白小刀意图，难得露出赞同笑意，关小刀倒学乖了，大智若愚，不敢得意忘形。

三人但觉一切已取得，遂再次下跪拜礼，同声发誓必定替仙子完成心愿，随后吹熄蜡烛，恭敬告退。

待走出秘道，回到较大坑洞，复闻滚滚风啸声震耳过来，三人同时忆起



漩涡惊险之事，关小刀自是呵呵畅笑，此着想来得意非常。

两女却窘羞成怒，两人又骂了小刀，专搞自杀行事。

尤其那幕抱着小刀同跳入漩涡，甚至以身相许之事，倒让两女无地自容，越想越不平衡。

霎时围上来，三拳两拳便揍了过去。

关小刀“唉呀”惊逃，然在洞中，躲闪不易，挨了几拳之后，猝又准备跳往狂风劲流之中，吓得两女不敢动手。

水自柔斥道：“你想再自杀不成？”

阿祖道：“别闹了！过来过来，大家有话好说！”

关小刀呵呵笑道：“紧张什么，我只是在找出路，我活得好好，根本不想死哩！”

两女闻言暗自嘘气，这小子看来还有理智。

水自柔道：“仙子不是说午夜时分，一切将静止？到时再出去便是。”

关小刀道：“可是要往哪？回头路？还是另寻出路？时间只有短短一刻钟，现在不找出来，到时必定来不及。”

两女闻言点头：“这倒是了……”

瞧及那狂风从圆洞喷出，随又往左侧裂壁山缝钻去，若强行硬闯，两处皆十分危险。

阿祖指向那山壁裂缝道：“仙子所说‘裂天峡’该是那里没错，它只半个人身宽，自容易攀爬。”

关小刀笑道：“聪明！”

阿祖一愣：“你早想出？”

关小刀笑道：“我是在考虑是现在让它吹出去？还是将来慢慢爬？”

水自柔斥道：“少出馊主意，别忘了还有一大堆人等着我们回去！”

关小刀其实也只不过装腔作势，其目的乃在逼迫两女神经兮兮地看着自己而忘了报先前之仇。

眼看效果已达成，便自百般不愿，长嘘短叹中走回，直道：“不错，救人是很重要，但让风吹出去就会出事吗？”

说着又下意识地偏向风口，吓得两女赶忙把他扯回，并严加看管。

小刀暗笑于心，有意无意地复想尝试，如此拖拖拉拉，终于消磨至三更天。

阴沉中，风啸突然停止，一切静得可怕，只见裂天石峡投来淡淡月光，三人哪肯怠慢，立即往峡壁攀爬。

然而此壁峡不但高不见天，且狭长弯曲，小刀但觉攀爬可能费事，遂和水自柔抓起阿祖，改以轻功窜掠。

若有落脚处则踩及，若无落脚处则以刀剑刺壁以借力飞窜，或而单手不便，则把阿祖抛来抛去，吓得阿祖惊叫，却每每在危坠之际被抓起。

阿祖经此折腾，已自发誓，下次必定学好轻功，否则绝不再登此洞。

照他想法，此秘洞四面被深渊所困，这山峡既然裂出长弯形，自该通往另一头，故而不敢往上冲，而是尽量往斜横掠，如此该如走石梯，将能达到另一地头才是。

在拚命掠窜之下，眼看已快窜出天际，复见下边呜呜怪叫，低头下瞧，竟然又见乌云滚强风，如火山爆发似的冲窜过来。

三人同是惊变，关小刀喝着“快运功抵挡，那功力方运及，狂风啸云冲

撞过来，顿将三人挤喷高处，三人同是尖叫，一挤数十丈之速度，足让人胆颤心裂。

猝又唉呀一声，劲道顿失，三人滚落地面，惊魂中四下望去。

始知已掉落另一高崖之中，而那裂缝仍不断冲出强劲气流，卷向天际，和其他劲流混成一堆。

三人惊魂甫定，转身往深渊瞧去，只见及风滚云涌，根本未再见着进入灵凤仙洞之通路，甚至强风漩涡亦无。

关小刀道：“我们可能已被吹至后山崖，如此也好，没死，自有机会再来，时不宜拖，咱找路下山便是！”

两女同意，三人遂再拜谢灵凤仙子，随后找路下山。

转行约半里，风啸声又起，忽见及那座长满绿草，随风起伏的千层浪山，三人始知绕了大半圈。

忽见宝马火眼金睛飞奔而来，三人乍喜，登上马背，直往山下掠去，终于完成取宝任务。

云卷处，寒月初现，青光照雪，一片通亮，美景天成，引人遐思。

## 第二十九章 刀斩无情天

七天后。

三人则已于黑夜趁机溜回神剑宫，藏进大刀坊。

一切似乎沉静许多。

三人匆匆换下脏衣并盥洗干净，关小刀随即再换穿夜行衣，准备探查一切情况。

关小刀心想，在既然得到无情针之下，自该找三爷商量，或可伙同多人力量以收拾李春风。

于是他趁夜潜往三爷府。

转过数条巷子之后，已近三爷府，却见红门紧闭，护卫却多出不少，足有十人之多，俨然如临大敌。

关小刀暗道：“莫非李春风已大开杀戒？”

心念一闪。

便自现身，往大门行去，且亲切打招呼：“各位可好？三爷可在？”

守卫乍见小刀，霎时笑颜顿展，一名头领急奔过来，笑道：“关少侠可回来了，三爷已出游办事，他交代一封信，见人即传，你请收下！”

随即从怀中将信箴取出。

关小刀皱眉：“写些什么？”

虽不识几字，仍接下来，撕开瞧瞧，别的没瞧清，却认得署名“李春风”三字。他怔愕不已，此信分明是李春风所写，那三爷他岂非已被抓走？

急心中，立刻拜别守卫，直往大刀坊回奔，待窜入住处，水自柔和阿祖仍坐在桌前研究那本药经，看看是否有着解去阴阳奇毒之配方。

忽见小刀夺奔回，两人齐声问及状况，关小刀来不及回答，将信一摊，道：“看写些什么？”

水自柔瞧信即念：“三爷、门主、三侠已成妾身入幕之宾，欢迎夫君归来，多日不见，便杀一人！李春风字。”

阿祖惊道：“她把三爷跟门主全捉去了。”

关小刀苦笑道：“虽意外，却也料想得到。”

水自柔急道：“你没听及多日不见，便杀一人？”

关小刀道：“听到啦，我是急，却又能如何？得想想对策才行。”

水自柔道：“还有什么对策可想？只有找她周旋，有机会，便救出三爷他们，然后跟她一决生死！”

关小刀道：“话是不错，可是三爷被她捉去，必定心神恍惚，我们若无破解之法，救也是白救……”

忽而想到什么，欣喜道：“有了！”赶忙抢来阿祖手中药经：“里头一定写有破解之法！”急翻找寻。

阿祖瞄眼：“你看得懂吗？”

关小刀一愣，干窘笑道：“偶而看得懂，不过你比较厉害，你找便是！”将药经交回，阿祖瞄他一眼，斥笑：“真是！”便找寻。

关小刀干笑着道：“找那种……禁制穴道，或是邪功慑心手法，不一定要解药，有的是解穴即可！”

阿祖翻来翻去，忽叫有了，急道：“看‘阴阳慑心术破解法’！”

水自柔和关小刀急忙凑过来，想一窥究竟，小刀忽又觉得白凑了，干笑

道：“念来听听便是。”

水自柔白他一眼，带着情意说道：“混了快一年，还是目不识丁，将来如何面对大群弟兄？”

关小刀笑道：“有你俩帮忙，我省事多了。”

阿祖斥道：“想利用我们？到时整死你！看你怕不怕？”

说完呵呵邪笑。

关小刀为之窘笑，道：“我看还是自己来好了，不过现在请帮忙，说些什么？如何破解？”

水自柔较了解穴脉之法，瞧过之后说道：“只要拿银针刺向迷心者后脑七处要穴，自可清醒，如果另有迷药，得加点地骨皮、牛黄散，另加朱砂水，当然有灵凤玉佩更快。”

关小刀皱眉：“那些药倒不难配，只是用银针，我的针足足有尾指那么粗，刺到后脑……”不敢想象。

水自柔笑道：“哪是无情针，是一般银针，刺过之后再击掌逼穴，立即可醒！”

关小刀笑道：“原来如此，那走吧！咱们先探探看，如若不成，我去当人质，一方面救人，一方面看看能否找出阴阳真经，你们利用这期间，准备一些该用的东西，包括炸药，我看麦芽糖也弄几桶如何？”

阿祖道：“这些倒是没问题，只不过你得自行小心。”

水自柔亦表关怀。

关小刀笑道：“放心，在要激怒她之前，我应该没事，时不宜拖，我走啦！一切拜托了。”

说完，扛起大刀，直往洛阳行去。

阿祖、水自柔关心他安危，收拾东西过后，亦潜跟其后，直赴洛阳城。

五十里路，眨眼即到。

险地重游，小刀心情自是不同，虽然笃定许多，他仍小心翼翼潜往雪月春风阁。

方潜掠高墙，往里头瞧去。

月夜中，仍见湖畔红楼高耸，气质幽雅，然那绕着湖面而筑之弯曲大厢房，灯火却多亮数盏，想来又多了十数名落难客。

心念闪动之际。

他已决定先探厢房，以救出三爷等人，遂掠入前方小松林。

待要穿绕湖畔，忽闻红楼传来一阵媚笑，关小刀直道要糟，只见一道黑影天马行空直掠百余丈，拦截过来。

她果真是妖媚动人的李春风。

一别半月，她仍谈笑风声，媚邪说道：“小冤家你终于来了，要走也不说一声，害我差点得相思病死掉呢！”

说话间老习惯抚着秀发，让肩头一抖，衣衫滑落，酥胸为之半露。

关小刀见她身在空中，装出笑脸，猝然大喝，手中大刀化出“神刀破天地”猛斩过去。

那刀花流星般霸劲撞至，李春风纵想装从容，却也不免手忙脚乱，身形突然旋滚翻高，右手点截过来。

锵然一响。

大刀已被弹飞。

关小刀再喝，三节刀柄齐出，迫得李春风唉呀惊叫，身形突然人立而起，狂奔过来，叭叭叭连三步，脚尖竟然点落三圆棍。

关小刀苦笑，自己拚命绝活，却被她从容化于无形之中，想来她根本未曾受伤。

他正待抢回兵刃再战。

李春风媚邪直笑：“你就是不乖！”

五指箕张，五道指劲直取小刀胸前五处要穴，劲风过处，小刀闷哼一声，功力又被封住，苦笑当场，看来只能任其摆布了。

李春风飘落他身前，捏着他鼻子，媚笑道：“你就是坏！不过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玩起来才够味呢！”

说完抱起小刀，复往红楼雅轩飞去。

一个起落，便纵入温暖幽雅轩房。

小刀挣扎落地，四处瞧来，仍自没变，一张软柔大床还是醒目摆在内角。

李春风已躺坐回去，媚着邪眼直往小冤家勾瞧，叹息道：“你何时才会心甘情愿跟我成婚？”

关小刀冷道：“你不是天天都成婚？老公无数个？”

李春风笑道：“那只是道遣，我的对象是你啊！可是你就是不正眼看我一下……”

关小刀冷道：“少说废话，你把三爷他们如何？”

李春风呵呵笑起：“那还用说，不但是三爷，就连门主都跟我亲热了呢！他的确不赖，只是斯文些，有点遗憾。”

关小刀冷斥：“既然已经非礼，为何还不放人？”

李春风百般委屈：“那得怪你，谁叫你不告而别，我只好一天抓一个，抓到后来没人了，只好一天杀一个……”

关小刀怔愣：“你杀了几个？”

李春风淡笑道：“两个，不过跟你没什么干系，他们是七绝剑手。”

关小刀闻言，简直背脊被砍千百刀，尖厉大叫：“你这妖女，还有人性吗？到处杀人，可恶——”

李春风轻叹道：“这得怪你，你不逃，他们也不会死，不是吗？记着，下次别乱逃，否则我会受不了的……”

关小刀全身抽搐，暗骂这个女恶魔，哪天必定要把你碎尸万段，表情却是一脸轻叹，没想到有人却为他而死。

“放了他们。”

李春风荡笑不已：“放人？可以啊！只要你跟我成婚，我就放人。”

关小刀冷道：“先放再说！”

李春风荡笑：“几天前，我照你话做，结果你还是开溜，现在我不依啦，你得先跟我成婚，我再依你。”

关小刀冷道：“要是我不依呢？”

李春风无奈道：“那我只好一天杀一人了，直到你依我为止。”

关小刀脸色再变：“你到底是不是人？”

李春风笑道：“我不是人，那一定是神仙了，放心，他们死得心花怒放，到了地狱仍会怀念我呢！”

关小刀怒极反笑：“好吧！你想玩，我就陪你玩到底，看看是你赢还是

我输！”

李春风欣喜道：“你答应跟我结为夫妻了？”

关小刀双手敞开，讪笑道：“来啊！你不是很想占有我？”

李春风稍愣，突又荡笑起来：“这样多没情调，不过，咱们先试试也好，一回生，二回熟嘛！你既然认命，就来吧，只要春风一度，我保证放开他们。”

关小刀冷道：“从此不能再找他们麻烦！”

李春风笑得更浪，看来小刀已屈服在一天杀一人之威胁之下。

其实她纵使放人，若想再抓人，照样易如反掌。

见及小刀低了头，她立即升起征服快感，呵呵荡笑道：“当然，只要你天天陪我，我哪还有心情去找他们麻烦呢！过来啊，这软床已为你准备多时哩！”

一边招手，一边摸着自己胸乳，沉沉欲望喘息声果真挑人。

关小刀暗自轻叹，为了保住弟兄性命，也只有出卖色相了，虽然自己还是处男，然而对男人来说，这不算什么。

只是想着要跟女妖亲热，心头不免恶心。

虽然能拖便拖，但在李春风呼唤软逼之下，也只好低着头，往软床走去。

他每走几步，两旁轻纱便落下来，直到床边，轻纱已将两人围在温柔秘密小天地里。

在墙上两盏淡弱灯光照映下，李春风媚态更形奔放，她干脆掀掉黑纱袍，露出诱人胴体，瞧得关小刀不禁暗吞口水。

若不想她是残忍妖女，她确实是难得人间尤物。

只要是男人，恐怕甚难把持其诱惑。

李春风轻轻抚摸酥胸，淫媚勾人直笑：“我美吗？小冤家你欣赏我的胸脯吗？很多男人都为了它而倾倒，你会吗？”

关小刀稍稍轻颤，不知该如何是好。

李春风嚤呻一声，腻向小刀，把他抱于怀中，饥渴似地喘息，实是扣人心弦。

她咬着小刀耳朵，腻声说道：“把我想成天下最美的女人，最性感的女人，最妖媚的女人，我最需要的就是男人摧残我，我愿意为您奉献一切，呃……小冤家，你快摧残我，我快受不了了……”

动作越来越是粗鲁。

关小刀已被挑得欲火窜升，他不断自制，却不可得，当下暗道罢了，且陪她一段，或可摸清她罩门死角。

于是放开心情，冷邪笑道：“急什么，你以为我是随便男人。”一手扯住她头发，甚至把她扯疼。

李春风却更显兴奋，浪邪直笑：“我说嘛！你就是不一样！上次你打得我遍体鳞伤，这次可不能啊！”

关小刀暗道，原来这妖女竟有被谗待狂之嗜好，难怪她会对自己念念不忘。

当下用劲捏她胸乳，邪笑道：“你不就要人摧残？我整死你！”

劲道捏来，李春风唉呀叫疼，随又转为浪笑，猛地紧紧抱住男人，喘息地厮磨，欲将男人给吞噬似的。

关小刀忽而想及灵凤仙子所说七处罩门死角，双乳不就排行其中，当下捏得更用劲，李春风更是兴奋，他干脆凑上嘴巴吻去。

她虽是常年纵欲，没想到乳头仍自粉嫩俗滴。

小刀虽泛起意乱情迷，却仍自制下来，猛地用力咬去。

此着当真疼得李春风闷痛尖叫，本俗掐人，突又幻起被摧残快感，反而更自喘息，伸手直往小刀下身抓去。

关小刀突然技巧滚身，复往她左乳头咬去。

李春风疼叫同时，亦伸手捏住小刀下身，这一抓，换得小刀疼叫。

李春风更形淫醉浪笑：“好棒啊！小冤家，我服了你，快把衣服脱掉……”急欲脱衣。

关小刀一脸痛苦道：“我又不是金刚不坏之身，你敢乱捏，我不玩了！”说完弃人欲走。

李春风见状紧抱过来，直道下次不再犯。

关小刀始勉强陪她再耍下去。

眼看刹时间，衣衫已褪了一半。

小刀心想双乳不是罩门死角，再试咽喉，仍无反应，再试脐眼依然无效。

好不容易连右眼也试探，一指戳了过去。

李春风怔愣惊叫：“你干什么？”

关小刀邪笑道：“不是越刺激越舒服？”

伸手搔她乳房，逗得李春风浪笑起来，笑道：“眼睛哪会兴奋，往上发展啊！”

双腿猛挟小刀腰背，似在暗示什么。

关小刀心想，她既然不怕眼睛被戳，死角该不在那儿。

至于下阴处，瞧她如此好色举止，又怎可能把罩门练至该处，那岂非自找苦吃！

剩下两处该是屁眼和嘴巴。

关小刀心想，试探嘴巴，总得亲嘴，他老不愿意，倒不如试试屁眼，若不是，那即是嘴巴了。

于是一脸邪笑伸手准备摸去，岂知方摸及臀部较下方，李春风已然觉醒似地呵呵笑起来：“不玩那一套！玩别的吧……”

将小刀右手给抓回来。

关小刀暗喜：“莫非罩门真的在那里？”

当下应付应付之后，又找机会想抚去。

但想想，突地把妖女给抱起，一副猴急般缠绵爱抚，随即找向床角那似乎香水花瓶，抑或是淫药玉瓶，他相准即把李春风塞了下去。

猝见李春风唉呀惊叫，欲火尽失蹦起，左手无向臀部，怒道：“你想干什么？”

小刀一脸茫然：“这是……”

心头却暗喜，看来罩门真是那儿了。

李春风见他莫名不解，再摸及玉瓶，嫣然媚笑：“原来是春风液，我倒忘了放好，真是煞风景！”

便把玉瓶置于墙头，荡眼瞄来，呵呵笑道：“别坏了情趣，我正等着摧残啊！”

猛扑过来，如贪婪淫狼，极欲纠缠吞噬猎物。

关小刀自是配合拥抚。

从左床滚至右床，再从右床滚至左床，那喘息渐渐粗沉，等不及男人侵

略，她已采取主动欲吞噬小刀而后始甘心。

就在紧急刹那。

关小刀突然抽出随身携带无情针，冷邪一笑：“你以为我真的想跟你亲热吗？我等的就是这一刻。”

左手猛地将裸女抱得紧紧，瞧她呻吟放浪之际，小刀猛将无情针捅往那屁眼。

那一击自是拚足全力，李春风又自陶醉爱欲之中，竟然被刺个正着，登时尖声厉叫，双手没命往屁眼抓去。

关小刀见机不可失，双掌凝力即劈，砰地暴响，打得李春风怒撞墙头。

他本是武功受制，然而在得到灵凤仙子药经指点之后，已知如何趁机解穴，此时早就恢复武功，自能施予致命一击。

且见李春风惊骇弹撞硬墙，关小刀为之啧啧欲笑，岂知李春风痛撞后，突然暴厉有若疯狗咆哮，哇哇厉啸一声“找死”！

声起人至，一掌印劈小刀胸口，打得他哇地闷吐鲜血，狂扯数条丝帘，暴退十余丈，砸破那张软躺椅，几乎已肉骨欲裂，唉叫连天。

李春风嗔怒狂笑：“要玩，老娘陪你玩个够，敢暗算我？哈哈哈……普天之下你最大胆！告诉你，我根本没罩门，你白费心机！”

扯下丝帘当布鞭，猛地迫杀过来，布条猛抽又抽，打得关小刀东滚西逃，身上伤痕条条现形，甚是狼狈。

他想逃，然而根本无法逃出对方攻击范围，只能认命忍受鞭打份儿。

就待李春风想再施重手教训时，忽闻长厢房那头传来急切求救声。

李春风脸色一变：“原来你用计拖着我不放？”但觉中计，猛地破窗而出，踏向水面，凌波虚渡，直往对峰掠去。

关小刀暗嘘大气，还好李春风只是教训，并未下杀手，自己勉强只受三成伤势，看来不算太差，见妖女离去，想是阿祖前去救人，总算未全盘输去。

他见机会难得，登时东翻西寻，希望能找到阴阳真经秘笈。

然而才想把软床给拆了，猝见李春风又如飞箭掠回，见及关小刀，怒笑道：“逃了太监，留下皇帝，不怕你们多狡猾！”

猛欺关小刀，抓住脖子，复翻穿而出，再掠厢房那头。

关小刀被捏得哇哇痛叫，李春风却哪肯放手，脚踩莲花，掠得更快。

一连三蹿，冲窗而入厢房，喝着：“走了多少人？”

女护卫惧声说道：“走了一大半！”

李春风嗔喝饭桶，一掌打得女护卫人仰马翻。

她赶忙追往走道，想查探人数。

才奔十余丈，猝见胡三爷从远处厢房扶着一名七绝剑手急奔而出。李春风为之哈哈谑笑：“找死！”

身若闪电猛虎欲扑过去。

关小刀见状急叫快走！哪顾得脖子被抓，突又反欺过来，抓出随身匕首，直往李春风嘴巴捅去。

李春风登时惊愕，闪避不及，猛地张牙咬去。

支支吾吾骂个不停，她仍想追，关小刀双脚勾住门柱，气得李春风以手中一直抓着的无情针砸刺小刀左大腿，痛得他唉呀尖叫，双腿一松，李春风得以往前冲。

关小刀眼看匕首已被咬断，忽见无情针，便忍痛抽抓于手，无法刺向屁



眼罩门，只有见穴刺穴，猛地双腿扣其腰背，无情针疾往左胸口刺去。

李春风自以为神功护体，根本不放在眼里，岂知无情针刺下，竟然穿皮裂肉，鲜血涌流，痛得她尖叫，一掌打得关小刀暴撞墙窗，跌入厢房，又呕鲜血。

李春风气得哇哇大叫，见及胡三江已不见踪影，一股怨气出在小刀身上，厉喝尖叫：“走多少人，我剁你多少刀！”

欺冲进来，迎掌就要劈人，岂知关小刀强忍痛楚，破窗欲跳水而逃。

李春风却追掠出来，猛扣对方肩臂，一个扭身，反掠回来，怒极反笑：“好好好，玩真的！说！这什么鬼针何处得来？你们又用什么方法破去我的迷心术？”

见及胡三爷能清醒救人，她自知迷心之术已被破去。

关小刀见她狂怒已被迷惑吸引，自己该能自保，暗嘘气，肩臂虽被抓疼，仍讪邪冷笑：“你的死期快到了！”

李春风闻言哈哈厉笑：“要我死？我看你们做白日梦！”

关小刀见她说出此话，分明未发现灵凤玉佩之口诀，想来她也没逼迫三爷了，如此一来，到底该不该说呢？

心念一闪，还是决定说出，毕竟阴阳天有两处，如若真的无法扑杀她，还得靠无极之气加以收拾，告诉她，有利于引诱。

他冷道：“告诉你，那支叫无情针，专破内家真气，纵使金刚护体，照样刺得你面孔千穿！”

还好，只带一支在身上，纵使一支被夺，另有六支可用。

李春风瞧着银光闪闪尖针，脸面稍稍动容，方才刺向屁眼，已伤了肌肤，自己该有警觉，没想到二次又伤及左胸。

虽然伤口立即结疤，然而若被他刺中罩门，那还得了。

看来这小子已有备而来，嗔怒之火不由压下，得好好套问才是，当下语气转温和许多了。

她冷道：“你已找到对付我的方法？”

关小刀讪笑：“你不是刀枪不入，还怕人对付？”

李春风心想也对，只要夺得无情针及守住罩门，对方根本奈何不了自己，冷笑又道：“你还是老实说吧，这几天去了哪里？你分明去找类似无情针之东西，而且已经找到，才敢回来！”

关小刀冷笑：“我高兴去哪便去哪，你管不着！”

李春风哈哈大笑：“天下没有我管不着之事，不说，逼得你说！”

她登时运劲，透过五指，施展五鬼搜阴手法，迫得小刀血气逆流，全身有若针刺刀割，疼得他满脸血红，冷汗直冒，终于受不了唉唉痛叫：“放手啊！我说便是！”

李春风始将他丢落地面，冷笑道：“不怕你骨头硬，还不快说！”

关小刀冷眼瞄着这位自始至终，永远全裸，本是性感妩媚，此时却变成魔女厉鬼的妖人。

冷讪道：“没错！我是去找对付你的方法，而且已经找到！”

李春风邪笑：“什么方法，可否说出来参考？”

关小刀冷斥：“我说了哪还有命在！”

李春风道：“放心，我并不想杀你啊！”

媚邪笑起：“相反的，我还想嫁你呢！”

关小刀冷道：“你的保证已无效，方才你还不是想收拾我？”

李春风目光一闪，怨声道：“我只是稍稍教训你而已啊！何况你还拿刀杀我，我难道眼睁睁让你杀死，一点都不有反抗吗？”

关小刀一时语拙，的确，说起来反而自己过分，轻轻一叹，便道：“只要你保证我以及神剑门弟兄全部安全，我便告诉你。”

李春风笑道：“他们不是全被救走了吗？只要他们不再犯我，我不杀人便是。”

关小刀盯着她，故作半信半疑，终究还是认输了，轻轻一叹，说道：“我不该那么不小心即来暗算你，如今败阵下来，秘密已被你探知不少，我不说，你是绝不会罢手，既然你已开出条件，我暂且再相信你一次便是！”

李春风荡声笑道：“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之一，识时务为俊杰，待你逮到机会再翻身不迟，你安心地说吧。”

心头却自恃武功天下无敌，小刀根本翻不了身。

关小刀欲言又止，还是说了：“我找到一本比阴阳魔功还厉害的武功秘籍，正找人练习。”

李春风稍愣：“那是何功夫？”

关小刀目露得意神色，冷道：“阴阳魔功续篇，你得的只是上篇。”

李春风已自动容：“此功夫还有续篇？”

关小刀邪笑：“不然，我怎知你罩门死角在何处？又如何破得你的迷心术？”

李春风暗道是了，当时小刀的确一直在自己身上试探七处死角，不禁更急：“那秘籍何在？出自何人手笔？”

关小刀讪笑：“出自灵凤仙子手笔。”

李春风诧异：“你见到她的人了？”

关小刀捉笑：“没搞错吧，仙子都死了一百年，我见魂是不是？”

李春风道：“我是说，你找到她的窝了？”

关小刀邪笑：“这个你不必知道。”

李春风心念一闪，媚邪笑起：“说的也是，只要你告诉我秘籍在哪，我又何需知道灵凤仙子躲在哪？”

关小刀邪笑道：“很不幸，秘籍已分给十八个人修行，轮不到你的份！”

李春风怔诧：“这么重要的秘籍，你竟然分给别人？”

关小刀讪笑道：“否则怎能对付你！”

李春风但闻此语，终于有了牵挂。

心想，若真如此，自己得先获得才行，凭自己修为，自能超前他们，到时他们仍是手下败将。

心念打转中，媚邪声再笑起：“小冤家你该留有一本吧？否则必定也记得八九分对不对？可否念来听听？”

关小刀谄眼直瞄，黠笑道：“我什么也不记得，你最好去问那批人，老实说，就是少林十八罗汉！”

他想灵凤仙子曾说过练了易筋经可能管用，临时把少林和尚给扯了进来。

然他却故露小动作，以左手拇指背不露痕迹，轻轻往那肚腹移去，目的在隐藏胸腹那本假秘籍，同时又稍露破绽以引诱对方。

李春风何等高手，眼睛自是锐利，乍见小动作，复见其胸口似塞了东西，猝然哈哈谑笑，猛欺猛探，右手不知如何抓去，再弹回原处，已多一本蜡黄册子。

她翻开一瞧，乍见字迹，欣喜若狂：“阴阳神功续篇，哇，还是正本啊！”见及此书至少百年以上，乐得飞舞起来。

关小刀猛往胸口摸去，惊诧道：“我的秘籍？”

忽见秘籍已到他人手中，惊急欺抢过来：“还我秘籍，那是我的！你不能练！会走火入魔。”

他拚命抢，李春风拚命舞，像逗小狗似地越逗越乐，关小刀却疲于奔命，却死都不肯放弃，抢得更凶。

李春风媚笑不已：“能不能练，我会看不出来？小冤家，谢啦！只要我练成，绝对少不了你好处，再见！”

蓦地几指点来，关小刀终于应指倒地，动弹不得。

李春风喝向手下，道：“把他上脚镣手铐，日夜监视，不准任何人靠近！”

说完穿窗而出，笑声更狂，凌波虚渡直掠红楼，关小刀虽被点倒，冷目仍盯着李春风掠去方向。

数名女护卫拿着手铐脚镣前来，关小刀急道：“夫人叫我看着她，抬我到窗前！”

女护卫闻言，但觉这人反应倒是特殊，在小刀不断催促下，女护卫心想他并未反抗，且窗户既设，自无不让人欣赏湖光水色之理，也就把他抬到窗口，关小刀连连道谢，竟然被戴上手铐仍道谢？

女护卫莫名不解。

在主人吩咐下，也就留于原处，近身看管，以免出差错。

关小刀仍紧盯李春风不放。

但见她蹿掠湖面之后，复蹿入红楼，已然不见身形，然而小刀仍自不肯放松。

照他想法，李春风若得秘籍，必定立即加以研究，她甚至会找出另外正本加以比较，如若她始终未离开红楼，那表示正本秘籍在该处，将来欲夺回，至少也有个目标。就此，他死盯不放，瞧得两名女守卫以为他中了邪，怎对一栋房子产生如此莫大兴趣？

关小刀还是不理。

从三更等到四更，快接近五更之际，忽闻红楼传来李春风畅笑声，那狂妄得意尽现无遗。

复见黑影一闪，拔空而起，直落左近松枝，再一闪身，狂笑而去。

关小刀暗叹一声走了？颇为泄气。

对方会是去找五毒练此邪功？抑或另换地头，找向秘密练功房练功？

关小刀惹嘲一笑：“练吧！最好把自己练得走火入魔，我好省事多多！”

人已走失，关小刀始对两名年轻女护卫道：“你们主人都逃了，留在这里何用？干脆收拾收拾打包回去，改嫁算了！”

那女子冷斥：“废话少说，春风仙子只是去办事，立刻将回，你得罪她，自找罪受！”

关小刀惹笑道：“何时变成了春风仙子？倒是挺会自我封号，麻烦两位出去行不行？我累了，想大睡一觉，你们该不会也想陪我睡吧？”

猝见一女子猛挥手，敲他脑袋，斥道：“色情狂，敢口出不逊！小心我

剝你淫根！”

关小刀被敲得昏昏沉沉，自觉没趣，心想这群女子心态总不大正常，理她没用，立即四平八稳倒了下来，无大事，睡醒再说，或而太过疲累，果真一倒即睡。

两名女者监视甚久，眼看天色已亮，这厮仍不醒，这才退出门外交接。

换来另一批女者，大概未受李春风正式命令，看管自是松些，尽管如此，小刀仍是不醒。

这一觉，直到下午才醒来。

关小刀睡得饱，精神正好，虽然受伤在身，但感觉上似乎轻松许多，唯有左腿伤处，仍有疼痛传来，暗自轻叹，或而不带无情针，大概不会挨此一针吧！

多想无益，他运及内劲，武功仍被禁制，倒是一些穴道已解，已能活动自如，便起来走动。

这一行步，方知腿部伤势的确甚疼，只好一拐拐行向门口，叫向守卫：“弄点药或吃的来吧！”

女守卫乍见这厮竟然神智清醒，有别于在此所有人，自是怔愣瞧来。

关小刀见两人已换过，便笑道：“我是未来的皇妃，只是最近闹情绪，才被罚，你们多少善待我，必有好处。”

两女子见他怪里怪气，会是皇妃？然此处规定三餐不能少，其中一女便去拿饭菜，只剩一女，仍自冷目盯着，丝毫不肯松懈。

关小刀笑道：“第二皇妃可在？就是那个公孙白冰。”

那女子冷道：“不清楚，少说废话，给我安静，否则受罚！”

关小刀轻叹，要是往昔那个红樱丫环在此，那该多好？可惜她却不见踪影，想来当时李春风落难，她便自行返家了吧！

无奈之余，只好静坐下来，待餐食送来，吃过之后，便盘坐，开始运功解穴。

未久，天色已暗，终于熬过一天。

关小刀但觉冲穴无望，便走向窗户，无聊之极便唱起歌调，不断重复那句“春风不见百花开！”

足足唱了一时辰，复见高墙掠来数条黑影。

关小刀见状大喜，急忙叫道：“李春风不见啦！大家快来，把这些小丫环给料理，咱们好霸占地盘！”

此语一喊，黑影不再躲闪，直往厢房掠来。

守卫见关小刀乱喊，已自凶喝，利剑架其脖子。

一人怒道：“你再喊便杀死你！”

关小刀笑道：“我是未来皇妃，你杀了将来如何面对你的皇上仙子？何况你家仙子已开溜，这里群龙无首，我方人马已来，只要两三下便可打败你们。听我劝告，赶快开溜，找人嫁掉，否则弃剑投降亦可，千万别为你那不值得的皇上仙子拚命，知道吗？”

两守卫听得怔忡不安，纵使她俩恨男人，可是性命攸关，仙子又不在一一或而真的开溜，她们拿什么跟人抵挡？

心念仍在挣扎中，一大群黑衣人已攻上来，那身手简直绝高无比，女护卫怎是敌手，三两招下来，几乎弃械投降，抑或四散逃开。

忽见数条黑影掠来，一名正是水自柔。

但见两名守卫女子，直喝：“小刀在哪里！”

身形如电扑来，利剑一抖，尽是狠招。

两名女子早就寒心，无心再战，作势攻来两招，锵锵数响，剑脱手飞出，两人随即落荒而逃。

水自柔欺来，见关小刀，欣喜笑道：“还好赶得及，吃了苦头吧？”已切来利剑，欲砍手铐。

关小刀笑道：“不死，总有好的时候，谁来了？”

水自柔笑道：“七绝剑手，还有灵刀堂的十二剑手，我爹，阿祖都来了。”

关小刀怔笑：“这么多？”

水自柔娇笑道：“我们哪知李春风不在？”

几剑下去，总砍不断。

后头忽来阿祖声音：“来啦来啦！大刀来啦！”阿祖一向对大刀情有独钟，见其落于地面，便捡拾过来，刚好派上用场。

水自柔见状，接过大刀，喝地一声砍去，铁铐果然应声落下，她直道好刀，又把脚镣给挑开，小刀终获自由。

关小刀感激一笑，说道：“谢啦，现在替我恢复武功，以及治伤吧！”已自盘坐下来。

阿祖急道：“出去再说，要是老妖女回来，岂非完了？”

关小刀笑道：“回来正好，咱们趁此杀了她。”

阿祖道：“可是我们还没准备好……”

关小刀笑道：“不必急！李春风去找五毒或野狼心，准备练魔功续篇，哪有这么快回来？咱们有的是时间。”

阿祖闻言这才放心许多，冷笑道：“最好练了之后走火入魔，省了我们不少事。”

关小刀笑道：“我也这么想，快替我治腿伤。”

将左脚裤管撕开，露出肿青伤口。

阿祖见状惊叫：“这有毒啊！什么兵刃所伤？”

关小刀干笑：“是无情针，我捅她不成，被她反捅，怎么，有得治？”

阿祖笑道：“当然有，无情针虽有毒，只是那银铁本身之毒，对李春风或许麻烦，对常人倒简单，只要化毒散即可解去。”

当下倒出化毒散及金创粉混合敷去，小刀登时觉得清凉渗来，终于舒服许多。

阿祖满心笑容，这是她行医以来，第一位患者。

关小刀自也报以感激笑容。

然而他方笑出口，水自柔却猛地敲他脑袋，疼得关小刀闷叫：“干啥打人？”欲躲，却被抓回来。

水自柔喝笑道：“别动，我在替你解除禁制，恢复武功！”

关小刀苦笑：“你是在打响头，怎是解禁制？”

水自柔捉笑道：“这是灵凤仙子特别创的打穴震荡法，我打你脑袋，你觉得何处特别痛特别麻，可能即是受制穴道，方才那一掌，感觉出来没有？”

关小刀苦笑道：“用别的方法行不行？方才哪想到？白挨了

……”

水自柔捉笑：“不行，只有此法最快且有效，快凝神注意！”

她猛力又敲下来，关小刀唉呀痛叫，直道“玉枕穴”，水自柔立即伸手

点去，疼痛突然消失。

惹来小刀又爱又怕，足足被揍了三十余掌，才解去二十余处受制穴道及脉络，得以恢复功力。

关小刀不禁惹嘲笑道：“打得很爽喔！”

水自柔笑道：“那是你求我的，没办法。”

阿祖笑道：“要是求我，可能会多挨一倍吧！”

关小刀干笑道：“若真如此，我宁可不解穴，否则不被你打死，也会变成残废。”

阿祖逗笑：“会那么严重吗？试试如何？”

关小刀急摇手：“不了，不了，咱四处瞧瞧，看有何可帮忙的！”

说完，先行奔出。

虽然左腿仍有伤，但敷了药，已无大碍，走得甚是从容，水自柔和阿祖相视而笑，随行跟上，想探探，到底还有谁被囚在这里？

关小刀方行不远，忽见方子秋追来，拱手道：“先谢四弟替我们解围，遭此劫难，实在是让人困窘。”

想及被李春风抓来亲热，不禁好气又好笑，且带点回味无穷，心情甚是矛盾。

关小刀低声笑道：“男人嘛，就当做不小心失身便是，说真的，感觉如何？”方子秋窘笑：“满脑子胡思乱想，不谈这，连那个黑青锋也被捉来，你觉得该不该放他？”“黑青锋？”关小刀顿觉想笑：“他也中奖？”方子秋干笑：“李春风胃口甚大，只要是男人，她大概都有兴趣，放不放？”关小刀道：“自是放了，走去看看！”方子秋于是带人往左侧一处雅房，推开，已见留着短髻的黑青锋身上正穿着女人肚兜，在那儿猛亲棉被。

两人见得想笑，但方子秋才笑几声，便觉困窘，想当初他又不知是何模样？

关小刀虽跟他有过节，但算来总是神剑门弟兄，便决定唤醒他。

方子秋已得到破解方法，当下拿出银针，往他后脑七处穴道刺去。

黑青锋霎时闷呃倒下。

方子秋想想，把他肚兜解下，免得他醒来因尴尬而恼羞成怒。

眨眼间，黑青锋果然幽幽醒神，忽见小刀及方子秋，窘困中已自冷哼。

关小刀笑道：“你是被李春风捉来，跟我们无关，至于师爷，早死在李春风手中，你别妄想他会再回来，现在已没事，你大概可以走了，再见！”

说完，他和方子秋不愿多留，径自离去。

黑青锋愣在那里许久，他自知是被李春风抓来，没想到关小刀却不计前嫌救人，他似乎不图什么，只看在同门弟兄份上吧？

如今师爷可能真的已去世，自己一份忠心也该到此为止，或许该另试角度，和天龙骑共同并存，不必再为意气，各事其主而杀得头破血流吧？

他心情似乎有了转变，轻轻一叹，收拾衣衫穿妥，已掠窗而去。

关小刀无暇再理会他有何反应。

小刀最在乎还是公孙白冰，如若他有他帮忙，事情将成功一半，于是急奔最后那间最宽敞雅居。

灵刀堂堂主水无涯已然站在那里埋头苦思。

关小刀见着他，顿觉心中爽朗，拱手直拜礼：“大堂主亲自光临，让小

的受宠若惊啦！”

方子秋自知他身分，虽已拜过礼，仍再次拱手。

水无涯见及小刀，爽朗笑起：“有什么办法，女儿都跟人跑了，老的不来行吗？”

还好水自柔和阿祖知此处受禁男人总带色相而故意躲得远远，否则听及此话，当真无地自容矣。

关小刀笑道：“我自容易对付，倒是李春风，不知堂主中奖没有？”

水无涯笑得一脸红润，纵使灰发朴朴亦不见老态，直笑道：“慢了一步，没机会啦！不过老头仍认为别闹得好，否则像副堂主，实是不知该如何收拾他。”

关小刀往里头瞧去，公孙白冰算是最能克制的人，仍盘坐于床上，然或许被非礼多次，眼眶已泛黑，失去不少神采。

他道：“放开他啊，一切不就解决了？”

水无涯轻叹：“他一向高傲，恐受不了这个打击。”

关小刀道：“那更好啊，可找李春风拚命，省了我们不少事，你不便解，我解便是。”

说完，从方子秋手中拿了银针，掠入雅居，准备解穴。

水无涯想想，轻叹道：“你解，我们回避一下，免得他见了更难过。”当下与那方子秋，进入隔壁房以藏身。

关小刀见两人已回避，这才注视公孙白冰，淡笑道：“老兄，且莫见怪我冒犯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你就别挑剔啦！”

说完掠往他背后，相准后脑穴道，一连刺去四穴，待要刺第五针时，公孙白冰突然清醒。

原是他武功本就高强，平日李春风还得每天替他封穴，今儿却空档，公孙白冰意识已恢复不少，忽又遭受小刀数针下来，立即醒神。

但觉背后有动静，一个反手猛扣住手腕，吓得关小刀怔叫：“我在替你解穴！”干露笑容。

公孙白冰诧声叫道：“是你？”

身形稍颤：“我怎会在这里？”

关小刀笑道：“你是被李春风抓来的，可记得我们扑杀司徒昆仑？当时突然有颗烟雾弹炸开，便是李春风所为。”

“是她？”

公孙白冰目光直缩，甚是不想接受此事：“她武功怎可能这么高？”

关小刀道：“你有所不知，她跟司徒昆仑练阴阳邪功，结果司徒昆仑中毒而死，李春风却大功告成武功无敌天下。

你不但被她捉来，而且还被侮辱，她还封你当皇后，你该找她报仇，或许我们可以联手……”

话未说完，公孙白冰身形更颤，难道日夜不断浮现春宫幻影属实吗？他登时喝吼：“她真的非礼我？”

关小刀没想到他反应如此激烈，但事实便是事实，点头道：“你还中了迷心术，是我帮你解开，可以放手了吧？”

公孙白冰全身更颤，当真似乎贞洁美女被非礼般，一副恸不欲生，甚至把嘴给咬破，瞧得小刀怔忡不安，不知他是否会去自杀？

公孙白冰终于滚下泪水，喃喃说句：“她侮辱了我，我将如何对得起若

寒啊……”丢开小刀手腕，悲愤填膺，破窗而去。

关小刀赶至窗口急叫：“我想请你帮忙宰了李春风啊！”

公孙白冰未回头，直往松林掠闪不见。

关小刀轻轻一叹，没想到他竟痴情到如此地步，为了门主夫人，竟然守身到现在？若说他是天下奇男子，亦不为过。

然而想及他幻想式恋情，缠得门主夫人差点出事，如此行径想来又叫人觉得甚是可怕。

对于公孙白冰，小刀总认为他甚可怜，被自我催眠而不自知，一场畸恋终将造成。

“希望他及时醒悟，能回来帮忙吧！”

关小刀只能如此祈祷，便走出廊道，水无涯大概听得一切，亦自轻叹，关小刀则表示该放走所有人。

于是众人找着事做，四散开来，忙着替被囚者解除禁制。

一阵工作下来，已近三更。众人为怕李春风返回，便躲回松林，心想能战即战，不能战即走。

然而三更一过，四更又至，仍不见李春风人影，众人开始觉得今夜她可能不会回来。

正觉失望之际。

忽见高空一道黑影掠来，飞掠中，谑邪笑声传出，引得众人心神一紧，但见那人抓着一包东西直落红楼，不是李春风是谁？

她并未发觉手下已全部被制或开溜，一心瞧晃手中东西，哈哈谑笑再起，直掠屋内。

众人见状，面面相觑，临此大敌，一时备感压力。

关小刀道：“既然她已回来，咱们照计划扑杀，如果成了，一劳永逸，如果不成，只好把她引到阴阳洞中加以收拾，堂主觉得如何？”

水无涯颌首：“早一天除她，早一天好，就这样定啦！”

阿祖道：“东西已备妥，可要扛来？”

关小刀道：“当然，我看布置在这松林算了，免得行踪暴露。”

水自柔道：“既然要用，现在就去扛！”

当下喝着十二剑手，以及方子秋等人，在阿祖带领之下，匆匆离去。

现场只剩关小刀及水无涯，远远监视红楼。

然而瞧久了，关小刀不禁心痒，道：“她不知在里头做啥？去看看如何？”

水无涯道：“她武功甚高，不怕惊动她？”

关小刀干笑：“是怕，可是，说不定能发现正本阴阳毒经……”水无涯淡笑：“我仍认为近不了她的身。”

关小刀道：“并不是要近身，远观也可！”

忽而想到什么，笑道：“咱们扮成女守卫走去，只要声音轻巧些，该能瞒过，何况她若发现太久没守卫走动，可能会起疑。”

水无涯皱眉想笑：“你好像特别喜欢出馊主意？我已七老八老，怎能装女孩？如何打扮才能返老还童？”

笑道：“穿上女护卫衣衫，顶多再塞两团布珠便得了，反正也不靠太近，何况天还没亮。”

水无涯想想也就点头：“好吧！反正活得不耐烦，大有人在，何况迟早要战，我不相信接不下她百招？”



关小刀闻言欣笑：“这才是我最尊敬欣赏您的地方，说走就走！”于是潜往左近一处旧厢房，那该是女仆专用，该有衣衫可取。

水无涯跟去，瞄眼笑道：“你的欣赏根本不值钱，老头我是自甘堕落！”

关小刀笑道：“那更有意思啦！”

两人一搭一唱，逍遥连连，终也潜入厢房里找到女衣衫，穿于身上，总觉得少了尖挺胸脯，便找来馒头塞去，果真露出丰满身材。

至于水无涯头发斑白，只好找条黑巾裹包，暂时充数。

两人相视而笑后，已并肩而行，大步往红楼行去。

由于时近五更，天色未亮，两人根本不怕立刻将被认出，走来甚是自然。

然而在逼近红楼时，两人不由提高戒备，毕竟李春风武功高得吓人，耳目当然甚是敏锐。

还好，两人走至门前，李春风仍未觉有异。

她老黠笑不断，不断叫着好好，随又啃食某种东西，嚼得咔嚓作响，很似乎在享受大餐。

关小刀闷了一阵，总觉该瞧瞧，便装出女声道：“禀仙子，关小刀想请您放了他……”

李春风闻言哈哈谑笑：“多关他几天再说，我正忙，没时间跟他混！”

“那属下告退了……”

关小刀回身欲走，岂知一个转身，故意撞及曲桥柱子，唉呀一声，反弹后退，右手一按，把门推开些许。

李春风霎时喝来：“搞何事？”

关小刀焦切道：“属下撞上石柱，这就告退！”拜礼后，赶忙开溜。

李春风斥道：“养你们何用？连走路都会撞上柱子，真是天大笑话，哪天得好好训练你们不可！”

她仍自沉溺于自身事，骂完之后，又自黠笑不断，开始再吃东西。

### 第三十章 最难消受美人恩

关小刀走了五十丈，便自绕回。

水无涯却由门缝瞧得目瞪口呆。

关小刀好奇，不动声色凑来瞧瞧，登时惊惊不已。

这个妖女嘴巴竟然啃着几条毒蛇，她边咬，蛇尾边甩边扭，嘴角渗出血迹，她便一口吸回，如此茹毛饮血残酷情景，直叫人作呕。

李春风啃完毒蛇，又抓蜈蚣入口，嚼得津津有味。

黠笑直道：“以前少了野狼之心，只要再吃十颗，大功将可告成！”终又抓出血红之心丢入口中，大嘴一嚼，鲜血喷出，她直叫可惜。

关小刀简直反胃，不想再看。

水无涯却说道：“看她左手……”关小刀勉强瞧去，是一本秘籍，她不断翻阅，复又参考地上另一本秘籍。

关小刀为之欣喜：“好像是正本……”

水无涯颌首：“终于出现，咱们可以走了吧？”

关小刀道：“多看几眼再说，至少也得大军来到，把东西布置妥当，咱们再走，如何？”

水无涯点头：“随你！”

于是两人又留下来，趁着左右来回走动之际，总往里头偷窥。

对于茹毛饮血，两人不再感兴趣，而是一有机会，便瞄往秘籍，在瞧及多次之后，果然发现那两本的确是正续两阴阳秘籍，心头不由笃定不少。

五更方过。

忽见高墙复又掠进大批人马，潜于松林之中。

关小刀见状，自知人马已至，当下喝着：“过去看看，是否有动静！”便和水无涯掠前，方行三十丈，松林里间有人发现异状，便欲备战，关小刀见状，把大刀一招。

水自柔眼尖，低声道：“是自己人。”

当下凶在松林前头，一探究竟，忽见来者是不男不女的父亲及小刀，已自呵呵笑起来：“爹，你们怎变成这样？”

水无涯干笑道：“趁现在能变则变，否则将来可变不了啦！”

三人仍机警潜入林中。

阿祖迎来报备，不但火药，麦芽糖及巨网皆全，关小刀瞧来甚是满意。

忽见胡三爷亦亲自带着天龙三侠前来，关小刀立即引见水无涯。

其实双方早识得，只不过此次并肩作战而已，两人惺惺相惜拱手为礼，根本毫无帮派瓜葛芥蒂存在。

如此最好，两派并肩作战除妖女，将为武林留下佳话。

关小刀只关心一件事：“铁板带了没有？”为防李春风毒辣招式，他已想出让众人胸口藏块铁板，也好保命。

胡三爷笑道：“这次不带怎行？”

丢一块过来，小刀立即藏于胸口，水无涯犹豫一阵，仍拉下堂主脸面，干笑道：“老命重要！”

便从女儿手中接过铁板，置于胸口，笑声自然许多。

关小刀见众人都准备妥当，便道：“现在该可出征了吧？呵呵，黎明出征，大吉大利。”

胡三爷道：“一切小心为是。”

关小刀道：“这样再整不死她，只有请老天帮忙了。”看看天色，东方已吐白，笑道：“我打头阵，把她引出，大家再并肩作战。”

水自柔拿出一把无情针，道：“你也一把，另外三爷、我爹、阿祖，还有方大侠也有一把。”

关小刀皱眉：“阿祖用得着吗？”

阿祖白眼：“别小看我，我自有一套！”直想跟众人一别苗头。

关小刀弄笑一声，也就由他，接过无情针，道声：“大家小心。”便和水无涯再次掠回红楼。

众人则各自隐身，准备突袭，关小刀和水无涯掠近大门之际。

突然兵刃相击，喝着：“谁？不好，有刺客！”锵锵两响，呃地一声，痛叫：“仙子，快……”两人同时倒栽地面。

李春风正练得起兴，忽闻声音，以为有变，当然不肯放弃强敌，猛把秘籍揣入胸口，狂谑大笑：“谁敢惹我！”化成一道劲风，破门而出。

门小刀哪肯放弃机会，大刀奇速猛斩过来。

那李春风怎知手下突然复活且攻击自己？

且在冲掠速度太快之下，根本避之不及，胸口硬被砍了一刀，却显麻疼上身，不禁狂声大笑：“又是你这小子，不想活了？”

复又连翻七八斤斗，暴躁而出，右掌一探，掌劲奇霸无比打得小刀及水无涯闷哼倒滚曲桥，跌得骨疼肉痛。

李春风哈哈谑笑：“凭你们也想杀我吗？再练三十年再说！”一副猛虎入羊群欺扑过来。

水无涯佯装身受重伤，待李春风自大欺来，猝以灵幻刀法最狠毒一招“幻天灭影”奇速无比闪过对方手掌，一刀刺中左腰。

纵使李春风能刀枪不入，但水无涯身为一派之尊，武功修为自不在话下，这一刀，足可穿金裂石。

李春风硬是挡下，却闷疼难受，那利刀刺人不下，变成弯曲，后又弹直，倒把李春风给弹退三步。

李春风惊诧：“你是水无涯？”

否则普天之下已找不出几人有此功力，如此刀法。

水无涯讪笑：“承你看得起！”再攻一剑。

关小刀喝道：“攻她要害！嘴巴、屁眼、肚脐、胸乳、眼睛都可以！”

大刀猛地背后砍来，李春风脑身往前仰，大刀劈头而过。

李春风正待谑笑，岂知小刀另有奇招，见她往前仰，臀部尖起，一把无情针猛刺过去，叭然一响，屁眼没刺着，却刺中臀部。

痛得李春风狂厉大吼：“找死！”

不再心存戏耍，登时邪功逼出，红雾乍现，猛地衣衫膨胀，肩臂一抖，双掌猛翻，叭然一响，千钧炸药爆开似威力轰得关小刀、水无涯暴跳空中，跌退数丈，一副灰头土脸带闷疼。

李春风哈哈狂笑，猛又扑前，打得两人四处乱滚。躲在林中的水自柔见状大骇，喝着十二剑手快上，十二道青影疾射而出，十二把利刀奇快无比杀至。李春风忽见埋伏，哈哈狂笑：“有什么把戏通通耍出来，待我一次解决！”

她狂笑站立不动，十二把利刀飞快刺其要害，叭地一响，同时刺向双眼、咽喉、胸腹、北脊等处要穴。

李春风闭眼挡剑，更张口咬住一把利剑，哈哈再笑，牙齿一咬，叭地咬断利剑，邪功再运，肌肤突然硬弹，罡气喷出，弹得十二把剑乒乒乓乓折断不少，十二名剑手为之东倒西歪。

李春风更狂笑：“还有什么本事使出来？”

话未说完，忽见其中一名剑手右手一翻，多出小盒，手指一按，绿蜂针大把扑向妖女脸面，李春风自知此针厉害，赶忙闭目闪躲，利针速度甚快，十数针刺得她脸面生痒，很是难受。

关小刀趁此机会，一招“神刀破天地”背后猛打出来，砸得她背脊生疼往前栽去。

十数名剑手复自扑来，李春风狂怒，暴掌扫去，见人即劈即砸，叭叭叭不断将人打得哇哇闷叫，倒暴跌退，若非有铁板护体，恐怕早已毙命。

李春风不到十招之内，连折小刀、水无涯及十二剑手，瞧得众人未免毛骨悚然，不知该如何才能收拾她。

关小刀暗暗一叹，看来不冒险是不成了，猛喝一声，大刀化出霸劲，一招“刀斩无情天”猛斩过去。

李春风根本不理，谑笑直往霸刀撞来，那模样似是自杀，却在人刀将触之际，她猛一偏闪，大刀啸耳而过，关小刀已现眼前，她谑邪再笑，急欲劈人。

关小刀哪肯罢手，立将刀柄拆成三节刀棍，喝地打出，直若三道日月光轮旋转不停，迫得李春风反掌便切。

但见轮光转处，她奇巧无比闪过左侧光轮，并翻掌击落两铁棍，正得意时，那左侧光轮突然倒飞而起，不打人不砸肉，却猛往那头秀发卷去。

那光轮旋转何其快速，乍沾头发，叭啦啦卷成一团，扯得李春风不但叫痛，更疼心自己头发。

登时咆哮怒吼，极欲攻人又不可得，一手扯往头顶，保住秀发，一手却抓向铁棍，关小刀正等这时机，见状没命扑来，无情针相准肚脐眼即刺下去。

李春风猝遭恶变，想躲已是不及，登时运劲缩腹，唉呀尖叫，闪过脐眼，小腹却被捅了一针，痛得她旋身扭摆，右腿猛扫，打得小刀闷呃倒摔，滚跌十余丈，口角挂出血丝，还好有铁板护体，否则伤得更重。

李春风猛扯下头发铁棍，复见肚皮受伤，实是不解对方为何有此能耐？

睁眼望去，竟又发现无情针，登时狂谑大笑：“原来此针不只一支，难怪你敢嚣张，看来留你不得！”

蓦地红光现手，杀招尽出，直扑下来。

林中阿祖见及红光，怔诧道：“红魔掌？小刀快躲啊！”

她已从灵凤仙子遗书中得知，当年阴阳魔女即以红魔掌遍杀武林无敌手，而且几乎一招毙命，厉害无比，一时担心小刀受害，猛地冲出，哪管什么，手中三支雷管疾砸了过去。

且又喝着：“炸死你！”

任那李春风自认魔功了得，然而她见过司徒昆仑被炸得死去活来，怎肯再以身试法。

登时谑狂大笑，腾出左掌劈挡雷管，身形疾速抽退，右掌红光仍往小刀切去。

可惜只一偏差，小刀得以滚身，叭地一响，地面爆出坑洞。

同时三支雷管被劈空中，轰轰轰一连三响，炸得火花强闪，爆音贯耳，

数名剑手已掩耳逃去。

李春风全身而退，狂声更吼：“臭女子，也敢耍炸药！”人若猛虎欺来，急欲吞噬阿祖，尤其阿祖又长得比她漂亮。

阿祖手中已无炸药，蓦见妖女扑来，可惜自己武功太差，根本抵挡不了，一时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水无涯见状，没命冲杀过来，并喝着阿祖快走。

关小刀更是抢快，电也似地追至。

然而虽只相差十余丈，但李春风身形的确快他许多，实是救人不易，他自猛吼：“炸死你！”

手中无情针当成炸药轰向她后脑。

然而一切似乎已过慢，眼看阿祖就要挨掌，水自柔吓得尖叫快躲，拚命追出，胡三爷更喝快放箭，十数名弓箭手猛换长弓俗射，可惜仍慢了一步。

李春风但见猎物无处可逃，哈哈谑笑，喝声死来，红魔掌猛现红光即欲轰来，众人同时尖叫。

阿祖惊骇欲逃，却无去路，眼看妖女迫近不及三丈，突然翻手喝着：“跟你拚了！”

那手翻处，猝见一道银光奇速无比射向李春风左胸，由不得李春风运功抵挡，竟然被银光破去护身罡气，叭然一响，直没胸骨，痛得她唉呀闷叫，噤噤连退三步，差点跌坐地面。

阿祖喝斥：“不信捅不死你！”手中一扬，原是藏着一把特制强弩，且把无情针当弩箭，终于伤得李春风肉绽血流。

李春风仍为疼痛挣扎中，十数支利箭暴刺过来，情急之际，蓦地劈掌打去。

岂知水无涯一剑又刺中腰际，后脑复被小刀射出之无情针砸中，在双重受击之下，更让她疯吼厉啸，双手敞开厉吼过来过来，猝若疯虎扑杀近身敌人，那双掌红光闪处，砰砰砰砰，一连暴劈六七人。

水无涯闷呃滚退，那十二剑手却哇哇痛叫，三人登时被击毙当场。

李春风更疯狂追杀，见人即斩，见影即劈，简直霸王难挡，十二剑手又折两人。

关小刀大吼：“快退入林中！”吸回大刀猛砍过去，引得李春风扑杀过来，他却钻往松林那头。

李春风厉喝：“什么埋伏尽管使来！”自知有埋伏，仍自托大神功高强，猛地欺追掠去。

胡三爷见状，复喝：“射她！”

十数名弓箭手挽弓即射，十数把利箭霎时窜射而出，李春风先前轻而易举将箭击落，此时更自托大，根本不退，双掌劲道即劈。

岂知利箭沾了磷粉，见风爆出火花，登时成为火箭，飞快无比射至。

李春风虽迫掌击落不少，可是磷火为之弹跳乱散，溅得她发衫全是，不得不挥掌再击，攻势为之受挫。

复见三批火箭同时射来，更迫得她落地打滚，方灭去身上火花，不由嗔怒厉冲弓箭手，然那弓箭手已在三爷喝令之下掠退数十丈，欲踹墙逃出，李春风岂肯让人脱逃，猛地欺冲过来。

眼看她就要杀至阵线，蓦见树梢下落三人，正是天龙三侠之方子秋、雷万钧、谷君平，三人同是利剑尽出，扑杀下来。

李春风见其三人，谑笑道：“不够爽吗？”反掌欲击。

三人自知她所言乃当时以迷心术催淫之事，三人更是嗔怒，利剑脱手射出。

雷万钧并喝：“搞死你这狐狸精！”

眼看利剑被砸落，三人猝又翻出左手，那本就抓着之木桶突然往下倒，原是早已预藏的麦芽糖，就这样倾盆倒泻。

李春风身形上冲，却又如此之近，那麦芽糖尤其软粘，任她掌劲何等强劲，击得了前方，击不了侧面，就只一掌迫去，麦芽糖几乎粘住半边肩背，那感觉实是难受，吓得她急坠而下想躲开。

岂知她方自下坠，地面突然张来大网，迫得她复想往侧面射躲，复见顶空又落下六七人，张着更大网子套来，如此天罗地网包裹之下，她简直无处可退，不得已猛往那群张网者开攻。

然张网者迫近之际，不敢恋战，赶忙逃掠，纵有一两名被击中，弹撞开去，那巨网却罩得更急。

李春风怒喝一声“破”，双掌开打巨网，然而此网似经过特殊设计，被击噗噗乱跳，就是不破，刹那间裹罩下来，李春风终被罩住，不得不施展毕生功力准备破网，然关小刀岂肯让她喘息，急喝：“炸药，快快快！”

不是一两支，而是一大捆丢砸过来，另有三数管四面砸至，众人立即倒扑，李春风更是面无血色。

说时迟，那时快。

猝见炸药轰地炸开，一束束火团胀成屋般大，轰地一声，地动山摇，数棵巨树全然毁去。

李春风闷吐鲜血，人如弹丸暴弹数十丈高空，差点摔落湖中。

在撞地之际，全身疼痛欲裂，不但脸面斑黑，全身衣衫更百孔千疮，她不由第一次起了冷颤，对炸药有了惧心。

然而想及连番受辱，甚且受伤之下，她尤恨这群人，非得除之而后始快，复闻关小刀喝着：“快快快，妖女已身受重伤！”

李春风更是深深吸气，发动毒功，不但暂时压抑伤势，更自弹跳而起，厉声大笑：“来啊！有种过来！”欺杀扑来。

关小刀乍见这妖女又起身，哪肯硬拚，纷纷大叫快退快退，大批人马复往松林躲去。

李春风追至林区哇哇大叫，再也不敢随便跨入，以免中伏。

关小刀见状跳出来喝喊：“你不是天下无敌吗？怕了？我看干脆夹着尾巴滚溜，或许还能保住狗命！”

李春风何曾受过此侮辱，怒火再次攻心，哇哇厉吼：“别以为我治不了你们——”

狂喝中突然欺前，不打人，却往巨松劈去，但见掌劲过处，轰然一响，腰粗巨树拦腰而断，枝干砸倾下来。

她更欺扑过去，打得枝干炸弹乱射，她忽而得到快感，猛地再劈其它古松，一掌一棵，那气势简直势如破竹，先从外围绕着树林劈斩，越劈越近，直若剥笋似地欲毁尽所有巨松。

关小刀见状惊道不妙，这妖女原是欲毁松林，松林只不过三四百株，认真真劈斩也只不过三数百掌。

眼看李春风气势越来越旺，不得不喝着弓箭手快放箭，声音方落，复见

十数支利箭飞射过去，直取李春风。

然她却抓起树枝当剑一耍，叭叭叭叭扫得利箭东跳西窜，根本近不了身，趁此她又劈断三棵巨松。

忽而想到什么，猛掠而退，捡拾方才射出之火箭，虽已熄灭，猛一吹及，火光乍现，她哈哈谑笑：“烧死你们！”

欺往松林，将火箭丢予松叶，虽然松叶仍青，但含带油性，这一引烧，渐渐化出火花，看来不久将烧遍这座松林。

关小刀见状那还得了，赶忙喝着：“攻啦！趁她伤势在身！”大刀一抓，一马当先攻杀过来。

李春风见状谑笑有种，见他杀来，摆妥架势，及近十丈之距，方自劈招打去，关小刀不肯硬战，大刀飞丢而出，李春风照样闪避，一招即劈杀打来。

然小刀却有图谋，故意接招，而后借势滚向火堆处，一掌打得火熄烟灭，气得李春风哇哇大怒，见及三名黑衣人攻来，不只运劲，更用毒掌。

伸手一抬，红光闪着红雾，暴打三人，掌劲过处，独见三人闷呃一声，被击中胸口，纵有铁板护身，却抵挡不了毒雾，登时闷栽地面，吓得后头众人不敢硬攻。

关小刀见状急叫快退：“先服下解药再说！”自己先行溜入。

李春风但闻仍有解药，哪肯松手，猛又厉喝，奇快无比围劈巨松，一圈十数棵，数圈数十棵，任对方如何放箭、放暗器，她更如幽魂般飘去。

见树即砸，见枝即劈，眨眼已毁去泰半松林，那松枝倾倒下压之际，复逼得众人节节败退。

李春风见状哈哈厉笑，突然掠往高空，双掌不时打出毒雾，随她掠动之际，毒雾暴散开来，忽见几人吸入，立即七孔流血，当场毙命。

阿祖见状大惊：“那是阳毒，已非师爷之阴毒，快退，我解药不多啊！”急急抓药给父亲、姐姐及三爷等人，遇上中毒者，更加以救助。

然而毒势太广，中毒者越来越多，三爷、水无涯同时喝着弃守松林，一大群人鱼贯而出，关小刀暗道苦也，只能趁机抢回兵刃，四散逃去。

李春风乍见毒功见效，笑声更狂，猛又扑身下来，怒掌疾劈，打得十数古松倾砸地面，几名弟兄躲避不及，硬被活活压死。

她怒吼厉笑：“一个也别想逃走！”疾往人群杀去。

水无涯眼看不少弟兄中毒倒地，战阵几乎瓦解，便喝道：“能走即走！三爷，我们拦她一阵！”

胡三爷会意，喝着天龙三侠杀挡过来，水自柔亦和父亲并肩作战，奋抗不懈。

李春风见及主角全聚上来，笑声更谑：“对嘛，这才像话！大男人，当什么缩头乌龟！”猝然一连数掌打得众人连退十余丈，逼出松林，且往湖畔那头逼去，以免让人脱逃。

关小刀抢回大刀，见及数人围斗妖女，他自不能少。

登时欺扑过来，长刀接受，威力更强三分，喝砍连连，倒迫得李春风哇哇大叫，不得不加劲反击，蓦地趁势荡开大刀，毒掌迫打而至，关小刀赶忙滚退，却被毒烟扫及，已觉头昏目眩。

李春风再邪笑，登时劈打得小刀闷吐鲜血，滚跌好远，水自柔、水无涯赶忙拦截过来，凭着太乙神功及灵幻刀法，勉强迫得李春风回招自救，关小刀得以喘息，阿祖赶忙过来，喂药让他服下。

关小刀苦笑道：“妈的，这女妖简直不是人！杀不死！”

阿祖急道：“我看退吧！她的毒特别厉害，我怕解药不够。”

关小刀苦笑：“想退，未必退得了，你的强弩呢？”

阿祖抓于手中，欲交给他，关小刀却摇头，把无情针交予她，笑道：“装上它，情急时用，我看得射眼睛才行，方才中了一针，竟然没事。”

阿祖道：“你来射！”

关小刀道：“待会儿看看！”他有意让阿祖以此保身，不想用它。

就只这一喘息，复见天龙三侠全被打得口吐鲜血，人仰马翻。

关小刀苦笑道：“凭他们怎能跟妖女相抗？快去救人！”抓回大刀，强忍痛苦，掠追过去。

阿祖直叫惨，为顾及三侠安危，已自追赶过去。

李春风眼看敌军残败累累，登时狂笑不断，胜算在握似地耍着众人玩，见她右手一翻，又是一掌打得三爷闷吐鲜血，倒栽地面。

她冷笑道：“敢以火箭伤我，先杀了你！”猛欺过来，就欲击碎天灵盖，三爷暗叹，我命休矣！关小刀却赶救不及。

猝见一道青影闪至，利光乍闪，刺得李春风手臂生疼，赶忙缩手，惊神一看，原是门主龙飞云赶来。

他一直想参战，可惜三爷却老是瞒他，好不容易听得洛阳爆炸声，他自知有状况，立即前来助阵，果真来得及救三爷一命。三爷登时感谢门主救命之恩。

李春风却已哈哈谑笑：“原来是你这个软骨头？现在倒想发飙？好吧，来者见面礼三掌！”

话声未落，猝见李春风奇快无比扑来，龙飞云哪曾见过如此快速身形？刹时怔愣，然高手过招，岂容丝毫犹豫，就只一愣，李春风掌劲劈胸而至。

叭然一响，龙飞云登时哇地喷吐鲜血，连退七八步，怔诧不已望着李春风。

他从未想过，自己竟然连人家一招都抵挡不了即已受伤？然而他若知晓李春风已练就刀枪不入魔功，一招落败也就不稀奇矣。

李春风一招得手，哈哈谑笑：“说你软骨头，你倒真的软得可以，让我觉得杀你都觉手软呢！”

龙飞云轻轻一叹，既然攻击无效，也就收剑，默然想等死。

水无涯见状，笑道：“龙门主别自责，我也是一招落败，妖女已练成邪功，只能游斗，不能硬拚，若不是胸口藏了铁板，早就躺下啦！”

往胸口敲去，发出咔咔响声。

水自柔道：“门主找铁板再拚便是！”

李春风闻言恍然谑笑：“原来藏了铁板，难怪这么耐命！下次可没这么好过！”猝地放弃龙飞云，猛往水无涯父女扑杀过来。

水无涯父女赶忙运起太乙神功护体，利剑猛抖剑花，不肯硬战，甚至攻人不着，拔腿即奔，哪顾得什么堂主、公主身分，但求保命再说。

龙飞云见状，心头一叹，连水自柔这小姑娘都硬拚不懈，自己又岂能弃械投降？当下找来铁片，往胸腹塞去，便自举剑，疾攻过去。

李春风追杀水无涯父女无效，忽见龙飞云杀来，喝地一声。反掌便切，谑叫：“第二掌！”准备如法炮制，再将人打伤。

龙飞云岂能让她得逞，利剑奇准无比刺向对方肩头。李春风根本不闪，



一掌打得龙飞云再次暴退，然左肩却被划出血痕，疼得她哇哇大叫，终于认为神龙剑法自有其威力。

龙飞云一剑得手，虽不能击倒对方，然却让他拾回不少信心，尤其胸口铁片护身，挡去不少劲道，使他后顾之忧减去不少，虽被击退，霎时又扑杀过来，一连三败，他仍再战。

关小刀见及，不由喝喝叫好。

龙飞云终于悟出为何江湖中人总是豪气干云，舍生相助？原都为了一点情份、诺言而已。

想及灵刀堂堂主父女无条件相助，不禁汗颜许多，再想及关小刀拚得全身是血，更觉得该死的是自己，当下更是狠拚，哪还是多愁善感的软骨头？

李春风在四人联手围攻，匆匆斗了近百招，在久战未果之下，不由失去耐性，再无逗人心志。

谑笑道：“你们根本奈何不了我，快快投降，当我妃子，或有生路，否则我照样杀了你们，然后昭告天下另选妃子，照样条件比你们好！”

关小刀斥道：“去找少林和尚，大概更好！”

“这个主意不错！”李春风当真跃跃欲试，狂笑又起。

关小刀暗斥：“实是世间第一妖女。”喝地一声，大刀猛砍其脑袋。

李春风哈哈谑笑：“游戏该完了，撒手！”

突见她双手一抖，红光乍见，威猛无比之红魔掌复往大刀挡来，锵然一响，大刀脱手飞出，小刀叫糟，急欲闪逃。

李春风岂可让他走脱，一掌切来，不再劈胸，而是往腰际打去，关小刀怔叫，赶忙扭身，准以胸挡去。

眼看不及，双掌凝出太乙神掌之“乾坤无极”狠劈过来，砰地暴响，他哇声再起，闷吐鲜血，撞退十数丈，几乎胸口欲裂，此着伤得不轻。

水自柔见状没命截来。

李春风却狂厉大吼：“通通躺下！”

红魔掌连劈三道，打得水无涯父女及龙飞云东倒西歪，她哈哈谑笑，直往小刀行去，媚笑道：“小冤家，如果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关小刀苦笑：“我是后悔了，给我一条生路吧……”勉强坐起，想不出要以何招应敌。

远处阿祖见状，早就飞奔过来，直吼着不准伤他！强弩抓于手，就要射杀妖女。

李春风突然想以小刀换强弩，登时欺身过来，即欲抓人于手。

关小刀仍想躲逃，却已过慢，眼看即将落入妖女之手，只好转正过来，想及当年安盈盈咬下司徒昆仑耳朵，他得捞点什么才行。

他正待相准李春风鼻子之际，蓦见白影一闪，奇快无比斜撞过来，李春风但觉来势不弱，运功抵挡，岂知那人掌力甚强，叭地一响，打得她闷呃一声，斜栽三丈开外，疼得怒骂连连。

关小刀死里逃生，乍见来人，竟是白衣翩翩的公孙白冰，心下大喜：“副堂主来了，有救啦！”瘫软下来，验及伤势，至少七成严重，阿祖疾奔过来，扶住他，不停喂药打穴，希望能减轻他痛苦。

公孙白冰却面目冷森，直盯李春风，冷冷道：“你毁了我，我也要杀了你！”冷步逼去。

李春风乍见公孙白冰，已自哈哈谑笑：“我是毁了你，还准逼你成押寨

夫人哩！”

公孙白冰岂肯让她再侮辱，猛地欺前，太乙神掌暴打开来。

李春风自知他武功甚高，自己又受伤在身，哪敢再大意行事？登时尽展全力，红魔掌耍得淋漓尽致，迎向太乙神掌。

但见掌影连天，如若附骨之蛆，或而掌掌开花，或而凶怒狠击，砰轰乱响之间，双方人影已乱，早已分不出谁是谁矣。

两人就此缠斗不休，水无涯父女方自聚往小刀那头，三人全是伤势不轻，除了眼药解毒疗伤之外，已无多大战力。

水无涯苦笑：“没想到到头来还得靠副堂主救命……”

关小刀道：“救来救去，谁也不欠谁，却不知他能否收拾妖女，若不成，咱们得好好准备。”

水无涯瞧向战圈，轻叹道：“或许能挡个几百招吧！妖女有毒功在身，不但可毒人，还可控制身上伤势，使她不致因伤而落败，除非找到罩门，否则恐怕杀不了她。”

关小刀道：“罩门不是嘴巴，便是屁眼，只可惜武功差太多。”

水无涯道：“或许可交给公孙白冰使用。”

水自柔道：“他未必肯接受，阿祖这把强弩很有效，咱们找机会再射她几针便是。”

阿祖道：“姐拿去吧！”随手将弩弓拿出。

水自柔笑道：“暂时给小刀护身，我还挺得住。”

关小刀自嘲一笑：“到头来，我倒要人保护了？也罢，把无情针找回来，一支支射死她便是。”

阿祖道：“三爷和方子秋都无力再战，我把无情针拿了回来，在此！”从口袋抓出：“剩下两针在爹、阿柔身上，全部只剩五针

关小刀道：“五针要不行，也没辄了，大家只好开溜啦！”

水自柔拿出无情针，关小刀道：“你留着，我一时用不了这么多。”水自柔只好收回去。

忽闻李春风狂喝一声，猝又施展毒掌，红雾一现，打得公孙白冰干咳连连，退掠闪开。

关小刀急道：“阿祖解药，他已中毒！”阿祖急抓出来，道：“只剩两颗，再有人中毒，可能救不了！”交予小刀。

关小刀苦笑：“算算没人啦，你自己留一颗吧！我得上战场！”将一颗白丹丸交还阿祖，勉强吸气，立身而起。

阿祖急道：“你的伤？”

关小刀笑道：“太乙神功还管用，越打越强，我还能挺，你把三爷他们扶退，万一不行，也好开溜。”

当下便往战圈行去，还好手中有大刀柄撑着，步伐瞧来还算稳健。

水自柔向阿祖说道：“去吧，我们没事。”

阿祖百般告知保重，不能硬战，这才退去。

水无涯苦笑道：“上战场啦！”父女俩再抓起兵刃，已掠往战圈。

水无涯经过龙飞云身旁，便拜礼笑道：“我们只是一旁掠阵，你伤得比我们重，便免了吧！同是江湖人，不必太在意面子问题。”

龙飞云拱手感激道：“多谢堂主拔刀相助。”

水无涯笑道：“见外了，老实说，这妖女还是江南产物，我责任不比你

少！”忽闻小刀喝声，他也不便多说，再次拱手便掠去。

龙飞云轻轻一叹，手持利剑，亦步步逼往战圈，必要时，他得参战。

即使他一向不喜欢公孙白冰，然此时已不容他任何退缩，毕竟他是门主，怎可让手下拚死拚活，自己却在躲命？

却见战场上，李春风狂笑不断，她一掌打得公孙白冰闷退且中毒，自知将占优势，哪还将人放在眼里，登时连劈数掌，打得公孙白冰节节败退，差点退落湖中。

关小刀为赠解药，不得已大刀架砍过来，李春风猛地一掌切去，击落大刀，小刀手中只剩刀柄，亦即三节长棍，照样耍得虎虎生威，甚且再耍那招“日月光轮”猛绞过去。

且见三节长棍化成三道旋转飞轮，直绞妖女前身、背后及长发。

李春风先前吃过大亏，见及此着，已自学乖，登时掠空而起，逃过光轮扑击范围，然后哈哈谑笑，头下脚上反切下来。

关小刀却趁此追向公孙白冰，喝道：“解药给你！”一颗白色丹丸丢了过去。

公孙白冰本是自视甚高，不想让他救治，然而不接此药，势必落入水中，直觉地接了下来，既然已接下，复想及此毒似乎甚烈，胸口已疼闷不已，便自服下。

尤其关小刀已被李春风截打回来光轮砸得险象环生，他冷喝一声，斜欺过去，挑去一光轮，反刺一剑，直取妖女要害。

李春风为之哇哇大叫，一上手便是怒掌连连，打得公孙白冰穷于应付。

关小刀脱离险境，嘘喘一声，蓦见妖女移近左侧，岂可错失良机，喝着：“妖女吃我太乙神掌。”斜面欺扑过来。

趁着李春风根本不惧不闪之际，猛翻出预藏强弩，相准腰背即射去。

但见银光一闪，叭地脆响，直没左腰背，疼得李春风闷吼，登时放弃公孙白冰，怒转身形，厉吼道：“找死！”双掌顿切七道掌劲砰砰斩来。

关小刀一支击的，来不及再装第二支无情针，眼看对方劈来，只得落地打滚，每滚半尺，掌劲即劈得地面石屑暴飞。

一连五劲闪过，最后双劲却斩得小刀胸肩疼痛欲裂，唉呃一声，嘴角挂血，强弩差点脱手飞出，李春风厉笑不已，欺扑过来就欲抢弩并劈杀对方。

忽闻水自柔尖喝看箭，她早寻来一把弓箭，见小刀危急，便挽箭猛射。

李春风只怕无情针，哪怕任何利箭，闻声根本不甩，只运真劲往背脊顶去，照样探扑小刀，欲抢强弩而后始快。

然那利箭直射背心要穴，叭地一响，竟然直没七寸，痛得李春风闷哼往前栽跌。

原来水自柔早将无情针绑在利箭头，如此一来，自能一箭两用，眼看正中目标，乐得她直叫好，赶忙向父亲要来另一支，准备如法炮制。

关小刀却在李春风闷栽之际，复把无情针装于强弩上，直往李春风左眼射去，猝见银光暴闪，吓得李春风狂手抓来，银光穿透其手掌，更往左眼射去。

叭然一响，李春风挡去不少劲道，复又只射中左眼上眶，只伤及肌肤，银针早弹跳他处。

尽管如此，李春风仍落地打滚。

关小刀见状大喝：“宰了她！”手中却无大刀，复想大刀未必有用，赶忙再扳弩弦，准备再次射妖女。

然公孙白冰见状，早已扑来，右手剑、左手掌，打得李春风狂啸如伤虎，双掌不断乱砸，却乱无目标。

水自柔父女见状，登时欺身刺剑，杀得李春风伤痕累累，魔功几乎散去，她心下大骇，怎会肌肤尽伤，不禁想及连中三支无情针，功力大打折扣，难怪受此重击。

她忽而想及新练阴阳神功续篇之绝顶心法，登时喝着“阴阳齐天”猛运奇异内劲，顿见全身突然散出绿红两道劲气。

蓦地将刺在身上两把无情针迫出体外，那受伤右掌心更自化出红雾，左掌心幻成绿烟，阴阳合并，威力大作。

猝见公孙白冰、水无涯父女追杀过来，她反掌即打即扫，砰砰砰一连数掌，打得三人口吐鲜血，倒喷十数丈，跌得惨痛不已。

李春风乍见奇功见效，忽地劈向小刀，打得他倒滚连连，唉痛悲沉，她复往公孙白冰冲去，阴阳双掌一连十数击，砰砰砰，打得公孙白冰护体神功将欲散去，且吐血连连，差点栽倒当场。

李春风见及威力狂暴不已，复又回旋转飞四周，先派劈水无涯还有水自柔，再掠劈龙飞云，复打关小刀，又斩公孙白冰，一连转飞三圈，打得五人滚退连连，毫无招架余地。

李春风连劈十数掌仍不过瘾，突又疯狂大笑：“这才是天下第一神功！”

猛往地面劈去，如炸药开花，砰砰砰，打得深洞处处。

她复往空中劈去，直若闪电雷劈，轰轰轰，越打越惊人，那简直摧枯拉朽之霸劲早已轰得风云变色，日月无光。

关小刀不由轻叹，看来只有把她引往阴阳洞中，借无极之气以毁灭。

岂知就在他完全绝望之际，复见李春风疯狂分掌劈往天地，那轰暴响刹那，顿见她身上红绿两道劲流、烟雾直往回缩，交撞于心口部位。

叭然一响，迫得她胸口裂喷鲜血，唉呀一声，嘴巴更吐狂血，整个人已半跪下来，她惊心大骇：“这是什么武功？竟然会反克……”关小刀见状大喜，自知阴阳真经续篇发挥作用，妖女复又猛狂使用，增加其发作速度，如今伤了自身，不杀她尚待何时？

赶忙捡来左侧铁棍，虽是短短一节，仍自猛砸过去。

李春风仍不信邪，再运劲反击，立即滚弹起来，却见水无涯父女利剑左右刺其腰际。

她怒声厉叫，反手扣住利剑，任两父女拖扯，仍自镇住不动。

关小刀见机不可失，铁棍直往李春风嘴巴捅去，他老认为妖女罩门死角在嘴内，非得击中不可，否则似乎难以叫她毙命。

李春风蓦见铁棍撞来，她双手抓住利剑，根本不能松手，想闪避又穷于抽身。

情急之中狂笑一声，张嘴即把铁棍咬得动弹不得，关小刀欲揪不出，李春风哈哈大笑，关小刀却谑笑一声：“你上当了！”

右手突往铁棍打去，叭然一响，蓦见李春风两眼突睁如牛眼，惊骇不已盯着小刀，全身不停地颤抖，关小刀猛把铁管抽出，李春风口吐鲜血，呜呜呜叫不停，却吐不出只字半语。

那每颤一寸，身形即缩一分，渐渐跪地，还想挣扎，水无涯父女双剑直

刺，左右穿出，她闷呃一声，终于倒栽地面，背颈突出半截银针，甚是醒目。

原来关小刀早将另一支无情针藏于铁棍居中那小管洞中，待逼迫李春风咬住铁棍之际，他猛击这头，无情针飞快射去。

李春风罩门既在嘴内，自是最脆弱部位，无情针轻而易举射穿内喉，终于破去她魔功罩门，甚且迫使她无力反击，一命呜呼，毙死当场。

一击成功，复见李春风惨死，关小刀始跪坐地面，全身几乎筋疲力尽，骨散肉飞似地疼麻难挨。

怔傻地不断憨笑：“死得好！若非那本假阴阳真经叫她走火入魔，不知该怎么收拾她……”

水无涯、水自柔亦跪坐于地，相视莫名直笑，这一战几乎让水自柔沦落地狱二十年似地，将来再叫她尝试一遍，她死也不肯。

公孙白冰掠追过来，一剑刺穿妖女心脉，已知她的确死去，轻轻一叹，转向小刀，感伤道：“烦请转告夫人，我已无资格再爱她，此情将永铭五内，并谢救命之恩……”说完掠身而起，慨然而去。

关小刀自是怔愣，暗暗轻叹，天下真有如此情痴吗？不禁开始敬仰这位曾是仇敌的友人。

凉风吹处，众人突然清醒，关小刀从妖女身上搜出正、续两本阴阳魔经，决定加以火化。

未久，烈火升起，魔经和妖女渐渐被吞噬，化成灰烟散去

十日后，关小刀把洛阳范家修理惨兮兮，替英翠报仇。

半月后，神剑门和灵刀堂决定结为双剑盟，没有盟主，只有两位副盟主——水无涯及龙飞云。

至于师爷手下，大部份已甘心投效天龙骑，其他人早就自行离去，从此未再步入双剑盟一步。

一月后，关小刀正式成亲。

从此他最大问题乃在——时常因分辨不出谁是水自柔、水自清（阿祖）而说错话，被揍得鼻青眼肿。

他忽而觉得齐人之福的确可怕。

几年后，复闻公孙白冰出家消息，关小刀似乎亦有此念头，然而两虎挟持，他永远只能做做小梦罢了。

——全书完——

